鲁迅文学奖

吉祥如意

郭文斌◎著

宁夏人民出版社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出版者的话

以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鲁迅先生命名的鲁迅文学奖，是为鼓励优秀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报告文学、诗歌、散文、杂文、文学理论和评论作品的创作，鼓励优秀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推动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繁荣与发展而设立的，在我国文坛和茅盾文学奖一起成为具有最高荣誉的文学大奖。

鲁迅文学奖由中国作协主办，其前身是“全国优秀中短篇小说奖”（1979－1996），首届鲁迅文学奖产生于1997年。在这一中国文坛为之瞩目的评奖中，共有三位宁夏作家先后获得殊荣。作家张贤亮首先以其《灵与肉》《肖尔布拉克》分别获得1980年、1985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1985年又以《绿化树》获第三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继其后，2001年，年轻的回族作家石舒清以《清水里的刀子》摘得第二届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项）；2007年10月，郭文斌以一部优美的《吉祥如意》捧回第四届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桂冠。

为了彰显宁夏作家的文学贡献，让更多的读者了解他们的创作，我们策划出版“鲁迅文学奖·宁夏作家自选集”。丛书于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50周年之际面世，更有一份纪念与献礼的致意。

在此，祝愿中国文坛百花盛开，祝愿宁夏文学尽展风华！

2008年4月

前言 西北大地上的文学绿荫

冯剑华

20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中国大地，大江南北，春风浩荡，春意盎然，中国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时代，中国的文学同样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辉煌。一时间佳作迭出，群星璀璨，照亮了文学的天空。1980年，改刊不久的《朔方》文学月刊发表了张贤亮的短篇小说《灵与肉》，旋即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鲁迅文学奖的前身），紧接着由著名剧作家李准改编、著名导演谢晋拍摄成电影《牧马人》在全国放映。小说的情节并不复杂，主人公许灵均通过对自己一生艰难曲折道路的回顾，面对出国问题作出毅然抉择，他决定永远留在祖国的西北，他要在劳动人民中间继续汲取丰富的生活养分，从而完成了一次世界观的升华。老作家丁玲在读了《灵与肉》之后，非常诚挚地说："看得出作者大约是一个胸襟开阔而又很能体味人情和人生苦乐的人吧。"作品也因此被称为"一首爱国主义的赞歌"。

小说《灵与肉》的发表，以及电影《牧马人》的上演，使人们知道了偏远的宁夏有一个张贤亮，更有很多人通过张贤亮知道了偏远的宁夏。上世纪50年代，张贤亮因一首《大风歌》获咎，历尽人生的坎坷和磨难，之后更有长达二十余年的监役和牢狱之苦，真正是在清水里、血水里、碱水里泡过、浴过、煮过。但当历史一旦结束了它灾难的局面，翻开新的篇章之后，张贤亮便带着心灵的创伤和思想的成熟，令人惊异地出现在广大读者的视线里。自《灵与肉》之后，从此一发而不可收，紧接着是中篇小说《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短篇小说《肖尔布拉克》，中篇小说《龙种》……这些作品一经发表，便立即得到好评，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也是鲁迅文学奖的前身）、《十月》文学奖、《小说月报》"百花"奖……张贤亮频频地捧回一本又一本获奖证书，被人们戏称为"获奖专业户"。著名评论家阎纲以《宁夏出了个张贤亮》为题，对他的作品给予了高度评价。他的创作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呈现出一种"井喷"状态，成为中国文坛上一位重量级的作家，其作品因在思想和艺术上的独特探索，一次又一次引起反响，影响波及世界文坛。无论是他的中短篇小说，还是他的长篇小说，所涉及的题材都是重大的，具有"与时俱进"的时代意义，而且，作家对此也有着深刻的反思：作为一个拥有资本家出身背景的知识分子，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不仅得到平反，同时又成为了改革开放的受惠者，于是，他用自己思索的充满智慧的大脑，自觉超越苦难的历程，在真理的天堂里寻找并试求解答国家和民族的命

运，以此感恩祖国和人民。

张贤亮是一个创作态度十分严谨的作家，这源于他对生活的独特感情和个人的精神气质。也就是说，长期生活在底层，来自劳动人民的温馨、同情和怜悯，以及劳动者粗犷的原始的内心美，给予他创作的最基本的情感因素。所有这些经过作家的不断过滤、提炼和升华，便唱出了一支支“夜莺般的歌”、“雄鹰般的歌”和“大风歌”。譬如他的中篇小说《绿化树》，作品描写的是知识分子章永璘曲折复杂的生活道路和坎坷命运，经过苦难的历程，章永璘终于变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这样的转变过程，其实就是一部唯物主义的启示录。作品既有西北大地浓烈的黄土气息，又有偏远高原农村朴素的风情画卷，同时通过人物关系的交织和变化，成功地塑造了知识分子章永璘、农村妇女马缨花等诸多鲜活生动的形象。尤其是大量精到传神的细节描写，使得作品丰盈充实、酣畅淋漓，既大气磅礴，又细致入微。《绿化树》因此获得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当属情理之中。

张贤亮的中短篇小说几乎每一篇都给人以沉甸甸的感觉，他的作品极少浮响肤辞。《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是张贤亮“唯物主义启示录”的又一部重头作品，小说通过章永璘和黄香久两个人的感情波澜，反映了他们命运的起伏。这部作品是新时期反思文学的代表作，而“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这句话，也因其深邃的内涵和富于哲理而广为流传。《早安！朋友》是张贤亮转变题材的一部开拓之作，小说以一位女中学生的真实日记作为原始素材，并在大量调查采访的基础上，真实而尖锐地展示了那个时期的中学生的心态，以及他们对社会现实的思考、对前途理想的探求和青春期的性觉醒。这当然首先源于作家对现实生活独到的观察和认知，重要的还在于作家运用了更加严肃冷峻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肖尔布拉克》是张贤亮第三次获得全国优秀小说奖的作品，描写一个在新疆跑长途的汽车司机和一个上海女知青，他们偶然相遇又一路同行，在漫长而寂寞的旅途中相互倾诉和安慰，终于产生了依依不舍的感情。小说语言质朴无华，娓娓道来，虽然揭示了人性的美好和温暖，却令读者唏嘘不已，很具艺术感染力。张贤亮上世纪80年代的作品自觉而深刻地叙写了民间的喜怒哀乐，表达了底层劳动人民的善良和温情，也深刻地体现出了一个人道主义作家高尚的情怀、社会责任感和道德良心。

作为作家，张贤亮的意义还不仅仅如此。在当下中国的文学格局中，西部文学在全国已经或者正在确立自己的地位，也正在形成自己独特的意义系统。就西部作家的创作来看，是张贤亮等人奠定了西部文学的崇高地位；就宁夏的文学创作而言，张贤亮毕竟不只是“一棵大树”，同时还是一个极具效应的鼓舞者和带动者。特别是宁夏青年

作家的成长及这个群体的形成，张贤亮功不可没。

自从张贤亮连续三次获得全国优秀中短篇小说奖之后，在这个领域，出现了长达将近二十年的空白期。面对这样的状况，有人曾经不无调侃地说，是张贤亮拔掉了宁夏的风水。其实，就是在这许多年里，宁夏的青年作家们，凭借着新时期改革开放的浩荡东风，沐浴着文学春天的阳光和雨露，在张贤亮等老一辈作家的影响和带动下，像一棵棵幼苗开始在文学的土壤里复苏、发芽、成长，经过艰苦的跋涉和磨砺，终于形成了以石舒清、陈继明、金瓯等为代表的宁夏青年作家群，著名评论家李敬泽曾以《遥想远方——宁夏“三棵树”》为题，给予高度评价。2001年，宁夏“三棵树”之一的石舒清，以其短篇小说《清水里的刀子》获得第二届鲁迅文学奖。

石舒清是一位土生土长的回族青年作家，上世纪60年代出生于宁夏西海固的海原县。他的第一篇小说作品《回回故事》就发表在《朔方》上，至今已经有几百万字的作品面世，其短篇小说《清水里的刀子》获得鲁迅文学奖，不仅对他自己，而且对宁夏的文学界，同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这就是在沉寂多年之后，宁夏的作家终于“梅开二度”，又有人摘取了全国的最高文学奖。对于宁夏的青年作家们，是一次不小的震动和激励。

《清水里的刀子》的成功，不仅得力于它的主题的深刻和敏锐，也得力于小说氛围的营造和故事的推演。通过对特殊情境下人与物微妙心理的探幽考微，将老人马子善与一头即将赴死的牛之间的情感叙写得看似不动声色，实则惊心动魄。清水里静静地躺着一把寒光闪闪的刀子。作品蒙上了一层浓浓的宗教色彩，它告诉读者，它既是清洁的，也是神圣的。这篇小说的获奖以及在文学界产生的一定程度的冲击力，表明了石舒清在创作上的一次飞跃，给以西海固为创作母土的所谓“苦难文学”以洁净的精神内涵。

石舒清的小说创作大约在经历了初期那样一种拘谨和试探之后，用崭新的勇气和对日常生活的深度思考，开始了新一轮的冲刺，创作出了一批受到读者称赞的作品，如《虚日》《旱年》《农事诗》《果院》等，并且成了被各种选刊青睐的“大户”。其中的《农事诗》发表在《朔方》上，几经转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这篇作品描写的是西部农村日常劳动的一个片断，徐缓地记叙了农家生活的一幅恬淡的图画，就是将堆积的粪土拍碎后很均匀地撒到田里去，因为它过于日常，因而似乎显得单调。在劳动的过程中，寂寞之间偶有小小的喧闹，复又归于平静，却被作家叙述得感人至深。这显然是有着某种蕴蓄的，令人觉得这样一种代代相传的劳作，既近在眼前又恍若隔世，但生命的居所就是我们生生不息而又终其一生的土地，传达出一种静

穆的情感，无疑包含着一种精神价值。这篇小说传导出来的信息，我以为同样有着“宗教般的虔诚”，只不过它较之《清水里的刀子》更加超脱了，更加清洁了，因而也更加富于诗意。

上世纪60年代出生于宁夏西海固西吉县的郭文斌，与石舒清年龄相差无几，又来自山川相连、人文相近的同一个地区，大约他们身上的气息也是相同的。给人的感觉却是，郭文斌“出道”似乎晚了些，直到2007年他的短篇小说《吉祥如意》获得第四届鲁迅文学奖，才引起人们的关注。其实不然。郭文斌此前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致力于散文创作，而且收获颇丰，譬如他的散文集《空信封》，譬如几次获得过全国性的散文大奖。郭文斌的小说创作大概始于新世纪之初，出手不凡。尤其是最近三年来，他发表的短篇小说几乎每一篇都被各种选刊转载，引起过不小的热评和争议。

作为从西海固农村走出来的作家，郭文斌自然也无法避免乡土对他的巨大影响。有所不同的是，他在书写自己熟悉的生活时，以空灵、简约、飘逸见长，使他的小说显得言简意丰、结构奇特，对人的生命价值进行着形而上的诗性追求。如《吉祥如意》，通过五月和六月两个孩子的视觉，运用端午节上山采艾的细节描写，将一种与大自然紧密相连的愉快、安详传递给了读者，同时也从一个独特的侧面反映出成长中的朦朦胧胧的伤感和无奈，展示了特定时代和特定环境中人们的生活理想和生存精神。郭文斌的小说大都采用童年视角展开叙述，这种手法的运用大约是为了避开成人世界的遮蔽，使小说的品格更为纯洁吧。

关于宁夏的文学尤其是宁夏青年作家群以及他们的创作，我还想多说几句话。

众所周知，宁夏的西海固因穷困甲天下，就物质生活而言，鲜有可道之处；但就精神生活来说，西海固又是一片可资文学创作的沃土。因为长期在宁夏文联以及《朔方》编辑部工作，我曾经而且至今仍然在致力于西海固文学和作家的发现、扶持和培养，主持编发了他们相当大的数量的作品（这也许是出版社让我为这套丛书作序的最重要的理由吧），内心始终处在一种感奋之中。我也曾经许多次到西海固，和那里的作者交流谈心，倾听他们的几多诉说，从生活到创作。和他们一样，我有时觉得欣慰，欣慰的是这片土地上的作家可以写出有深情的作品；有时又觉得辛酸，辛酸的是同样是我们的父老乡亲，却在这样一片贫困的土地上终日劳作，物质的收获甚微。但是，他们生活得很清洁，很安详，很认真，很严肃，内心深处有一种“静”的力量。也许就是这种“静”的力量，终于催生了灿然的文学之花朵，向着大地和阳光绽放。

于是，这样一种现象和局面出现了：在宁夏青年作家群里，出自西海固的作家占了一半还要多。这绝不是偶然的，是厚积而发的必然结果。那么，继石舒清之后，郭文斌获得第四届鲁迅文学奖，应该是一个有力的佐证。

多少年来，我们对宁夏的认识形成了这样的概念：地处偏远的西北内陆，经济欠发达，社会发展滞后，尤其是西海固地区，以贫困落后和苦难而著称，等等。对于这样的现实，我们不仅不能回避，而且必须直面和接受。然而，正是在这样的土地上，却持续地生长出了一片文学之林，由“三棵树”到目前葱郁的树林，由寂静而芬芳，终于营植出一道亮丽的文学景观。由此看来，就文学创作乃至文化而言，比较一个地方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会出现某种不平衡的现象。为什么呢？与其特殊的历史和文化积淀，与其特殊的自然依存关系以及生命意识有关。宁夏的作家大多出身农家，根植和成长于这片黄土地，对劳动者怀有深深的爱和同情，对生存的艰难有着非同一般的感悟，自然、乡土、生命三位一体。其二，与作家的心灵复杂程度有关，敏感、警觉、智慧，同时又是那么的本分、朴实、执著和坚韧。甚至包括对因为社会转型而产生的困惑，宁夏的作家都会表现出一种宽容，将此纳入自己独特的逻辑理解。其实，作家与他人的生活的常态上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区别在于自己独特的视角和深入的思索，对己所生存的自然环境、社会境况以及心灵的不断审视和拷问。

正是宁夏这片充满神奇、积淀厚重的边塞大地，为宁夏文学的生长和繁荣提供了丰富的土壤，养育了几代作家，让一批又一批文学新人从这里满怀深情地出发，热烈地奔向文学的崇高殿堂，不断向世人奉献出植根大地的，夹带着泥土芳香的，同时又是关注社会、关注生命意义的精品力作。也有人说，宁夏作家的创作过于迷恋“苦难”，写苦难太多，写乡村太多，似乎有一个总是摆脱不掉的情结。这话虽然有一定的道理，但并不全面。宁夏的作家都怀有一种宗教的情怀，他们以虔诚的姿态对待写作，因此在他们的文学叙述中更多地流露善意，少有疾恶如仇，自然、土地、人民、生命，这些足以令我们敬畏的内容，就成为他们书写的主要对象。在这个问题上，我更愿意赞同这样的看法：相对于那种缺乏真实感和现实感，表面上却又是绚丽的消极写作方式，宁夏作家的创作是诚恳的，是厚实的，尽管有一些沉重，却有着道德上的纯洁性和宗教般的神圣性。他们不仅仅是在“出卖”西部的荒凉，而是在西部荒凉的表象下寻找人类精神的丰富性。

对上述三位获得全国优秀小说奖和鲁迅文学奖的宁夏作家以及他们的作品，我只是略作评价，蜻蜓点水式地进行一下梳理，给读者提供一个最基本的线索而已。

要想了解或者是真正理解一个作家，最有效的方法是阅读他们的作品。道理也许很简单，这就是，小说（包括其他文学作品）带有作家的表情，这种表情其实是非常复杂的。当然，这种表情也只能从作家的作品中看得出来，上述三位作家也莫不如此。恰恰是这样的，因为他们各自的历史记忆、生活经验、生命感悟和言说方式的不同，又使得他们的作品呈现出各自不同的面貌。作为读者，我欣赏这样的小说，就是希望作品中真善美的东西像一盏灯、一把火，将所有的黑暗都驱赶走，让人性的光芒照亮天空和大地。

上述三位作家的小说作品，相信不会使读者感到失望的。

是为序。

2008年4月12日

（本文作者系宁夏文联副主席、《朔方》杂志主编）

代序 世界是人心的镜像——读郭文斌的《吉祥如意》

谢有顺

郭文斌是一个写短篇的行家。他的小说，有乡土般的淳朴质地，也有短文学特有的纯粹和干净。他写了忧伤，但不绝望；他写了苦难，但不自苦；他写了小地方人的情怀，但不狭窄；他写了美好的真情，但不做作。他的短篇，真的是一刀切下去，一切就清晰地显示出来了。

我喜欢读这样的小说，文字不冷，带着温暖的色调，同时会让你和作者一起去怀想天真的童年、烂漫的往事。这是一个有根的作家，他的作品，从大地中来，有故土的气息，同时又对生命饱含正直的理解。他以自己那通达而智慧的心，打量世界，所发现的，往往是别人所难以发现的自得和优美。在苦难叙事成了主流的时代，对苦难有一种超然的理解，更能显出作家的宽广和坚韧——这正是郭文斌的写作个性。

《吉祥如意》（载《人民文学》2006年10期）并非郭文斌最好的小说，却依然洋溢着一种清新、温暖的力量。它的第一句说，“五月是被香醒来的”。五月是姐姐，她的弟弟叫六月。小说写了这两个人，也写了两个词，一个是“香”，一个是“美”。香是“艾叶香，香满堂”，是那种能把“鼻子香炸”的那种香，“胸前没有了香包的五月一下子暗淡下来，就像是一个被人摘掉了花的花杆儿”。美呢，“那个美啊，简直能把人美死”，是“快要把人心撑破了的美”。《吉祥如意》写的这种香和美，是从生活中长出来的，它不是观念，而是藏在一株草、一滴露珠、一条花绳、一个眼神，甚至一声叹息里。人的心里存着念想，怀着希望，就能从世界里闻到香，看到美，因为世界就是人心的镜像。从心里发出的香，是真香；从心底长出来的美，是至美。所谓“吉祥如意”，就是对香和美的期许，是一种生活的冀望。

《吉祥如意》里的一家子，心里存着感恩和欣喜，不是因为他们生活富足，而是他们最大限度地享受了生活的馈赠。五月和六月是天真的，蒙眬的，对世界充满善意，在他们眼中，成人世界也是诗意的、甜蜜的。这两个孩子，在民间端午节的采艾和供奉的仪式中，发现着生活的惊奇和美好，他们在一种单纯中，被香和美所溶解。就这样，郭文斌为我们写出了一种值得珍重的人世：“六月说，我看地生

对我姐有意思呢。娘说，是吗，让地生做你姐夫你愿意吗？六月说，不愿意，他又不是干部。娘说，那你长大了好好读书，给咱们考个干部。六月说，那当然。等我考上干部后，就让我姐嫁给我。五月一下子就用被子蒙了头。娘哈哈哈地大笑。六月说，就是嘛，我爹常说，肥水不流外人田，我姐姐为啥要嫁给别人家？娘说，这世上的事啊，你还不懂。有些东西啊，恰恰自家人占不着，也不能占。给了别人家，就吉祥，就如意。所以你奶奶常说，舍得舍得，只有舍了才能得。越是舍不得的东西越要舍。这老天爷啊，就树了这么一个理儿。六月说，这老天爷是不是老糊涂了。娘说，他才不糊涂呢。”

中国当代文学惯于写黑暗的心，写欲望的景观，写速朽的物质快乐，唯独写不出这种值得珍重的人世。胡兰成说，“可珍重的人世是，在拥挤的公车里男人的下巴接触了一位少女的额发，也会觉得是他生之缘。可惜现在都觉得漠然了。”漠然，或许正是这个时代的精神病。多数的人，不仅在苦难面前麻木，在美好生活面前也变得淡漠了，因为他的心已向这个世界关闭。生活成了苦熬，成了无休止的自我折磨——文学也成了苦熬和自我折磨的写照。这个时候，读郭文斌的小说，心里好像透进了一束亮，原来心一旦打开，这个世界也是有美好事物，也是值得珍重的。

这个美，我把它称为人情之美。以优美的人情书写天道人心，这是中国文学自古以来的伟大传统，正因为如此，王国维才说《红楼梦》写的是“通常之人情”，鲁迅也把《红楼梦》称之为“清代之人情小说的顶峰”。《红楼梦》最动人的，写的正是一种人情，一种优美的人情，即便是贾宝玉和林黛玉所追求的心心相印的知己生活，也藏在一种值得珍重、留恋的人情之中。《红楼梦》或许没有对存在意义的直接追索，但这种“通常之人情”，接通的何尝不是天地清明的大道？中国古代的小说，不重在观念和思想的传达，而重在解析人世中的情和理。在中国人看来，人情就在世俗之中，天道也隐于日常生活里面，一个作家，若把人情和世俗生活写透彻了，他也就把世界了悟了。这是中国独有的小说写法。张爱玲受的是西洋学堂的教育，但谈起西洋文学，总是说它的好处“到底有限制”，读起来觉得隔，远不如读《红楼梦》亲切——我想，她是对中国式的人情之美情有独钟吧。

不懂中国的人情，就读不出中国小说的特质，这也是我近年深有所感的一点。郭文斌的《吉祥如意》，写了人情之美和人心中那些纤细、单纯的感受，承继的其实正是中国传统文学的写作底子，同时他的语言和叙事，又有一种现代感。他的短篇小说，是对中国民间生活的深切回应。

《小说评论》2007年2月

（本文作者系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广东省文艺批评家协会副主席，国内多所大学的客聘教授，著名评论家）

- 上篇
  - 点灯时分
  - 吉祥如意
  - 中秋
  - 大年
  - 五谷丰登
  - 大生产
  - 开花的牙
  - 清晨
  - 我们心中的雪
  - 剪刀
  - 草场
- 下篇
  - 水随天去
  - 陪木子李到平凉
  - 世界上最好看的手
  - 上岛
  - 恰似你的温柔
- 代跋 以写作感恩
- 附录
  - 小说集《大年》研讨会（北京）摘引
  - 郭文斌中短篇文情要目
  - 郭文斌中短篇评论要目

文轩人气书店

[点击链接]

————2014年销量TOP————



人性论
[点击链接]

上篇

点灯时分

六月在外边玩回来时，娘正端了爹的红泥小火炉往厨房里走。六月问娘把火炉端到厨房里干啥。娘说打个寒气。六月跟到厨房，五月姐在洗蒸笼，看见他从门里进来，说怎么不在别人家点完灯盏再回来？六月说你管不着。五月停下手中的活，回头看着六月说，你说啥？六月说我又不是你女婿，管得宽。五月就做了一个扑的姿势，六月一闪躲到娘的身后。娘说别闹，快帮你姐洗笼。五月说才不让他帮呢。六月说谁爱帮啊，除非八抬大轿来抬。娘扑哧一声笑了，好大的架子啊，说着从灶膛夹了几块木炭到火炉，端到面案下。六月才看见深红色的杏木面案上卧着一大团荞面，胖娃娃一样，要多暄有多暄。就有一个懊悔从心里升起，天天盼着正月十五到来，不想真来了时，却给自己玩忘了。

给娘帮个忙行不行？六月说，当然行。那就去上房里给我们拿木凳。六月应声而去，不到一个呵欠的工夫，把三条木凳都扛来了。娘把木凳放在面案前，和姐围炉坐了。六月说我也要捏。娘说欢迎啊。五月说先把爪子洗净再说。六月就飞出去到上房里拿了一个脸盆来，从水缸舀了水洗手，然后擦都没有顾上擦就凑到面案前。只见那个大胖娃娃已经变成了几排小面仔，队伍一样整装待发。一个小面仔正跟了娘的双手在面案上刷刷刷地欢腾，一下，又一下，一个小茶碗一般的灯坯就脱胎了。这让六月暗暗叫绝，让人觉得娘的手已不再是手而是一个神奇的灯模。五月学着娘的样子捏，已经有些捏家的味道了，但和娘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不是面跟在手上，而是手跟在面上；声音也是瓷瓷的，就像一个还没有熟好的杏子，有点涩，而娘的已经熟透了。六月想，这个“透”，也许就是娘和姐的区别。

看着娘和姐捏了几个之后，六月也拿了一小团面学着捏，当一团面在他的手中渐渐变成一个灯坯时，六月体会到了一种创造的美好。六月突然想，为啥单单要在今天才捏灯盏呢？如果天天捏该多好啊。正要问娘时，娘却让他算算一共需要捏多少。六月就停下手中的活，把眼珠子当算盘珠子，骨碌碌地一转，又一转，说，三十。娘说那就三十六。六月问娘为啥三十六。娘说到时你就知道了。六月说你就现在说嘛，把人牙都等长了。娘说你猜呢？六月说莫不是给我姐夫的？五月一下子羞红了脸，说娘你管管你家儿子。娘开心地笑着说，那你得先给你姐找一个啊。娘！五月有点生气了。六月说你不是已经给地生答应了嘛——哎哟。六月的腿梁上挨了一脚。六月龇了一下牙，做

出甘愿承受的样子说，得罪了本大人，到时不下马，看你怎么办？娘笑着说，那还真不好办，所以五月你要早早地巴结着点六月。娘！五月的两个脸蛋红得要破。娘装作没听见，接着说，得成姐出嫁时，得成不知哪一根筋抽了，还真骑在马上不下来，大小总管轮流下话，他就是不下马，可把新女婿整了个够。六月听着，脸上就浮上一层水彩，那是一个娘家兄弟的威风。偷偷地瞥姐，姐虽然面子上生着气，但目光已经全是巴结了。谁想五月突然换了轻松的口气说，假如我不嫁人呢？六月心里一惊，那倒真没地方制她了，就在这时，另一个喜悦却浮上心头，不嫁人当然好啊，这不是本大人一直盼望的吗？

不一会儿，面案上就蹲满了憨憨的主灯坯。主灯每个人的都一样，六月感兴趣的是副灯，因为副灯是生肖，生肖多有趣。在六月早就开始了的倒计数声中，第三十六个主灯在姐的手里完成了。

接着捏副灯。六月属蛇，娘就捏一个蛇；五月属兔，姐就捏一个兔；爹属虎，娘就捏一个虎；娘属鸡，姐就捏一个鸡；过世的爷爷属牛，娘就捏一个牛；奶奶属羊，姐就捏一个羊。娘给六月捏完蛇，六月让娘给他再捏一个。娘说不行的，一个人只能两盏灯。六月问为啥只能两盏灯。娘说你奶奶说每个人一辈子一直有两盏灯跟着，一盏人人都一样，一盏不一样，所以要捏两盏灯。六月愣了一下，说我咋看不见？娘说所以才点明心灯。六月问啥叫明心灯。娘说我们捏的就是明心灯。六月说明心灯一点就能看见那两盏灯了？娘说对，只要你心诚。六月就抬头看窗外，催促太阳动作快一点，早点回家歇着去。

捏奶奶的时，娘问六月，知道人是咋来的吗？六月说当然是娘生的。娘说是娘生的没错，我是说最早的呢？六月说最早的也是娘生的啊。娘说既然是最早，哪里来的娘呢？六月就停下手中的活，不解地看着娘。五月说我知道了，娘是说生最早的那个娘的娘是咋来的。娘欣赏地看了一眼五月，说对，你奶奶说最早的那个人既不是娘生的，也不是爹养的，而是老天爷捏的，就像我们这样捏灯盏一样，然后噗地吹了一口气，那个小人儿就像雪花一样飘到人间来；常言说，人活一口气，就是这么来的；你看人一刻也不能不喘气儿，对不对？六月说如果不喘气呢？五月就咳咳咳地笑，这还要问，不喘气不就死了。六月突然意识到这是一个大问题，有点担心起来，假如某一天这气跑掉呢，就像娘正蒸馒头，蒸得气腾腾的，他忍不住把锅盖一揭；就像他正睡觉，睡得热腾腾的，姐突然把被子一揭。一想到睡觉，六月更加紧张起来，这人睡着之后怎么能够保证那气不跑掉呢？娘说这你不用担心，假如你是一个好人，一个对世道有用的人，老天爷就不会收去那口气，假如你是一个坏人，一个对世道无用的人，老天爷就让阎罗王派黑白无常来收气了。六月说是不是“向阳门第春常在，积善之

家庆有余”？娘说这个娘不懂，你去问你爹。六月没有去问爹，他的脑海里出现了两个人，一个黑，一个白，提着一个气篮子，走村串户地收气。那些做了好事的人家把大门敞开着，他们只是探头看看就过去了；做了坏事的人家尽管大门紧关着，他们却嗖地一下穿墙而过，只见他们按住坏人的脑袋，把气冒呲地一拧，只听倏地一声，那人就瘪了。

六月问娘，捏灯盏为啥单单用荞面？娘说荞面是灯命。六月问为啥荞面是灯命。娘说你看那荞麦，杆子是灯红色，花也是灯红色，还有那穗子，就像一个个红灯笼。听娘这么一说，六月觉得还真是那么回事。在粮食里面，最荞麦好看了。每年荞麦花开的季节，满山遍野都是灯红色，蜜蜂嗡嗡嗡地悬在上面，热闹得让人觉得荞麦家在过喜事儿。娘说知道这荞麦是咋来的吗？五月和六月说不知道。娘说这荞是一个姑娘的名字，她是观音菩萨的一个女弟子，非常漂亮，也非常聪明，却是个瞎子。一个大阴天的晚上，她从观音菩萨那里上完课回去时，观音菩萨让掌灯师拿来一个灯笼让她打上，荞说她是瞎子打灯笼有啥用，观音菩萨说你是瞎子，但别人看见灯笼可以让开你啊。荞觉得师父说得有道理，就打了。不想路上还是和一个和尚撞上了，她摸着撞痛的额头，有点生气地说，难道你没有看到我手里的灯笼吗？那个和尚说，灯笼里的灯早已灭了。就在那一刻，荞的眼前出现了一片光明，她开悟了。知道那个撞她的人是谁吗？五月和六月说不知道。娘说就是观音菩萨。观音菩萨给她说，任何外面的光明都是不长久的，靠不住的，一个人得有自己的光明。荞才知道师父的良苦用心，为了报答师父，就发愿投生为荞麦，来到世上，做众生的明心灯。六月说那荞啥时才能回去呢？娘说等天下所有人都找到自己的光明她就回去了。六月说如果她回去我们拿啥做明心灯呢？娘说所以她就不回去。六月就觉得荞有点傻。

捏好灯坯，娘开始用剪刀剪灯衣。一转一圈儿，一转一圈儿，几圈下来，灯就穿了一身花裙子。姐从卯子家借了一把剪刀来。六月要剪，五月不给，二人就争。娘说六月你去后院让你爹把麦秆取来给我们做灯捻吧，你去年做的灯捻你爹还夸奖呢。六月还是要剪。娘就把剪刀给六月，说，那你可要剪好，不然月神不验收。剪刀却在六月手里不听话。六月看着五月的那把小，要和五月换，五月不肯。六月说娘刚才说过，做坏事的人黑白二常要来收气的。五月说我又没有做坏事。六月说不给我换剪刀就是坏事。五月说强要别人手里的剪刀才是坏事呢，不听娘的话才是坏事呢，爹不是说过百善孝为先，万恶淫为首嘛。六月的心里就打过一个闪，心想自己刚才没听娘的话，也许真是坏事。看娘，娘不在屋里。六月以为娘生他的气了，就扔下手里的剪刀，到院子里找娘。

娘正扛了梯子往后院走。六月撵上前去问娘扛梯子去干啥？娘没有接他的话，问他怎么不剪灯衣了，这么快就厌烦了？六月说我还是给咱们做灯捻吧。娘回过头来看了他一眼，有点不相信地说，为啥又要做灯捻？六月笑笑，没有回答。娘把梯子靠着崖面放了，让六月上去从蜂窑里往出取麦秆。六月二话没说，十分敏捷地攀上梯子，从窑里取出麦秆。下来，六月问娘为啥要把麦秆放这么高。娘说敬神的东西，放在低处就弄脏了。六月说麦秆怎么能敬神呢。娘说麦秆本身不能敬神，但做了灯捻就能敬神了。六月就觉得这麦秆一下子神圣起来。到了厨房里，娘把麦秆剪成火柴棍那么长，取出新棉花，让六月往上面缠。六月果然比剪灯衣做得得心应手，不一会儿，一排灯捻就手榴弹一样排列在碟子里。

缠着缠着，六月的问题又来了。为啥要在麦秆上缠了棉花才能当灯捻？娘说因为棉花吸油。六月说为啥棉花就吸油，麦秆自己不能吸吗？娘说你为啥就这么多的问题呢？六月又问，为啥只有吸了油才能着呢？娘就咳地一声笑了，说，这老天爷就造了这么一个理，你去问他。六月想想也对，一问老天爷不就啥都知道了吗？可是到哪里去找老天爷呢？天上吗？可是哪里有登天的梯子呢？自家的那个梯子显然太低了，连他们家梨树上稍微高一些的梨都够不着。六月又想，老天爷怎么就造下这么多理呢？先前地生爹来他们家串门儿，看着正在梳头的姐说要她长大了当他们家儿媳妇，娘考虑也不考虑一下就答应了。那人走后，他给娘说为啥要我姐嫁给别人家呢，不是说肥水不流外人田吗？给我做媳妇多好啊。不想娘听了笑得差点背过气去，歇了好半天才说，这世上的事啊，你还不懂，有些东西啊，恰恰自家人占不着，也不能占，给了别人家，就吉祥，就如意，所以你奶奶常说，舍得舍得，只有舍才能得，越是舍不得的东西越要舍。他问为啥越是舍不得的东西越要舍。娘说这老天爷啊，就树了这么一个理儿。六月说这老天爷是不是老糊涂了。娘说他才不糊涂呢。现在娘又说老天爷就造下这么一个理，莫非他每天没事干，专门坐在那儿皱着眉头造理儿？那天堂里的理肯定多得放都放不下了，都溢出来了，溢得遍地都是。比如阎罗王专收那些坏人的气，比如每个人身上都有两盏灯。想到这里，六月的另一个问题又来了。既然每个人身上都有两盏灯，那老天爷噗地一吹不就灭了？问娘，娘说那两盏灯是吹不灭的。六月说世界上还有吹不灭的灯？

晚饭前，娘让五月和六月给卯子家送六个灯盏。六月问为啥要给卯子家送灯盏，娘说因为卯子家今年有孝。六月问啥叫有孝。娘说，有孝就是家里死了人还没有过一年。六月问没有过一年为啥就不能做灯盏。娘说老古时留下来的规程，有孝的人不但在一年内不能做灯盏，还不能嫁女儿，不能娶媳妇，不能贴红对联，不能唱戏，如果是

大孝子还不能吃肉，不能杀生，如果是更大的孝子还要每天做一件好事，一直做三年。六月说是不是我爹写的那句话："慎终须尽三年孝，追远常怀一片心？"娘说这个娘不懂，你去问你爹。六月就去后院问爹，爹一边打扫牛圈一边说"慎终追远"是孔老夫子的话，意思是一个人要想不做坏事，就要从心里不起做坏事的念头，用你奶奶的话说就是众生畏果，菩萨畏因。这句对联的意思是告诫后人常念先人养育之恩，行孝期间，发大愿心，做大善事，好感动老天爷给过世的先人加分儿，让他投生到好处。六月不懂爹的话，但心里有一个自己的"懂"发生。六月问那有孝的人家为啥不能做灯盏？爹说你说呢？六月说是不是一点灯盏死人就又活来了？爹笑着看了一眼六月，说，太阳落山又没落，老天爷说话又没说……莫道此生沉黑暗，性中自有大光明。六月又不懂了。六月在心里说，爹啥都好，就这喜欢背古词儿的毛病不好。六月想让爹解释一下这些古词儿的意思，不想一个更加严峻的问题出现在脑海，想立即给爹说，但又有些怕爹，就风一样跑回厨房，十分郑重地给娘说，你和我爹一定要等到我娶上媳妇再死。正在擀面的娘惊讶地看了一眼六月，问为什么？六月说不然要我等一年，还不把人干急死。不想死的不是他六月，却是娘。只见娘像中了魔法似的，松开手里的擀杖，两手捂了肚皮，蹲在地上，用后背呼扇呼扇地喘气。五月和六月吓得上前拍着娘的背一个劲地喊娘，才把娘喊过来。等六月听清娘喉咙里的音节，才知她是在笑呢。娘笑得半天才顺过气来，我这个瓜儿，把娘差点笑死了。六月问娘你笑啥呢？娘没有回答他，而是接着他刚才的话说，这要看你平时听话不听话，如果不听话，娘就不答应，就让你个碎仔仔干着急。不想六月陡然严肃了神情，用更加郑重的口气说，这事没商量，你不但要等到我娶上媳妇再死，还要等到我儿子娶上媳妇再死，不然要我儿子等一年，还不把我儿子干急死。娘就又笑得喘不上气来了。这次六月没有在娘后背上拍，而是背了手扬长而去。走到当院，才意识到自己这样扬长而去是没有目的的，才记起娘刚才是让他和姐给卯子家送灯盏去呢着，却又不好意思回去，好像刚刚和娘红过脸似的，就站在那里等姐端了灯盏出来。

五月和六月出门，地生正从门巷里走过来，手里同样端着一个盘子，里面也是几个灯盏。六月问他去干啥。地生说给卯子家送灯盏。六月说你们也给卯子家送灯盏啊。地生说我们怎么不能送，难道只能你们送？六月看了看地生盘子里的灯盏，又看了看自己盘子里的，觉得还是娘捏的好看。你们也是给卯子家送灯盏吗？六月回头一看，是得成。得成手里是一个碟子，碟子里是两个灯盏。六月在心里说，得成家真小气。得成跑上前来，看了看六月盘子里的灯盏，说你家的灯盏真好看，是你媳妇捏的吧？六月说是，咋了？得成说我咋觉得不是你媳妇捏的。六月说那你说是谁捏的？得成说我怎么觉得像是你媳妇

生的。五月骂得成死狗。六月说是我媳妇生的又咋了？五月急得喊六月闭嘴。六月说你有本事也让你媳妇生一个出来。得成说我媳妇生的已经在我身边走着呢。啪！得成的后脖颈里就挨了地生一巴掌。得成伸手摸着后脖颈，歪着头，龇牙咧嘴地看着地生说，我吃了你们家的还是喝了你们家的？地生说比吃了我们家的喝了我们家的还严重，知道我为啥揍你吗？得成用又一个龇牙咧嘴作了回答。地生说别看人家六月人小，辈分却是我们的爷呢，你怎么能说人家是你媳妇生的呢，你小子不怕雷殛头？得成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一边摸着后脖颈，一边讪讪地看了六月一眼，算是认了错。六月做出一种大人不记小人过的样子，端了身架，真像个爷了。

到卯子家一看，六月就觉得死人并不是一件坏事。卯子家的面案被各式各样的灯盏放满了。卯子娘眼睛红红的，说你们都这么有心。说着接过他们手里的盘子和碟子，往面案上拾灯盏，往回递盘子时，眼泪就出来了。五月六月看着，心里升起一股莫名的感动，一下子觉得他们的此行有了无比重大的意义，再看房门上爹写的对联“慎终须尽三年孝，追远常怀一片心”时，又有一个新的“懂”从心里生起。往出走时，六月再次回头看了一眼卯子家的面案，觉得放满了灯盏的面案像是一个人民公社。卯子娘亲自把他们送到大门口，说，谢谢几位小掌柜。六月带头说不谢不谢，回去吧，回去吧，纯粹是爷的口气。

吃完荞麦长面，月亮已经到院墙头上了。爹让五月和六月抓紧收拾，开始献月神。二人就迅速洗了手脸，六月往院子里抱炕桌，五月拿盘子往出端灯盏。献月的灯盏必须是最周正的，爹和娘刚才已经挑好了。炕桌必须用清水洗三遍，五月已经洗过四遍；盘子也要拿清水洗三遍，六月洗了五遍；炕桌必须放在当院，六月拿尺子量了六遍。在娘蒸灯盏时，他们已经把这些活干好了，这些规程，他们去年就已经掌握了。

六月把炕桌放在下午画的那个十字上，左挪挪右挪挪，最后认定是那个“当”了，就开始往上面拾灯盏。拾好灯盏，五月已经从厨房里端了半碗清油来。二人就拿小勺子往灯眼里添。说是灯眼，其实是一个窝儿，半个鹌鹑蛋那么大的一个窝儿，正好能盛一勺油。看着红润红润的胡麻清油开心地流到灯眼里，六月觉得他的心也是一个灯盏。

准备就绪，月亮恰好到当院。六月没有想到点灯会这么不容易，按照爹以前的做法，他先点着一个公捻，然后再点每个灯。不想一个公捻都快着完了，那些灯捻却无动于衷。六月突然想，这些灯捻为啥非要人点呢，为啥不自己着起来呢？问五月，五月说，就你问题多，快点灯，不然错过月亮了。但六月努力了半天，还是连一个灯都没点着。就去后院问爹。爹让他把灯捻顶头的棉花撕出几绺来，就能点着

了。六月回到供桌前，按爹说的做了，果然一下子就点着了。六月的心里不禁生出对爹的佩服来。原来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秘密爹知道，他却不知道。他仿佛看到有无数的秘密隐约在四面八方向他做鬼脸。

但很快，这些纷乱的想法就被一束束火苗代替。六月手里的公捻走过，一个个灯盏就睡醒似的，次第睁开眼睛。当供桌变成一个灯海时，六月说磕头吧，五月说磕头吧，二人就磕。天上的嫦娥就笑了，六月听见嫦娥在说，你看那个院子里有两个会磕头的灯盏。月神说我早看见了，他们一个叫吉祥，一个叫如意，说着，从她身边的篮子里抓了一把桂花撒下来，只见那桂花在空中呼地一下变成五彩花雨，飘飘洒洒，落在他们头上，身上，屁股上，直给屋子、院子、村子苫了一个花被面儿。接着，吴刚又把他手中的酒坛倾了一下，又有无数酒香的彩注从天而降，直把他和姐的小身子浇透了，也把整个世界浇透了。

天有点冷，地有些凉，但姐弟二人没怎么觉得，静静地跪在桌前会供。没有风，一个个灯盏像婴儿一样偎在娘一样的月光里。恍惚间，六月发现有一种神秘的交往在灯和月之间进行。接着他又发现每个灯里都是怀着一个月亮的。六月想立即把这两大发现告诉五月，但五月专注的神情拒绝了她。六月就把刚才的问题忘了，六月发现了另一个问题——眼前的姐姐极像一盏灯，或者就是一盏灯，在一个他难以明确的地方也有那么一碗油，有那么一个灯捻，有那么一个灯花儿。那么我呢？六月看自己，却发现自己是看不见的。他被自己的发现吓了一跳，我怎么就看不见自己呢？六月要问姐姐，又被姐姐的专注拒绝了。姐姐的目光在灯花上。六月的心里荡漾了一下，他突然发现，这时的姐姐比任何时间都漂亮，都好看。一天，他从梦中醒来，看着面前熟睡的姐姐，觉得美极了，比醒着时美一百倍，他盯着她看了好长好长时间，直到把她看醒。不想今天的姐姐比那天梦里的还美，这是怎么回事呢？

五月说话了，六月你觉着了没有？六月问觉着啥？五月说你没有觉到每个灯上都有月神的牙印？六月心里一震，既意外又佩服，他没有想到姐姐会说出这么有水平的话来。但六月没有表达他的佩服。他淘气地说，我觉得你的身上才有月神的牙印呢。五月侧脸看了一眼六月，笑着说，那你身上更多。六月的心里就有一个满是牙印的自己。

所有的灯在月光下着出灯胎来时，二人起身按事先爹的授记往各个房间里端。每个人一盏，每个牲口一盏，包括猫、狗、鸡，每个房间一盏，包括牛圈、羊圈、鸡圈、蜂房、磨房、水房、粮食房；当院灯笼里要有天官的一盏，厨房里要有灶神的一盏，上房供桌上要有过世的爷爷奶奶的一盏，大门供台上要有游魂野鬼的一盏，后院梨树下

要有树神的一盏，草垛旁要有草神的一盏。

往梨树下放灯盏时，六月看见树身里走出一个人来，从他手里接过灯，然后又回到树里去，影子一样，六月抬头看了一下，那人却再没有出来，倒是有一轮明月挂在树梢，就像一个大大的梨，六月盯着那梨看了一会儿，心里升起一种特别的温暖，觉得那梨不再是梨，而是他们家的一个亲戚，什么亲戚呢？丈人啊，那嫦娥就是我媳妇了，嗨，六月被自己的这个想法给惹笑了。往牛圈、羊圈和鸡圈放灯时，六月看见，它们个个都像早等着他似的，用水汪汪的目光迎接他。牛圈、羊圈和鸡圈被爹刚刚用新黄土铺了地，换了新干草，散发着黄土和干草混合的香味。当六月到牛圈把灯盏放在爹在半墙上挖出的灯龛上时，他好像能够听到大黄说了句什么话，他用手在大黄的鼻梁上抚了一下，大黄伸出舌头舔了一下他的手。六月说，明心灯一点，你就不迷了，这辈子好好劳动，下辈子争取做人吧。六月奇怪地发现，大黄的眼睛湿了。六月又在它的脖子里抚了抚，这次大黄没有像平时那样投桃报李地回过头来亲它，而是定定地站着，像是伤心，又像是举念。往出走时，六月的心一软，觉得把大黄一个人丢在这里有些孤单，有些可怜。但他又惦着他的灯，不得不离开。六月就到屋里端了油碗回到牛圈，给大黄把油添满。这样做了时，又觉得不公平，就又到羊圈鸡圈给他们添油。但看着他们人多势众，显得没有大黄那么孤单，心里就平复一些，就以飞快的速度给他们说了一遍“莫道此生沉黑海，性中自有大光明，这辈子好好劳动，下辈子争取做人吧”，然后跑步回屋。

六月看见，姐姐已经把第二轮油添满。按照爹的说法，第一轮油是添给神的，第二轮是自己的。爹还说今晚的灯要自己守着自己的，不能说话，不能走动，不能对着灯哈气，不能想乱七八糟的事情。六月问能想发财吗？爹说不能。六月问能想当官吗？爹说不能。六月说那总该想个啥？爹说只是守着灯花，看那灯胎是怎样一点点结起来的，最后看谁的灯胎最大。

一家人就进入那个“守”。守着守着，六月就听到灯的声音，像是心跳，又像是脚步。这一发现让他大吃一惊，他同样想问爹是怎么回事，但爹的脸上是一个巨大的静。看娘，娘的脸上还是一个巨大的静。看姐，姐的目光纯粹蝴蝶一样坐在灯花上。六月突然觉得有些恐慌，又想刚才爹说只是守着灯花看，看那灯胎是怎样一点点结起来的，就又回到灯花上。看着看着，就看进去了。他仿佛能够感觉得到，那灯花不是别的，正是自己的心，心里有一个灯胎，正在一点点一点点变大，从一个芝麻那样的黑孩儿，变成一个豆大的黑孩儿，在灯花里伸胳膊展腿儿。六月第一次体会到了那种“看进去”的美好，也

第一次体会到了那种“守住”的美妙。

突然，六月意识到灯碗里的油快要着完了。六月看爹。爹老僧入定一般。看娘，娘也老尼入定一般。看姐，姐正看他。姐用目光把他的目光带到她面前的灯眼里。没油了，怎么办？六月用目光让姐给爹说，姐用目光让六月给爹说。就在他们的目光争执之间，灯花迅速地下移，就像一个渴极了的人扑向泉水。六月终于忍无可忍了，他兀自离开板凳，迅速到炕台上拿油碗。不想还是被爹逮住了。爹一把抓住他的手腕说，再多的油都是要着完的。六月斩钉截铁地说，见死不救非君子！爹说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没有不灭的灯。六月更加斩钉截铁地说，见死不救非君子！爹说天下没有不死的东西。六月说天就不死，月亮就不死。爹说我说的是天下。眼看灯要灭了，六月急得哭起来。六月想这月神也不管灯一下，刚才灯也给你献了，头也给你磕了，你怎么就见死不救呢？六月急得跺起脚来了。娘说话了，让他们再添一次吧。爹说就这些油了吧？还有一个二十三呢。娘说二十三再说吧。爹看了看娘，极不情愿地松开了手。六月嗨地一声笑出声来，没有顾上擦去鼻涕眼泪，抢救伤员似的盛了一勺先倒在自己的灯眼里，又盛了一勺倒在姐姐的灯眼里。只见那奄奄一息的灯花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身子一舒，一伸，开始往灯捻上爬。六月感激地看了一眼娘，要给她的灯里添油，被娘制止了。六月有点不想给爹添，但看那灯正在死亡线上挣扎，就拿出一股大人不记小人过的样子过去添，还是被爹制止了。娘说我们想早点凉冰了打牙祭呢，快守着你们的灯吧。六月就无限怜惜地看了看爹和娘的灯，收了油碗。

两个灯活了过来，两个灯正在咽气。六月突然发现，姐姐的身子一拱一拱，原来她在哭。随着姐姐一个激灵，爹和娘的灯挣扎了一下，咽下了最后一口气。嫦娥的彩带就从天上掉下来了，那是五月和六月的眼泪。娘说，两个瓜蛋，忘了守灯时是不能不开心的？二人就刷地一下止了哭声，泪汪汪地看了娘一眼，继续守灯。

不多时，六月的灯胎里就出现了一个人，六月奇怪，怎么这么面熟呢？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现在，六月已年近不惑，他认出那个人是谁了吗？

吉祥如意

五月是被香醒来的。娘一把揭过捂在炕角瓦盆上的草锅盖，一股香气就向五月的鼻子里钻去。五月就醒了。五月一醒，六月也就醒了。五月和六月睁开眼睛，面前是一盆热气腾腾的甜醅子。娘的左手里是一个蓝花瓷碗，右手里是一把木锅铲。娘说，你看今年这甜醅发的，就像是好日子一样。六月看看五月，五月看看六月，用目光传递着这一喜讯。五月把舌头伸给娘，说，让我尝一下，看是真发还是假发。娘说，还没供呢，端午吃东西可是要供的。五月和六月就呼地一下子从被筒里翻出来。

到院里，天还没有大亮。爹正在往上房门框上插柳枝。五月和六月就后悔自己起得迟了。出大门一看，家家的大门上都插上了柳枝，让人觉得整个巷子是活的。五月和六月跑到巷道尽头，又飞快地跑回。长长的巷道里，散发着柳枝的清香味，还散发着一种让他们说不清的东西。雾很大，站在巷子的这头，可以勉强看到那头。但正是这种效果，让五月和六月觉得这端午有了神秘的味道。来回跑的时候，六月觉得有无数的秘密和自己擦肩而过，嚓嚓响。等他们停下来，他又分明看到那秘密就在交错的柳枝间大摇大摆。再次跑到巷道的尽头时，六月问，姐你觉到啥了吗？五月说，觉到啥？六月说，说不明白，但我觉到了。五月说，你是说雾？六月失望地摇了摇头，觉得姐姐和他感觉到的东西离得太远了。五月说，那就是柳枝嘛，再能有啥？六月还是摇了摇头。突然，五月说，我知道了，你是说美？这次轮到六月吃惊了，他没有想到姐姐说出了这么一个词，平时常挂在嘴上，但姐把它配在这个用场上时还是让他很意外，又十分的佩服。自己怎么就没有想到它呢？随之，他又觉得自己没有想到这个词是对的，因为它不能完全代表他感觉到的东西。或者说，这美，只是他感觉到的东西中的一小点儿。

等他们从大门上回来，爹和娘已经在院子里摆好了供桌。等他们洗完脸，娘已经把甜醅子和花馍馍端到桌子上了，还有干果，净水，在蒙蒙夜色里，有一种神秘的味道，仿佛真有无数的神仙在他们看不见的地方等着享用这眼前的美味呢。

爹向天点了一炷香，往地上奠了米酒，无比庄严地说：

艾叶香/香满堂/桃枝插在大门上/出门一望麦儿黄/这儿端阳/那儿端阳/处处都端阳/艾叶香/香满堂/桃枝插在大门上/出门一望麦儿黄/这儿吉祥/那儿吉祥/处处都吉祥……

接着说了些什么，五月和六月听不懂，也没有记住。爹念叨完，带领他们磕头。六月不知道这头是磕给谁的。想问爹，但看爹那虔诚的样子，又觉得现在打扰有些不妥。但六月觉得跪在地上磕头的这种感觉特别的美好。下过雨的地皮湿漉漉的，膝盖和额头挨到上面凉津津的，有种让人骨头过电的爽。

供完，娘一边往上房收供品，一边说，先垫点底，赶快上山采艾。说着给他们每人取了一碗底儿。然后拿过来花馍馍，先从中间的绿线上掰开，再从掰开的那半牙中间的红线上掰开，再从掰开的那小半牙上的黄线上掰开，给五月和六月每人一牙儿。他们拿在手上，却舍不得吃。这么好看的花馍馍，让人怎么忍心下口啊。可是娘说这是有讲究的，上山时必须吃一点供品。五月问为什么。娘说，讲究嘛，一定要问个子丑寅卯来。六月说，我就是想知道嘛。娘说，这供品是神度过的，能抵挡邪门歪道呢。六月说真的？娘说当然是真的。六月说，那我们每天吃饭都供啊。娘说，好啊，你奶奶活着时每天吃饭就是要先供的。

甜醅子是莜麦酵的，不用吃，光闻着就能让人醉。花馍馍当然不同于平常的馍馍了，是娘用干面打成的，里面放了鸡蛋和清油，父亲用面杖压了一百次，娘用手团了一百次，又在盆里饧了一夜，才放到锅里慢火烙的。一年才能吃一次，嚼在口里面津津的，柔筋筋的，有些甜，又有些淡淡的咸。让人不忍心一下子咽到肚里去。

接着，娘给他们绑花绳，说这样蛇就绕着他们走了。六月问为什么。娘说蛇怕花绳。六月就觉得绑了花绳的胳膊腕上像是布下了百万雄兵，任你蛇多么厉害老子都不怕了。绑好花绳后，娘又给他们每人的口袋里插了一根柳枝。有点全面武装的味道，让六月心里生出一种使命感。

五月和六月在雾里走着。在端午的雾里走着。六月不停地把手腕上的花绳亮出来看。六月手腕上是一根三色花绳，在蒙蒙夜色里，若隐若现，让人觉得那手腕不再是一个手腕。是什么呢，他又一时想不清楚。六月想请教姐姐五月。可当他看见姐姐时，就把要问的问题给忘了。因为姐姐在把弄手里的香包。六月一下子就崩溃了。他把香包给忘在枕头下面了。六月看着姐姐五月手里的香包，眼里直放光。六月的手就出去了。五月发现手里的香包不见了，一看，在六月手上。六月看见姐姐的脸上起了烟，忙把香包举在鼻子上，狠命地闻。五月看见，香气成群结队地往六月的鼻孔里钻，心疼得要死，伸手去夺，不想就在她的手还没有变成一个“夺”时，六月把香包送到她手上。五月盯着六月的鼻孔，看见香气像蜜蜂一样在六月的鼻孔里嗡嗡嗡地飞。五月把香包举在鼻子前面闻，果然不像刚才那么香。再看六月，

六月的鼻孔一张一张，蜂阵只剩下一个尾巴在外面了。五月想骂一句什么话，但看着弟弟可怜的样子，又忍住了。就在这时，香包再次到了六月手里。六月一边往后跳，一边把香包举在鼻子前面使劲地闻，鼻孔一下一下张得更大了，窑洞一样。五月被激怒了，一跃到了六月的面前，不想就在她的手刚刚触到六月的手时，香包又回到她手里。

嗨嗨。五月被六月惹笑了。这时的六月整个儿变成了一个大大的鼻子，瘫在那里，一张一合。五月的心里又生起怜悯来。反正肥水没流外人田，要不就让他再闻闻吧。就把香包伸给弟弟。不想弟弟却摇头。五月说，生姐姐气了？六月说，没有，香气已经到我肚子里了。五月说，真的？六月说真的。五月说，你怎么知道到了肚子里？六月说，我能看见。五月说，到了肚子里多浪费。六月想想，也是，一个装屎的地方，怎么能够让香委屈在那儿呢。要不呵出来？五月说，呵出来也浪费了。

我可以呵到你鼻子里啊。六月为自己的这一发明兴奋不已。五月也觉得这是一个好主意，就把嘴大张了，蹲在六月的面前。六月就肚皮用力，把香气一下一下往姐姐鼻孔里挤。

但六月却突然停了下来。六月看见，姐姐闭着眼睛往肚里咽气的样子迷人极了。那香气就变成一个舌头，在五月的额头上亲了一下。

妈哟，蛇。姐姐跳起来。六月向四周看了看，说，没有啊。姐姐说，刚才明明有个蛇信子在我头上舔了一下。六月说，大概是蛇仙。五月说，你看见是蛇仙？六月点了点头。五月问，蛇仙长什么样儿？六月说，就像香包。五月看了看手里的香包，说，难怪你这么喜欢它，原来它成仙了。

做香包讲究用香料。五月和六月专门到集上去买香料。五月说她要选最香最香的那种。要把六月的鼻子香炸。六月说把我的鼻子香炸有啥用，我又不是你女婿。五月说，反正香炸再说。二人乐颠颠地向集上走去。

集上的香料可多了。五月到一个摊上拿起一种闻闻，到一个摊上拿起一种闻闻，从东头闻到西头，又从西头闻到东头。把整个街都闻遍了，还是确定不下来到底哪一个最香，拿不定主意买哪一种。五月犯愁了。这时，过来了一个比五月大的女子选香料，五月的眼睛就跟在她的手上。五月问六月，你看这个人像不像是新媳妇？六月看了看，屁股圆圆的，辫子长长的，像。五月说，那她买的，肯定是最香的。五月就按刚才那个新媳妇买的买了。

山上有了人声，却看不见人。五月和六月被罩在雾里，就像还没有出生。六月觉得今天的雾是香的。不知为何，六月想起了娘。你说娘现在干啥着呢？六月问。五月想了想说，大概做甜糕呢。六月说，我咋看见娘在睡觉呢。五月说你还日能，还千里眼不成，怎么就看见娘在睡觉呢。六月说，真的，我就看见娘在睡觉呢。五月说那你说爹在干啥呢？六月说，爹也在睡觉呢。五月说，我们走时他们明明起来了，怎么又睡觉呢。六月说，爹像是正在给娘呵香气呢。五月说，难道爹也把娘的香包给叼去了？六月说，大概是吧。

突然，六月说，那是我的香包。说着往回跑。五月一跃，像老鹰抓鸡似的把六月抓在手里，说，你走了，我怎么办？六月说，我拿了香包就回来。五月看了看六月，解下脖子上的香包给六月，说，我把我的给你。六月犹豫着，没有动手。五月就亲自给六月戴上。六月看见，胸前没有了香包的五月一下子暗淡下来，就像是一个被人摘掉了花的花杆儿，看上去可怜兮兮的。但他又没有力量把它还给五月。六月想，人怎么就这么喜欢香呢？是鼻子喜欢还是人喜欢呢？

然后他们去挑花绳儿。街上到处都是花绳儿，这儿一绺那儿一绺的，让人觉得这街是谁的一个大手腕。六月和五月每人手里攥着两角钱，蜜蜂一样在这儿嗅嗅，在那儿闻闻，还是舍不得花。直到集快散了，他们才不得不把那两角钱花出去。他们的手里各拿着五根花绳儿。那个美啊，简直能把人美死。

路上，六月问五月，你说谁的新媳妇最漂亮？五月说，你的啊。六月说，好好说啊。五月说，你说呢？六月说，要说，肯定是街的新媳妇最漂亮啊。五月一惊，看着六月，问，为什么？六月说，他的一个大胳膊上就戴了那么多的花绳儿，腔子上戴了那么多的香包，身上有那么多的香料，你说不是他还能是谁？五月把眼睛睁得像铜锣一样，贴向六月的脸，笑了一下，说，怪死了怪死了，你怎么有这样一个奇怪的想法，街怎么能娶新媳妇，要是街娶了新媳妇，那该是怎样的一个女子才配呢？六月说，你就配啊，我知道你想配呢。五月哈哈哈地大笑起来。那姐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六月说，那我就是街的大舅舅了。五月说，那我们就有用不完的花绳和香包了。

雾仍然像影子一样随着他们。六月的目光使劲用力，把雾往开顶。雾的罩子就像气球一样被撑开。在罩子的边儿上，六月看见了星星点点的人。六月给姐说，你看，他们早已经上山了。五月说，这些扫店猴，还扇的早得很。说着，二人加快了脚步，几乎跑起来。

到了一个地埂下，六月说，这不是艾吗？五月上前一看，果然是艾。一株株艾上沾着露水豆儿，如同一个个悄悄睁着的眼睛。五月看

了看山头，说，他们怎么就没有看见？六月说，他们是没有往脚下看。五月说，他们为什么就不往脚下看？六月说，他们没有想起往脚下看。五月觉得六月说得对，欣赏地看着六月说，你就怎么想起往脚下看？六月说，我本来也想着山顶呢，我也不知道咋就往脚下看了一下。五月说，山上那些人多冤枉。六月说，但我还是想上山。五月说为啥，这里不是有艾嘛。六月说，我想看大家采艾，我也想和大家一起采。五月说，那姐采你看不就行了？六月说，你一个人采，有啥看头。五月说，可是万一路上碰上一条蛇呢？六月说，我们不是绑了花绳儿吗？我们不是吃过供了的花馍馍了吗？五月说，那就到山顶吧。五月想，其实她也想到山顶呢。人怎么就那么喜欢到山顶上去呢？脚下明明是有艾的，却非要上到山顶去。

五月缝香包时，六月就欺负她。噢噢，给她女婿缝香包着呢。噢噢，给她女婿缝香包着呢。五月追着打六月。六月一边跑一边说，养个母鸡能下蛋，找个干部能上县。但五月总是追不上六月。这连她自己都奇怪。平时，她可是几步就一把把六月压到地上了。后来，她发现自己其实是有私心的。她就是不想追上。她只是喜欢那个追。说穿了，是喜欢六月一边跑一边这么喊。羞死了。羞死了。六月跑一跑，停下来，把屁股撅给五月，用手拍拍。跑一跑，停下来，把屁股撅给五月，用手拍拍。五月就真羞了，就装作生气的样子回到屋里，把门关上。任六月怎么敲也不开。六月就在外面给他一遍又一遍地下话，一遍又一遍地保证不再欺负她。五月就好开心。她喜欢六月这样哄她。之前，每当六月欺负她，她总是像猫扑老鼠一样抓住他，拧他耳朵，听他告饶。但现在她不喜欢那样了。她觉得这样躲在门后听六月下话，感觉真是美极了。

上到半山腰，六月就跟不上了。六月说，姐慢点行吗，我走不动了。五月回头一看，笑笑。这时，五月发现雾的罩子破了一条口子，从口子里看去，村子像个香包一样躺在那里。五月的舌头上就泛起一种味道，那是娘捂在盆里的甜醅子。五月想回家了。但艾还没有采上呢。这是一年的吉祥如意呢。五月就叫六月快走。不想，六月索性蹲下了。

哎哟蛇。五月突然叫了一声，跑起来。六月在后面拼命追。不一会儿就超过姐姐，跑在前面，并且一再回头催姐快跑啊。跑了一会儿，五月的腿就不听话了，就索性一屁股坐在路上，出着粗气大笑。六月回头，看见姐坐在那里大笑，上气不接下气地问，你真看见蛇了？五月说真看见了。六月说，蛇是啥样的？五月说，就像个你。六月说，才像你呢，你就是一条美女蛇。五月说，你不是说一点都走不动了吗，怎么跑起来还比姐快。六月就看见他的心被姐的话划开了一

条缝儿。是啊，当时明明走不动了嘛，怎么姐一声蛇，自己反而就跑到姐前面去了呢？

哎哟你看蛇。五月却坐在那里不动。六月装作真的样子跑了几步。回头看姐，姐还是坐在那里不动。五月说，娘说了，蛇是灵物，只要你不要伤它，它是不会咬人的。娘说，真正的毒蛇在人的心里。六月说，娘胡说呢，人的心里怎么能有毒蛇呢。五月说，娘还说，人的心里有无数的毒蛇呢，他们一个个都懂障眼法，连自己都发现不了呢。六月就信了，就在心里找。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最后，他发现问题不是有没有蛇，而是他压根就不知道心在哪里。问五月。五月也说不上来。六月的心里就有了一个问题。

娘说香包要缝成心型，心肩上吊三色穗子，心尖上吊五色穗子。一般情况下，每年的香包都是没有过门的新媳妇做好了让人送给婆家的。六月家没有没过门的新媳妇，就只能是娘和姐姐自己做了。这让五月六月心里多少有些遗憾。但五月比六月看得远，五月说，其实没关系，娘年轻的时候不也是咱们家的新媳妇嘛。六月一下子对五月佩服得了不得。六月说是啊，可是她是谁的新媳妇呢？五月都笑死了。五月说，你说是谁的？六月想了想，没有想出个所以然来。五月说，爹啊，你这个笨蛋，明明是爹的新媳妇啊，还能是别人的不成？六月恍然大悟。经五月这么一说，六月突然觉得娘和爹之间一下子有意思起来。还有五月，今年已经试手做了两个香包了。娘说，早学早惹媒，不学没人来。五月就红着脸打娘。娘说，男靠一个好，女靠一个巧，巧是练出来的。五月就练。一些小花布就在五月的手里东拼拼西凑凑。

但六月很快就忘了这个问题。因为五月真的看见了蛇。六月从五月的脸色上看到，这次姐不是骗他。五月既迅速又从容地移到六月身边，把六月抱在怀里，使劲抓着六月的手。然后用嘴指给六月看身边的草丛。六月就看见了一个圆。姐弟二人用手商量着如何办。六月说，我们的手腕上不是绑了花绳儿了吗，我们不是吃过供过的花馍馍了吗？五月说，娘不是说只要你不伤它它就不会伤你吗？六月说，娘不是说真正的蛇在人的心里吗？难道草丛就是人的心？或者说人的心就是草丛？五月说，人心里的那是毒蛇，说不定眼前的这条不是毒蛇呢。这样说着时，六月的身子激灵了一下，接着，他的小肚那儿就热起来。五月瞥了一眼六月。六月的脸上全是蛇。

就在这时，那圆开始转了，很慢，又很快。当他们终于断定，它是越转越远时，五月和六月从对方身上，闻到了一种香味，一种要比香包上的那种香味还要香一百倍的香味。直到那圆转到他们认为的安全地带，五月和六月的目光相碰，然后变成了水，在两个地方流淌，

一处是手心，一处是六月的裤管。

娘教五月如何用针，如何戴顶针。五月第一次体会到了用顶针往布里顶针的快乐，把针穿过布的快乐，把两片布连成一片的快乐。五月缝时，六月趴在炕上看。真是奇怪，这么细的一个针，屁股上还有一个眼儿，能够穿过去线，那线在针的带领下，能够穿过去布，那布经线那么一绕一绕，就连了起来，最后变成娘说的“心”。有意思。手就痒了。就向姐要针线。拿我也试试嘛。娘说，男孩子不能拿针的。六月问为什么。娘笑着说，男孩子要拿大针呢。六月问啥叫大针。娘说，等你长大就知道了。六月复又躺在炕上，在心里描绘那个大针。有多大呢？五月戴的是娘的顶针，有些大，晃晃荡荡的，针就不防滑脱，顶到肉里去，血就流出来。五月疼得龇牙咧嘴。六月急着给她找布包。娘却没事一样。娘说，这一开始，就得流些血。六月就觉得娘有些不近人情。再看娘手中的针，简直就像是她干儿子一样听话。它在娘手里怎么就那么服帖呢？

山顶就要到了，五月和六月从未有过地感觉到“大家”的美好。每一个人看上去都是那么可爱。即使是那些平时他们憎恶得瞅都不愿意瞅一眼的人。六月给五月说了自己的这一发现，六月悄悄说，我怎么现在就看着地生不憎恶呢。五月悄悄地说，我也是。

噢噢，噢噢。你看六月像不像一个新女婿，地生说。大家说，像极了。忙生说，还领着一个新媳妇呢，脖子里还挂着红呢。六月有些羞，又有些气，却没有发火。五月说，我们刚才看见蛇了。地生说真的？六月自豪地说，当然是真的。地生说，别吹牛了，如果真看见，早尿裤裆了。六月的脸就红了。五月护短说，你才尿裤裆呢，如果是你，说不定都吓死了。地生说，如果是我，我就把它抓了烧着吃。五月说，吹老牛。地生说，不信你找一个来试试啊。白云说，闭上你的臭嘴，我奶奶说，蛇可灵呢，它能听见呢。我奶奶还说，蛇是不咬善门中的人的。地生问啥叫善门中的人。白云说，就是一辈子做好事的人家，还不吃肉，不吃有臭味的东西。白云接着说，我奶奶说，那时村子里发生蛇患，人们晚上想方设法关紧门窗，蛇也常常钻到被窝里，有许多人都被蛇咬死。唯独李善人每晚开着门睡大觉，蛇却从来不去找他。六月说，真的？我奶奶说，千真万确，说着，上前拿起六月的香包看。

喜欢就送你吧。六月没有想到自己会说出这么大方的一句话。白云惊讶地看着六月，就像是发现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六月接着说，喜欢就送给你。白云说，真的？五月咳嗽了几声。不想六月还是说，真的。说着拿下来给白云。白云迟疑着接过，有点担当不起的样子，又有点不相信这是真的样子。

噢噢，白云是六月媳妇。噢噢，白云是六月媳妇。

地生和忙生拍着手喊。太阳就从六月和白云的脸上升起来了。

爹让六月舂香料。六月拿起石杵一舂，香料就捣蛋地跳出来。五月说让她试试吧。爹说女孩子不能干这个活的。五月问为啥。爹说不为啥。五月的嘴就撅起来了。不为啥又为啥不让人舂。爹拿过杵给六月示范。那香料一点儿也不捣蛋了。六月再试，它们还是跳出来。五月说，就那么点香料，都让六月糟蹋完了。爹一边往石窝子里捡跳到地上的香料，一边说，爹刚学时，也是这样，得摸索，说不清的。六月听爹刚学时也是这样，就大了胆子舂，直舂得香料在石窝子里乱开花。舂着舂着，那香料就服帖了。六月奇怪，当你小心翼翼地舂时，它反倒要跳，可当你不管它三七二十一，不怕它跳时，它反倒不跳了。这一发现让六月激动得头皮一阵阵过电，像是谁伸手一下子把他心里好多窗子都打开了。六月看五月，五月一脸的羡慕。六月就又心疼姐姐。有些事你是永远不能干的。突然，六月发现这家里是分着两派的，爹和他是一派，娘和姐是一派。你看，这娘教姐学针，却不让他学。这爹教他拿杵，却不让姐拿。莫非这杵，就是娘说的大针？

姐无望地看着他舂香料，终于觉得这事和自己无缘，就拿了花布开始缝香包。随着六月杵子的一上一下，屋子里渐渐地充满了香味儿。

雾渐渐散去。山上的人们一点点清晰起来，就像是一个个鱼浮出水面。六月东瞅瞅，西瞅瞅，心里美得有些不知所措。六月向山下看去，村子像个猫一样卧在那里。一根根炊烟猫胡子一样伸向天空。娘和爹还在睡觉吗？娘和爹多可惜啊，不能看到这些快要把人心撑破了的美。

不觉间，太阳从东山顶探出头来，就像一个香包儿。山也过端午呢，山也戴香包呢。六月想。再看大家时，大家就像听到太阳的号令似的一齐伏在地上割艾了。六月问姐姐为什么不等到太阳晒会儿把艾上的露水晒干了再采。姐姐说，这艾就要趁太阳刚出来的一会儿采，这样采到的艾既有太阳蛋蛋，又有露水蛋蛋。这太阳蛋蛋是天的儿子，露水蛋蛋是地的女儿，他们两人全时，才叫吉祥如意。六月奇怪姐姐怎么把太阳和露水说成蛋蛋。蛋蛋是娘平时用来叫他们的。姐姐这样一说，六月就蹲下来，拿出篮子里的刃子准备采艾。但是六月却下不了手。一颗颗玛瑙一样的露珠蛋儿被阳光一照，让人觉得它不再是露珠，而是一个个太阳崽子。六月一下子明白了姐姐为什么要用蛋蛋来称呼太阳和露珠儿。这样，一刃子下去，就会有好几个太阳蛋蛋死掉。五月说你发什么愣，还不趁着露珠蛋蛋刚醒来赶快采。六月

说，我下不了手。五月问为什么。六月说，我觉得这露珠儿太可怜了。五月就扑哧一声笑了，我还以为是你觉得艾可怜呢，真是个二愣，这露珠儿有什么可怜的，你不采，太阳一出来，它们也得死，它们就是这么个命。但是它们又没有死，明天早上，它们又会活来。六月想想也是。接着心里升起对姐姐的崇拜来。他没有想到姐会说出这么大的道理来。

但六月还是下不了手。姐姐又笑了，说，如果你觉得他们可怜，你可以先把它们摇掉啊，让它躺到地里慢慢睡去，你再动手啊。六月觉得这个主意好，就动手摇。不想又把六月的心摇凉了。这一摇，让六月看见了一个个美的死去原来是这样简单的一件事。他第一次感到了这美的不牢靠。而让这些美死去的，却是他的一只手。六月看了看他的手，突然觉得它不单单是一只手，它的里面还藏着一些深不可测的东西，是什么呢？他又一时想不明白。但他又不甘心，这分明是我自己的手，怎么连自己都看不明白呢？六月第一次对自己开始怀疑起来。

六月开始采艾。采着采着，就把露珠儿的问题给忘了，把手的问题也忘了。六月很快沉浸到另外一种美好中去。那就是采。刃子贴地割过去，艾乖爽地扑倒在他的手里，像是早就等着他似的。六月想起爹说，采艾就是采吉祥如意，就觉得有无数的吉祥如意扑到他怀里，潮水一样。

一山的人都在采吉祥如意。

多美啊。

娘教五月如何往香包里放香料：把香料均匀地撒在新棉花上，然后把棉花装进香包里，然后封口。娘说，这样香包就既是鼓的，又是香的。六月问娘，为啥要鼓。娘笑笑说，就你问题多，你说为啥要鼓？六月说，叫我姐说。五月说，又不是我问的问题。六月说，鼓了我姐夫喜欢。五月就打六月。娘笑得嘴都合不上了。六月说，我看地生对我姐有意思呢。娘说，是吗，让地生做你姐夫你愿意吗？六月说，不愿意，他又不是干部。娘说，那你长大了好好读书，给咱们考个干部。六月说，那当然。等我考上干部后，就让我姐嫁给我。五月一下子用被子蒙了头。娘哈哈哈地大笑。六月说，就是嘛，我爹常说，肥水不流外人田，我姐姐为啥要嫁给别人家？娘说，这世上的事啊，你还不懂。有些东西啊，恰恰自家人占不着，也不能占。给了别人家，就吉祥，就如意。所以你奶奶常说，舍得舍得，只有舍才能得，越是舍不得的东西越要舍，这老天爷啊，就树了这么一个理儿。六月说，这老天爷是不是老糊涂了。娘说，他才不糊涂呢。

等地娘娘把她的女儿全部从艾上收去时，大家开始收刃。六月站起来，看见姐姐的花袄子被露水打得像个水帘。姐姐把他采的艾拿过去，用草绳束了，给他。然后用草擦刃子上的泥。太阳照在擦净的刃面上，扑闪扑闪的。姐姐翻了一下刃面，那扑闪就到了她的脸上。不知为何，六月觉得这时的姐姐就像一株艾。如果她真是一株艾，那么该由谁来采呢？六月被自己的这一想法吓了一跳。这一采，不就等于死了吗？可是，大家分明认为死是一件吉祥的事呢，要不怎么会有一山头的人采艾呢？六月又不懂了。

路上，六月看到别人采的艾要比他们姐弟采的多得多，就觉得他们家小孩太少了。六月突然想到，爹和娘怎么不上山采艾呢？问姐姐。姐姐说，因为爹和娘不是童男童女。六月问什么叫童男童女。姐姐想了想说，大概就是铜做的吧？六月觉得不对，分明是肉，怎么说是铜做的。六月问，不是铜做的为啥就不能采艾？五月说，不知道，爹这样说的，你看，这上山采艾的，都是童男童女。六月的脑瓜转了一下。不对，这童男童女，是没有当过新娘和新郎的人。五月被六月的话惊了一下，回头看路后边的人，发现真是这么回事。看弟弟，弟弟的神情是一个等待。五月用一个揽的动作表达了她的夸奖。六月就感到了一种童男童女的自豪和美好，也感到了一种不是童男童女的遗憾。

现在，六月和五月的怀里每人抱着一抱艾，抱着整整一年的吉祥，走在回家的路上，走在端午里。他们的脚步把我的怀念踩疼，也把我心中的吉祥如意踩疼。

2003年端午（非典期间）草于鲁院

2006年7月26日改定

中秋

太阳照到院墙上时，爹带了五月和六月到后院下梨。爹先站在梯子上下低枝上的梨。阳光在树缝里流淌，梨也在爹的手里流淌。一只只梨回家似的往爹手里赶。爹把手一伸，一只梨就扑过来，把手一伸，一只梨就扑过来。不一会儿，爹胳膊上的竹篮子就满了。给我一只呀，六月说。爹说，还没供呢，小馋猫。六月说，树早供过了，都供了一年了。爹说，那是树在供，可是我们还没供呢。六月说，啥时候供呢，还是等到月亮上来吗？爹说，对啊，明知故问嘛。六月说，那让人怎么能够等得住，把人牙都等长了。五月说，那好啊，正好我们可以当拴狗橛啊。六月白了五月一眼，说，拴你女婿。五月就做出一个扑的姿势。六月把屁股一撅，跑掉了。

平时六月嚷着要摘梨吃时，爹总是说等到八月十五那天，你想吃多少爹就让你吃多少。可是好不容易等到八月十五，爹却说还是要等到献完月亮。六月就觉得这月亮真是太不通情达理了，什么好吃的都要它先尝。又觉得这样想有些不恭敬，于是坚定了意志，回到树下，看爹下梨。明明是摘梨，爹却叫它下梨，什么意思呢？只见爹把手往梨上一搭，梨就自动落在爹手里了，就像早等着爹来摘似的，就像是爹的干儿子似的。一树的梨就这样到了篮子里，从七杈八股的梢上到了篮子里，通过爹的手，真是有意思。平时再寻常不过的爹的手，一下子有意思起来，神秘起来。

高枝上的梨爹够不着，爹把脖子伸得像企鹅一样，还是够不着。爹就看六月。六月明白爹的意思，开始上树。爹说等等。六月问还等啥？爹让五月去取一个挎包过来。五月就跑回去取了娘给她用碎布拼的花挎包从六月头上挎下去。这让六月看上去就像一个披红出征的战士。六月呸地向手心唾了一口唾沫，搓了搓，开始上树。六月上树的动作之快跟猴子差不多。六月猴子一样在树枝上荡着。爹仰着头，举着篮子，既像是盛梨，又像是随时准备盛掉下来的六月。六月摘完一个枝，下来把挎包里的梨腾到爹手里的竹篮里，摘完一个枝，下来把挎包里的梨腾到爹手里的竹篮里。五月希望六月能够停下来，看她一眼，但是六月狂欢在他的收获里，压根就不往地下瞅。

摘到最后一只梨时，六月的心突然一软，住了手，回头看爹。爹用目光询问六月什么意思。六月说，还是给树留一只吧？爹就嗨地一声笑了，说，如果你想留，就留一只吧。六月就刷地一下从树上溜下来，如同一滴露水。再看眼前的梨树，一下子轻松了许多。六月的心里也是一个巨大的轻松。五月上前啪啪啪地拍他身上的土，这让六月很受用。六月大红公鸡一样张着胳膊，让五月拍，就像刚刚打了胜仗

归来的杨宗保似的。爹从篮子里挑了两只掉在地上摔开口子的给六月和五月。六月说，你不是说要等供完月亮才能吃吗？爹说，不全的果子不能供，你们就先演习吧。六月问为啥不全的果子不能供。五月说这还要问吗？不全的果子供神不恭敬。六月说我又没有问你。五月说，我也没给你说。说着，在衣袖上擦擦土，吃了起来。六月就在心里对五月生起一个佩服，人家五月和自己打嘴仗，却没有忘了擦梨身上的土，而自己还在想着下一句话呢，就立即咽掉下一句话，干脆省略了擦这一个环节，直接动嘴。

第一口梨到嘴里的时候，六月的小身子打过一个长长的战栗。六月后来回想，那也许就是化的感觉。六月一下子明白了人们为啥要叫它化心梨。六月从五月的脸上也看到了那种“化”。六月想说说自己的体会给五月，但看五月沉浸在“化”里，就忍住了。不多时，五月手里的梨就没了，只留一个梨把儿在双唇间，就像一个松鼠，身子已经钻进洞里，尾巴还在外面。但那尾巴是长眼睛的，看着六月，一眨一眨。六月就学着五月的样子，也留了一个尾巴，看着五月，一眨一眨。谁想就在这时，五月抓着尾巴，出来的却是整个松鼠。六月傻眼了。六月没有想到，五月居然像娘削面片一样，把梨削下去，可是最后还有一个梨在，只不过变成了梨儿子。五月炫耀地看着六月。六月把梨把儿举在眼前，才发现自己连核都消灭了，空留了一个孤零零的把儿在手里。五月看见六月的眼睛有些潮，就把手里的梨儿子递给六月。六月摇了摇头，说，爹说男子汉做事要快。五月就借机把梨儿子又收回去。说，我就喜欢慢。说着，把梨儿子搭在牙上，开始下一轮削。这时，六月惊讶地发现，五月甚至连削都不是，是用牙刮，就像娘用刮刀刮土豆皮一样。这不是慢，这是细。六月说。五月说，我就喜欢细。六月说，喜欢你就嫁给细啊。五月这次没有追着打六月，仍然沉浸在她的细中。六月有点恼，她居然无动于衷。喜欢就嫁给细啊。六月大声说了一遍。五月仍然像没有听到似的。六月想，她大概是被梨精给迷住了。哎哟蛇！说着跑起来。不想五月还是像没听到似的。一个眼睛沉浸在她的细中，一个眼睛看着六月。六月就理解了爹常哼的一个调儿，你有你的连环计，我有我的老主意。这时，五月停了刮，把梨儿子又放进嘴里去。六月的心就酥了。六月的心里有了一个主意：明年摘梨时，要多让几只梨掉在地上，这样就可以让它不全，不全就不必非要等到供月。但几乎就在同时，六月就把这个想法否决了。因为他发现这有点像娘说的鬼主意。娘说一个人心里有了鬼主意时要招鬼的，要不吉祥的。

当梨再次从五月嘴里出来时，变成了孙子。五月十分真诚地把梨孙子递给六月。六月没有接。五月坚持着，目光坚定、动人、不容推辞。六月只好接了。六月把梨孙子放进嘴里，一股姐姐的味道弥漫开

来，通过牙，牙根，电一样传遍全身。

回到屋里，爹让五月和六月数数一共多少梨。五月和六月就数。数着数着，六月问五月，姐你说是嘴幸福还是手幸福。五月说，我听不明白。六月说，如果是嘴幸福，现在它却干歇着，如果是手幸福，它可以把这么多梨摸个遍却不能尝出味儿，你说是谁幸福？五月被六月的话惊大了眼睛，你是怎么想到这么怪的问题的？六月说怪吗？少见多怪。五月说，那你说是手幸福呢还是嘴幸福？六月说，我也说不上，各有各的幸福吧。五月说，哈哈，爹让我们数数儿呢，都叫你捣乱了。二人就收了刚才的问题，重新数。可是还没数到四十呢，六月又说，我觉得手是能够尝出味儿的。五月说真的？六月说骗你干啥。五月问啥味儿？六月说，说不出来，但和舌头尝到的那个不一样。五月说你还日能，我咋尝不出来？六月说你闭上眼睛，细细地摸。五月就闭上眼睛，细细地摸。

多少梨？爹从门里进来。二人才发现把数数的事又给忘了。五月要说话，六月抢在前面说，八十五。爹说真巧啊，八月十五，八十五只梨，真巧。五月说，其实是八十七个。爹问为啥是八十七个。五月说还有掉在地上的两个。爹说，也是天意，正好有两个掉在地上，这一掉，就掉了个巧出来。六月就明白了爹心里的那个巧，也觉得这两只梨真是好懂事，就像存心要成全这个巧而奋勇现身似的。六月给爹说了自己的想法，爹赏识地看了六月一眼，说，知道老古时用一个啥词来表达你刚才说的意思吗？六月说不知道。爹说，牺牲。六月说，牺牲不是死了吗？爹说，那是电影上演的，牺牲的真正意思是供献。但六月又立即想到，这个巧是假设的。

就在六月思谋着如何把这个假设变成真的时，爹接着问，我考你们两个一下，你说这八十五只梨该怎么分呢？六月抢先说，给卯子家五个，剩下的全是咱们家的。爹看五月。五月说，还应该给瓜子（傻子）家五个。爹奖励给五月一束赞赏的目光。然后说，正月十五爹让你们给卯子和瓜子家送灯盏，是因为卯子家有孝不能做，瓜子家不会做，其他人家都有，可这化心梨啊，村里就咱们家有，你说该怎么办？五月说，那就每家一只。六月心里一抓，那要十几只啊。爹摇了摇头说，一只怎么能够送人。五月说那就两只。六月说一只行了。爹说六月这就小气了，一只让他们怎么分？有些人家有几个小孩呢。六月小声说，谁让他们不栽，咱们家树上结的，给他们一只都不错了。爹说是吗？这梨树名义上是咱们家的，但又不是咱们家的。六月要说话，被爹阻止。爹接着说，这一个梨树要长成，需要阳光，地力，水等等。阳光不是咱们家的吧？水不是咱们家的吧？就算阳光是照到我们院里的，水是下到我们院里的，可是当初的那个树种呢？既不是爹

造的，也不是娘造的，说白了，压根就不是人造的。六月问，那是谁造的呢？爹说你说呢？这是第一个不能独占的道理。第二，这任何东西，大家分享才有味道，比如，你娘给你做了一件花棉袄，你穿上的第一个想法是啥呢？是让别人看见。这梨也同样，大家一起吃，就有味道，再说，你吃一只是梨的味道，吃两只还是梨的味道嘛，既然都是梨的味道，还不如让大家都尝尝，你说呢？六月的嘴还是嘟着。爹说，如果你还想不通，你就想想那梨树，这八十七只梨都是它辛辛苦苦结出来的，可是它自己又吃掉多少呢？

六月被爹的话一怔，只觉得心里有无数的窗户一下子被爹打开了，平时再平常不过的梨树一下子高大起来。六月说那送几只呢？爹说，不是让你们算了吗？每家五只，十二户人家，六十只，还余二十五只，给你姐留十只。当爹说到姐时，五月和六月心里惭愧了一下，他们都忘了，爹却没有忘。爹接着说，然后还有十五只，是咱们的，你们看爹的这道算术题做得咋样？五月和六月面面相觑。爹说，如果没有不同意见，你们二人就赶快去送。但二人却迟迟不肯动身。爹笑着说，还想不通？六月看看五月，五月看看六月。最后，六月说，爹你还是再数一遍吧。爹说你们不是数过了吗？六月说，我数了八十五，我姐说她数了八十四。然后立即用目光把五月的嘴堵住。五月会意，掩了嘴笑。爹就数。五月和六月的心就咚咚咚直跳。爹小心地把梨数完，赏识地看了一眼六月，说，我们六月看来是个学算术的料子，没错，就是八十五。六月和五月就整个变成一对惊讶。

装了梨的绣花挎包有些沉，六月先要自己背，但背到身上发现迈不开步子，只好交给五月。不知为何，六月看着背了梨的五月像是一个梨树。六月把这一发现告诉五月。五月说，如果是梨树才好呢，春天可以开那么漂亮的花，秋天可以下那么多果子。六月说，看把你美的，那你变成梨树啊。五月说，如果我变成梨树，你就做我树上的梨吧？六月被五月的话惊了一下，是啊，假如自己也是一只梨呢？那今天是该留在自己家里，还是送给别人家呢？假如送给别人家，他该在谁家留下来呢？杏花家吧，留在杏花家让杏花吃掉吧。吃掉不就没了？就有一只梨在杏花的手里，一块一块少着，最后只剩一个核了。六月看见，杏花最后干脆把那核都吃下去了。六月的旅行就开始了，他先碰到的是杏花的白牙，然后是肚子，穿着红花肚兜的肚子，然后是肠子，花花肠子。不多时，杏花的肚皮上就长出一棵梨树，开白花，散香气，招蜂引蝶。那还不如让五月吃了呢，那树就可以长在自己家，长在自己家炕头上，一树的梨，平时他躺在被窝里一伸手就可以摘到它。

汪汪汪。听见狗叫，杏花从院里跑出来，抱了狗的头，示意五月

六月进门。五月六月用目光把花狗批判了一通，迅速地进门。杏花娘已经揭起上房门上的花门帘。五月六月亲戚一样进门，却没有上炕。五月把身子一扭，六月从包里往出掏梨。杏花娘说，你爹呢？六月说在家呢。杏花娘有些意外地说，啊，他是提前培养掌柜的啊？五月说，对，我爹说，等杏花一进门，他就把掌柜的交给六月。六月的脸就红了，庄严了神情，一只一只往出掏梨。往出掏第三只时，杏花进来了。六月看见，眼前的杏花就像一只梨。

行了行了。杏花娘过来把挎包口子系上了。六月说，我爹说每家五只，放不够他会生气的。杏花娘说，你爹也真是，就一棵梨树，能结多少呢，全贡献了。但六月还是坚持又掏出两只，然后告别。不想杏花娘却让他们等等，说着，快步出门。五月六月要走，被杏花拦在门口。不多时，杏花娘端了一碗花红过来。五月六月推辞着，杏花娘不由分说，解开五月身上的挎包，倒在里面，说，这是讲究。

五月六月没有想到，往出走时挎包是满的，往回走时更满。二人汇报战果似的往面板上掏着战利品，一边掏一边给娘做解说，这番瓜是谁家的，这花红是谁家的。说实话，往出走时，他们的心里多少有些舍不得。这一树梨可是他俩看着长大的，从豌豆那么大一点儿直到现在的样子。现在，他们却要把它们送到别人家去，不由人心里酸酸的。但当把六十只梨送到十二户人家，看到伯伯婶婶们的感激，听到他们的夸奖，特别是当他们想方设法从家里搜寻着给他们姐弟俩装各种好吃的东西时，他们就为出门时的小气惭愧，心里暗暗升起对爹的佩服。现在，厨房面板上少了六十只梨，却多了数不清的番瓜、茭瓜、苹果、花红、玉米等等。阳光从窗户里照进来，落在这些瓜果和秋田上，有一种别样的味道。六月蹲在灶门前，细细地打量着这些物儿，思绪像房檐上的燕子一样翻飞。真是有意思，自家的梨到了别人家，别人家的东西到了自己家。原来这个“自己”和“别人”是可以变换的。六月突然想起爹的那句话，阳光不是我们家的吧，水不是我们家的吧？那阳光是谁家的？水是谁家的？

六月去上房找爹，爹不在。就到后院去问娘。正赶上娘挑了水往回走。五月提着一篮子麦秸秆，看来要下长面吃了。每次要下长面时，娘就要姐从草垛上撕些麦秸来。娘说麦秸火硬，好下面。真是有意思，长面是小麦磨的白面做的，而下长面却要麦秸，这不是自家人烧自家人嘛。上次帮娘烧火时，他想到这个问题，给娘一说，差点把娘笑死。娘从笑里出来，说，这个烧不是很厚道嘛，麦秸让麦穗在它身上长成，最后还要把它烧熟，这麦秸真是够厚道的，最后自己落了个啥呢？可是麦秸为啥不直接烧长面，而要隔着一个锅，锅里还要有水？正在切面的娘像是被谁掐了一把似的，停下手里的刀，回头看六

月。说，你的个小脑瓜里怎么这么多稀奇古怪？六月说本来嘛。娘跟它们打了一辈子交道，都没有想到这个问题，你往灶门上一坐，问题就比娘刀下的长面还多。六月说本来嘛。娘说，不过这还真是一个问题，那你告诉娘，为啥不直接用麦秸烧长面，而非要有一个锅，锅里还要有水呢？老天爷就造了这么一个理儿。六月学着娘的口气说。娘被六月惹笑了。平时，每当六月向娘问一些不好回答的问题时，娘就说，老天爷就造了这么一个理儿，要问，你问老天爷去。但六月还是想知道个究竟。就去问爹。爹想了想说，这锅里面是水，锅外面是火，中间是铁，而锅里下的面条是从土里长出来的，可以看作土，麦秸是木，你看看，这不是金木水火土都全了吗？而只有金木水火土全时，我们才能吃到美味，一顿饭是这么做熟的，一个人也是这么成熟的。六月觉得爹的话里有话，却不能明确，但觉得爹毕竟让他把一个混沌的问题分成了渠渠道道儿，心里又给爹加了一个佩服。

但今天六月没有跟了娘去烧火，六月独自去了井边。六月趴在井边，伸长脖子往井里看。他想看看这水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井里没有答案，只有一个六月。原来水就是他啊。那知道了他是谁造的，不就知道了水是谁造的吗？六月立即跑回家，问娘，我是谁造的呢？不想一句话把娘的腰给问折了。六月看见娘被自己的一句话拦腰一刀砍倒了，就像爹一刀把一秆玉米砍倒一样。五月见娘捂了肚子蹲在地上，急问娘怎么了？一个劲地在娘背上拍。六月见状，忙出去叫爹。爹正好从大门里进来。六月一把拉了爹就往厨房跑。爹问咋回事，六月不说话，只是拉了爹快跑。爹到厨房，见娘蹲在地上笑。六月才知娘又是假死，出了一口长气。过了好半天，娘才缓过气来，说，你也不管管你这个儿，我迟早就被这个下家笑死了。爹看六月。六月有点莫名其妙，觉得这个问题没什么好笑的啊。

吃过午饭，爹和娘要上地。六月说过八月十五还上地啊。爹说，土豆也想回家过八月十五呢。六月一愣，心想爹说得对。娘说，这是老古时传下来的，八月十五之前，所有的庄稼都要上场呢。六月问为啥呢？娘说，问你爹吧。六月看爹，爹已经扛了锄往出走了。六月没有去问爹，六月在想，大过节的，还要上地，多扫兴啊。又一想，大过节的，土豆却在山上，冷清清的，的确让人心里有些不忍。

爹和娘挖着，五月和六月捡着。五月和六月表现出从未有过的干劲，他们恨不得爹和娘一锄下去，把剩下的土豆全挖完，好早点回家过节。突然，娘停了锄说，你姐和你姐夫来了。五月和六月向山头一望，果然过来两个人。六月和五月就跑到山口去迎。真是姐和姐夫。突如其来的亲切像山口的风一样快要把五月和六月的小身子吹斜了。二人从姐夫手里接过包。五月背了大的，六月背了小的，向土豆地里

走去。姐问五月和六月怎么知道他们来了？六月抢先说我有千里眼。五月说听他骗人，是娘先看见的。五月要看外甥，姐说等过了风口。过了风口，姐把被子揭开，小外甥的脸露出来，就像一个刚出锅的白面馒头。六月要抱，可是到了怀里却发现自己的胳膊不够用，只好还给姐。

到了地里，爹和娘停下手中的活，娘拍拍身上的土，接过姐怀里的外孙，眼睛都冒水了。爹给姐夫旱烟袋，姐夫接过，抓了一撮烟叶，先给爹卷了一支，然后给自己卷了一支，点火抽着。爹问两个老人身子骨都硬朗吧？姐夫说还都硬朗。爹说，形式上分开过了，但心里不能分，平时要跑勤些，人老了容易恓惶呢。姐夫说，一直按您说的做着呢。说着，掏出一板水烟，给爹，这是他爷爷给带的。爹接过，拿到鼻子前闻闻，看着姐夫说，现在还哪里来的这好东西？姐夫说，一个南里的老伙计正月里来看他时给他送了两板，他给你留了一板。爹的目光就稠住了。六月看着，有些不解。接着，爹问姐夫土豆挖完了吗？姐夫说挖完了。高粱割倒了吗？割倒了。比去年好一些吧？好一些。老院里呢？也挖完了，割倒了，昨天我们两口子过去把剩下的一些帮着挖了。爹欣赏地看了姐夫一眼，说，好，好。

六月吃不透这些话里的意义，却喜欢听。

娘要收拾了回家。姐夫说不多了，挖完吧。大姐说，就是，不多了，挖完让土豆也回家过八月十五。六月转身，大姐正在给外甥幸福喂奶。六月吃惊地发现，大姐手里的那个奶子就像一个白梨。

姐夫和爹开始挖起来，娘要起身捡，被大姐拉住，大姐把幸福从奶子上拽下来，交给娘，上前换了爹，爹就和五月六月捡。不一会儿，就把剩下的半块土豆挖完了。姐夫拉了架子车，五月和六月在后面推着，爹、娘和大姐在后面跟着，回家，那种感觉，真是美极了。

一家人坐在上房炕上吃长面。吃第二碗时，六月看了一眼五月。五月往嘴里捞着长面，目光却在姐夫拿来的西瓜上。六月看见，五月的目光里有无数个舌头在动呢。六月的目光就直接变成无数个牙。但六月马上想起娘说过只要是别人没有允许的东西，占了都算是偷，就把那些牙咽到肚子里，专心地吃长面。这时，一个问题出现在他的脑瓜里，切开的西瓜还是西瓜吗？五月说，当然是啊。六月说，那为啥要切开？五月说，只有切开才能吃啊。六月说，你女婿到时也把你切开吃吗？五月一怔，板起脸，你怎么说这么流氓的话？六月说，谁流氓，娘不是说男人把女人追到手叫“吃情”吗？五月说，那叫“痴情”，我的瓜蛋。六月说我觉得就是“吃情”。惹得大家笑得差点没把饭吃到鼻子里去。

吃完长面，爹就催姐夫和姐回家。娘说，大老远的来了。爹说，幸福二叔在外边上学，那边老院里只有老两口和一个小丫头。娘说，那就让他姐夫回去，让四月浪两天。爹没有反对。娘就到厨房给姐夫装了一大包东西提过来。姐夫说太多了，他背不动。娘说，一半是给老院里的。爹一脸的满意，笑着，手里举着一块砖茶。姐夫说他爷爷喝的茶有呢。爹说，有是他的有，这是我的一点心意。姐夫也就没有推辞，装在包里了。

一家人就送姐夫到村口。

这让五月和六月倍觉遗憾。好在姐和外甥最终留了下来。姐将外甥交给他俩带着，帮娘到厨房烙月饼。不一会儿，就有麦面的味道，蜂蜜的味道，清油的味道，花生的味道，核桃的味道从厨房门里出来。五月和六月觉得，八月十五正式开始了。

夜色大幕一样落下来，爹咳嗽了一声，上房里的灯就亮了。但五月和六月仍然不愿意进屋，沉浸在香喷喷的夜色里。天上的繁星一点点地亮起来，如同一个个从远方归来的小人儿，又像一个个从梦里睁开的眼睛。你说，瓜有眼睛吗？六月问。五月说当然没有。六月问为啥就没有？五月又说，其实有呢，只是我们看不见。就有无数的眼睛在六月的肚子里同时睁开了。六月觉得肚子里一片光亮，就像星空。六月看着这个星空，突然觉得有些害怕，他们居然要把这么多看不见的眼睛吃到肚里去。最后，肚里就是一个眼睛的世界。但瓜分明是圆的，它的眼睛长在什么地方呢？如果它有眼睛，那么它的鼻子呢，嘴呢，屁股呢？嗨，六月被自己的想法惹笑了。五月问他笑啥呢？六月说，我在想瓜的嘴该是个啥样儿。五月说，是啊，瓜的嘴该是个啥样儿呢？它每天都吃些啥东西呢？六月定睛瞅了一会儿五月，说，苦。五月不解地问，啥？苦？六月说，娘不是说，吃得苦中苦，方得甜中甜嘛。五月先是一愣，然后捂着嘴咳咳咳地笑起来，报蛋的小母鸡似的。六月说小心吓着幸福。五月的笑声就噌地一声断了。五月噎了一下，又一下，刹住车，不好意思地看着怀里的幸福。

月亮就从幸福的黑眼仁里升起来了。六月飞速跑到上房，把早已准备好的供桌抱到院里。像是商量好似的，大姐让六月沐过手脸到厨房端供品。六月一丈子跳到上房里，爹已经在炉子上给他把水温好了。他几下子洗过手脸，转身飞到厨房。大姐已经把供品准备好了。六月怀着无比的神圣感把供品盘子端到院里。爹已经把香炉摆在供桌上了。

供献开始。供桌上有五谷、瓜果、净水，有热气腾腾的月饼，有姐夫拿来的水烟，还有月光，西瓜瓤一样的月光。

爹点燃一炷香，插在香炉里，说：

日月无声，昼夜放光

天地不语，万物生长

桃李无言，下自成蹊

君子盛德，耕耘无声

如来境界，无有边际

有情众生，知泽知惠

谨具牺牲，顶香奉献

聊表寸心，伏请尚飨

接着说了一串神仙的名字，六月听清楚的有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有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大帝，有北斗七星、九天圣母、四海龙王，有日神、月神、山神、土神、风神、雨神、谷神、灶神。然后报了自己的名字，念念有词了一番，最后号召大家磕头。他们就跟着磕。平时再寻常不过的院子，现在一下子神秘起来，六月的额头一落在上面，就有团团仙气直往脑门里钻。

然后，一家人静静地坐在院台上赏月。

三缕香烟信使一样向天上飘去，直飘进月神的鼻孔里了。月神抽了抽鼻子，低头向下界看了一眼，开始下凡。六月听见月神说，我们先去六月家吧。众神听令，齐向六月家而来。月神在空中行走的声音悄无声息又惊天动地。不一会儿，院子里就落满了五颜六色的神仙，堆满了他们带来的吉祥和如意、心想和事成、风调和雨顺、五谷和丰登、幸福和平安。

一炷香着完时，众神离去。五月和六月跪在供桌前磕了三个头，把仙气袅袅的供品搬运到上房。按惯例，当晚享用西瓜，其他供品按人头分发。五月和六月抢着给爹、娘和大姐递瓜，神情沉稳，其实口水已经把舌头淹过了。爹和娘只吃了两牙就不吃了。大姐不停地把瓜牙吃出一个尖儿，喂进幸福嘴里，让五月和六月看着很着急，但大姐却是一脸的耐心和欢心。

盘子里剩下最后三牙瓜时，六月把一牙放在大姐的面前，他和五

月每人拿了一牙，出去坐在院台上，就着月光慢慢地品。你说我手里的瓜和你手里的瓜有啥不同呢？六月突然问五月。五月有点生气地说，人家正在品味呢，被你个扫帚星破坏了。六月没有在意五月的生气，接着说，一个西瓜能分成这么多牙儿，一个人怎么就不能分成这么多牙儿呢？五月睁大了眼睛，说，怪死了，人分成牙儿不就死了吗？六月说，那西瓜分成牙儿也是死了？五月一怔，心想原来我们这是在吃着西瓜的“死”，可是它明明是甜的，难道“死”是一种甜？或者说只有死了才能甜？

最后一牙西瓜在五月和六月的手里变成一张纸时，六月说，你说甜现在还在吗？五月说，不在了。六月说我觉得还在呢，如果不在，你怎么能够知道它不在了？五月不懂六月的意思，一脸茫然地看着他。过了会儿，说，你的意思是，只要知道，就永远在吗？六月点了点头，却有点不彻底。接着说，再说，这一想，不是心里还有一个甜吗？既然一想它就在，我们为啥不想，还要吃呢？五月说是啊，假如一想就能够饱，我们就不需要种地了。六月说，可是我们大多时候吃东西不是为了饱。五月的脑门上就透进一束月光，直把她的心房照亮了。对啊，就像我们刚才吃西瓜，就不是为了饱，而是为了甜，人怎么就这么喜欢甜呢？

爹叫六月。六月进屋，爹说今年你给咱们主持分供品吧。六月就分，六月的目光在大家脸上扫上一圈，眼珠子一转，分掉一样，扫上一圈，眼珠子一转，分掉一样。最后分梨，十五只梨，每人三只不够，两只余出三只，六月就拉过五月，在五月耳边悄悄说了几句，五月赞同地点了点头。剩下的三只梨就到了爹、娘和姐面前。那多出的三只梨就在爹的脸上开了花。知道今晚的月光为啥这么亮吗？爹问。五月和六月问为啥。爹说，就是因为我们五月六月的公道啊，孝心啊。说着，从他的份儿里拿出两只梨，两只花红，两个月饼，分别放到五月和六月的份儿里。这是爹对你们的奖励。娘和大姐跟着拿，五月和六月坚决不要。那娘就替你们存着。娘说。大姐说，看来我们六月长大当官，一定是个清官。六月问啥叫清官？大姐说，就像你刚才这样分梨。六月说，那五月呢？大姐说，五月当然是清官姐啦。

分完供品，一家人坐在炕上继续赏月。赏了一会儿，娘说天凉，会凉着幸福的。说着把窗子关上了。五月和六月不愿意就此结束八月十五。他们先到后院看了看梨树，再到大门上看了看榆树，再到牛圈里看了看大黄，再到羊圈看了看绵绵，还是不愿意回屋，就并排坐在院台上，撑着下巴，静静地看着月上中天。哎哟妈，五月叫了一声。六月一看，原来是小花猫从窗子里跳出来，蹲在他们两个中间，瞅瞅五月，又瞅瞅六月。六月无比亲切地在猫背上抚了一下，猫就顺势在

他和五月的腿侧卧下来。

六月的目光再次回到月宫，六月看见，月神吃完东家吃西家，吃完赵家吃李家，直把个大肚子撑得像个铜锣了。这不，玉兔正给他扫炕呢，嫦娥正给他稳枕呢。天上的这家人真是够幸福的，点灯不用油，耕地不用牛，吃饭不用愁。可是，我怎么没有看见他老人家动一口西瓜呢？莫非一个西瓜可以被吃两次？或者无数次？既然月神吃完他们还能吃，那他们吃完，那西瓜还应该在的，还有一种什么人在接着吃？六月的眼前就出现了五花八门的各种各样的人儿，嘁哩喀喳地吃着已经被他们吃掉的那个西瓜，嗨嗨，一个西瓜上结着这么多嘴。

六月的问题又来了，你说我们两个吃的西瓜是一样的吗？

五月说当然啊。

一样的怎么有的进了你的肚子里，有的进了我的肚子里。

那就不一样。

不一样为啥在一个瓜上？

那你说你和我是一样的吗？

当然不一样。

不一样怎么都在一个家里？

在一个家里就是一样的吗？

当然啊。

那你说这个家里既有人，还有牛，还有羊，还有鸡，还有猫，难道我们都是一样的？

是啊，这个家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怎么里面既有人，又有牛，又有羊呢？他们和这些牛、羊，还有鸡、猫、燕子，该是一种啥关系呢？说大家是独立的，又在一个家里，说在一个家里，大家却是独立的，而且，大姐当初也在这个家里，长大后却不是了，但她又能回来，那就是说大姐现在有两个家。大姐为啥非要嫁人呢？为啥女孩子一长大就要嫁人呢？一想到自己将来也要像大姐那样嫁人，走出这个家，五月的心里一下子难过得要死。五月想到了她和六月送出去的那些梨，也许送出去的都是女梨，留在家里的都是男梨。这样一想，眼

前的六月就透出一股主人味儿，亲戚味儿。嗨嗨，原来她和六月是亲戚呢。总算还是亲戚。五月想。

姐夫这会儿该干啥呢？六月问。五月说，肯定也在赏月呢。六月说，你说这月亮咋这么日能，天上只有一个它，却能照到万家来。五月说，那是因为他在天上。六月说，看来，我们得想办法到天上。五月说，那你得变成鸟。六月说，爹说过鸟飞的那个天其实并不是天，真正的天是人的心。五月说，那月亮在的那个天呢？难道是一个人的心？假如那是一个人的心，那个人该有多大呢？六月想了半天，也想不出来那个人到底有多大。

夜深了，五月和六月关了大门，准备回屋睡觉。就在这时，六月看见了一个月亮小子。姐你看，月亮在喝水哩。五月顺着六月的手指看去，院台上的小花碗里果然有一个月亮仔儿。那是娘今天给燕子新换的水碗。二人兴奋得不知道如何是好。突然，六月扔下五月飞速向厨房里跑去。五月问六月去干吗？六月说到时你就知道了。转眼间抱了一摞碗过来。五月会意，到上房提了水壶出来。六月说，爹说供月要天麻麻亮从井里打的第一桶水。五月就又跑到厨房，把锅台上爹天麻麻亮打来的专门供月的半瓦盆清水端来。

五月和六月发现，只有水安静下来，月亮才会出现。五月和六月还发现，只要有多少碗，就会有多少月亮。六月觉得这些道理太大了，也太厚了，厚得让他想不透。原来月亮是掌握在他们自己手里的。六月说，只可惜，再没有碗了，假如我们家有一千口碗就好了。五月说，够了，娘说做任何事够了就行，多了，就是贪了，贪了要招魔的。六月想想也是。二人就蹲在桌前，静静地守候着被他们养在水里的月亮之鱼。谁会想到，这平时高高在上的月亮，现在却离他们如此之近。

六月说，我们该叫爹、娘和大姐一起来看。五月说，他们早睡了，你看，灯都灭了。六月的心里就生出一个遗憾。六月在想，对于爹、娘和大姐来说，这些月亮，这些美得人骨头痒的月亮还存在吗？天上的嫦娥就笑了，嫦娥给吴刚说，你看那两个小家伙在生产月亮呢。吴刚说，对，地上的人都喜欢种，他们在往水里种月亮呢。嫦娥说，那就多给些月亮种子给他们，让他们种个够。吴刚就把手里的篮子一倾，就有铺天盖地的月亮种子撒下来，在五月六月心里哗地变成一千个湖泊，亮晶晶的水面上，开满了荷花一样的月亮。五月六月终于相信了爹的那句话，鸟飞的那个天不是真正的天，真正的天堂在心里。

要说，他们才是真正的月亮种子呢。嫦娥说。

你说啥？六月问五月。五月说，我没有说啥啊。六月说，我明明听见你在说。五月把眼睛睁得像圆月一样，说，真的？六月说真的。五月说，莫非是月亮在说？六月就动摇了，也许真是月亮在说？假如是，他在说啥呢？

五月说变就变，六月跟着。五月说她要开花了，说着，哗的一声，把天都开白了。六月说他要结果了，说着，刷地一声，把地都压沉了。一村的小子仰着小脑袋咽着口水看着他们，等着八月十五的到来。八月十五就来了。化心梨的香味河水一样在村里流淌。他和五月在河水的这头，爹和娘在河水的那头，大姐、姐夫和幸福在船上。六月想乘船，却怎么也拔不动腿。原来他的根在大地上。六月用力一拔，就从地底拔出一个大西瓜，一个比天还大的西瓜。六月就把上船的事给忘了。六月在找刀。刀就来了。一把比电影布景还大的刀，从空中呼啸而来。接着，他看到了无数像他和五月一样的手，拿过分开的西瓜牙，向一个个嘴里送。接下来，他就到了一个大得无法想象的肚子里。五月喊他出来。他说，找不见门啊。五月说你怎么进去的就怎么出来啊。六月想自己是怎么进来的呢？从肠子里进来的。他就从肠子里往出爬。接下来呢？当然是一个人的肚。再下来呢？当然是一个人的嘴。再下来呢？当然是一个的手。再下来呢？当然是那把刀，明晃晃的。六月想看清楚拿刀的那个人，不想怎么也看不见。最后，他发现那人就在他看不见的地方。

六月被吓醒。看姐，姐还在梦中。

六月从未有过地感到醒着的美好。

那是一种比甜还甜的味道。

他想立即告诉五月，但五月睡得正香呢，不忍心叫她。犹豫之间，舌头醒来了。舌头告诉他，六月想吃西瓜了。他知道，那是明年的中秋。

没有瓜还有梨啊。六月揭开被头，拿出分给他的三只梨，却拿不准主意先吃哪一只。最后哪一只都没有舍得吃。送给乡亲的那些呢？肯定已经被他们消灭了。一想到被他和五月亲手送出去的六十只梨已光荣牺牲，六月的眼泪就出来了。

六月真是既伤心又感动。

2007年4月27日初草

2008年2月28日改定

大年

父亲挑水回来，明明和亮亮已经把炉子生着，把茶罐架上了。父亲笑着在他们每个人的头上抚了一下。明明说，今年早点写，争取到中午写完。亮亮说，中午晚了。明明说，对，中午以前。父亲说，那你们就赶快准备纸墨。明明和亮亮齐声说了一句戏词：高台已筑就，单等东南风。惹得父亲笑起来。父亲看了一眼后炕，他们果然已经把要准备的都准备好了。炕桌上放着碟子，碟子里倒了墨汁，墨汁里泡着毛笔，大红纸也裁好了。父亲说，明明和亮亮到底是长大了，今年的字就你们写吧。明明搓搓手，笑笑；亮亮挠挠耳朵，笑笑。父亲说，那样的话，爹就单等着过年了。明明说我们明年开写字课。父亲说晚了，我像你们这么大时，都拿毛笔给人写状子了。明明说那时没有钢笔嘛。父亲说也有，可是你爷爷不让用。亮亮说那么现在呢，现在老师咋让用？父亲说现在的人都图个快么。父亲见明明和亮亮站在地上不停地搓手，就让他们先到炕上暖着。可是明明和亮亮都说他们不冻。说着，明明给炉子里添了一块木炭。亮亮歪了头撅着嘴从炉眼里往进吹气，吹得木炭叭叭响。父亲看着，心里涌起一股温暖。就给明明说，就按你们的意思，今年我们过个早年。明明说可是你还没有喝茶呢。父亲说等开了再喝。亮亮就虎地一下跳到炕上，压了纸的天头，等父亲开写。父亲提起毛笔，一时记不起对联。明明说："天增日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父亲欣赏地看了明明一眼，明明的脸上是一句话：把这算什么，小事一桩。父亲开写。明明和亮亮跟着毛笔念：天，增，日，月，人，增，寿。

几乎在父亲毛笔离纸的同时，明明已经把对联接过，顺墙放到地上。从明明能记事起，全村的对联都是父亲写，年三十写一整天，直写到天麻麻黑，还写不完。一些活忙不过来，母亲就嚷，父亲一不耐烦，就吵起来。让他们感到扫兴不说，更重要的是，把半个子年都给占去了。别人家都在吃年饭了，他们才忙着贴对联，请三代。今年明明和亮亮决定早早地动手，争取正儿八经地过个年。

明明接过"春满乾坤福满门"往地上放时，亮亮抢先说："向阳门几春藏在，积善之家庆有余。"明明大笑，然后纠正说是"门第"，不是"门几"。亮亮说就是"门几"么。明明说"门第"。亮亮说"门几"。这时，父亲已经把"第"写在纸上。明明说你看是哪个字。亮亮说我说的就是这个字。父亲笑笑说，你们两人都对，是亮亮没有把字咬清楚。明明说"常"也念成"藏"了。父亲说亮亮也出息了，去年写的对联，今年还记着，上学肯定是个好学生。明明说亮亮还记下哪一句？亮亮想了想说，还有"三阳开泰从几（第）起"。明明问，下一句呢？亮亮咬

了嘴唇想，没有想起来。是个啥呢？刚才还记着呢。明明说算了吧，刚才还记着呢，咋就这时记不起来了。亮亮说就是么，刚才还记着呢，都怪腊月八吃了糊心饭。明明说那是封建迷信，咱们都吃了，可是我咋能记着呢？亮亮说那你说是啥？“五福临门自天来”，明明拨算盘珠子似的飞快地说。可是亮亮还是从“自天来”跟上了。明明暗暗吃惊亮亮的记性。这时，父亲哎哟了一声，提了笔看着对联。明明就知道父亲把字写错了。看时，父亲果然把“在”写成了“来”。明明念了一遍“向阳门第春常来”，说，可以的。父亲没有肯定，也没有反对，又看了一会儿，说，通是通，可是别扭。明明说只要通了就行。父亲说，不行，别人看了要笑话的，尤其是你舅舅。明明说我舅舅说今年不来，堆堆要来呢。说着，拿了对联去地上放了。父亲说堆堆也识字呢。亮亮说要不重写吧。父亲说那不白白地把一绺纸浪费了。亮亮说要不等一会给别人家。父亲说，那不行，怎么能把一个错对联给别人家呢，亮亮你这点不好，说着，写下“积”字。亮亮说那就给瓜（傻）子家，反正他家没人去。不想父亲陡地停了笔，定了神看亮亮。明明知道父亲生气了，忙说，我给我妈说了，今年过年咱们争取不吵嘴。明明的提醒见了效，父亲把刚才端得很硬的架子放下来，一边写“善”字，一边给亮亮说，正因为是瓜子家，就更不能给他们，知道吗？明明和亮亮不知道，却屈从地点了点头。父亲说，只有小人才欺负瓜子，知道吗？明明和亮亮又点了点头。明明说亮亮年一过就长大了。父亲说我说的小人，不是没长大的人，而是那种品德不好的人，有些人即使活到一百岁，也是小人，知道吗？明明看见亮亮的脸色一时转不过来，就接着刚才的话题说，堆堆肯定不看，堆堆只爱耍枪。明明说这话时，父亲的笔落在“家”字上。父亲好像没有听到明明说的话，而在端详那几个字，在里面寻找什么似的。明明和亮亮突然觉得这对联不单单是对联，就不再多说话，只是默默地配合着父亲，父亲写完一个字，亮亮把纸往前拽一下，写完一个字，把纸往前拽一下。写最后一个字时，明明已经右手把天头拿在手里，左手等着地角了。

茶开了。明明迅速提起茶罐，悄悄地倒在茶杯里。他想等再开一罐，倒在一起再叫父亲喝。可是父亲却像长着后眼似的，把手伸到后面来。明明就把一块馍馍塞在父亲手里，可是父亲长时间地不肯接受。明明无奈，只好把茶杯给父亲。父亲接过茶杯，手里的毛笔果然就停下来。父亲放下毛笔，直起腰喝了一口茶。父亲的茶罐很小，一罐茶完全可以一口喝完，可是父亲却把它喝成了马拉松，好像端在手里的不是一杯茶，而是长江黄河。明明和亮亮就急得抓耳挠腮。

姑父，起来了吗？是忙生的声音。他们已经来了！明明急得差点要尿裤子了。忙生一来，地生就会来，地生一来，免生肯定跟着，免生之后还有新院，得院，等等。而他们一来，父亲就会放下自家的给

他们写。等给他们写完，天就黑了。父亲果然放下自家的，给忙生写。忙生把裁好的对联往炕桌上一放，让明明和亮亮压着，他自己则坐在茶炉旁边吹火喝茶：把人忙的，连吃口馍馍的时间都没有。说着，一连往炉子里架了三块木炭，噗噗噗几下把火吹旺。父亲让亮亮去厨房里看馍馍熟了没有，给忙生端些。亮亮奇怪，平时忙生来时，父亲从来不让吃让喝的，今天怎么就客气起来了。到厨房里，母亲正把锅盖揭开，一锅的白面馒头气腾腾地冲他笑。亮亮的口水都要下来了。伸手拿时，被母亲挡住。母亲说灶爷前还没有献呢，大门上还没有泼散呢。说着，向碟子里抓了三个，放在锅后面。亮亮说灶爷还没有贴上呢。母亲说贴不贴心里要有呢。亮亮想，灶爷本来是一张纸么，怎么能在心里有呢。接着，母亲拿起一个馒头掐了几小块，让亮亮去大门上泼散。曾听母亲说过年时有许多无家可归的游魂野鬼会凑到村里来，怪可怜的，就给他们散一些，毕竟在过年嘛。这样想时，亮亮觉得五花八门的游魂野鬼像队伍一样排在大门口。亮亮把手里的馍馍又往小里分了一下，反手向门两边扔去，然后迅速地跑回厨房。母亲正把馒头往簸箕里拾。亮亮向母亲脸上看了一下，母亲就拿了一个小些的给亮亮。亮亮掌在手里看着，一时不忍心下口，直到口水把嘴皮打湿。母亲说你怎么不吃，一年到头了。亮亮说一年到头了，你也吃一个吧。母亲说我的肚子里现在全是馒头气。母亲又问，明明呢？亮亮才记起自己是父亲差来端馒头的，就压低声音给母亲说，忙生来了。母亲问，领改娃着吗？亮亮说没有。母亲说着，拾了几个馒头让亮亮端过去。亮亮想不通母亲为什么和父亲一样开舍，就说，等下一锅吧，下一锅黑面的出来再端吧。母亲说要端就端白面的么，过年呢，咋能给人家端黑面的呢？亮亮说那就拾几个小些的吧。母亲说，说不定人家不吃呢，端去吧。亮亮就只好端去。亮亮一面向忙生跟前走，一面向忙生脸上看着。亮亮看见忙生两眼放了一下光，就像是村长家的拖拉机发动着了，嗵嗵嗵地在亮亮心里响。接着亮亮看到忙生的脸上全是嘴，至少有一百张。亮亮还没有把馒头放到炕头上，忙生就伸手抓了一个，左看看，右看看，说姑父你明年怕是要发财了，你看这面起的，向你开口笑呢。父亲说，借你吉言。明明闻声回过头来，见亮亮的目光在忙生手上定着，就说亮亮该你压纸了。

亮亮的心里痛了一下，忙生开口了。亮亮说，爹你今早也没有吃呢，明明你也没有吃呢。亮亮想，他一共端了三个馒头，如果父亲和明明一人拿一个，碟子里就没有了，忙生再想吃，也没有了。可是父亲却不肯放下笔。忙生就要把那个馒头吃完时，亮亮出去了一下。然后进来说，我听见你们改娃喊你呢。忙生说，是吗，我咋没有听见。亮亮说家里当然听不见。忙生说，你去给他说，就说我在这里呢。亮亮说我说了，可是今天吹的是南风，他听不见。忙生就出去看。忙生刚一出去，亮亮就给明明说，快吃快吃，娘一共蒸了三十个白面馒

头，你再不吃，过一会就没有你的了。明明觉得亮亮说的有道理，给父亲说，爹吃些再写吧。父亲说你们先吃吧。这时，亮亮已经把碟子里剩下的那个馒头擎在父亲面前了。可是父亲并没有表现出他想象的那样高兴，反而说，你们这样不好，大过年的，怎么能把碟子腾空呢？亮亮说还没有过呢，明天才过呢。父亲有点生气地说，把纸压好。

忙生又回来了，说亮亮这碎■咋哄人呢。亮亮说谁哄你了？忙生说改娃还在睡觉呢。亮亮说我明明听见他喊你呢。忙生就盯了亮亮看，直看得眼珠子都要暴出来。父亲又停下笔，狠狠地看亮亮。明明见状，说我也听见谁喊你了，如果不是改娃，就是别人。说着，替亮亮压了纸，同时偷偷地捅了亮亮一下。亮亮会意，从父亲的视野中走开。亮亮很气，真想把碟子端走，可又不敢。无奈，就盯了忙生看。可忙生却像没有那么回事似的，继续吹火喝茶。这让亮亮不可忍受。亮亮把嘴皮松了一下，放出些声音来，希望忙生能够招茬。不想忙生的耳朵像驴毛塞着似的。更气人的是，忙生竟然端起碟子，去了厨房里。亮亮跟着，嘴皮又松开一些，你是寻着吃来了么，还写啥对联呢。可是忙生还是没有听见。忙生到了厨房里，给母亲说，姑姑，年做好了么。母亲说好了。忙生揭起衣服下摆，捉虱子似的从腰里掏出五角钱给母亲，我提前来把你看一下，初一我就不来了，我和别人走不到一块。母亲推让着，不拿那五角钱。亮亮对忙生的印象一下子改正过来，同时在心里为母亲急着，你就拿上，怎么不拿呢。母亲硬是不拿。忙生就生气了，你不拿这五角钱，就是看不起侄儿。母亲说，你个碎■胡说个啥呢。如果你看得起侄儿，就拿上，现在侄儿没有多的，等将来侄儿日子过好了……母亲说好着呢，和过去比起来，现在好着呢，这五角钱你拿回去，就当我给改娃的，让他上学买本子吧。忙生说本子有呢，上次扶贫队送来的还没用完呢。亮亮想，忙生怎么不把那五角钱给他呢，他替母亲拿着不是一样吗？可是忙生坚持着要母亲把那五角钱拿上。最后忙生竟然无礼到自己动手揭起母亲的上衣襟子，把那五角钱装在母亲棉袄口袋里。忙生把手抽出来，手里的钱没有了。可是亮亮总觉得那钱没有到母亲身上，而是被忙生耍了一个魔术给变回去了。亮亮再看母亲时，母亲已经伸手抹眼泪了。不知为何，亮亮的眼睛也潮起来。亮亮过去拉了母亲的手，母亲把亮亮抱起来。忙生说等年过完，我来接姑姑到我那里去浪。母亲说你知道，这家里离不开人，闲了我自己会去的。说着放下亮亮，往碟子里抓了三个白面馒头，三个黑面馒头，让忙生端回去。亮亮想，五角钱就买六个馒头，忙生也太会算账了。可是忙生却无论如何不拿。母亲说这不是我给你的，是给你媳妇和改娃的。最后，忙生从头上摘下破暖帽，拿出帽里子，往里面放了一个白面的，一个黑面的，一拧，提在手里。母亲拿起另外四个，坚持让忙生装上，可是忙生却无论如何不装

了。门外有人喊碎爷爷。忙生一下子把那两个馒头塞进棉袄里，估摸着来人进了屋，才从厨房里出去。

人越来越多，屋里坐不下了，就蹲在房台子上。父亲让明明把旱烟放到院里，把火炉也端到院里。今天没有工夫招呼你们啊。大家说你把毛笔招呼好就行。一个远房孙子说，爷爷把年写红了。父亲就笑。另一个说，爷爷你也到过手的时候了，不然，你这一百年，谁还能提得起笔啊。父亲说村里的大学生多着呢。大家说现在的大学生，哪个能往红纸上写字。父亲就很得意，写得更加起劲，好像大家的好日子就在他的笔头上，点金是金，点银是银。

写成的对联房地上放不下了，房墙上挂不下了，明明就放到院里。不多时，就是一院的红。明明能够感觉得到，满院的春和福像刚开的锅一样热气腾腾，像白面馒头一样在霭霭雾气里时隐时现。大家看着满院红彤彤的对联抽烟，说笑，明明和亮亮幸福得简直要爆炸了。

常生等了一会儿，院里的对联迟迟不干，就拿了对联到炉子上烤。大家就笑，你这么急，咋还没有把孙子抱上。常生说我给你们腾地方呢。大家说怕是急着回去给媳妇烧锅呢。常生说烧锅咋了？烧锅又不犯法。常生烤好一对，折了。烤好一对，折了。一边说趁太阳好，赶快贴上，不然天一冷，糨子还没有抹到墙上呢就冻住了。经他这么一说，有人也跟了烤。院里十分整齐的对联就显出参差来，让明明和亮亮觉得可惜不说，心里更加急起来。明明和亮亮心里的急传到手上，给父亲按着对联天头的亮亮明显用了劲，让父亲不得不加快速度，否则那字就要身首两处。而明明往往还等不到父亲把最后一个笔画写完就把对联从父亲手里夺走。

人们陆续把对联拿走，家里渐渐安静下来。父亲放下笔，坐在炕头抽烟，抽得十分狠，就像是一头渴急了的牛一猛子扎进泉里喝水。抽了一会儿，父亲问谁家的对联还没有写。明明斜了眼睛算了算，说全写完了。父亲说现在干啥呢？亮亮说别人家的都贴好了。亮亮说这话时，明明跑到院里把火炉抱进屋内，又架了几块炭，埋了头拼命吹火，屁股一撅一撅的，里面像是安了一百个马达。不一会儿就吹开了一罐茶。亮亮往茶罐里添水时，父亲说行了，有一杯行了，叫你娘在小锅里弄些面来，把糨子打上。明明哎了一声，一丈子跳到门外，很快端来一个小锅。明明打糨子时，亮亮已经拿了老刃子站在凳子上刮门上的旧对联。亮亮刮得十分卖力，小身子一屈一伸，有种披荆斩棘的豪迈气概。明明见状，加大了吹火的马力，两腮都快要鼓破了。父亲说，小心把你吹炸了。明明没有理父亲，吹得更加狠命，不一会就吹得水吧嗒嗒响起来。明明就拿了筷子哗哗哗地搅，把锅里的面水搅

成几千个向心圆。

明明把糨子打成，亮亮已经把几个门框刮完，把炕桌放在地上，把对联翻过放在炕桌上，手里执着一个老笤帚，不停地倒着步子，随时出击的样子。明明把锅端到地上，看了一眼亮亮，哈的一声笑起来。亮亮的头上脸上全是灰尘。明明突然止了笑，抱了亮亮的头噗噗地吹，把亮亮吹成一个炸弹。硝烟尚未散尽，亮亮已经把老笤帚伸进锅里，蘸了糨子往对联上抹。明明找了新笤帚，夹在胳膊下，两手提了抹好糨子的对联到大门上。父亲见状，把一摞对联搭在肩上，端了锅提了炕桌跟了出去。据说对联要从大门开始向里贴才吉利。父亲从明明手里接过“天增日月人增寿”和新笤帚，左手拿了“天”，按在门框上边，右手里的笤帚搭在“增”字上往下一扫，“天增日月人增寿”就乖乖地趴在门框上。明明一下子觉得右边的这个门框有意思起来。接着，父亲又把“春满乾坤福满门”贴在左边的门框上。整个门洞哗的一下红了起来。明明看了看父亲的脸，父亲的脸红彤彤的；看亮亮的脸，亮亮的脸也是红彤彤的。明明想，这也许就是年的颜色吧。

贴好对联，父亲让明明和亮亮帮母亲抬一桶水，他收拾供桌。明明和亮亮把水抬来，父亲又让他们赶快洗脸准备上坟。明明和亮亮就倒了盆水在院里洗。明明和亮亮比任何一天都洗得认真，一副陈年旧账一起算的架势，一副不从脸上揭下一层皮绝不罢休的架势。明明甚至连脖子都洗了。平时明明洗脸总是洗个脸面子，脖子那儿，耳根那儿总是黑着。洗完脸，亮亮问，现在可以穿新衣服了吗？明明想了想说，可以把上身穿上，裤子穿上磕头时就跪脏了。亮亮说我不跪不就行了。明明说怎么能不跪呢？我们请爷爷去呢，怎么能不跪呢？亮亮说爷爷是个死的，跪不跪又有啥关系呢？明明说谁说爷爷是个死的？亮亮说不是死的还是活的不成？明明说当然是活的。亮亮说你哄瓜子去，是个活的我咋看不见。明明说你当然看不见。亮亮说难道你就能看见？明明说那当然。亮亮说你再别吹牛了，你还长着个驴眼不成。明明本来要说一句什么话，却被一声炮响炸断了。明明喊父亲快点，别人都到坟上了。说着，一跃到西屋里，帮父亲收拾好纸钱香表，奠酒奠茶。

明明父子出门时，山上已经布满了人。大大小小的炮在山上开花，庄稼一样。明明说快点走，不然太爷叫三爷爷家请去了。亮亮说请去就请去么，还少吃些咱们的献饭。明明说我说你是个瓜蛋，太爷哪一年把咱们的献饭吃了？还不是都进了你的嘴。亮亮说既然不吃咱们的献饭，那谁请去都一样么。明明把黑眼仁转到上眼皮上，瞪了亮亮一眼，说，这哪里是无产阶级的话，这分明是资产阶级的话么。明明说这话时，亮亮已经掏出一个炮拿在手里端详，明明说的什么，他

根本没有听见。明明也很快忘了他们刚才讨论的话题，凑到亮亮面前，用目光抚摸着炮捻，用目光把炮捻点燃，倾听那一声脆响。

太爷的坟院到了。父亲在太爷的脚下跪了，明明和亮亮跟着跪了。太阳懒洋洋地照着。有风，父亲把上衣襟子揭起，在里面点了火，捧在手里。明明把一页黄表折成条状，接了火，再把纸钱点燃。亮亮急着点燃一根香去放炮，明明喊了一声亮亮，头还没有磕呢。可是亮亮不理他。而父亲也没有让亮亮回来磕头的意思，任由亮亮去放炮。在父亲和明明磕头的时候，亮亮把炮点响了。亮亮高兴得就像一个响了的炮。明明看了看父亲，父亲也很高兴。明明在想亮亮没有向太爷磕头，父亲怎么不呵责，反而如此开心？

到了爷爷的坟上，明明有一种到了家里的感觉，觉得亲切、温暖。明明差不多把盘子里的纸钱全拿出来。父亲看了明明一眼，分出三分之一，把其余的重新放进盘子里。明明觉得父亲拿了一个橡皮擦子在他心里擦了一下，把他本来的一些想法给更正了，他心里的某一处就留下了涂改的痕迹，让他不快。可是这一页很快就被亮亮的炮声翻过去了。

最后是大爷爷。明明就把所有的香表和纸钱拿出来。可父亲仍让留着点。明明问还留着干啥？父亲没有说话，只是点火。明明就只好留下一份。出了坟院，父亲并没有回家，而是向另一个方向走去。走了一程，明明终于明白，父亲是去乱人坟。父亲每年都要去乱人坟，他怎么就给忘了呢？

回来，母亲已经把西屋打扫干净了。父亲站在供桌前点香行礼。明明和亮亮跟在后面。大红纸三代（家神牌位）坐在桌子后边的正中央。前面的红木香炉里已经燃了木香，木香挑着米粒那么大的一星暗红，暗红上面浮着一缕青烟，袅袅娜娜的，宛若从天上挂下来的一条小溪。左右两边的红木香筒里插满了木香，像是两个黑喇叭花，又像是两支就要出发的队伍。香炉前面已经摆好了献饭。献饭当然是最好吃的东西做的，是明明和亮亮平时妄想不到的。但是现在明明和亮亮却一点没有生出馋来。献饭左前是一叠纸钱，右前是一个蜡台，上面已经插了蜂蜡。黄黄的蜂蜡顶着一朵狗尾巴花一样的火苗，让明明觉得爷爷如果不在那支香烟上，就在这烛火苗上。

点完香，明明和亮亮一齐找母亲要新衣服。穿戴一毕，两人竟不知道接下来要干什么，就从东屋到西屋，从西屋到东屋地跑。天色暗了下来，院里像是泊着一层水。新衣服发出的光在院里留下一道道弧线，就像鱼从水里划过，明明能够听到鱼从水里划过时哗哗的响声。亮亮跟在明明身后跑着，有点莫名其妙。但他没有理由不这样做，他

想明明之所以要这么跑，肯定有他的道理。明明在西屋停下来。亮亮也在西屋停下来，影子一样。坐在炕头上抽烟的父亲微笑着看了他们一眼，没有说话，只是看了他们一眼，一脸的年。桌子上的蜂蜡轻轻地响着，像是谁在小声地咳嗽；炕头的炉火哗哗飏着，映红了父亲的脸膛……

那个美啊。

母亲喊明明端饭。明明噢地叫了一声，飞出屋去；亮亮也噢地叫了一声，飞出屋去。母亲正把筷子伸到锅里往出捞长面。明明和亮亮的目光跟着母亲手里的筷子划出水面，上，上，上，然后落在碗里，前折一下，后折一下，再前折一下，最后停在鸡蛋臊子上面。明明问母亲，现在可以端了吗？母亲说先去泼散吧。明明这才看见母亲早已把散饭舀好了。明明飞到大门口把散饭泼出去。大概泼出去的散饭还没有落地，明明已经站到厨房地下。声音先进去：现在可以端了吧。母亲说先去献了。明明又端了一碗在供桌上献了。这才给父亲端去。父亲说等你娘来了一块吃。明明就到厨房里去叫母亲。母亲说我正忙呢，你们先吃吧。明明一把拽了母亲的后襟子，把母亲拽到西屋里。母亲说我刚才把些馍馍渣子吃了。父亲说年三十么，一块吃吧。父亲说这话时，明明端了一碗饭给母亲，母亲不好意思地接过，看了看，给父亲说，我给你拨一些吧，我吃不完这些。父亲说你就吃吧。明明和亮亮跟上说你就吃吧。说着，一人端起一碗长面，预备赛跑似的等父亲和母亲动筷子。

父亲和母亲刚把筷子插进碗里，明明和亮亮的第一口饭已经下肚。亮亮把第一口吃完，一边往嘴里喂饭，一边看了明明一眼。天哪，明明的第二口已经下肚，正在准备第三口了。明明的嘴真大啊，比牛还大。亮亮再看时，明明碗里已经只剩下些汤了。亮亮急得头上直冒汗。母亲看见明明碗里没了饭，就放下碗到厨房里给明明下饭。明明这才意识到自己来得太快了，红了脸说，娘你吃，我自己去下。母亲说你不会下，我去。不想第二碗明明却吃得非常非常慢，就像是丈量面的长度。等亮亮把第二碗吃完，明明还在一根一根往嘴里吸。

吃完饭，父亲开始分年。当父亲把墙柜上锁着糖果的抽屉拉开的时候，明明和亮亮的眼睛同时变成探照灯。父亲手里的糖纸被点燃，啪啪地响着。包在其中的水果糖开始融化。刹那间整个屋子就被糖的味道充满。父亲开始分类。把核桃归到核桃里，把枣归到枣里，把水果糖归到水果糖里。然后凝神计算。明明和亮亮就觉得父亲的眉头上有一个仓库。等明年一定给你们每人一百个。父亲说着，把糖果分成五堆。其中三堆少两堆多。明明和亮亮知道，多的两堆是他们的，少的三堆一堆是爷爷奶奶的，一堆是母亲的，一堆是父亲的。明明先把

爷爷奶奶的献了，然后把母亲的拿到厨房里。亮亮跟着。母亲说我就不要了，你和亮亮分了吧。明明说一年到头了，你就吃一个吧。亮亮说，对，一年到头了你就吃一个吧。说着，明明给母亲剥了一个水果糖，硬往嘴里喂。母亲躲着，我又不是没吃过。亮亮抹了一下口水说，娘你就吃一个吧。母亲看了亮亮一眼，就张开嘴接受了明明手里的那枚水果糖。亮亮的心里一喜，口水终于流了下来。母亲看见，弯下腰去给亮亮擦。一边擦着，一边把嘴里的水果糖咬成两半，一半给明明，一半给亮亮。明明和亮亮不接受。母亲说娘吃糖牙疼呢，再说我已经噙了半天了，都已经甜到心上去了。可是明明和亮亮还是不要。这时，父亲喊明明。明明一边答应着，一边揭起母亲的衣服下摆，把糖果装给母亲，然后跑出厨房。母亲看着，眼睛就潮了。

今年父亲给明明和亮亮每人分了三十个糖果，分别是十枚枣，十颗水果糖，十个核桃。明明和亮亮翻来覆去地数着。从未有过地感觉到数数的美好。他们本来已经把糖果装进兜里，可是等上那么一会会，又掏出来数。如此反复了差不多一百遍。他们只有在这样不停地数着时才感到心里踏实，才觉得这些糖果是真实的，就像它们随时可能乘他们不注意飞走似的。突然，明明发现父亲看着他。明明的脸一下子红起来。给你留的太少了，明天拜年时不够散。明明不知自己为什么要说这句话。父亲说差不多了。亮亮说地生媳妇又生了一个，明天地生肯定会抱上他来挣核桃的。明明说还有新院媳妇，也生了一个。父亲说这不要紧，生的生着，老的老着。添一个小的，就去一个老的，总数不变。父亲的话让明明的心里开了一个窍，大大减轻了他心里的负担。看来谁家娃娃多谁家就占便宜，亮亮说，让娘给咱们多多地生些。父亲就笑起来，笑得像核桃一样。亮亮接着说我们明天一早就去拜年，不然一迟，有些人家都散完了。明明说那不太丢人了。亮亮说那有啥丢人的。父亲说看来明明已经长出息了，亮亮你要跟着明明学。拜年是要早些，但不要一心想着挣核桃，那样即使挣来的核桃也是坏瓤子。亮亮想，核桃就是个核桃么，怎么是个坏瓤子呢？明明说明年过年时专门买些小核桃，这样就够散了。亮亮说把糖也买成小的，最好买成豆豆糖。豆豆糖怎么能够给人散，明明笑笑说，关键是爹的辈分太大了，一庄的人不是把爹叫太爷，就是叫爷，都要来给爹拜年。亮亮说，那好么，爹就多盛些头。明明说头又不能当饭吃。亮亮说头怎么不能当饭吃，如果我们不要把猪交了，今天晚上就可以吃猪头。明明看见父亲的神情暗了一下，忙把自己的糖掏出一个，剥了纸，给父亲。明明把糖给父亲时有些舍不得。这样自己就只剩下八个了，就比亮亮少一个了。年还没有过呢，就只剩八个糖。这让明明无法接受。不想父亲却说他不爱吃糖。明明的心里就出了一口气。亮亮说那就吃个核桃吧，说着要给父亲砸核桃。父亲说他也不爱吃核桃。明明说那就吃个枣子吧。明明想，是给父亲呢又不是别人，怎么

能有舍不得的想法呢？这样想时，明明从自己兜里往出掏枣子时就不那么吝啬了。明明很大方地把枣子给父亲。可是父亲照样说他不爱吃枣子。明明无法把属于自己的糖果散给父亲，就到院里打了几块炭，放在炉子里，给父亲炖茶。到厨房里舀水时，明明问母亲家里还有白糖吗？母亲问要白糖干啥？明明说用一点。母亲犹豫了一下，大概是想正是年三十，终于决定取给明明。可是明明突然改变了主意，复又到西屋里拿了父亲的茶罐，用勺子往茶罐里舀了两勺子糖，然后把糖袋还给母亲。母亲才知道明明是什么意思，心里生出许多感动来。明明想，这次父亲再也推辞不掉了，等他知道，糖已经化在水里。给父亲炖好茶，明明和亮亮每人剥了一个水果糖，含在嘴里，跑在当院站下。明明问亮亮甜吗？亮亮说，甜。明明问在哪里甜？亮亮说在嘴里甜。亮亮问你在哪里甜？明明说我在心尖尖上甜。亮亮问怎么个甜？明明说像糖一样甜。明明问亮亮怎么个甜。亮亮说我就像日他妈一样甜。

夜色落下来时，一家人坐在炕上给灯笼贴窗花。明明要贴“喜鹊戏梅”、“五谷丰登”和“百鸟朝凤”。可是亮亮不喜欢，亮亮挑的全是猫狗兔。明明说把个猫狗兔么有个啥看头呢。亮亮说我就觉着猫狗兔心疼（可爱）。父亲说把你们两人挑的各样贴一些。说着，亮亮已经把挑好的猫狗兔贴在父亲裁好的白纸上，然后再把白纸往灯笼上贴，不想给贴反了。父亲说贴窗花的那面应该在里面。亮亮说在里面人怎么能看得见？父亲说灯一打就看见了。亮亮说灯还日能。明明说灯就是光明么。

把油灯放在里面，灯笼一下子变成一个家。坐在里面的油灯像是家里的一个什么人，没有它在里面时，灯笼是死的，它一到里面，灯笼就活了。明明和亮亮把灯笼挂到院里的铁丝上，仰了头定定地看。灯光一打，喜鹊就真在梅上叫起来，把明明的心都叫碎了。而猫狗兔则像是刚刚睡醒，要往亮亮怀里扑。一丝风吹过来，灯花晃了起来。就在明明和亮亮着急时，灯花又稳了下来，像是谁在暗中扶了一把。就有许多感动从明明和亮亮的心里升起。在灯笼蛋黄色的光晕里，明明发现，整个院子也活了起来，有一种淡淡的娘的味道。明明和亮亮在院里东看看，西看看，每个窗格里都贴着窗花，每个门上都贴着门神，门神顶头粘着折成三角形的黄表，父亲说门画没有贴黄表之前是一张画，贴上黄表就是神了。现在，每个门上都贴着门神，让明明觉得满院都是神的眼睛在看着他，随便一伸手就能抓到一大把。

明明叫亮亮去外面。家家门上都是“天增日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家家门墙上都是“出门见喜”，“出门见喜”的下边钉着一个用红纸折的香炉儿，里面插着木香。明明和亮亮挨着家门看了一遍，最

后在村头的一个麦场里停下来。明明似乎有些累，一屁股坐在场墙上。亮亮说把裤子弄脏了。明明像触了电似的站起来。可是明明的腿有些软，就往起提了提裤管蹲在场墙上。亮亮见明明蹲了，也蹲了。亮亮不知道明明蹲在这里干啥，却不好意思问，他想明明蹲在这里肯定有他的理由。明明说，多美啊。亮亮才知道明明蹲在这里是为了看美。亮亮把眼睛睁成铜锣，也没看出什么美来，可是他不得不随着明明说，真美啊。不想一说话，嘴里的水果糖掉了。亮亮腾地一下跳到地上寻起来。明明问亮亮咋了。亮亮打着哭腔说，我的糖掉了。明明说你是七十（岁）了还是八十了，怎么就敞门子着呢？亮亮说，都怪你，我说了这么多话它都没有出来，就一说“美啊”它就出来了。亮亮在地上摸了半天，终于把糖摸到手，可是糖上面已经粘了土。亮亮说，我们回家吧，到坐夜的时候了。明明说回就回吧。到了巷口，明明突然站住。亮亮问明明咋了。明明说你看。亮亮顺着明明指的看去，就看到了小巷的腰身处有两排红米，一直红到小巷的尽头，像是两排悄悄睁着的眼睛，像是谁身上的两排纽扣，又像是两列伏在暗处的队伍。明明问亮亮，你说它们像啥？亮亮说像解放军。明明说不对。亮亮问，那么你说像啥？明明说像太爷。亮亮再看时，果然就像太爷。亮亮说那太爷就是解放军？明明说太爷是解放军，那么敌人呢？亮亮说敌人就是太太吧。说得明明哈哈大笑起来，你个傻瓜蛋，敌人怎么就是太太呢？

太爷我给你拜年。环环一进门就跪在地上给父亲磕了一个头。环环平时总和明明亮亮在一起，天天见父亲，今天一来就给父亲磕头，让人觉得可笑的。可是环环磕得十分庄严。环环给父亲磕了头，又去厨房里给母亲磕。父亲把糖果拿在手里，喊环环，可是环环却像没听见似的。环环肯定听见着呢，明明想，环环真是志气。环环家比他们还穷，平时上学时，他总是偷偷地给环环拿一个馍馍，可是好多次都给不到环环手里。环环给母亲磕了头。母亲掏出糖果给环环，不想环环却死不要。母亲就掰开环环的手把一个核桃一个糖硬塞给环环。自己怎么没有想起来给娘磕头呢，或者去给环环娘磕头？出乎明明和亮亮意料的是环环竟然要给他们磕头。碎爷，我给你拜年。环环都把一个头磕在地上了，明明才回过神来。明明一把把环环抱起，说你个■咋胡来呢。环环说你是大辈么。明明说咱们哥们，啥大辈不大辈的。住口！父亲说大辈就是大辈，怎么能是哥们。在学校，你们是同学；回家，就是爷爷孙子。说着，父亲要给环环糖果。环环说我太太给过了。父亲说你太太是你太太的，我是我的。可是环环却再也不肯伸出手。父亲问环环爹干啥着呢。环环说睡觉着呢。父亲说大年三十怎么能够睡觉呢。你去告诉他，叫他起来糊灯笼。说着，让明明和亮亮拿了些窗花过去。明明和亮亮到了环环家，同样趴在地上要给环环爹磕头。环环爹惊得一骨碌从炕上滚下来，一手提起明明，一手提起亮

亮。你们咋胡来呢，这不是让我遭罪么，哪有大辈给小辈磕头的呢。明明和亮亮才知道还有这一说。可是他们每年都给小郭老师磕头，如果按辈分，小郭老师是他们的重孙子，比环环爹还小一辈。可是父亲不但没有阻止他们，反而每年让他们先去给他拜年。明明掏出兜里的窗花说，我爹让你起来糊灯笼哩。环环爹说，他老人家还有心思糊灯笼？要啥没啥的，还糊个啥灯笼。明明和亮亮回去，父亲问，环环爹真在睡觉？明明说真在睡觉。父亲说把窗花给他了？明明说给了。可是他肯定不会糊的，他说还哪里有心思糊灯笼，要啥没啥的，还糊个啥灯笼哩。父亲说你和亮亮去取他们的灯笼，我们糊，一个年轻人，也太没有精神了。明明和亮亮出门时，又被父亲叫住。父亲说叫你娘给包上几个馒头。因为是给自己最好的伙伴家，亮亮这次表现得倒是很大方的。

明明和亮亮到环环家时，环环爹果然又睡下了。明明说我爹叫你把灯笼给他，他给你糊。环环爹就虎地从炕上翻起来，眼睛潮潮地说，这是五爷打我呢。说着，眼里噙了泪。惹得环环娘和环环也抹眼泪。明明把几个馒头放在炕头。环环爹就定定地盯了明明和亮亮看。看得明明和亮亮心里直发怵。他们担心环环爹会突然向他们扑过来。好在环环爹马上收起了目光，十分和气地说，明明你能不能给侄子帮个忙？明明说那还用说。环环爹说，你回去给五爷说，就说我早已把灯笼糊好了，正和环环娘唱《华亭相会》呢。明明不明白环环爹的意思，却分明觉得自己接受了一个无比光荣的任务，决心再加一些令人高兴的事情，说给父亲。

交过夜时，有人喊着去庙里。明明和亮亮问父亲去不去，父亲说去就去吧。明明说，我看这神还是不灵，去年给它戏也唱了，愿也还了，谁想今年它却连一点雨都不下。父亲笑了笑，没有说话。亮亮说去吧去吧，去庙里很欢的。父亲说欢就去吧。明明和亮亮就洗了手脸提了灯笼拿了香表去叫环环。一出大门，明明和亮亮的眼睛猛地一亮，一庄的灯笼在动，就像在梦里一样。环环家的院顶头也亮了，看来环环爹真的把灯笼糊好了。明明在门外喊环环去庙里。环环爹说去去去，替我给土地老人家磕个头。环环问，关圣呢？环环爹说也磕一个吧。明明说九天圣母呢？环环爹说见神就磕。环环说一下子捎带这么多头，怎么捎得动。

庙在几个村子中央的沟台上。远远地就看见，那边的天被灯光映得透亮。一出庄，只见四面山上的灯笼都往沟台上涌，明明和亮亮的眼前是一个灯笼组成的巨大的锅。不知为何，明明的心里涌起了感动。环环问，今年喜神在哪一方？明明向四面天上看了看，说，在西方。亮亮说你还日能，你咋知道在西方？明明说西山里今年考上了两

个大学生，那还不是说明喜神在西方。亮亮又向西方看了看，觉得西边的天真比其他几方的天要亮。可是亮亮马上反驳说，爹说喜神到处转着呢，它专往那些善人家的房上落。喜神落在谁家房上，谁家就要出状元，说不定今年就落在咱们房上。明明说那是封建迷信。亮亮让环环说是不是封建迷信。环环笑了笑，说，小心，到沟边上了。

庙墙上已是一片红。还是那些老对联。什么“山门不锁白云封，古寺无灯明月照”“金炉不断千年火，玉盏常明万载灯”“志在春秋功在汉，心同日月意同天”一类。红红的对联让明明他们觉得眼前的庙不是庙，而是一个新郎。

明明和环环还没有把头磕完，亮亮已从香炉里拔出一根香，到外面去放炮：看一下今年是个响炮么还是哑炮。亮亮点着炮，看见明明和环环捂着耳朵，就倏地上前，一把把明明和环环的耳朵掰开，日你姐，就听着个响声，你们还把耳朵捂住，这不等于白放了。明明和环环觉得亮亮说得有道理，就把耳朵放开，同时往远里跳了一下。是个响炮。三人的心里都乐开了花，好像把一年的日子都点响了似的，好像把雨都点下来了似的，好像把白面馒头都从地底下点出来似的，好像……哎呀，这把人美日巴了，是个响炮。明明说。亮亮说小心把你个[redacted]给美晕了。明明说还有么？再放一个。亮亮说还要留着开门呢。明明说再放一个吧，开门又没人听。亮亮说咋没人听，门听呢。说话间，对面山上传来几声炮响。亮亮说他们放了，等于我们放着呢。明明想想也对，炮又不像核桃枣，只要一响就是大家的。

一觉醒来，院里的灯笼还亮着，明明的心里痛了一下，做了一件对不起人的事似的。明明飞身下炕，扑到灯笼下面。灯里的油已经着下去了一半。我竟然睡了半盏油的时间。我怎么就给睡着了呢？灯笼该是多么伤心啊。明明决定守着灯笼。明明把父亲的红泥小火炉抱到房台子上，在上面架了些炭，一个人坐在房台子上守着灯笼。不觉间，身边坐了一个人，一看，是亮亮。他说你怎么不去睡觉呢？亮亮说，三十晚上睡觉太可惜了。

鸡叫头次时，明明和亮亮张罗着开门。明明含了一嘴蒜，亮亮拿了一个鞭炮。明明猛地开开大门，把蒜喷出去，嘴里大声念，过新年开新门，过新年开新门。说着，亮亮的炮就响了。奇怪的是，炮刚一响，父亲就从大门外进来，后面跟着花花。亮亮说爹咋这么巧。明明说爹是新年的爹么。父亲笑笑，一边往进走一边问明明还有红纸吗。明明说没有了。父亲怔了怔，向厨房走去。明明和亮亮没有想到父亲会把厨房门上的对联剥下来。明明和亮亮心里痛着，看父亲把剥下来的对联夹到胳膊下，到西屋里拿了糨子和笤帚，向大门外走去。明明和亮亮跟着。父亲到瓜子家的门上停下来。亮亮要说话，父亲做了个

手势，明明就捂了亮亮的嘴。原来瓜子家门上没有贴对联。没有贴对联的门看上去不像个门，就像个死人一样。亮亮悄声问明明，瓜子家大门上咋不贴对联呢？明明说大概是他们不想过年。亮亮说胡说着呢，谁还不想过年呢。明明说一定是他们家买不起红纸。明明和亮亮给父亲帮忙把对联贴好。回家时，明明想，父亲是啥时候出去的呢？

天亮了，明明和亮亮出去，看见天也过着年，地也过着年，山也过着年，树也过着年。年像一个大面包一样，把人都香懵了。两人一口气跑到对面山头。站在山头朝下看，村子静静地躺在村子里，就像一个睡着的年。明明说到咱家的阳坡地里看看吧。亮亮说看就看看吧。两人又一口气跑到阳坡地里。明明问好吗？亮亮说好。明明说你听，地下面好像有人在说话呢。亮亮倾了身子听了半天，什么也没有听出来，可他不愿意表现出没有听出来的样子，说，真的，就像是爹和娘在拉闲呢。亮亮的话把明明震了一下，他觉得地下面有人说话只是一种感觉，而亮亮却把它说得这样具体，这很让他感到意外。这时，亮亮提议“接地线”。明明说接就接吧。说着掏出家伙来。亮亮的尿都出来了，明明说我们写个字吧。亮亮问写啥呢？明明说就写你心里最想说的话。亮亮想了半天，也没有想出最想说的话。明明想了想，也没有想出最想说的话，就说，那就写个“年”字吧。亮亮说那就写个“年”字吧。两人就写。尿水洒在地里，被黄土吸收，发出■■的声音，让明明和亮亮体会到了一种贡献的舒畅。收笔，两人同时往后退了一下，端详着他们的杰作。明明问亮亮面前的两个“年”字像啥。亮亮没有看出来，让明明说。明明说你说它们像不像一对兄弟？

没有等亮亮回答，明明又说咱们去戏台上看看吧。亮亮说看就看看吧。两人又向戏台跑去。戏台当然也过着年。两人蹲在戏台下，仰首静静地看了一会儿戏台。然后又蹲在戏台上，静静地看了一会儿村子。一家两家的烟囱里开始冒出烟来，如同一根根大白菜，又像是刚刚睡醒的村子在打哈欠。亮亮说我们回家吧，明明说回就回吧。

回到家里，母亲在扫院。刷，刷，刷。初一早上的母亲是多么好啊。明明要从母亲手里往过接扫帚，母亲说你们去耍吧。亮亮说娘你也耍吧。惹得母亲笑起来。母亲说娘还耍啥呢。亮亮说我们跳房子吧。娘的脸上掠过一层光彩，说，好，等娘扫完了我们就跳。明明说我还没有见过你跳房子呢。亮亮说我也没有见过。母亲说，娘小时跳房子总是赢。明明和亮亮就想象着母亲小时跳房子的样子。接着，亮亮就要在院里画房子格。明明一把拉住亮亮说，把院弄脏了，要跳我们到大门上去跳吧。亮亮说大门上有啥跳头，别人看见，肯定也要来，大过年的，应该自家人关起门来跳——我们还是打牌吧。明明说，对，就打牌吧。两人就帮母亲快快地收拾了院子，把母亲连推带

搡地弄到西屋里。父亲已经把火生着了。炭烟弥漫在屋子里，有一种湿湿的年的味道。明明到厨房里给父亲端了些馒头，然后和亮亮上炕坐定。怎么分家呢？亮亮说我和爹吧。明明说那就我和娘。亮亮说赢啥呢？明明说就赢核桃枣吧。亮亮想了一下，反正是自家人，核桃枣就核桃枣。就打起来。大红被子在他们腿上绵绵地苫着，花花在他们身边静静地卧着，炭在炉子里啪啪地响着，木香在供桌上袅袅地飘着，火炕在屁股下暖暖地烙着，牌在四人手里你一张我一张地揭着，不怕输，赢也无所谓，只是这么一张一张地揭，一张一张地出。那个美啊，真能把人美死。

谁想就在这时，常生来拜年。亮亮气得差点骂起来。常生给父亲磕了头，又给母亲磕。亮亮心想，你就磕一个行了，把你的个头磕上一百个也不能当馒头吃。常生走了，父亲说快去给你三爷爷磕头，最好抢在常生前面，最迟也要跟上他。母亲说这常生也扇得太早了。父亲说他辈分最小，早些也应该。明明说再早也不能天不亮就来。父亲说还不快去。明明和亮亮就极不情愿地下炕，去给三爷爷拜年。

常生一进三爷爷家的门就说，三太爷你咋还活着呢？不想三爷爷不但没有恼，反而乐哈哈地说，就是，又要费你一个头。常生点完香，趴在地上磕头时，屁股上挨了两脚。挨这两脚时常生正把第二个头往地上磕，就是说整个身体正在往前下方送，往前下方送的身体再加上这两脚，情景就十分美妙。直听嘭的一声，常生的头重重地磕在地上。回头，明明和亮亮已经跳到院里。明明骂，常生我日你妈，我三爷爷又没有吃你们家的，不靠你们家养活，不靠你娘暖被窝，你盼着他死干啥？骂得常生哈哈哈笑起来。三爷爷更是笑得栽跟打斗的。栽跟打斗的三爷爷让常生坐了，给他散烟。明明接着骂，把你个没良心的东西，农业社时，今天没米了你来找我三爷爷，明天没盐了你来找我三爷爷，庄里人谁不说，没有我三爷爷，你现在怕还在你爹的腿肚子上转筋着呢，你还以为是你的能耐，就能摸到你妈肚子里。这些话是明明从三婶和常生媳妇骂仗时听来的，觉得很美，可是一直没有机会用，不想今天机会来了。还有更美的，明明正要用，不想后脖上麻了一下。是新院。明明回头，院里又进来一茬人。让明明没有想到的是，他们一进门就异口同声地说，三太爷你咋还活着呢。这让明明犯了难，一个常生他还可以对付，人一多，他不知去踢谁的屁股还是骂谁的娘了。明明急得在大门上哭起来。亮亮说，娘说过年不能哭的。明明说，娘也说过年不能说“死”的，可是他们一个劲地说。亮亮说我们去告爹。

爹不在。娘正在后院的牛圈里给牛拌料，一听，笑得拨浪鼓一样。娘说他们是给你三爷爷说吉利话呢。明明说明明在咒呢还说吉利

话呢。娘说他们这样说你三爷爷才高兴呢。亮亮你咋还活着呢？明明把嘴搭在亮亮的脸上说。慌得母亲忙捂了明明的嘴。这让明明很纳闷。你不是说这样说人才高兴吗？母亲说，给那些老年人你这样说意思是说他们寿命长，他们才高兴，对娃娃可千万不能这么说，这么说就是咒人家了。亮亮就跳起来踢了明明一脚，又一脚。明明很大方地笑笑，显出愿意接受这两脚的样子。被人咒了就咋了？亮亮问。母亲说也不咋。亮亮说这么说我们是把常生错骂了？娘说新年头上是不能骂人的。亮亮说可是我们已经骂了。娘说不知不为错，以后不要骂就行了。亮亮问，如果骂了呢？娘说骂了有罪呢。亮亮问，有多大的罪呢？娘说这要看你骂了什么话。亮亮说明明要日人家常生的妈，这有多大的罪呢？娘就笑得捂了肚子。亮亮一边给娘拍着背子，一边问，那么过年要说啥话呢？娘说要说吉利话。明明问怎么样的话才是吉利话呢？娘说对联上写的都是吉利话。明明看了一眼对联，对联上写的是“积善之家牛羊满圈，向阳门第骡马成群”，横额是“槽头兴旺”。明明一边说他明白了，一边拉了亮亮往出走。不想和改改碰了个迎面。改改两手捧着一个洋瓷碗。三爷爷让我给你们端些饺子。亮亮咂吧着嘴唇说，三爷爷就是好。明明说，等会我们也去给他老人家说吉利话。

吃完饺子往出走时，明明给了改改一个枣子，亮亮给了改改一个核桃。改改说美吗？明明问啥美。改改说过年啊。明明说当然美。亮亮说要是天天过年就好了。

人家城里人天天过年呢。是地地。地地按了一下他的裤兜说，我都挣满了。明明的心里就咔嚓响了一声，怎么把挣核桃的事给忘了。明明什么话也没有说，一把抓了亮亮就往庄头跑。人们见明明和亮亮像一对燕子一样在巷道里飞，问出了什么事。明明和亮亮也不回答，只是飞。一同在飞的还有他们的思想。康姨夫家的核桃大概已经被地地他们挣完了。亮亮说明明你慢一点好不好，小心把我肚子里的饺子抖出来。明明想想也是，他们刚刚吃过饺子，千万不能让它抖出来。可是康姨夫家的核桃催着他，让他的步子慢不下来。明明的大脑飞速转着，终于转出一个办法来，如果你觉着饺子要出来了，就用手堵住。亮亮想想也对。一只手下意识地举到口边，让人觉得只有半个亮亮在跑。康姨夫一定把大核桃散给地地一伙了，地地他妈的也不是人，每天早上他和亮亮还没睡醒呢就在大门上嘶哇嘶哇地喊，到挣核桃的时候却独自去。得想个办法，大核桃没有了，小核桃多散些也可以。对了，就按娘说的，见了康姨夫多说吉利话。明明我日你外奶奶。明明回头，发现亮亮一身的泥。明明我日你外奶奶。明明说日去罢，爱日了日去罢，反正又不是奶奶。亮亮想骂日你奶奶，心想娘刚说过新年头上骂人不吉利，奶奶是自己的奶奶，当然不能骂的。那么

骂谁呢？想来想去，能骂的都不解恨，解恨的都不能骂，就哇的一声哭起来。亮亮别哭，娘不是说过新年不能哭么。亮亮想想也对。可是才穿上的一身新衣服全被泥了，不由他心里不难过。脏了一洗不就净了。经明明这么一说，亮亮不再哭。可是一看泥着的衣服，心里仍然不是个滋味。就用指甲往下抠泥，不想越抠越脏。这时，明明看见回缠几个走来，不由分说拉了亮亮再次飞起来。边飞边说后面来了一大阵，肯定是奔康姨夫家来了。亮亮一听情况有些严重，就把衣服被泥一事暂时放下，一心一意随了明明飞。就在这时，他们担心的事情发生了。

这次亮亮终于没有忍住，明明我日你妈。明明说日去罢，我妈也是你妈么，你爱日了日去罢。亮亮就改口，那我就日你。明明还没有听过“日你”，觉得很新鲜。心想就让亮亮日一下吧，他毕竟是把两个饺子吐出来了。明明没有想到，亮亮看着吐出来的饺子，眼泪下来了。明明鼻子一酸，泪也来了。明明俯下身去把那两个饺子拾起放在地埂上。我们回去时拿上，正好让花花也过个年。听明明这么一说，亮亮止了泪。

明明和亮亮只好慢跑前进。亮亮一边跑一边问明明，到底是两个饺子值钱呢，还是一把核桃值钱呢？明明想了想，说，当然是一把核桃值钱。饺子你已吃过一回了，关键是吃的那一阵美，在嘴里的那一阵美，往下咽的那一阵美，对吗？一到肚子里，就啥都不知道了，对吗？在不知道的时候吐出来，和不吐出来没有啥区别，对吗？可是核桃却在兜里装着，被咱们看着，摸着，对吗？亮亮一边跑一边点头，就像是给年打着拍子。

谢天谢地，康姨夫家总算到了。明明和亮亮一进康姨夫的屋就说：“积善之家牛羊满圈，向阳门第骡马成群。”之后，等着康姨夫的夸奖。不想康姨夫却吊下脸来。康姨夫说，这是你爹给你教的？明明想，应该让康姨夫知道是父亲的好意。就说，是的。康姨夫总算笑了一下，接着给明明和亮亮说，今天早上给你爹拜年了吗？明明说没有。康姨夫说，你去给你爹拜个年，把这句话也这样说一遍，我把这些核桃全给你。说着，把手里的核桃袋晃了一下。明明和亮亮就往回跑。他们跑得同样飞快，如果迟了，说不定有人也去给康姨夫说这句吉利话，康姨夫说不定就把核桃给别人了。

明明和亮亮回到家里，院里密密麻麻地站满了人。不用说，他们是来给父亲和母亲拜年的。出乎明明意外的是人群中还有不少外村的孩子。明明的心里紧张了一下，飞速穿过人群，贴到父亲身边，两只手插在上衣兜里，神情警觉而又机敏，如同一个贴身警卫。明明在等一个时刻的到来。领头的新院祭奠一毕，跪在供桌前大声说，给太爷

拜年了。院里的人都跟着跪了下来，齐声说，太爷，把核桃准备好。就在大家伏下身去磕头的时候，明明几下子把自己的糖果转移到父亲裤兜里，整个过程就像是几次闪电。父亲一边哎哎地应酬着大家，说你们今年的头简直像好年成的麦穗子一样，一边低头看了一眼明明，用目光和明明说了好几句话。明明的心里就落起雪来。父亲说的是什么呢？明明没有去细想，明明只是觉得，被父亲看着的那一刻很幸福。明明甚至觉得，那就是年了。

五谷丰登

因为忙碌，今年的大年是在没有丝毫心理准备的情况下到来的，就像一列飞奔的车，突然遇到了路障，不得不刹车。腊月三十下午，处理完单位上的事回到家中，妻在洗衣服。我说总该准备一下吧？妻说我这不是在准备嘛，如果你愿意就去擦玻璃吧。我说洗洗衣服擦擦玻璃怎么算是过年的准备呢？妻说那你说还要准备什么。想想，也的确没有什么可准备的，就去擦玻璃。但总觉得还应该准备点什么，可是几个窗子都擦完了，脑海里除过一副对联要买，还真想不起有什么需要准备的。

就上街买对联。一出小区门，发现许多人跪在门口左侧的空地上烧纸，按照老家的习俗，这应是"请祖先"了。不知为何，看着这些"请祖先"的人，我的心里一阵难过。那地方是平时倒垃圾的地方，怎么能够"请祖先"呢。停下来打量，觉得他们是那么的底气不足，紧张、瑟索、局促，小偷似的。细想起来也是，这本来就不是自家的地盘，而且身后是喧闹的车水马龙，一个人怎么可能从容自在呢？思绪就飞到老家去了。请祖先的时辰到了，一家或一族的男众向着自家的祖坟走去，远远看去，一串串葡萄似的，挂满山坡。阳光温暖，炮声悠扬，在宽阔绵软的黄土地和黄土地一样宽阔绵软的时间里，只是那种不急不徐地散淡地行走，就是一种享受。一般说来，坟院都在自家的耕地里。宽阔、大方、从容，让你觉得那坟院就是一幅小小的山水画，而辽阔的山地则是它巨幅的装裱。说是坟院，其实没有院墙，区别于耕地的，是其中的百年荒草，还有四周的老树，冠一样盖着坟院，让那坟院有了一种家的味道。坟院到了，一家人跪在经年的厚厚的陈草垫上，拿出香裱和祭礼，焚香，烧纸，磕头，孩子们在一边放炮，那是一种怎样的自在和安然。且不管祖先是否真的随了他们到家里来过年，请祖先的人已获得一份心灵的收成。

这样想时，觉得留在乡下的哥不再那么苦了，而且有了一种正当理由；老人坚持住在乡下也有了一种正当理由。物质上他们是拮据一些，但他们却享有另一种富裕。而且因为有他们在乡下，自己就不需要在这个污秽的地方"请祖先"了，这些跪在垃圾场里请祖先的人，肯定是从乡下连根拔起了。

街口就是一家卖对联的摊儿。在老家，每年全村的对联都是父亲写的，后来父亲把衣钵传给我。有一年自己因病没有回家，村里人就只好买对联贴了。第二年再回去，乡亲们就又买了红纸让我写。我说买的多好看啊，也省事。他们说，还是写的好，真。一个真字，让我思绪万千。现在，也只有在乡下，老乡们才认这个"真"。其实我知

道，我的那些蹩脚的字，并没有买的好看。那么这个“真”到底指的是什么呢？现在，一个平时给大家写对联的人，却来地摊上买对联，心里一阵好笑。但写嘛，一则嫌麻烦，二则连红纸在什么地方买都不知道了。

想想自家能贴对联的门也只有防盗门了，却买了两副。另一副往哪儿贴心里无数，先买上再说。心想在老家，只有那些特别穷的人才写一副对联，只在大门上贴贴，表示这个家还有烟火。摊主说不请门神？我说不请了。一个“请”字，让我想起小时候请灶神的事来。随父亲上街办年货，发现父亲买别的东西叫买，买门神和灶神却是“请”。问为什么，父亲说，神仙当然要请。我说明明是一张纸，怎么是神仙？父亲说，它是一张纸，但又不是一张纸。我就不懂了。父亲说，灶神是家里的守护神，也是监察神，一家人的功过都在祂的监控之中，等到腊月二十三这天，祂会上天报告一家人一年的功过得失，腊月三十再回来行使赏罚。父亲还说，这请灶神是有讲究的，灶神下面通常画着一狗一鸡，那鸡要向屋里叫，那狗要向屋外咬。仔细看去，确实有些狗是往外咬的，有些是往里咬的，就看你家厨房在东边还是西边。还有那秦琼和敬德，一定要脸对脸。我问为什么一定要脸对脸，父亲说，脸对脸是和相，脸背脸是分相。贴灶神也有讲究，一定要贴得端端正正，灶神的脸还要黄裱盖着，不能露在外面，否则将来进门的新媳妇不是歪嘴就是驼背。这样，再次走进坐了灶神的厨房时，一股让人敬畏的神秘的气息就扑面而来。

买好对联之后，主意又变了，心想再往里边走走，说不定会发现自己没有想到的年货。

在一家买香裱的摊前，脚步不由自主地停了下来。以往，腊月三十天一亮，父亲让我们干的第一件事是拓冥纸，先把大张的白纸裁成书本宽的细绺儿，用祖上留下来的刻着中华民国冥府银行的木板印章印钱。小的时候觉得非常不耐烦，及至成人，觉得一手执印，一手按纸，然后一方一方在白纸上印下纸钱的过程真是美好。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开始有了机印的冥钱，上面的面值是一万元，有的还是华盛顿的头像，显然是来自国际接轨的思路。但父亲还是坚持用手印，有时来不及了，哥就拿出祖父传下来的龙元（一种上品银元），夹在白纸里用木桩打印纸锭，父亲虽然脸上不悦，但终没有反对。纸锭虽然讨巧，却总要比从大街上买的那些花花绿绿好得多。买不买？要收摊了，小贩说。我说不买了。他说，过年不给先人送点钱花啊，市场经济社会，哪儿都得用钱的。我说，我们祖先那边还在计划经济时代。

到了炮摊前，花花绿绿的炮群让人眼花缭乱。想买，但一想儿子坚决不让买，就打住了。儿子已经对放炮没有了兴趣，他现在感兴趣

的是考重点。而一个不放炮的年还是年吗？小时候，一进腊月，父亲就带着我们做炮了。父亲先用木屑、羊粪、硝石、硫磺一类的东西做火药，然后用废纸卷大大小小的炮仗，剩下的火药装在袋子里，侍候铁炮。铁炮有大有小，小的像钢笔一样细，大的像玉米棒子那么粗，屁股那儿有个眼儿，用来穿引信。过年了，只见小子们差不多每人手里都有一个沉沉的铁炮。村前的空地里，一排排铁炮对着美帝国主义，整装待发。小子们先把火药装在炮筒里，然后用土塞紧，然后点燃引信，人再跑开，捂着耳朵等待那一声来自大地深处的闷响。父亲还给我们用钢管做长枪，用车辐条做“碰炮”。长枪大家知道，和当年红军用的那种差不多，只不过腰身小一些。说碰炮：把一个车辐条弯成弓形，在弓尾绾上橡皮筋，橡皮筋的另一头拴着半截钢条。这种碰炮不用火药，用的是火柴头，把几个火柴头放在辐条帽碗里，用钢条碾碎，然后把系在皮筋上的钢条塞在辐条帽碗里，拉长的皮筋起到了用拉力把钢条撬在辐条帽碗里的作用。这样，你的手里就是一张袖珍的长弓。然后高高举起，把钢条向砖上一碰，就是一声脆响。现在想来，那时的父亲真是可爱，在那么贫穷的日子里，在五两白面过年的日子里，他居然有心思给我们做这一切，他的开心来自哪里？而现在，什么都不缺了，但是我却没有见过哥给他的儿子做过这一切。而在城里的我，别说做，就是想给儿子买个炮，他自己却不要了。

到了电灯笼摊前，手又痒了。往出掏钱时，却是一股煤油的味道扑面而来。那是三十年前的供销社，父亲带着我，站在那个比我还高的大油桶前，把带嘴的油壶放在木板柜台上，那个穿着蓝卡几制服的漂亮的女售货员用一个竹竿舀子，把油从油桶里提上来，往油壶里倒。父亲拿出他布做的钱包，把几元钱搓来搓去，艰难地作着决定。女售货员的舀子就停在空中，一脸理解的微笑，等待父亲的决定。我仰起头来，看着父亲的眼睛，父亲的眼里是一万个铁梅。最终，女售货员悬在空中的那提煤油一路欢歌进了我家的油壶。父亲说，就是再穷，腊月三十晚上每个屋里的灯都是要亮着的。有时实在买不起煤油，就先保证院子里的灯笼。

有那么几年，日子好过一些，父亲就用清油和蜂蜡做蜡烛，为的是敬神。当然，如果充裕还可以用来照明。做蜡的具体细节记不准确了。只记得父亲在一个个竹棍上缠了棉花，然后伸在清油和蜂蜡混溶之后的锅里一遍遍地蘸，几次之后，一个黄萝卜似的米黄色的蜡烛就成了。一个个蜡烛插在麦秸编的塔形的蜡座上，看上去像个宝塔。最后一个蜡烛做完后，父亲就把那个宝塔倒提起来，挂在房檐上。刚包产到户的那一年，房檐上玉米辫一样挂满了蜡烛串儿，每天看着它们，心里就是一个灯海。在后来的作文课上，我好像写过这么一句话：那不是蜡烛，那是一串串在房檐上睡觉的光明，赢得了老师的表

扬。接着几年，父亲都是亲手做蜡烛。再后来有了洋蜡，虽然比自己做成本低，但父亲还是坚持自己做。父亲说这敬神就是一个诚字，买来的东西怎么能够敬神呢，再说，那东西污秽，不干净。

要说这红灯笼比父亲用竹做骨纸糊面的灯笼好看多了，却一点也没有父亲做的那种“活”的感觉，但还是买了一个。人山人海，车不好打，就提了灯笼往回走。走着走着就走到老家的土路上了。在老家，年三十早上讲究跟抢集。一大早，差不多每家都有人到集上去，没买的再买，没卖的全部出手，有些几乎是送了。有那么一个时刻，街上哗的一下就没人了，一下子成了空街，看着让人心里有些害怕。多少年来，那种哗的一下就没人的情景一次次在梦中出现，让人思索这个“年”到底是什么，为何如此的神通广大，让人们一个个心甘情愿地自投罗网，无可抵抗。

看时辰，这一刻郭氏门中应该是上坟回来了。心里一下子着急起来，小跑回到家里。一看儿子挥汗用功的背影，又被刚才行色匆忙的自己惹笑了，今年本来就没有打算过年的啊。一放寒假，儿子就一再重申今年春节不回家。一天，我动员儿子说回去把三天年一过就回来，你也放松放松。儿子用不容商量的口气说，不可能！妻子附和，年年过年，高考只有一次，就依儿子，再说，等你儿金榜题名日，咱们再衣锦还乡，那种感觉该多好。儿子抱了他妈的脖子说，俺妈说得太对了，我们可以回去住它个十天半个月，好好显摆显摆。我说那你娘俩在城里过，我一人回去。妻说那不行，单位安排她从初二晚上开始卖戏票。二比一，今年过年不回家的决议形成。当时是那么的不可接受，觉得这过年不回老家就像结婚不进洞房一样不可思议。现在，儿子坚毅的背影似乎又在重申，对不起老爸，今年你就先把你的那个年瘾放放吧。

看来这年贴只能在书房里进行了。书房在阁楼，因为是斜窗，不好弄窗帘，搬进来后，为了给自己制造一个相对隐秘的小天地，就顺手把几张报纸贴在玻璃上，不知为何，当时感到的却是“年”的味道。自己知道，这种感觉肯定来自老家八卦窗里新贴的窗花，来自被父亲熬罐罐茶熏黄的房墙上新贴的年画。就过段时间把旧的剥下来，换上新的。每换一次，年的味道就被复习一次。小时候，一进腊月，父亲就早早地给我们用钢锯条做好花刀，让我们在木板上裁窗花，一个废钢锯条，被父亲磨成三角尖刀，另一端缠了棉条，就是把了。用纸搓针，把上年的花样钉在一沓新买的红黄绿三色纸上，衬了木板，然后照着花样裁窗花。刀子从纸上噌噌噌地划过，一绺绺纸屑就从刀下浪花一样翻出来，那种感觉，真是美好。更别说看着一张张窗花脱手而出的那种喜悦了。父亲还教我们画门神，画沄子（一种往房檐上挂的

花饰，我不知道父亲为何把它叫“沄子”），包括给戏子打脸。

报纸已经贴好，年的味道再次扑面而来，那是一种被阻止了的光，或者说是一种被减速之后的光。恍然大悟：原来年的味道就是停下来的味道。那么，这个停下来又是谁的发明呢？而人又为何如此喜欢这个“停下来”呢？莫非它是一个速度和惯性制造的阴谋？我的胡思乱想被窗外的一声炮响打断，好一阵懊悔，多少年神秘在心里的一种美好，一种鸡蛋清一样漾在心里的美好，满月一样圆在心里的美好被刚才的胡思乱想划破了。从未有过地觉得思想这东西的坏。时时勤拂拭，莫使染尘埃。才觉得这话说得真是好，就用一把想象的大扫帚把这些胡思乱想从心里扫去，连同懊悔。

再次回到腊月三十进行时，下来该干什么呢？在老家，应该是安喜神和天官神位的时候了。喜神位在大门，天官在当院，或者正面的山墙。显然，这两项在我的书房是无法完成的，就把书柜打开，找出《论语》，放在书柜的最上方，然后找了一个茶杯，在里面装了米，算是香炉，却没有地方放，就把一本精装书抽出来一半，用一摞书压了另一头，把香炉勉强放在抽出的那半面上。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的，自己把自己惹笑了，一个模仿年俗的城里人。不知孔圣看着他的这样一个不地道的供奉人，该作何感想。父亲说，他们上私塾时，每天早上起来都要在大成至圣文宣王的神牌前磕头的，赶考前也是一定要到文庙上香的，考回来也是一定要到文庙谢恩的，大年三十也是要先到文庙敬献的。现在，文圣的牌位有了，那么祖宗三代的呢？想填一个牌位，却找不到红纸，而白纸是不能设牌位的。再想，就是设了，先人们也识不得城里的路；再说像父亲一样，他们压根就不想到城里来。父亲算是半个现代人了，但来城里只住了两天，就要嚷着回家，何况先人。还是让他们在老家列席吧。

贴好窗纸，设完祭坛，拖完地，还是觉得不像，发现问题出在这地板砖上。老家的黄土地面，扫净，洒上清水，有一种来自地气的氤氲，感觉就出来了。还有，地上没有一个炉子，也就没有那种炭火的香味，没有一壶水在炉子上■■作响；没有炕，也就没有炕上的爷爷奶奶，当然也就没有一个偎着他们打盹的猫。“猫儿吃献饭”，这是窗花，也是老家“年”的经典意象，而此刻，这一切，于自己都是梦想。最后发现，城里最大的问题是没有地方祭祀，老家年的气氛多半是上房里那个天地供桌渲染出来的。才明白，这个“年”，它是“土”里长出的一朵花儿，它姓“乡”名“土”，它本来就和这个一厢情愿的城市是两路人。

老家把张贴对联、门神、沄子一应叫“贴巴”。贴巴一毕，该干什么呢？该做泼散和贡献了。所谓泼散，就是饭前由长男端半碗饭菜到

大门上去，大户人家一般有一个节日专设的散台，一般人家就由泼散的人挑了碗里的饭菜反手向四方扔扔，让无家可归的游魂野鬼们享用。所谓贡献，就是一家人团坐在上好的饭菜前，供养天地，供养众神，供养祖先，也有点请他们给年夜饭剪彩的意思。然后一家人坐在上房里吃头道年夜饭。头道年夜饭通常是长面，这个妻子倒是做了。妻子也是从农村出来的，这个年俗她懂。

吃过长面该干什么呢？在老家，对于男人，这段时间是一年中最为享受的时光。准备工作做完了，香已上起，烛已点燃，酒已热上。孩子们在院里噼噼啪啪地放炮，男人们就坐在炕上过年。那个“过”，真是只可意会，难以言传。勉强说，有点像“闲”，但你又觉得它非常的紧张，是非闲；是静，但你又觉得它非常的热烈，是非静；是温暖，但你又觉得它非常的清凉，是非温暖。那是什么呢？是和祝福的同在，是躺在一叶时间的舟上赏月，任舟下碧波荡漾，只不过那月不是月，那碧波也不是碧波，而是一种叫“年”的东西。如果一定要我找个词来称呼它，那就叫它逍遥，或者静好也可以。后来回想，这种静好大概和神同在有关，神像一个过滤器一样把平时浮泛在我们心海的那些杂七杂八的东西过掉了，让你心里的水还原到当初的纯净，那是一种液体的烛光。当然，这种静好还和供桌上请的家神有关系。因为和神同在，大家比平时有些庄严；又因为是家神，就不必像庙里那么肃穆。如果说年是岁月的精华，那这段静好就是年的精华。多少年来，只要一闭上眼睛，我就能闻到它的香味，那种超越一切香味的香味；看到它的颜色，那种超越一切颜色的颜色；感到它的温暖，那种超越一切温暖的温暖；听到它的脚步，那种超越一切脚步的脚步，糖一样的脚步。好了，该给您说实话了。上面之所以写下这么多文字，只是想向您说明您从这些文字中看到的都不是那个“过”。回过头来，觉得能够表达那个“过”的，还是那个“过”字。我反对把汉字简化，但对“过”这个字的简化却非常的赞佩，一寸一寸地，过，多好。

男人们“过”年的时候，女人们大多在厨房里煮骨头，收拾第二轮年夜饭。给孩子们散糖果、发压岁钱一般都在第二道年夜饭上来时进行，论时辰应该是亥尾，十点半左右。因此，这段十点半之前的时光男人们就像茶仙品茗一样，陶醉而又贪婪。

回过头来说泼散，城里人显然没有条件做。因为没有地方可供你去泼，去散。你不可能把一碗饭端出楼道，泼散在小区里，那样别人会认为你是神经病。

贡献倒是可以做，就三口人坐在一起献了饭，然后开吃。

吃完长面呢？应该是品尝那段静好的时间了。在老家，为了把这

段静好延长，由我带头，把贴巴的时间一再提前，后来干脆不跟抢集了，一大早就开始贴巴了。依次类推，上坟的时间也提前了，有时如果效率高赶得快那段无所事事的静好就从黄昏开始。按照习俗，一般情况下，只要大门上的秦琼敬德贴好，黄裱上身（把黄裱折成三角，贴在神像上方，意为神仙已经就位），别人就不到家里来了，即便是特别紧要的事，也要隔着门，这种约定俗成的禁入要一直延续到第二天早上行过“开门大礼”。就是说，这是一段纯粹属于自家人的时光。

但是放下碗筷，却一点也没有那种感觉。儿子已经迫不及待地打开电视，手机也不安分，祝福的短信频频响起。是啊，该给师长、领导和亲朋好友拜年了。就躺在沙发上编词儿，儿子见状，拿了饮料和干果就着春节晚会自斟自饮。编了许多句子，都删掉了。祝福的时刻也是感激的时刻。年年岁岁，每当写下那个“祝”字，心里就是一种莫名的感动。才知道什么叫词不达意，再美好的贺词也难以表达心中的那份感念，对亲人，对师长，对善缘，对大地，对万物。真是岁月不尽，祝福不尽。从小，父亲就给我们灌输，一个不懂得惜缘和感恩的人是半个人。常言说，受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可是你想想，一个人一生要用掉多少水，造化的这个恩情，一个人怎么能够报答得了。当时不懂得父亲话里的意思，及至年长，每次打开水龙头，就觉得父亲的话真是至理名言，假如这地球上没有水，没有粮食，没有阳光，别的一切又从何谈起？我们还谈什么荣耀，谈什么理想和幸福？这样想来，就觉得在我们生命的背后确实有一个大造化在的，她给我们土地，让我们播种、居住；她给我们水，让我们饮用、除垢；她给我们火，让我们取暖、熟食；她给我们风，让我们纳凉、生火；她还给我们文字，让我们交流、赞美，去除孤独和寂寞。要说这才是真正的贡献，但对此勋功大德，造化却默默无言，无言到普通人连她在哪儿都不知道。再想祖母生前的一些恪守，比如饭前供养，不杀生，不浪费，施舍、忍辱、随缘、无所求等等，不禁油然而生敬意。父亲说，这人来到世上，有三重大恩难报，一是生恩，二是养恩，三是教恩。因此，他的师父去世后，师母就由父亲养老送终，因为师父无后。当年我们是那么的不理解，特别是在那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日子里，他却拿最好的衣食供奉师母，就连母亲也难以理解。现在想来，父亲真是堪称伟大。

受父亲的影响，感恩成了我的一大情结。以至于在这个赤裸裸的利益社会中，自己的一些古旧的做法在别人看来可能有些可笑。但要改变，似乎已不容易。父亲说，感恩是一个人的操守，应该知行合一，落实在默默的行动上，不要修口头禅。那么短信呢？短信当然不是行动，有些口头禅的嫌疑，但不发心里又过意不去。但身为作家，却写不出一句自己满意的贺词来。就在自己作难时，一句春联出现在

脑海："天增日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横披"出门见喜"。觉得不错。在春联中，最喜欢这句了，尤其"天增日月"、"春满乾坤"这对，真是大美。就把按键想象成毛笔，把彩屏想象成红纸，书完赵家书钱家，写完孙家写李家。恍然间又回到了老家，身前是一个方桌，左边是研磨压纸的侄子，右边是排队立等的乡亲，身后是一院红。又被自己惹笑了。一家家住在火柴盒一样的单元楼里，哪里有什么院啊。突然觉得这城里人真是可笑，一个家，怎么可以没有院呢？

如上所述，觉得祝福是一种近似于祈祷的庄严行为，就算做不到虔诚，至少也应该真诚，因此不喜欢那些从网上下载的段子，尤其厌恶群发，就逐个发。发完已是老家上第二道年夜饭的时间。一般家庭，第二道年夜饭的主菜是猪骨头，我们家因为祖母信佛，父亲又是孝子，尊重祖母的信仰，也就变着花样做几道素菜。妻子征求儿子意见，把这个环节干脆省掉了。但压岁钱是要发的，虽然要比给老家散的多得多，可儿子却丝毫没有几个侄子从我手里接过压岁钱的那种开心。手伸过来了，眼睛还在电视上。

老家也有电视了，多少对那段静好有些影响，但深厚的年的家底还是把电视打败了。大家还是愿意更多地沉浸在那种什么内容也没有又什么内容都有的静好中。说到电视，思绪就不停地往前滑。平心而论，有电是好事，但在没有电之前的年却更有味。想想看，一个黑漆漆的院子里亮着一个灯笼，烛光摇曳，那种感觉，灯泡怎么能够相比。再想想看，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村子里，一个灯笼在鱼一样滑动，那种感觉，手电怎么能够相比。假如遇到雪年，雪打花灯的那种感觉，更是能把人心美化。细究起来，灯是活的，灯泡是死的；灯笼是活的，手电是死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越先进的东西越是给人的感觉是死的呢？怎么社会越发展活的东西越少，死的东西越多呢？

刚才说过，尽管有了电视，有了春晚，但老家的孩子却没有完全被吸引，吃过第二道年夜饭，他们就穿了棉衣，打了手电，拿了香裱和各色炮仗，到庙里抢头香了。几个同敬一庙之神的村子叫一方，那个轮流主事的人叫方长。说来奇怪，那一方水土看上去极像一个大大的锅，那个庙就在锅底的沟台上，但是这种体制并没有限制锅外面的信众翻过锅沿来敬神。特别是那个灯笼时代，一出村口，只见锅里的、四面锅沿上的灯火齐往庙里涌，晃晃荡荡的，你的心里就会涌起莫名的感动。如果遇到下雪，沟里路滑，大家就坐在雪上往沟底里溜。似乎那天的雪也是洁净的，谁也不会在乎新衣服被弄脏。

然后一方人站在庙院里静静地等待那个阴阳交隔的时刻到来。通常在春节联欢晚会主持人宣布新年的钟声敲响的时刻，庙里的信俗两

众就一齐点燃手里的香表。受敬的神有观音、太上老君、关圣、白马大王、土地、龙王、牛王、马祖等等。这里不像大寺庙那么庄严，大人的最后一个头还没有磕完，一些胆大的小子们已经从香炉里拔了残香去庙院里放炮了。这神仙们也不计较，爷爷宠着淘气的孙子似的乐呵呵地看着眼前造次的小家伙们。不多时，香炉里的残香都到了小子们的手里，变成一个个魔杖。只见魔杖指处，火蛇游动，顷刻之间，整个庙院变成一片炮声的海。现在，窗外也是一片炮声的海，但怎么听都让人觉得是假的。想想，是这高楼大厦把这炮声给破碎了，不像在老家的大锅里，炮声虽然闲散，却是呼应的，"聚会"的。还有一个不像的原因，就在这城里人没有一个院子，再好的炮声也让人觉得是野的。

小子们放炮时，有点文化的成年人则凑在庙墙下欣赏各村人敬奉的春联。什么"古寺无灯明月照，山刹不锁白云封"，什么"志在春秋功在汉，心同日月意同天"，什么"保一社风调雨顺，佑八方四季平安"等等。长长的一面庙墙被春联贴满，假如你是白天到庙里去，一定会远远地就看见一个穿着大红袍的老头蹲在那里。庙院里插满了题着"有求必应"、"威灵显应"一类的献旗，庙堂里"感谢神恩"一类的丝质挂匾堆积如山。每年方上的还愿大礼上，会长就叫人把那些丝绸献匾缝成一个帐篷，供戏班子搭台用。

从庙上往回走的那段时光也非常爽。脚下是宽厚的大地，头顶是满天繁星，远处是隆隆炮声，心里是满当当的吉祥和如意。上了沟台，坐在沟沿上歇息，你会觉得年是液体的，水一样汩汩地在心里冒泡儿。要是天天过年就好了，一个说。人家神仙天天过年呢，另一个说。目光再次回到庙上，觉得年又是茫茫黑夜中的一团灯火。可是现在，我站在自家的阳台上，目光望断，那团灯火却固执地不肯出现在我的视线中。

从庙上回来，一家人往往要同坐到鸡叫时分，由孙辈中的长子带领去开门，然后留一个人看香（续香火），其他人去睡觉，但也只是困一会儿，因为拂晓时分，长男还要去挑新年泉里的第一担清水，等太阳出山时全家人赶了牲口去迎喜神。再想想看，一村的人一村的牲口都汇到一个被阴阳先生认定的喜神方向，初阳融融，人声嚷嚷，牛羊撒欢，每个人都觉得喜神像阳光一样落在自己身上，落到自家牲口的身上，那该是一种怎样的喜庆。一村人到了一块净土的正中间，只见会长香火一举，锣鼓消歇，众人刷地跪在地上。会长主香公祭。祭台上有香蜡，有美酒，有五谷六味，也有一村人的心情。会长祷告完毕，众人在后面齐呼：感谢神恩！然后五体投地。牲口们也通灵似的在一边默立注目（更为蹊跷的是，有一年，在大人们叩头时，有一对

小羊羔也跟着跪了下来）。那一刻，让人觉得天地间有一种无言的对话在进行，一方是大有的赏赐，一方是众生的迎请。一个“迎”字，真是再恰当不过。立着俯，跪着仰，正是这种由慈悲和铭感构成的顺差，让岁月不老，大地常青。现在想来，那才是原始意义上的祝福。礼毕，大家都不会忘记铲一篮喜神方向的土回家去，一半倒在自家的耕地里，一半垫在牲口圈里。

大年初一的早上，通常是吃火锅。那火锅和现在城里人用的火锅不同，是祖上留下来每年只用一次的砂锅，说是砂锅，又和现在饭店里的那种砂锅不同，中间有囱灶，四周有菜海，囱灶中装木炭火，下面有灰灶。木炭把年菜熬得在锅里叫，就菜的是馒头切成的片儿，那种放在嘴里能化掉的白面馒头片，热菜放在上面一酥，你就知道了什么叫化境。菜的主要成员是酸菜、粉条、白萝卜丝，主角是酸菜，一种母亲在秋天就腌制的大缸酸菜，现在一想起它，我就流口水，那种甘苦同在的酸，只有母亲能做出来。进城之后，我曾让妻子按母亲的方子做过好多次，都失败了。妻子无奈地说，有些东西，城里人就是无福享受。

初一下午的那段时间也不错。记忆中永远是懒洋洋的阳光，就像那阳光昨晚也在坐夜，没有睡好的样子，现在虽然普照大地，但还在睁着眼睛睡觉。我和哥走在那种睡觉的阳光里，去找那些长辈和填了三代的人家拜年。一般来说是按辈分先后走动，但最后一家往往是我们爱去的地方。因为我们会在那家坐下来，喝着小辈们炖的罐罐茶，吃着小辈媳妇端上来的甜醅子，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在心里存了一年的闲话，直到晚饭时分。不知内情的人会想这家肯定是村里的大户人家，其实情况恰恰相反，他是我的一个堂哥，论光阴是村里最穷的人家了，但他却活得开心，永远笑面弥勒似的，咧着个大嘴，让人觉得没有缘由的亲，没有缘由的快乐，没有一点隔膜感。自己虽然穷，却不抠门儿，假如有些什么好东西，往往留在这天让大家分享。大家都愿意上他家的那个土炕，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大半村的人，炕上肯定坐不下，小子们就只能围了炉子坐在地上。通常情况下，炕上的大人在说闲，地上的小子们在打牌。那种感觉，让人想起一个词：共产主义。有时我们干脆不回家吃饭，接着打牌，堂嫂就给我们做大锅饭。吃完大锅饭，接着打，堂嫂就把馒头笼子提了来，放在牌桌下，谁饿了只要一伸手就可以解决问题。父亲说，奶奶活着时，上正时月，一村人差不多都围着奶奶过。奶奶去世后，这摊场就转到堂哥家去了。父亲还说，那时的年要过整整一正月的。而年的准备工作一进腊月就开始了。父亲说，家里有两个石磨子，四头驴换着推，要转整整一个月，因为奶奶磨的是一村人吃的面。腊月初八一过，村里的戏班子就住到我们家了，开始排戏。腊月二十四小年彩排之后，大家回

家过年，三天年一过，出庄演出，演戏回来，戏班子就干脆住在我们家打牌，等下一方人下红帖。不过那时村里人不多，正好一台戏。父亲说郭家河的戏是远近出了名的。关于郭家河的戏，有许多的故事可讲，别的不说，单说有一年，伯父为了做一位龙王，三九寒天在沟泉边往麦草扎的骨架上浇水，整整浇了一个月，硬是冻出了一个活生生的龙王，一出庄，把外方人的眼睛都惊直了，代价是伯父的手指差点被冻掉。多少年来，我一直在想，伯父的这种近似着魔的热情到底从何而来？相比之下，城里的初一就有些百无聊赖。傍晚，我打开电脑，开始写这些文字，以一种书写的形式温习大年，我没有想到，它会把我的伤心打翻，把我的泪水带出来。

有点恨初二。小时候，初二这天，哥要去“转丈人”了，他一走，就把半个年带去了。结婚后，初二这天又要自己“转丈人”了。在父亲一再地催促下，极不情愿地出门，那种感觉正好注释一个词：“留恋”。按照古制，初二这天，要给最重要的亲戚去拜年。这最重要的亲戚，一是上姑舅，即母亲的娘家，还有妻子的娘家。现在，我远在千里之外的省城，显然没有可能去走上姑舅家，也没有可能去丈人家，那么我该去谁家呢？如果按照最亲的原则，那把我从乡下调到省城的老领导是最亲的了；如果按最重要的原则，那我现在的上司肯定是最重要的了，我不知道该先去谁家。

犹豫之间，电话响了，哥打来的。哥说他想代我去给岳父岳母拜个年，问拿什么“情”。我问一定要去吗？哥说有“三代”，有老人。我的鼻子就酸了，真是既感动又惭愧。在老家，只要人家填了“三代”（在红纸上填写的祖宗三代神位，比如我们郭家，就写郭氏门中三代宗亲之神位），大年初一都要去上香的，即便两家是仇人。在老家，许多怨家就是这天和好的。人家都能进门来，在三代前上香，在祖先前磕头，我们还有什么不能原谅的，于是握手言和。就是再大的仇恨，如果这天你不去人家三代前上香，那全村人都会看不起你；假如你去了，对方不让你进门，那全村人从此就会不进他家的门。老规矩之所以初二要去“上姑舅”家，就是要赶在初三傍晚送三代前在上姑舅家的三代前上香，这是一个女婿必尽的义务和孝道，所谓女婿半个子。哥之所以要代我去岳父家，主要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

我说还是拿“大红袍”吧。“大红袍”是哥包的情封子。所谓“大红袍”，是把花生和大枣用白纸包成县官帽，然后在上面贴上红纸条，然后用红绳子十字绑了，在顶上打成心结，转亲戚时，不管远近亲疏贫富贵贱，一律使它。我曾经下决心学过这种包法，但无论如何都包不出哥的那种方正的气度来，心里多少有些不快。当年在美术课上，老师还夸我的手工最好呢。就觉得有些东西是和灵巧无关的。就像现

在，自己再怎么学，也是无法把那个年的味道学过来，我想那永远学不会的，永远不能被复制的，宁屈不折的东西，大概就是佛家讲的那个“性”了。如同那月亮，再怎么学，也不能成为太阳；就像那梨，再怎么学，也不能成为桃子一样。

其实“大红袍”已经是哥的改革产品了。父亲时代的情封子是“五谷丰登”。那是父亲亲自做的一种点心：把花生核桃枣子等五仁用蜂蜜拌到面包里，摁在一个刻有“五谷丰登”的花边母模里，拓出一种非常好看的花边点心，然后放在锅里煺熟，黄表里，麻纸外，再用自己捻的红头绳十字绑了，在上面打成“万”字，就是一封“情”了。我不知道祖上为什么要把它叫“情”而不叫“礼”。“情”者，常青的心，莫非是说一种东西因为感恩而常青不老？由此我还想，这个“年”一定不是什么传说中的怪兽，而是一个巨大的感恩，也正因为它是感恩，才这么让人心醉神迷，不能自已，因为这人本就是为感恩而来。父亲说这五仁别的三样可以更换，唯独花生和枣子不能换。我问为什么？父亲说用花生取“生”意，用枣子取“子”意。我问为什么偏偏用花生取“生”意，用枣子取“子”意？父亲说不知道，当年师父这么教他的。后来涉猎中医，发现花生阴性，枣子阳性，阴阳合和，想必是既有生则有子了。父亲还说在制作“五谷丰登”前要净身净意，净身是沐浴，净意是不能有杂念。在我的记忆中，每当父亲制作“五谷丰登”时，厨房里就笼罩着一种紧张的气氛，通常情况下是不允许生人进门的，就连我们也不让，为了让人知道他在制造“五谷丰登”，他会在厨房门口挂一个烟袋，村里人进来一看烟袋，就立即噤了声。我后来揣度，这“五谷丰登”从前肯定是祭品，后来才用于走亲戚。

后来哥主了家政，嫌父亲的“五谷丰登”太麻烦，建议父亲做一下改革，用花生和枣子包。父亲当然不同意。哥就给父亲算了一笔账，结论是父亲的做法要比哥的做法成本高两倍。记得那是一个十分困难的年份，父亲被迫同意了。村里人见哥这么干，都纷纷效仿。在这件事上，我看到了哥的政治家智慧，他的意见之所以能够被父亲通过，除了非常现实的经济账，还和他的善巧有关。既然父亲说“五谷丰登”中最重要的是花生和枣子，他就建议用这两样包。父亲一想虽然锡杖换了，袈裟未变，也就同意了。

那个锡杖就被我带到城里，放在书架上了。

就是哥改进的这种情封，现在乡亲们也已经不用了。他们嫌它麻烦不说，更觉得土，不洋气。去年我回家，看到他们一律用的是县食品加工厂生产的“恭喜发财”，里面的东西不知如何，但包装确实漂亮。但父亲坚持不让哥用它。哥是个孝子，既然父亲坚持不让用，就继续用花生和枣子包。

但哥却说，今年他也批了“恭喜发财”。我说爹同意改了？哥说同意了。我说那就“恭喜发财”吧。哥说他的意思是老人喜欢吃些什么东西，他到商店给买一些。我想了想，说，他最爱吃爹做的“五谷丰登”，可惜买不到。哥笑笑，说，连模子都找不到了。我说，模子在我这儿。哥说，原来是你拿去了。

大生产

腊月和正月被一阵敲门声惊醒。睁眼，地上站着哥。哥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娘，快，我媳妇要生了。娘一边穿衣服，一边说，你小子还真行啊，数着天数当爹，恭喜啊。哥不好意思地笑笑，说，夜凉，娘你穿暖和。娘说没事，惯了。爹也穿了衣服，坐起来抽烟，一脸的开心。爹把烟盒放在哥面前，意思是允许哥抽烟。自从哥娶媳妇后，腊月和正月就发现，爹不再阻止哥抽烟，另家后更进一步。每次哥来家里，爹就先自己装上一烟锅，然后把旱烟盒往哥面前一放，只不过不像对外人那样出口让。哥说他不想抽。正月说，抽吧，平时逼着让我们从爹这里给你偷烟抽呢，这时倒做起人来了。哥瞪了正月一眼，但很快又换了大度在脸上，真像一个要做爸爸的人了。娘一边系扣子，一边说，真快，才几天，这小子也要当爹了。

哥弯腰把娘的鞋摆顺，好让娘快点出发。娘说这么心疼媳妇啊？哥说她反应重。娘说别急，先让她疼一会儿。哥就笑，接着问，娘你的家当呢？娘看了一眼地柜。哥会意，就过去拉开柜门取出一个保健箱，背了，立等要走。娘却在盆里倒了水，慢条斯理地洗脸。哥就急得在地上直挪脚步。腊月和正月趴在被筒里看着这一幕，觉得好玩。他们无法想象，哥做了爹该是一个什么样子。平时，他还混在他们一起玩呢。突然，正月说哥你还没有磕头呢。哥被正月的话惊了一下，忙放下保健箱，跪在地上，说娘我给你磕头。娘像是没有听到哥的话，倒带着一个特别的表情看了被筒里的正月一眼。这让腊月很羡慕，她也知道每个请娘的新爹都要给娘磕头的，却怎么没有想起来，让正月给赢人了呢？看正月，正月一脸的得意，像刚刚抓到一个特大俘虏似的。正月把脖子伸到炕沿前笑呵呵地看哥磕头，觉得既好玩又解气。

嫂子没过门的时候，哥和正月一起睡，有时腊月不想到娘和爹身边去，也就在他们这边睡，哥上炕，腊月靠窗，正月中间，既热闹又自在。可是嫂子来的那天晚上，哥就不和他们睡了，正月和腊月只好回到爹和娘身边睡。闹完洞房，村里的人都散尽了，新房里剩下哥、嫂子、正月和腊月。娘叫正月和腊月到上房里睡觉。正月不愿意去，正月想和哥、嫂子一起睡。但哥一点留他们的意思都没有。嫂子同样，生铁一样，一点人味都没有。娘来叫他们，正月说炕这么大，我和姐在这里睡吧，能睡下。娘就笑。娘说这有讲究，新房里只能睡新郎和新娘。正月问为啥？娘说等你长大就知道了。正月问啥时能等到长大？娘就一把把正月抱起来，一手拖了腊月，走出新房。正月指望着哥能够留他一下，但哥一个响屁都不放。到了上房，正月问腊月，

你觉得哥像个啥？腊月说新郎官啊。正月说再想。腊月想了半天说，哥就像哥嘛。正月说叛徒，瓜蛋。正月这么一说，腊月就觉得哥真像一个叛徒。正月说，你说，哥怎么说叛变就叛变了呢？腊月说都是因为嫂子。正月说对，嫂子肯定是个女特务，不然好端端的一个哥，怎么说叛变就叛变了呢？我们得去侦察一下。二人就悄悄溜下炕，光着脚片到新房窗下。

哥起来作揖时，正月扑哧一声笑了。腊月就觉得身上的被子也笑了。腊月问正月笑啥。正月说再让你当爹，放着好好的新女婿不当，偏要当爹，看要磕头吧。惹得爹和娘好一阵笑。哥脸都红到脖子处了。腊月说看把你乐的，人家只是磕了三个头，又没掉一根毫毛。正月说过年时他把我们压在地上硬让我们给他磕头时多凶，现在臭蛋你就别磕了吧。爹就喝了正月一声，说，没规矩。正月的头就缩进被子里。腊月也把头缩进被子里，问，假如人家不磕呢？正月说，敢，如果不磕，娘就不去，娘不去，他媳妇就得一直疼。腊月说你咋知道一直疼。正月说一泡屎拉不下来还憋得肚子疼呢，何况一个人。腊月就佩服得不行，她也应该想到生一个娃娃是要比拉一泡屎难，可怎么又让正月说出来了呢？突然，正月说，不过姐你别怕，你想啥时候生就啥时候生，反正娘在身边。腊月说我想现在就生。这次轮到正月着急。是啊，假如姐现在就生呢？娘走了怎么办？但他立即放下心来。可是你的肚子还没有疼呢。腊月想想也对，好像听娘每次回来都说生娃娃是先要肚子疼的，有些人都疼死了。过了会儿，正月问，你说嫂子肚子里的小人儿是咋成的呢？腊月说大概就像瓜一样。正月的脑海里就伸出一个长长的瓜蔓。可那瓜，是谁种的呢？

哥和嫂子从门里进来，腊月和正月的眼睛就直了。他们从嫂子娘家来。嫂子的娘家在一个叫天水的地方。嫂子被娘家喂成一个大肥猪。正月小声说，还知道回来。腊月附和，就是，还知道回来。哥带嫂子去浪娘家，不想一去就是两个月。娘成天气得骂呢，想不到看见嫂子却高兴得像啥似的，说，这么显啊，一定是个公子。嫂子就笑。娘客气地把嫂子让进屋。正月给腊月说，自家人，还像待亲戚一样。娘回头看了他一眼，示意不要这样说话。正月和腊月就把声音压小，坐在门槛上叽叽咕咕。刚才娘看着嫂子的肚子说，这么显啊，一定是个公子，什么意思？正月问腊月。腊月说你去问娘啊。正月就上前问娘。娘笑着说你嫂子要给娘生孙子了，你小子要当叔叔了。正月被叔叔二字激灵了一下。这叔叔二字，平时常听别人叫，没想到今天落在自己身上，就觉得自己一下子高了一截，人物了一截。嫂子你把娘的孙子掏出来我们看看。正月一本正经地说。嫂子笑得直不起腰。娘也笑得栽跟打斗的。正月没有笑，正月在想，嫂子是从哪里装进去的呢？

娘出门时，正月说我也去。娘说人家媳妇生娃娃你去做啥。正月说我就想去。腊月把头伸出被筒说那你也让你媳妇快生啊。正月的手就在腊月屁股上掐了一下。腊月疼得叫起来。正月说你以为你能躲脱那一关，到时就让你胡说八道。娘说别胡闹，好好睡觉，天还早呢。正月说要不你带上我姐吧，让她也学一下我嫂子咋肚子疼。又把一家人惹得差点笑死。娘说肚子疼还不好学吗，多吃两个生萝卜就行了。正月说可是现在没有生萝卜啊。娘笑着说我看你就是个生萝卜。说着出门。爹也跟着出去了。

娘把哥和嫂子送出门，又把哥叫回来。说，从现在起，可不许人家做重活，不许气人家，不许参加红白喜事，不许到古院子里去，不许到杀生的地方去，不许吃荤腥，更不许做亏人的事……娘说了许多不许，他没有记住。正月给腊月说，就像给谁把皇榜揭来似的。这不许那不许的。腊月说就是。更让正月气愤的，娘把大姐送来的一袋小米给哥了，把三姑送来的一瓶蜂蜜也给哥了。如果仅仅是这样，还倒好说，更让人怒火中烧的是，娘揭开衣襟，掏出钥匙，打开炕柜，柜里居然有一包红糖，一封饼干。娘啥时候放进去的，他怎么一点都不知道。忍无可忍的事情发生了，娘把它们全拿出来，装到哥的包里了。这次哥倒是推辞了一下，说这是人家送给爹的，留着让爹喝茶吧，饼干给腊月和正月两个馋嘴吧。总算说了一句人话。娘说他们吃的时间还长着呢，再说，都是自己兄妹。哥就不再推辞，从包里拿出饼干封子，打开包纸，给腊月和正月每人取了两片。从哥手里接过饼干，正月心里的气总算消去大半。娘和哥出门后，正月给腊月说，你说，娘怎么对嫂子这么好？腊月说，娘不是说，嫂子要给她生孙子了吗。正月说难道孙子比儿子更值钱？腊月说大概是吧。正月问为啥？腊月皱着眉头想了半天，也没有想出答案，舌头却伸到饼干上去了。正月看着那么好看的饼干在姐的舌头下湿了一块，心里一疼，但自己手里的饼干也不听话地到舌头边了。就在这时，正月有了答案，因为孙子是别家的人生的，儿子是自家的人生的。腊月想想，对啊，娘是自家人，嫂子是别家人，娘总是对别家的人好。正月说那我们也让嫂子生一遍啊。腊月说这个主意倒不错，但不知道嫂子愿意不愿意。

姐你吃我吧。正月突然说。腊月惊得两个眼睛鼓成铜锣，说，你怎么能吃？正月说娘刚才说我就是生萝卜，娘说只有吃了生萝卜才能肚子疼，只有肚子疼才能给娘生孙子。腊月想刚才娘的确是这样说的，就盯了正月看，却是无从下口。她无可奈何地摇摇头，说，娘肯定骗我们呢，人怎么能吃？正月说肯定能吃，爹和娘不教我们，是留着自己吃呢。腊月惊讶地说，是吗？正月说骗你干嘛，一次，我就听见爹在吃娘呢，娘还问爹啥味道呢。腊月的嘴也张成铜锣，说，真的？正月说骗你干嘛。腊月问啥时候？正月说一天夜里，我被尿憋

醒。腊月说以后你听到时叫声姐，让姐也听听。正月说好。

爹进来了。腊月再看爹时，就觉得爹一脸的阴谋。腊月想，爹也太不够意思了，怎么能够偷着吃，看来娘平时说爹有一嘴中吃的都舍不得吃留给她和正月是假的。这一发现让她的心凉了一大截。但她又立即记起，有好多次，家里做些好吃的，爹就是舍不得吃，硬让她和正月吃。他们强让他吃，他就说他不爱吃那东西。他们就真以为爹不爱吃。直到后来他们惹爹生气，娘教训他们，他们才从娘的口中知道爹是装作不爱吃的。正月说不对啊，你说爹吃娘，可爹怎么不生呢？腊月说真是个瓜蛋，爹是男人，男人怎么生。正月说你是说男人吃了生萝卜也没用？腊月说那当然，口气中充满着自豪。正月说我明天就去给你拔生萝卜。腊月说可是我怕疼。正月说一点疼算啥，再说，有娘在，还怕疼？腊月想想也是，就觉得肚子里也有一个孙子了。

爹让腊月和正月睡，他出去一趟。正月问爹出去干啥。爹说你问那么多干啥。爹走后，正月说我知道爹干啥去了。腊月问干啥去了。正月说去土地庙。腊月问你咋知道。正月说我看见他拿了香表。腊月说怎么半夜三更去土地庙。正月说没听娘说神仙都在晚上巡逻吗，那些在晚上偷着干坏事的人都被黑白无常记在功过簿上，到时算总账。腊月说爹早不去晚不去，为啥偏偏今晚到土地庙去呢？正月说因为今晚嫂子肚子疼啊。腊月想，原来爹是给嫂子走土地爷的后门去了。可是，村上人都说爹会法术呢，连鬼都给他抬轿子呢，他还要给土地爷走后门吗？正月说就是啊，哪一家死了人都叫爹去埋，你说爹就不怕？腊月说再别说了，我害怕。正月说别怕，有我呢。嘴上这么说，身子却拱到腊月的怀里。正月说爹说当你害怕的时候一直念“太上老君大放光明太上老君大放光明”就不害怕了。二人就念，果然不那么害怕了。

你说村里人死了有爹埋，爹死了该让谁埋呢？腊月没有想到正月会想到这么一个严峻的问题，心里再次生出对他的佩服。是啊，爹死了该让谁埋呢？你得赶快跟爹学啊。正月说我才不学呢，跟死人打交道，要学你去学。腊月说那我去学，爹说其实死人没啥可怕的，看上去他死了，其实他是到新家了。正月说，新家？死了还有新家？腊月说就是，爹说做好事的人死了要么到天堂，要么还做人；做坏事的人死了要么做畜生，要么下地狱。爹还说那些做好事的人死得容易，就像睡着了；做坏事的人死得艰难，就像活剥皮。做好事的人死了身体是香的，做坏事的人死了身体是臭的。正月问那埋人是好事还是坏事？腊月说当然是好事。正月想，如果埋人是好事，那爹就是雷锋了。他的脑海里就出现了一片人的麦浪，爹的收割机轰隆隆地从村里开过，一直开到美国去了。

鸡叫了，正月应声从炕上翻起来，一把揭过腊月身上的被子。腊月说神经病，我正做梦呢。正月说做梦又不是吃席。腊月说我梦见兔生娘坐着火车上北京了。正月说那是你想上北京呢，快起。腊月问起这么早干啥？正月说到地里拔萝卜啊。腊月说拔萝卜干啥？正月说让你个馋猫吃啊。腊月说我吃萝卜干啥？正月说肚子疼啊。腊月就记起娘早上说的话，就起来穿了衣服和正月出门。

天还没有大亮，二人猫着腰在自留地里东找找西找找，总算从土豆行里找到一个萝卜。不想挖开土还没有一根筷子粗，就下不了手了。娘说凡是能够长的，都是一个命，如果没有熟，害了它们是有罪的，这萝卜能够长，肯定也是命。一想到它是命，就下不了手了，就又重新埋上。

往回走的路上，正月来了灵感。我们可以向庄里人要啊，说不定谁家还有老萝卜呢。腊月想想也是。二人就挨家挨户地去要。先到地生家。地生妈说你们要萝卜干啥？腊月要说话，却被正月抢先，正月说不为啥，我妈说她想吃一点。腊月佩服还是正月聪明，她差点把秘密暴露了。地生娘说，都这个季节了，恐怕谁家都没有了，再等等，新萝卜就下来了。正月心里说，饱汉不知饿汉饥，谁能等得住。二人又到兔生家。不想还是同样的结果。正月想，看来这萝卜是一个季节，不到你吃的时候，想吃也吃不上。兔生娘问你娘在干啥？正月说我哥叫去了。兔生娘问你哥叫你娘干啥？正月说我嫂子生娃娃。兔生娘问啥时候？正月说昨晚。兔生娘说好啊，这老家伙要抱孙子了。正月问，你抱孙子了吗？兔生娘说也快了。正月问也要我娘接生吗？兔生娘说用她做啥，俺用你爹。腊月就跳起来，说，姨骗人，哪有男人接生的。兔生娘说你个小鬼精，回去告诉你娘，就说兔生家的也快要生了，让她有个准备。正月的心里就升起无比的自豪，就觉得娘像拔萝卜似的，挨个儿从村子拔过去，留下一村的萝卜坑。兔生娘说你娘行了一辈子脚，起鸡叫睡半夜的，都是给别人做差，这回终于到自家了，她心里该多美啊。正月说不就生个娃娃嘛，有啥美的？兔生娘说你碎[redacted]当然不懂，这世上，没有比生娃娃更美的事情了。正月说还有呢。兔生娘惊讶地说，是吗？还有啥能比生娃娃美？

下着雪，天很冷。正月和腊月在窗子外面，脚都要冻掉了，但是没有谁愿意离开。娘说这前两天，就得有人听床。他们问为啥。娘说吉利啊。正月问为啥吉利。娘说老先人留下来的规矩，从古到今都是这样的。正月的眼前就出现了一个长长的听床的队伍，八路军一样，埋伏在大江南北，只等日军到来。正月把腊月拉远，问，你说我们听床哥知道吗？腊月说大概不知道，他又没有听过床。正月问你咋知道没有？腊月说他又没有哥，听谁的？正月说听爹和娘的啊。腊月就噗

地一声笑出声来，正月忙伸手把姐的嘴捂住。腊月悄悄地说你个瓜蛋，爹娶娘时，哪里有哥啊。正月问你知道没有？腊月说当然没有。正月说我们去问娘？腊月说问就问。二人就去问，不想娘已经睡着了。娘的瞌睡真是容易。二人钻到被筒里暖了一会儿，再次回到新房窗下。就听到哥问嫂子美吗？嫂子说，美。哥问像啥一样美。嫂子想了半天，说就像××一样美。哥说你是说没有比这更美的了？嫂子说没有了。正月和腊月就捂着嘴笑，把牙都笑掉了。

兔生娘快笑死了。这两个碎■，真把人笑死了。正月腊月看见，兔生娘真要笑死了，突然一阵紧张。不想就在他们不知所措时，兔生娘正常了，说，好啊，这下我可有酒喝了。正月问为啥？兔生娘说让你哥给老姨买啊。正月问为啥叫我哥给你买？兔生娘说不买我就把他们洞房里的话当戏词给大家唱啊。正月和腊月面面相觑，二人心想这下损失可大了。正月问，姨你想喝啥酒？兔生娘想了想说，当然是隆南春。正月问腊月，一瓶隆南春多少钱？腊月说好像是七块。正月的心里就痛了一下。突然，正月拍着手在兔生娘面前跳起来，嘞嘞，把老姨给哄信了，嘞嘞，把老姨给哄信了。兔生娘说你哄我？正月说当然。兔生娘就做着鬼脸走到正月面前，一把把正月抱起来。腊月以为她要像吃生萝卜一样吃了正月，上前夺正月。不想兔生娘根本不理她，“吱”地在正月脸上亲了一口，然后怪声怪气地说，哄我？你别看我们隔着两道院三道墙，但老姨听见他们就是这么说的。正月不屈不挠地说，哄谁呢？难道你是千里眼顺风耳不成？兔生娘又“吱”地在正月脸上亲了一口，说，我侄子才说对了，老姨不用千里眼顺风耳就知道他们是这么说的。正月问你咋知道的？兔生娘说，告诉你个小鸡鸡吧，在正月的小鸡鸡上吱地嘬了一口，因为老姨当年也是这么说的。正月乘兔生娘不注意，腾地跳下来，躲远，问，那你说，生娃娃和××哪个更美？兔生娘说，要说嘛，它们是一回事。正月说，怎么是一回事，明明是两回事。兔生娘说，都是一个地方。只不过一个是出来，一个是进去。正月问，哪个出来，哪个进去？兔生娘又笑死了。笑完，又撵着抱正月，正月撒腿跑了。兔生娘一边追一边说，没有出来，就没有进去，没有进去，就没有出来。

二人一口气跑到家里，关上大门。爹问他们咋回事。二人只是出气，不说话。爹说你们去你哥家了？二人还是只喘气不说话。爹过来，看见正月的脸蛋上有两个牙印，问腊月这是咋了？腊月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是兔生娘咬的。爹就笑了，一脸的开心。腊月说她都把正月的脸蛋咬烂了，你还这样开心。爹说那是因为她喜欢，她喜欢娃娃，见着就咬。腊月想不通，为什么喜欢反而要咬呢。爹说你们也不去你哥家看看。正月问看啥。爹说看你嫂子给你把侄子生下来了没有。侄子这个词就拖拉机一样响在正月心里，说不定已经生下了，那该是怎

样的一个小人人呢？就二话不说，拉了腊月的手跑起来，一边说咋给忘球了。腊月问把啥忘球了？正月说嫂子今天生娃娃啊。腊月心里也就生起一阵懊悔。就是啊，我们咋就忘了呢。正月说我们都太自私了，娘说人一自私就把别人给忘了。腊月心里再次升起对正月的佩服，娘是说过这样的话，但她怎么就记不起拿到这里用呢。娘还说过，一事当前，先为别人着想，就是君子，相反，就是小人，看来，她和正月都是小人了。他们只顾忙着找生萝卜，却把这么大的事给忘球了。但腊月立即释然，他们本来就是小人，哥才是大人呢，爹和娘才是大人呢，就又原谅自己了。跑了一会儿，腊月就跑不动了。但正月拉着她的手。她就像一个拖挂一样由正月拉着在路上飘。过了一会儿，嗓子里冒烟了。她说正月歇歇好吗，姐跑不动了。不想正月突然中弹似的倒在地上了。腊月看见，正月像一辆中弹的坦克一样直冒黑烟。腊月想，这下总可以躺下好好地歇歇了。但一口气没有出顺，正月却翻起来拉了她继续跑。

一进门，就听到一个女人在大声地嚎，二人想，大概就是嫂子了。

嫂子突然变成一头挨刀的猪。正月和腊月去给娘汇报，说哥打嫂子呢。不想娘慢条斯理地问，你们怎么知道他打你嫂子呢？二人抢着说他打得我嫂子像挨刀的猪一样嚎呢。娘就又笑得栽跟打斗的。正月说虽然我嫂子是别人家的人，但现在已经是我们家的人，娘你怎么能够这么看笑话呢？娘说娘高兴还来不及呢。正月说娘你太过分了，他打我嫂子，你怎么还能够高兴呢？娘说等你长大就知道了。又是长大就知道了，正月和腊月着急，就又回到新房的窗子下。不想嫂子不但不嚎了，还咯咯咯地笑呢。正月看看腊月，腊月看看正月。心想这嫂子真是狐狸精变的，一会哭一会笑的，哥算是栽在她手里了。谁想嫂子又嚎开了，正月就忍不住了。正月说，郭立生你听着，君子动口不动手，你打人家一次就够了，怎么没个完？嫂子果然就一声不吭了。

看到老院子，正月又来气。另家时，爹本来是让哥和嫂子到新院住的，但娘却让他们住老院，说是她想到新院避心闲。其实是老院子里东西多。不说别的，一看这老院四周的杏树，就让人心疼。正月把自己的这个想法告诉腊月。不想腊月说，不过没关系，这是哥，又不是别人。正月就觉得腊月比自己觉悟高，心里一阵惭愧。

哥在房门外抽烟。正月问哥怎么不进去。哥说你们怎么来了。正月说我们大后方来支援前线啊。哥的脸上挤出一丝苦笑。腊月想，这生娃娃看来不是那么好玩的事情，嫂子从昨天半夜开始疼，到现在还像猪一样嚎，该是多么受罪。这样一想，肚子也隐隐地疼起来。这时，娘把门开了一道缝叫过去哥，给他说了一句什么。哥就像飞机一

样飞到后院去了。让正月懊恼的是，娘明明看见他们两个在这里，却像没有看见似的。但立即就对生娃娃生起一种神秘感，觉得不是吃一个生萝卜那么简单的事情。

二人悄悄地到了窗下。挨刀的声音一下子放大。腊月吓得腿都抖了，使劲握着正月的手。正月问害怕吧？腊月点了点头，说，我今后不当女人。正月没有想到姐姐会说出这么一句话来。说，你就是女人，还说啥今后。腊月说但我可以不吃生萝卜啊。正月想这倒是个办法，但很快就发现这个办法行不通。嫂子当初肯定也是不吃生萝卜的，但哥就打她，强让她吃，不然过门那晚嫂子怎么会那样嚎。由不得你，你不吃你女婿打你，正月说。腊月说那我就不要女婿。正月一怔，心里却莫名的甜，心想还是腊月有立场。

哥回来了，手里拿着一包东西。推门，门却在里面扣着。娘伸出一只胳膊把哥手里的东西接进去，然后门又严严实实地关上了。正月发现，娘压根就不给哥说话的机会，就又觉得不公平，儿子是人家的，现在却不让人家进门，没有道理。

嫂子嚎叫的声音一会比一会大。哥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正月既疼哥，又气哥，谁让你强迫人家吃生萝卜。这样想时，不想哥一把把他揽在怀里了。正月感觉得到哥在颤抖，就为自己能够为哥分担自豪。平时，每当别人欺负他和腊月时，总是哥挺身而出。现在，哥有了困难，他能够为哥承当，当然让他开心。像是听到正月心里的话似的，嫂子嚎叫的声音果然小了下来。正月还想给哥打个预防针，免生娘诈酒时，千万不要承认。不想爹从大门里进来了。哥一下子松开他，叫了声爹，眼泪汪汪的。这时，正月发现哥还是个娃娃。接着，就看见姐也在用袖筒抹眼泪。

爹什么话都没有说，给哥递了一根烟。哥接过，却老是打不着火。爹先点着，然后把烟给哥。哥就把爹点着的那根接过，把手里的那根给爹。爹说，没事，我们祖上没有亏过人，肯定没事，说不定是个人物呢。爹的话给了哥巨大的安慰，他一边使劲抽着烟，一边使劲点头。爹问到灶神前烧纸了吗？哥说烧了。爹说，那年生你时，你娘折腾了一天一夜，也没事。再说，你娘也是老江湖了，都接了无数的了，难产的是有，但基本上都顺生。哥又点头，鸡一样。

第二天晚上，正月叫哥和他睡。哥口头上说行，但临完还是去和他媳妇睡了。他和腊月去听床，嫂子还是像挨刀的猪一样嚎。他要喊郭立生，腊月却把他的嘴捂上了。不想嫂子突然打起摆子来。哥也打。打完，哥说你哭啥。嫂子说我想我娘。哥说才两天。嫂子说两天也想。哥说明天就回门。嫂子说，你说怪不怪，我娘养我这么大，临

完咋就睡到你怀里？哥说哪个女人不是这样。正月就看了腊月一眼。正月一想腊月将来也要像嫂子这样睡到别人怀里，不由伤心起来。腊月看着正月，似乎在向他保证她将来绝不会像嫂子那样无情无义。但正月分明从哥的口气中听出了必然。正月接着想，这不是叛变吗？她娘养了她那么多年，临完却躺在哥怀里。正月发现，这个世界是日怪的。先是哥嫂双双叛变，眼看着姐也要叛变。

随着嫂子的一阵尖叫，一声小孩的叫声子弹一样射出来。嫂子的嚎叫就像鬼子的炮火一样停止了。正月看见，哥手里的旱烟掉在地上。爹掏出一个小本子，在上面快速地写着什么。正月过去问爹你写啥呢？爹说时辰。正月问干啥的时辰？爹说你侄子出生的时辰。正月才意识到自己真有个侄子了。正月问记我侄子出生的时辰干嘛？正月觉得，当侄子两个字出口时，有种说不出的过瘾。爹说我看你是要当干部叔叔还是牛倌叔叔。正月说当然是干部叔叔。爹笑着说借我正月吉言吧。正月问，你说我侄子当了干部，我该干啥？爹说你嘛，就当干部的干部。正月说干部的干部，是个什么样儿呢？腊月看见，正月的小脸儿仰起来，仰起来，直仰到天上去了。

娘把头从门里探出来，一副大丰收的样子，给爹说，是个孙子。爹轻轻地啊了一声，像是咳嗽，又像是被什么噎住了。腊月看看正月，正月看看腊月。目光的瓜蔓上是一串串带着露珠的瓜儿子。正月突然有种渴望，想进去看看侄子。就问爹，现在总可以进屋了吧？爹说男孩子不能进屋的。这时，娘叫哥过去。哥一个箭步上前，随着娘的手势进屋去了。正月说我哥也是男的，怎么能够进屋？爹笑着说人家是爹，当然能进屋。正月问我为啥不是爹呢？爹就笑，你是爹，当然是爹，可是是预备爹。正月问啥叫预备爹？爹说还没娶上媳妇的爹叫预备爹。正月说你啥时候给我娶媳妇呢？爹说等你长得像你哥这么高的时候。正月就恨不能一下子长得像哥那么高。

屋里传出孩子嘹亮的哭声，冲锋号一样。正月问爹，我侄子为啥要哭呢？

没等爹回答，有人在大门外喊爹。爹到大门外，原来是村长德全。德全说，兔生娘心脏病犯了，没来得及往医院送。爹拔腿就走。腊月和正月的心里就生出一个遗憾，爹还没有见到他的孙子呢，却要去埋人了。

2006年9月草稿

2006年9月20日二稿

开花的牙

早晨起来，牧牧发现爷爷不见了。

牧牧喊了声爷爷。没有人应。牧牧又喊了声爷爷还是没有人应。

每天早晨，牧牧起来首先干的事就是喊爷爷。

爷爷。

哎。

我想吃肉。

还想吃啥？

就想吃肉。

好想法好想法，只是啊得等一等。

等啥？

我娃吃肉的那个牙还没有长上来。

长上来了，不信你看。

真的？

真的。

啥时长的？

昨夜，不信你看。说着，将嘴张得大大的，凑到爷爷眼前。

爷爷认真地看了看，然后说，你弄错了，昨夜是长出了个牙，可是不是吃肉的。

那是干啥的？

吃蛋蛋的。

这么说我爹也没有长上吃肉的牙？

爷爷一怔，你爹早长上了啊。

那他怎么还吃我娘的蛋蛋？

爷爷刚喝了一口茶，听牧牧这么一说，笑得喷了一炕，这你得去问你爹。

突然，牧牧说，爷爷你等一等。

爷爷就有点紧张，忙喊牧牧，可是牧牧已经跳下炕。他忙上前去拉，可是牧牧已经跳出房门，他跟出房门。谁想牧牧却捉起小鸡鸡在院子里画起画来。他这才放了心。牧牧边退边画，一泡尿尿完，一个画也成了。牧牧叫爷爷看他画的啥。

爷爷看了看，说他看不懂。

牧牧就说，真笨，连这个都看不出来，明明是个牙么。

干啥的牙啊？

那还用说，吃肉的么。

爷爷就说，还是牧牧聪明。

牧牧就很高兴。

……

可是今天他喊了好半天，却总是没有人应。这时，他听见了一种声音。牧牧想睁开眼睛，却怎么也睁不开。牧牧就照爷爷教给他的，在手指上抹了些唾沫，涂在眼睛上。过了一会儿，眼睛就睁开了。

牧牧下炕撒尿，他照例一边走一边捉着小鸡鸡点射，照例在院子里画吃肉的牙。

正射着就射到一个叔叔的身上。他这才发现今天家里的人特别多。上房角子那里还搭了一个大帐篷。帐篷里有人拿着斧子，有人提着锯子，弄出一片叮叮当当的响声。同时，牧牧还发现厨房里有人在出出进进。更让牧牧惊奇的是有人将爷爷喝茶用的红泥火炉也搬到当院。搬到当院的红泥火炉有一种特别的意思，似乎比平日放在炕头上一下子多了许多东西，至于多了些什么，牧牧不大明白。就像那个花灯，平时挂在墙上就那么回事，可是等到大年三十挂到院里，在里边

点上灯，就一下子美气多了。这种美气让牧牧兴奋异常。牧牧禁不住唱起来。

牧牧唱的是爷爷教给他的《哪儿好了就往哪儿睡》：

南山上下来的吴三桂

背子里背的是帐房

哪儿好了就往哪儿睡

有心事不在炕上……

牧牧正要唱第二遍，却被爹猛地抱到院外去。

爹给跟出来的放放说，在大门上耍，不要进来。放放是牧牧的哥哥。

牧牧觉得爹有点不对劲，可是到底不对劲在哪里，他说不清楚。转眼，他看见大门边上立着一个门扇，上面写了许多字。有的字上画了红圈儿。门扇的下边有个香炉，里边点着一炷香。香烟歪歪斜斜的，比平时从爷爷烟锅里冒出来的那股细多了。

爷爷。

哎。

你说你的烟锅里为啥要冒烟？

因为烟锅里装着烟叶子。

那这个烟盒怎么不冒烟？

它是烟盒怎么会冒烟。

可它里面也装着烟叶子啊。

爷爷被牧牧惹笑了。

光烟叶子也不会冒烟。

那怎么才能冒？

还得这样吸。

牧牧就将一个手指头伸进嘴里学爷爷吸，可是怎么没有烟啊？

爷爷就差点笑死过去。

……

放放见牧牧对着香炉出神，问他看什么。牧牧没有回答。他在想，这个香明明在冒烟，那么是谁在吸它呢？

这时，放放附在他的耳朵上说，爷爷死了。

牧牧觉得他的耳朵凉了一下。他抬起头，看见放放的眼睛红红的。他的脑瓜里突然过了一下电。然后，他转身向院里跑去，非常非常地快，快得连比他大两岁的放放都追不上。

等放放扯住他的后衣襟时，他已经到了上房地下。一股特别的芳香刷刷地钻进他的鼻孔。

他看见上墙根的桌子被挪到门口，上面摆了许多东西，桌子后面挂了长长的一溜纸，让他看不见里面。下面露着几个人的脚，他们在里边干啥呢？

就在牧牧往起揭纸时，放放一把将他拽住。他一边往外走，一边回头打量着桌子上的东西。桌子上同样有一个香炉，里边同样有一炷香。香炉的前边有一个碗，里边装着清油，碗上面横放着两个竹子，夹着一枚铜钱，钱孔里穿着一个棉线搓的捻子，捻子头上挑着一星火，一晃一晃的。牧牧纳闷，大白天点灯干啥？

到了当院时，他突然记起当时跑进上房是要问件事的。可是怎么一来就给忘了。他要问件什么事呢？

牧牧和放放在大门外“跳房子”，看见老辈子抱着一只公鸡往沟里走。牧牧喊着问他抱公鸡做啥呢。老辈子说给你爷爷带路呢。牧牧问我爷爷去哪儿呢。老辈子说，回老家呢。牧牧一边往过追，一边大声喊着问：

老家在哪儿呢？

这你得问鸡。

牧牧撵上老辈子，叫了几声鸡，鸡没有应。

鸡咋不说话？

黏球个蛋，鸡怎么能够说话。

那它怎么给我爷爷带路？

你爷爷能听见它的话。

咱们为啥听不见？

咱们活着呢，当然听不见。

我知道了，我们睡着了就听见了。

睡着了还能听见个屁。

我爷爷说，人死了就像睡着了。

放放插话说，爷爷说是像，只是像。

就是么，那还不是睡着了就像死了。

放放说，你个黏蛋，睡着了还能够醒来，可是死了就再也不能醒来了。

老辈子说，咋不能？你爷爷早已经在人家媳妇子肚子里扭秧歌呢。

你不要骗人。

谁骗你个碎仔仔，不信你去问你爷爷。

那么大的一个人，怎么能够进到人家媳妇子的肚子里呢？

他拿钥匙着呢。

牧牧想了想，突然转过身往回跑。放放问他干啥去呢。他也不回答。放放就追。

直到家里才追上。放放还是像上次一样从后衣襟子上将他往出拽。他就猛地转身向放放小腿踢了一脚。放放就抱了腿在院里哭。他

才脱身跑进上房里，他边跑边喊娘，娘问咋了。他问，我爷爷在吗？娘出来，十分吃惊地看着他。牧牧又问，我爷爷还在吗？娘说，你胡说啥呢。牧牧没有理娘，一把揭开纸帐。爷爷果然还在。

老辈子怎么哄人呢。

就又拔腿往沟边上跑。不想老辈子正在往回走，看到他就问，见鸡了吗？他说没有。老辈子说，鸡跑了。他说，你咋哄人呢。老辈子说，我哪里哄你个球子了。我爷爷明明还在家里呢，你说到人家媳妇子肚子里去了。老辈子就差点笑得岔过气去。你个碎[redacted]，快去给我找鸡，找来了你就明白了。

牧牧找了半天，也没有将鸡找见。老辈子又差了几个娃娃，也没有将鸡找见。

老辈子说，难道它真给老人家看路去了不成？

无奈，他又让放放和牧牧去家里捉了一只来。

老辈子再次往沟岸上走时，牧牧依然跟着，因为老辈子还没有回答他的问题。

你说等找见鸡我就明白了，可我还不明白。

鸡没有找见，你咋能明白。

那么鸡也去了人家媳妇子的肚子里了？

老辈子又笑得差点岔过气去。他哈哈大笑着说，到人家媳妇子肚里去的是你的那个鸡。

我的鸡？牧牧不明白，你是说我们家的吧。

不对，就是你的那个鸡。

你是说，我用泥捏的那个？

是你爹给你捏的那个。

我爹没有给我捏过鸡啊？

到了沟岸上，老辈子将刀子从帽檐上取下来，在鞋底上擦了两下，说，要怪就怪刀子，不要怪本人……突然，老辈子就连人带鸡跌

到沟里去了。牧牧吓得直哭，边哭边往回跑。

牧牧叫了爹和蛮子到沟岸上时，正遇上一个泥人往回走。牧牧吓得抱了爹的腿。

泥人看见他们几个，哈哈笑了一下，牧牧才听出是老辈子。近前，老辈子说，看来今天的鸡是杀不成了。爹说，那都是闲事，只要你老人家好着。爹去看老辈子掉下去的地方，吓得一个劲地抽冷气。老辈子问看见鸡了没有。爹说没有。老辈子说，这就怪了，沟里没有，岸上没有，难道它上天去了不成？爹说，这都是闲事，一点没摔着？老辈子说，没有，一点没有，真像驾了一次云。

牧牧赶在老辈子前面回到家里，兴冲冲地向人们讲述着老辈子掉到沟里去的过程。大家非常感兴趣，这让牧牧很高兴。于是，他力争将整个过程讲得更加生动一些。

那么鸡呢？

鸡坐着飞机上天了。

你看见它坐着飞机上天了？

我看见它坐着飞机上天了。

是鸡先上天呢，还是老辈子先掉到沟里去？

是鸡先上天。

是吗，老辈子？见老辈子进来，人们问。

不想老辈子却说，赶快出迎。

牧牧不知道出迎是什么意思。只见院里的人突然慌张起来，有人拿着盘子，有人端着酒壶，还有人提了一大串鞭炮，都在往出跑。爹倒踏着一双蒙着白布的鞋，穿着长长的白褂子，戴着一种很可笑的帽子，手里拄着一个缠着白纸条的柳木棒，腰弓着，鸡啄米一样往出跑。

牧牧和放放出去时，刚才的那些人已经跪在大门上了。放放用手压着他的头让他跪下。他就跪下。可是一跪下他就什么都看不见。他乘放放不注意，一下子跑到最前面跪下。爹喊他到后面来，他没有理。爹就一下子将他抱到后面去，并且在他的屁股上狠狠地抽了一巴

掌。他就哭，边哭边喊爷爷。让他想不通的是喊了半天，爷爷竟没有应。平时，要是爹打他，只要他一喊爷爷，爷爷就会咳嗽一声，爹就会马上停下他的“爪子”，虽然继续龇牙咧嘴，可是再也不敢动手。今天这是怎么了？爷爷怎么就不咳嗽一声呢？他又放大声喊了声爷爷，还是没有人应，他就彻底失望了。这种失望让他心里很难受。他突然产生了一种真正哭一场的想法，就大放悲声哭起来。惹得在场的人都掉泪。

他放大了声叫爷爷，他想借助这种哭的力量将爷爷从什么地方喊出来。他觉得他的身上一下子全是嘴，有一万张那么多，喊一声就是月亮也能听得见。

爷爷果然出来了。

爷爷在一个长长的队伍里。队伍前面的一个人用一个高高的棍子顶着一面红绸子，上面写着些字，在风中飘啊飘的。旁边的两个人顶着两面小的。后面的一个人举着一个比天还高的东西，纸做的，一层层一圈圈一串串，很好看。再后面的人都举着些小的。牧牧刷的一下跑过去，在里边找。从前面找到后面，又从后面找到前面。

可是没有爷爷。

突然，鞭炮响起来。他有点害怕，忙捂了耳朵。这时，他看见前面跪着的那些人都在向他这边磕头。他觉得很有意思。前不久，爷爷过八十岁大寿，他们就这样给爷爷磕头。山那边的堂哥新院边磕头边给爷爷说，爷爷你怎么还活着啊，麻烦的，还要我们每年来给你磕头。爷爷笑着说，我去阎王爷那儿报到，可阎王爷串门子去了。

现在这些人倒给他磕头，莫非爷爷一死他们让他接班不成？他就学着爷爷的样子说，起来起来，地上土厚的。一下子将大家惹得笑起来。他也笑起来。突然，他看见爹在向他翻白眼。这时，跪在最前面烧纸的老辈子说，孝子们给纸火磕头。

爹就顾不得瞪他，赶忙磕起头来。

磕完头的爹站起来。他以为又要来揍他，拔腿就跑。跑了一气，回头一看，爹正在鸡啄米似的回家去，好像将他忘了一样。这又让他很失望。但是很快他就快活起来，因为有许多纸东西供他一个劲地看。他挨齐问放放这是啥那是啥，放放有的能够认出来，比如金银斗，是专门给爷爷装钱的，爷爷到那边会有用不完的钱。比如童男童女，是专门伺候爷爷的，爷爷要怎么伺候他们就怎么伺候；比如白龙

马，是供爷爷骑上跟集串门子的，爷爷想让它走多远它就走多远；比如这往生船，是供爷爷过河用的，爷爷想过多少河就过多少河；比如这白仙鹤，是供爷爷在天上飞用的，爷爷想飞到哪里它就飞到哪里。牧牧问，能飞到共产主义吗？放放说，当然可以……

听着听着，牧牧就羡慕起爷爷来。他突然产生了个想法，不知道爷爷走时能不能带上他。他想问放放，可是又怕提醒了放放，放放肯定像他一样非常想让爷爷带上自己。

是村头的狗叫打断了牧牧在纸火前的想入非非，他很快就将放放刚才给他描绘的美好世界忘了。

他放开步子往村头跑。

原来是几个舅舅来了。他们每人提着一个篮子，里面装着献瓜瓜。二舅舅要给他一个，大舅舅说还没献呢。二舅舅就又将献瓜瓜收回去。大舅舅说，牧牧你咋没有哭。牧牧说，我刚哭过。大舅舅说，你是伤心着哭呢，还是装洋相着呢。牧牧说，伤心着哭呢。这时，蛮子迎了过来，将献瓜瓜篮子接了过去。牧牧觉得不对，就上前去要篮子。蛮子呵他走开。牧牧理直气壮地说，又不是你爷爷死了。惹得大家笑起来。

舅舅一进大门，站在上房门口的老辈子就喊：亲戚来了。跟着，上房里就响起了哭声。他跑进去，揭过桌子后面的纸一看，原来是娘、大妈和几个姑姑在哭。

她们的后面躺着一个人，脸上苫着一张白纸，张着的胸口上面放着一个面圈圈，圈着一圈圈水，肋巴两边立着两块水生生的砖。他突然意识到这就是爷爷。他大声地喊了一声爷爷。爷爷就翻起来。他又喊了一声爷爷，爷爷就飞起来。爷爷在他的头顶眯眯笑着，就像他平时突然睁开眼睛时看到的一样。

那么我吃肉的牙啥时候才能长上来啊？

等共产主义实现了就长上来了。

共产主义啥时才能实现啊？

等你吃肉的牙长上来那一天就实现了。

……

爷爷——

娘将牧牧抱在怀里。大妈说，怎么没有给牧牧鞋上缝孝。娘说她还给忘了。娘就掏出针给他往鞋面上缝了一片白布。他问娘缝白布做啥。娘说，这是孝。他问啥是孝。娘说，你爷爷死了，你是他的孙子，孙子就要戴孝。他还是不明白。他问娘，死了还能活过来吗？他没有想到娘会非常紧张地一把将他的嘴捂住。大妈说，牧牧，出去看你姑父来了没有，给他堵狗去。

牧牧想想也对，是该出去看看，不然蛮子也许会将献瓜瓜拿到他们家去。牧牧出去，果然看见蛮子在大门上站着。他想，是我爷爷死了，关你啥事，站在这里出闲劲。但又一想，这样也好，反正他又没有将献瓜瓜拿到他们家去。

村头的狗咬起来。牧牧放开步子往村头跑。原来是几个姑父来了。他们手里同样提着篮子，里面同样是献瓜瓜。牧牧就想到死了人的好处来。要是有几百个爷爷就好了，一天死一个，那就会天天吃上献瓜瓜。或者爷爷一天死一次也可以。就像爹和娘一样，隔几晚上就说美死了美死了。

美是个谁呢？

牧牧这次学聪明了，他没有像前次那样撵上前去拉着他们的手傻笑，而是学着蛮子的样子将姑父的篮子从手中接过来。这样就不必担心蛮子在他不注意时将献瓜瓜提到他们家去。姑父问牧牧爷爷啥时死的？牧牧想了想说，昨晚上。姑父问牧牧看见爷爷咽气了吗？牧牧说，看见了。姑父问爷爷怎么个咽法？牧牧想了想说，就像喝茶一样。

他们一进院子，站在上房门口的老辈子就喊，来亲戚了。上房里一下子传出哭声。牧牧本来要给姑父说老辈子没有换衣裳之前的可笑样子，描述一下他掉进沟里去的过程，谁想娘她们恰恰就在这时哭起来。牧牧本不想哭，可是经娘她们这么一带动，就一下子伤心得不行，也跟上哭了起来，并且没有丝毫形式感，将大家的眼泪都惹了出来。

哭完，他看见蛮子将篮子里的献瓜瓜取了两个可放在上房桌子上，然后将篮子提出去。他悄悄地随在后面，结果蛮子并没有将献瓜瓜提到他们家去，而是到厨房里交给大姨。大姨说，这是谁家的，做得汪的。大姨看见他进来，就拿了一个给他。他接了过来，可是很久却不吃。大姨问他怎么不吃。他说，吃了就不好看了。大姨就又从篮

子里拿了一个，掰开给他。他就觉得大姨既好又不好。好的是她又给了他一个，不好的是她竟然将这么好看的一个献瓜瓜给掰开了。突然，他问大姨，你啥时候死啊？

滚！牧牧没有想到旁边的二姨会这么生气。

他的眼里就汪上了泪。

他觉得没有力量从门里出去，可是站着又不是办法，最后，他就哭起来。大姨就将他抱起来，问，你说大姨什么时候死啊。他想了想，如果为了吃献瓜瓜，那么最好是献瓜瓜吃完的那一天。可是他并没有急着回答，而是回头看了二姨一眼。二姨正在瞪着他。他就改变了心里要说的话，说，大姨永远不死。果然，他看见二姨笑起来。他的心里就有了一个想法。她们怎么这么害怕死呢，这死不是很热闹的吗？乘着大姨她们高兴，牧牧从厨房里出来。

大姨让他和放放给挖坟的人送饭去。天非常非常冷，可是他们还是觉得大姨的这个建议不错。走时，大姨说，到了坟上要给人家磕头。放放说，忙生子要将我叫爷呢我还给他磕头？大姨说，今天就是你大也要给人家磕。

往坟上走时，牧牧心情非常好。不觉间又哼起爷爷放羊时教给他的那首“花儿”：

南山上下来的是吴三桂

背子里背的是帐房

哪儿好了就往哪儿睡

有心事不在炕上……

放放不知此时是不是应该让牧牧唱歌，但他没有制止他。牧牧唱完，又情不自禁地说，死了爷爷真好。

突然，牧牧问，爷爷知道他死了吗？

放放想了想，说，当然知道。

那我们叫他他咋不应声？

放放想了想，没有想出合适的答案就说，他嫌你烦人。

牧牧说，看你日能的。

到了坟上，他们的手都冻僵了。让他们高兴的是坟上有一堆很大的火，他们将饭菜给挖坟的人，然后就去玩火。他们的心里就有种说不出的兴奋。他们觉得这里简直比家里有意思多了。这种兴奋让他们忘了大姨走时安顿的话。他们满山遍野地找干树枝架火，不一会儿就将火架得像正月二十三燎干那样冒尖冒尖的。风将火头刮得忽东忽西。突然，牧牧又闻见早晨的那种香气。接着，他就看见了爷爷。他给放放说，我看见了爷爷。放放说胡诌啥着呢。牧牧说，真的。放放说，你还能球子得很，你说说，爷爷啥样子。牧牧说，爷爷就像风里的火。

挖坟的吃完饭动工了。这时，牧牧才发现就在不远处有一堆湿土。不知为何，他感到那堆土非常非常的舒服，就像娘的身子一样。他走了过去，看见那堆土的旁边有一个一人深的坑，他问蛮子那堆土是干啥的。蛮子说，你说是干啥的。他想了想，说，是爷先问的你，你先说。说着，一丈子跳上去，弄了忙生子一头的土。忙生子说，我把你个碎仔仔子。牧牧说，你才是个碎仔仔子。过了一会儿，他又问忙生子挖坑干啥呢。忙生子说，让你爷爷放羊时避雨呢。

我爷爷死了。

你爷爷死了羊还活着呢。

羊活着又咋呢？

剪毛呢。

剪毛咋呢？

擀毡呢。

擀毡咋呢？

铺炕呢。

铺炕咋呢？

炕潮着呢。

炕咋潮着呢？

身子光着呢。

身子咋光着呢？

灯吹了。

灯吹了咋呢？

灯吹了吃馒头呢。

吃馒头咋呢？

想呢。

为啥想呢？

不想哪达的你呢。

突然，放放向忙生子头上扬了一把土，忙生子，我日你妈。忙生子就爬上坑追着打放放。兔生子说，别闹了，小心老辈子看下不日踏了你。

说笑了一会儿，牧牧突然说他要到坟坑里去。忙生子转然变了脸说，不敢胡说。紧接着，兔生子就掰了一块馍馍捏碎，在牧牧头上绕了一下然后扔到坟坑里去。牧牧看见他们的脸色很难看。这是怎么回事呢？

牧牧觉得很扫兴，就独自转身回家去。

村头的狗再次咬起来时，牧牧已经没有热情再去接了。看来，今天的献瓜瓜会一篮接一篮地提来。即使蛮子给他们家提去一篮，也没有什么。并且，他还从大姨那里要了几个，分送给蛮子家的改改和环环。然后和他们一起在改改家玩死人的游戏。一遍又一遍，不厌其烦。玩得饿了，牧牧就去大姨那里要来献瓜瓜分给大家，吃完再玩。他们做了一排又一排的棺材，扎了一串又一串的纸火。死了一次又一次，活来了一次又一次。让牧牧他们略略感到失望的是，他们“死”了，“亲戚”送来的“献瓜瓜”是纸片做的，还有环环“死”了之后，他也只能吃吃她的脸蛋子，而且连一点点力都不敢用，一用力环环就说他“死狗”（流氓）。什么时候才能真的死上一回呢？

这是啥，爷爷？

鸡。

我们为啥要吃鸡？

因为鸡死了。

那你死了我们能吃吗？

你说呢？

我问你呢。

能吃是能吃，只是没有人给你往熟里做。

就不能生吃吗？

生吃了拉肚子。

那萝卜生吃怎么不拉肚子？

萝卜里拌蒜着呢。

我也给你拌上蒜啊。

爷爷笑得好长时间喘不过气来。牧牧忙在爷爷的脊背上拍了一会儿，才将爷爷拍过来。

那么，你希望爷爷啥时候死啊？

啥时候蒜长成了，你就啥时候死吧。

爷爷又一次笑得差点岔过气去。

想到这儿，牧牧二话不说就往出跑。改改和环环问他干啥去，他也不回答，只是跑。改改和环环就跟上。

牧牧去的是一块蒜地。改改和环环看见，牧牧一个人站在蒜地里流泪。

傍晚时分，牧牧叫改改和环环去他们家吃饭。大姨给他们每人舀了一碗菜，给了几个点拷红花的白面节节子，让他们几个趴在南房台子上吃。牧牧让改改和环环趴在台子上，他却趴在窗台上，南房里坐了许多人。他们好像在说爷爷。说爷爷咽气的那个时辰真好，几辈人

也遇不上一次，说爷爷年轻时如何将一个石磙子一只手放到一棵大树上；如何将土匪的一匹马举到头上去，吓得土匪跪到地上直叫爷；如何从南里（甘肃）没费一文钱将人家州爷的女儿领到北里（宁夏）来，州长又是如何派着几路骑兵也没有追得上；说爷爷如何只看一遍就能够将一出戏背下来，如何光着身子在雪地里坐一晚上，如何几天不吃一口饭只喝水，如何放着好好的官不做，却要回家种地，县长请了三次他都没有去……

牧牧正听得出神，爹端着盘子进去了。爹将一壶酒倒在几个盅盅子里，双手递给挖坟的和做棺材的，然后跪在地上给他们磕头，牧牧忍不住笑起来。几个球仔仔子（比爹小得多）还正儿八经地坐在那里盛人的头呢。同时，牧牧还发现炕桌上添了许多他平时很少见到的好吃的。他就觉得这些人今天有点不平常，心里不由增加了许多敬意。他想象着他有一天能够像他们一样给人家打坟或做棺材，那该多神气。

这时，牧牧看见忙生子将一个鸡蛋做的碗面子揭开，夹了一块肉放到嘴里。一股香气钻进他的鼻孔。他一下子记起早上要去问爹的那个问题。就放下饭碗，进去拉着爹的衣角问：

忙生子吃的总不是爷爷吧？

牧牧看见，爹的眼里汪着泪水。牧牧的眼泪就刷地落下来。爹将他抱起来，抱到院里没人处，狠狠地亲了亲他。

牧牧添牙了。一会儿添一个，一会儿添一个。添得牧牧心惊胆战的。牧牧忙喊爷爷，却没有人应。放放说爷爷乘着白仙鹤上天了。他一把将仙鹤撕破，发现仙鹤是空的。放放说，爷爷在金银斗里数钱着呢。他一把将金银斗搬倒，发现金银斗是空的。放放说爷爷在往生船里睡觉着呢，他一脚将船踢翻，发现船是空的。牙仍然在一个接一个地添着，牧牧非常非常着急。他不再信放放的话，开始到处找爷爷。

突然，他看见爷爷在开花，一片一片的，将他的眼睛都开红了。

清晨

六月的眼睛比人醒得早。六月醒来，发现自己的目光已经在花瓶上，可是花瓶里什么都没有。睁大眼睛看了一会儿，就看到一种声音，刷啊刷啊的，水滟一样。再听，发现它是从窗外进来的。趴在窗口一看，原来是娘在扫院。六月就笑了。我这个老娘真是奇怪，这么冷的天，放着热炕不睡，偏要早早地起来干这些没用的事，又不是炕，扫那么净干啥，而且每早要扫一遍，即使农忙时节，也要扫完院才上地。再说，院里啥脏东西都没有，还要扫，真是劲多，真是闲得没事干，而且，恰恰没扫的半面比扫了的半面看上去干净，扫过的半面，倒留下一道道扫帚印儿。不过六月觉得，那些扫帚印儿非常好看，花纹一样，也许，它们就是院子开出的花。但是，它明明是娘扫出来的呢。就在这时，六月发现了一个问题，娘的手所到之处，就有花出现。这一发现让六月吃惊不小。六月开始认真地打量娘的手，可是凭他怎么看，都看不出花的消息，娘的手里，只有一把竹子扫帚。

娘扫完院，进屋来，把手伸进被窝暖了一阵，又开始下一个节目：打扫屋子。好多个清晨，六月睁开眼睛，娘不是扫地就是擦柜子，抹桌子，还要把桌子上所有的东西揩一遍，那两对花瓶当然是娘的重点节目。姐说，娘天天早上都如此，更多的时候，他们还在梦中，娘已经把这些活都干完了。娘难道就不烦吗？现在，娘又在擦桌子上的那两对梨木花瓶。阳光从地窗上照进来，落在娘身上，桌面上，让人觉得娘和桌子都在一个阳光做的美梦里。花瓶在娘手里转着，抹布从上面揩过，那种贴切、亲昵的样子，就像那花瓶不是花瓶，而是娘的一个乖孙子。

娘你为啥每天要擦它们呢？

娘怔了一下，有点吃惊地看了六月一眼，说，小懒虫睡醒了？

你为啥每天要擦它们呢？

你说娘为啥每天要擦它们呢？

我在问你呢。

因为上面有灰尘。

有灰尘有啥关系，再说，过一会儿不就又有了吗？

娘又看了一眼六月，说，是啊，灰尘是擦不尽的，但现在擦着娘

心里舒坦。

为啥擦着你心里就舒坦呢？

娘想了想，说，大概是人喜欢个净。

为啥人就喜欢个净呢？

这娘倒没想过，你说人为啥就喜欢个净呢？

大概是因为人不喜欢脏。

娘笑了一下，等于没有回答，小鬼精。

我爹呢？

压粪去了。

为啥要压粪呢？

种庄稼啊。

为啥种庄稼就要压粪呢？

因为没粪庄稼就不长啊。

那说明庄稼喜欢脏，对吗？

娘像是被六月的话吓着了似的，停下手里的活，看着六月，说，你的个小脑瓜该不是科学家造的吧，怎么尽想些科学家才想的事呢？

我就是一个科学家，你说，庄稼为啥就喜欢脏呢？

我也不知道，你去问庄稼吧。

其实这是前天早晨的事情。六月昨天起迟了。屋子里特别的静，也特别的空，阳光像一块白布从门缝里斜拉进来，把屋子隔成两面，一面阴，一面阳。有一个花瓶在阴里，有一个在阳里，还有两个在半阴半阳里，左边的阴多，右边的阳多。六月把眼睛眯成一条缝，用目光量着阴阳在花瓶上的比例，量着量着，一个花瓶里就探出一个小脑袋，接着第二个，接着第三个，接着第四个，样子像极了爹给他教的那个“心”字，然后啪的一下齐刷刷地绽开。啊，那样子好熟悉，好像在哪里见过的，但又说不上名字，显然不是狗尾巴，也不是杜鹃花，

也不是杏花，更不是桃花，总之，他去过的山上和沟里都是没有的。六月一跃从炕上跳起来，下地，花却不见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六月复又回到炕上，钻到被窝里。花又回到花瓶里。真是怪事，这次本大人要来个突然袭击，直接跳到地上去，但就在自己打算跳的那一刻，花已经不见了。六月终于认定，花的动作要比他快得多。只好老老实实地躺在被窝里看着它。看着看着，六月就发现，每个花心里是有一个小人儿的，样子和他像极了，只不过是把自己缩小了一百倍。六月想急于把这个发现告诉爹和娘，但又舍不得离开这些小人儿。过了会儿，六月问，你们是从哪里来的？小人儿说，我们是从“净”那里来的。六月说，是吗，“净”是一个啥地方？小人儿说，“净”是一个没有灰尘的地方。六月问，你们的名字叫啥？小人儿说，你咋这么话多呢？说着，倏地一下就没了。六月就后悔自己不该话多。说，你们出来吧，我再不问了。但它们再也没有出来。六月就第一次体会到了什么叫怅然若失，也第一次对“话”这种东西有了看法。

几下穿上衣服，跑到后院。爹和娘在给牛铡草。六月就把刚看到花瓶里开出花来的事给他们说了。爹说肯定是你看花了眼，花瓶里怎么能够平白无故地开出花来呢。六月说，跟你们这些人没说的，那我现在咋不看花眼呢，难道我眼前的你们不是你们吗，难道我眼前的麦草不是麦草吗？爹说，那你给爹折一朵来啊，折一朵来爹就说你没有看花眼。六月说，别说折，我一下地人家就藏起来了，我一说话人家就回去了呢。娘就看爹。六月从娘的目光中看到了一个从怀疑到相信的过程。娘说你的意思是说，那花只让人看，却不能动手，而且只能安静地看，不能烦人家是吗？六月说正是的。娘说那说明我儿子心是花做的，你奶奶说，所有看到的，都是你心里的。六月说，可是我现在看到的是麦草，难道我心里就是麦草吗？娘就笑了。

今天早上，六月醒来，爹和娘都在。爹坐在火炉边读经，娘在做针线。六月问爹今天咋没有上山去压粪呢？爹说今天老天爷替爹压着呢。六月说你还面子大，老天爷都替你压粪呢。爹说怎么，你觉得爹连这么一点面子都没有？六月说，我说牛在天上飞，原来爹在地上吹。爹就笑了。六月又问娘今天咋不去扫院呢？娘说今天老天爷替娘扫着呢。六月说是吗，说着起身向窗外一看，原来天在下雪，云层里果然有一个白胡子老汉，头戴白来身穿白，浑身上下一片白，长胡子白得满天飞。六月向白胡子老天爷做了一个鬼脸，下炕，出门，站在房槛上向外撒尿，尿水落在雪上，刺喇喇响，有种特别的爽。

回到炕上，弓身顶了被子，凑在爹身边，仰头看爹手中的书名，又是那本《五灯会元》，六月想不通，一本老掉牙的《五灯会元》，爹都看了无数遍了，为什么还要看。

爹你为啥要老看《五灯会元》呢？

因为它能擦人心上的灰尘呢。

六月扑哧一声笑了，它又不是抹布，怎么能擦人心上的灰尘呢？

它是世上最好的抹布。

明明是一本书，怎么是最好的抹布呢？如果是最好的抹布，我娘为啥每天早上不用它抹桌子呢？

爹笑着说，它是人心的抹布。

那你在你心上抹一下，我看看？

爹正在抹着呢。

我咋看不见？

因为你还没有“一目了然”。

啥叫“一目了然”呢？

字面意思是一眼就看得清清楚楚；目，眼睛也；了然，清楚也。

我两个眼睛看，还不如“一目了然”？

对，两个眼睛就是不如“一目了然”，只有“一目”才能“了然”，就像只有“无聊”才能“透顶”，就像只有“无中”才能“生有”，就像只有“忍辱”才能“负重”，就像只有“安贫”才能“乐道”，就像只有“心花”才能“怒放”，所以你长大要好好读经。

我才不读呢，地生爹说天下读书人最穷了，要不怎么说穷书生。

差矣！此言差矣！孔子曰，无道为贫，失道为困，天下最穷的人是那些不明道理的人。

啥叫道理？

爹像是没有听到他的话，继续摇头晃脑：

我有明珠一颗

久被尘劳关锁

今朝尘尽光生

照破山河万朵

何言穷也

爹一背诗，六月又觉得爹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

六月回到窗边，披了被子看雪。看着看着，就觉得那雪不是雪，而是一大群人在赶路，大概是赶着回家过年吧。再看，又觉得雪就是雪。这么好的雪，姐却看不到，可惜了。我姐啥时回来？娘说快了。六月问快了有多快？娘笑笑说，就像刃子那么快。六月说那你还不如说就像刀快。娘说，想你姐了？六月的心里一软，他真有些想姐了，姐出门已经一个月了。当这个“想”经过心里时，六月蓦然发现，这从天而降的鹅毛大雪，就是那个“想”。

小心把脖子冻掉了，娘说。六月就觉得脖子真要掉了，就又躺回被窝里。一会看看爹，一会看看娘，有意思，一个在读经，一个在做针线。等我将来娶了媳妇，也让她像娘这样做针线，我呢，也像爹一样坐在火炉边读经，我儿子呢，就让他躺在被窝里看我读经，看我媳妇做针线，天呢，最好下雪，或者下雨也可以。

爹你啥时给我娶媳妇呢？

爹把眼睛从经上拿开来，说，你想啥时娶？

我想今天就娶。

爹和娘齐声笑起来，笑得雪花一样，栽跟打斗的。

爹说，等你能当家做主时，爹就给你娶。

我现在就能当家做主。

好大的口气，知道什么叫当家做主吗？

就是掌柜的嘛。

嗨嗨，是，也不是，老实给你小子说，这天下的人啊，没有几个能当得家，做得主。

你能够当得家，做得主吗？

爹才到家门口，还没有登堂入室。

六月的心里就哎哟了一声，连爹才在家门口，那当家做主该是一个什么样儿呢？想想又觉得不对啊，你明明在炕上坐着，怎么说还在家门口？

爹笑着说，这个问题留给你去想，为啥爹在炕上坐着，却还在家门口。

这个问题让我娘去想吧，那啥叫登堂入室呢？

登堂入室就是到炕上坐了。

那你现在已经登堂入室了啊。

才到家门口，怎么叫登堂入室呢？

你说登堂入室就是炕上坐啊。总算把爹给套住了，看他怎么回答。

爹果然认输，说，你小子还学会拾人牙慧了。

啥叫拾人牙慧呢？

就是学着别人说话。

那你读经也是拾人牙慧了？

爹伸手在六月头上抚了一下，说对，爹就是在拾人牙慧，不过这个牙慧全是舍利子。

啥叫舍利子？

舍利子是佛的骨头。

六月就倒吸了一口冷气，原来你读的是佛的骨头啊？

也能这么说。

花瓶里终于开出花来，接着，四朵花变戏法似的开起来开起来，都快要把屋子开破了。最后，整个屋子都成了一个花海，他躺在花瓣

铺成的软绵绵的海面上，左看看，右看看，目光却被一堵堵花墙挡回来。最后，六月发现，自己躺在一个巨大的花的世界里，但四面花墙却是落满花瓣的水面。六月的小身子随着花浪一漾一漾，心也随着花浪一漾一漾，那个美啊，那个舒服啊。

六月享受够了，突然觉得这是被花劫持了，他已经找不到回家的路了。他大声地喊娘，不想一张口就被花瓣塞满。最后，六月被改造成一朵花。你就在我们这里落户吧，花王说。你就在我们这里落户吧，花群众说。六月想，落户就落户，落在花的国家也不是什么坏事，但我先得给我爹和娘说一声。花王说休想。六月说你们怎么这么无理？花王说我们就这样无理。六月说你们再无理我就问你叫啥名字了。花王说我们不怕你问，我们就是名字变成的。六月说那你告诉我你们叫啥名字？谁想花屋就呼啦啦一声倒塌了。六月眼看着一个花的世界坏了，后悔得要死，自己怎么老是犯同样的错误呢？

六月把刚才的梦向爹和娘说了。娘说，那个花真是奇怪，不愿意让人问它叫什么名字，就像过去那些行脚郎中一样。爹说看来名字不是一个好东西。六月问名字怎么就不是好东西呢？爹说，如果你再看到那花，你也就变成一朵花，他们就欢迎你了。六月说是吗，那我试试。说着，闭上眼睛续梦。

但他却什么都没梦见。醒来，爹还在读经，娘却不在了。六月问我娘呢？爹说你到窗子前看。六月一看，娘在院子里扫雪，都成了个雪人儿。六月一阵心疼，这么好看的雪被面，却被娘扫掉了，多可惜。但六月又想，扫掉还会下的，好看的雪被面还会铺上的。既然还会铺上，娘为什么要扫呢？而且下得那么大，娘能扫到哪里去呢？但娘就是扫。那雪像是故意和娘闹着玩似的，娘在前面扫，它在后面跟，就像一个尾巴。

六月扑哧一声笑了。娘回过头来，看了他一眼，说，你狗日的笑啥呢？六月说，我笑你不能当家做主。娘说，娘当然不能当家做主。六月问为啥。娘说，娘如果当了家做了主，让你爹去干啥呢？六月知道娘说的当家做主和爹说的不是一个意思。六月说，娘你回头看看。娘回头，刚才扫过的地方已经被雪盖上了。娘笑笑，说，那也得扫，不然一厚就扫不动了。

原来如此，六月的心里就有了一个“明白”。

看着看着，娘手里的扫帚就变成一只猫，雪花则是一群淘气的老鼠，在逗猫玩。这些大胆的白老鼠，居然不怕猫。不但不怕猫，连人也不怕，趴得娘满身都是。还霸道，不让娘在院里扫出花纹来。嗨，

本大人终于明白了！这雪，不就是一种既干净又美丽的灰尘吗？

爹眼睛一亮，脑门大放光明，说，哎呀我儿这话说得好啊，完全可以收进《五灯会元》里。六月的开心就不用说了，他没有想到自己的话也能够当抹布，他终于知道《五灯会元》里都装着些什么东西了。六月说，那你别读了，听我给你说。爹说好啊，那就不叫《五灯会元》了。

那叫啥呢？

《六灯会元》。

嘻嘻。

那样我们老祖先的灯就不怕没有传人了。

啥叫椽人，是椽做的人吗？

爹说，对，就是椽做的人。

我才不做椽做的人呢。

那你要做什么样的人？

我要做能够当家做主的人。

那就穿上衣服到院里帮你娘扫雪啊。

扫雪就能当家做主吗？

扫雪不能当家做主，但可以让你接近当家做主。

六月就迅速地穿上衣服，拿了笤帚和娘一起扫雪。

一扫，六月就把当家做主给忘了。

却第一次感觉到了一种扫的美好。

我们心中的雪

大年初二的早上，我正和几个侄子在厢房炕上打牌，听见母亲在上房里喊。过去，有个小伙子正给父亲磕头。母亲说，这就是地生，杏花最小的弟弟。我的心中就一下子涌上许多亲切来。等他磕完头，就格外殷勤地递烟上茶。母亲也把能拿出来的干果小吃都拿出来了，显然是把地生当上宾来对待。

寒暄过后，地生问我，今天有空吗？我说没啥事。地生说，如果没啥事，我娘让你去下面家里一趟，给我姐写封信。母亲说，我正要问你呢，杏花今年又不回来了？地生犹豫了一下，吞吞吐吐地说，反正没见信。母亲问，多少年没回来了？地生说，就我爹过世那年回来过一次。母亲的神情就暗了一下，怅怅地望着地生，像是要从地生的脸上努力找出些杏花的消息来。父亲说，不过回来一趟也不容易，那地方，光想一想都觉得费力气呢。

母亲动手给地生热暖锅，被地生拦住。母亲就生气了。地生说，改天吧，我怕过会儿来了亲戚，我东东（我的乳名）哥就走不开了。父亲说，那就让他们早点去吧，过会儿改改（我姐）两口子一来，还真走不开了。说着，打开炕柜，把我给他买的工字牌卷烟拿出两条，让我给地生娘带上。地生不让。父亲说，大过年的总不能让他空着两只手进门吧。母亲帮腔说，这两条烟本来就是你东东哥给你娘买的，他昨天还给我说哪天要去看你娘呢。地生的目光就在我脸上掠了一下，说，那我就替我娘谢谢东东哥了。

和地生走在通往下庄的路上，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滋味。这条当年最亲最近的路，当年糖葫芦一样串结着我一个又一个美梦的路，竟然十多年没有踏上过了。是路生分了，还是我的脚生分了？抑或是别的什么？

地生始终低着头走路，不主动和我说一句话。而我则满肚的话头，却不知从何说起。就那样默默地走着。好在路不远，很快就到了。

门口站着一个人。我竟没有认出来。而对方的笑容却说明她已经认出我来了。地生说，这就是我姐。我的脑门上就亮了一下。这就是杏花？渐渐和记忆吻合的一些神态告诉我，没错，就是杏花。

我的心窝子里一下涌上许多东西。伤感而又温暖，亲切而又疼痛。

杏花的眼睛里也全是惊叹。出现在她面前的这个叫高东方的人，肯定不是当年的那个毛头小子了。

看着我在一个劲地发呆，杏花说，怎么，把你给吓着了？我说还真有点，都多少年了。

有一个小女孩站在杏花面前，扑闪着眼睛，仰着头盯了我看。我说这是女儿？杏花说是。我的心里又痛了一下，没有缘由的那种痛。当年我们玩过家家时，她用杏核当女儿，我用大豆当儿子，她摆一百个，我摆一百个，然后娶亲，然后生子，子子孙孙无穷尽也，直到院子里的“家”满得摆不下。不想岁月在不经意间真点豆成兵，转眼，她的女儿就在眼前了。

我说还好吧。杏花说还好，你呢？我说马马虎虎。杏花说，听我弟弟说，你都上了电视了。我说，那是闹着玩的。

杏花似乎一时找不到要说的话，就那么盯着我看。我也不知说什么好。

我当即后悔自己怎么没有把胡子剃一下，怎么没有把衣服换一下。为了让老家人容易接近，回来后，我就换上母亲做的棉袄布鞋，胡须也不修，黑茬茬的。但这一想法马上就过去了，因为站在我面前的杏花也比我洋气不到哪里去，都一个地道的农村妇女了。如果说和别人还有一点什么区别的话，就是眼神里还残留着那么一点点“文化”。

还是杏花先找到话，怎么，吃不饱还是穿不暖，这么瘦？当年的口气了。那时，我们家穷，真是吃不饱，穿不暖，上学时，杏花就常常把她的窝头给我吃。

我说，既吃不饱，又穿不暖。杏花说，那说一声啊，我给你借啊。我说还真要向你借呢。

快进来啊。杏花突然回过神来，手往起扬了一下，像是要在我肩上拉一把，却在半路上停住了。

这一停，让我心里好一阵难过。当年她可不是这样的。冬天上学，我的脸冻僵了，她就把自己的一双手霍霍地搓热，贴在我的脸蛋上，给我暖。我就觉得全世界都在那一双手上了，伟大领袖毛主席都在那一双手上了，共产主义都在那一双手上了。现在，她的手明明到我的肩上了，却突然改变了主意。

为什么？是我的肩变了，还是她的手变了？

手也皲得不像个样子，到处都是孩子嘴一样的小口子。可以想象，这十几年的日子，就是在这一双手上展开的。给猪和食，给牛拌料，给孩子洗衣服，穿针引线，缝新补旧，春播夏收，哪一件不是这一双手！

一进院子，我的目光就脱兔似的搜寻起来。

哪是我们玩过家家的地方，哪是我们跳过房子的地方，哪是我们剥过玉米的地方……最后，在那个高房子上停下来。显然，那个高房子已经很久没有人住了。花格窗框里都结上蜘蛛网了。应该说，杏花看着它肯定要比我心痛得多。看着我面对高房子出神，杏花说，前些年她回来还把上面收拾一下，住几天，今年却没那个心劲了。再说，也漏雨了。

就有滴答滴答的雨一声声落在我的心里。

雨滴滴答答地在房顶上落着，我和杏花趴在热炕上写作业，身子挨着身子，脚丫碰着脚丫，多好啊。作业还没有写完，炕洞里的土豆却熟了。杏花跳下炕去，拿了长长的灰耙，猫着腰，七上八下，它们就一个个乖爽地躺在炕洞口了。她拿起一个，噗的一口，拿起一个，噗的一口，直吹得一脸的灰。一个个土豆在杏花撮成喇叭的双唇前显出本来面目——黄脆黄脆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杏花捡了最大的给我，说，吃吧。我说吃就吃吧。一口下去，没有散尽的热气扑出来，那个酥啊，胜过前苏联的面包。杏花吃土豆的样子可真是好看，真是要多好看有多好看。你看，她的嘴皮只是往土豆上一搭，并不咬，就有一块自动落在她的嘴里。一搭两搭，土豆的肉就没了，手里只剩下一个金碗一样的壳儿，举在我的鼻梁面前，说，我老汉牙不行，送给你娃娃吧。那时，我还真以为是她的牙不行，现在想来，她还是想让我多吃一点。吃完土豆，心思一时无法回到作业上，就趴在窗前看雨。整个村子躺在雨的怀里睡觉，缠绵的鼻息结成一层层雨雾。窗前的杏树同样在雨中做着最甜的梦，安恬而又幸福。还有生产队里的玉米，眼看就要熟了。雨把玉米的味道送过来，直往我们的鼻子里钻，往我们的骨头里渗。

现在，我还能看见，茫茫秋雨中，有那么一个高房子，高房子上有那么一个小木窗，小木窗里有那么一对小脑袋，拼在一起，四只黑眼珠上长长的睫毛眨呀眨的，看雨。

他们看到了什么？

他们懂雨吗？

他们的目光到底有多长？

是目光长还是岁月长？

是岁月长还是雨长？

……

下雪了，我们并排站在院里，比赛着伸出长长的舌头，屏着呼吸，耐着性子，等待着天上的雪花一片一片落下来，落下来。然后用心体会雪花留在舌头上的轻浅的脚步，体会着一种带着淡淡温热的冰凉的美好，一种无声无息心甘情愿的消失的美好。

啥味道？

好像是甜的。

不，是苦的。

那是你的舌头苦。

明明是雪花苦。

就是你的舌头苦。

谁说我的舌头苦？

我说。

你敢打赌？

当然。

如果输了呢？

输了就做你媳妇。

我就挺着肚子把舌头伸给杏花。杏花的舌头就在我的舌头上点了一下，又一下，然后正着神色，咂咂嘴，像是品茶。最后宣布：经本大人检查，不是苦的，不是甜的，而是咸的。

雪下大了。纷纷扬扬的雪花落在我们的头上，睫毛上，鼻子上，身上。关于舌头和雪的争论仍在继续。想想看，一对雪人儿，站在白茫茫的雪地里，热火朝天地争论雪。

这时，从大门外跑进来一个水灵灵的女孩，杏花说是她的大丫头。

这不是当年的杏花吗？我在心里说，杏花还在，逝去的只是日子。

就有些后悔没有把儿子带了来，让杏花看看。

杏花问，你几个？我说，一个班。她笑了笑，男孩女孩？我说男孩。杏花说，没有想着再生一个丫头？我说，丫头不是你给我们生下了么。杏花就笑，是我当年拉着她的衣角说杏花杏花你当我的媳妇吧时的那种笑。

我掏出五十元钱给丫头，丫头却撒开腿跑了。杏花有些不高兴地说，不要这样，语气很重。我就觉得自己不小心做了一件错事。现在，城里人春节串门子，不就是这样做的吗？但是面对杏花，面对杏花的孩子，我却无缘无故地觉得，那五十元是脏的，见不得人的。我不记得自己是如何把那五十元钱重新装进兜里的。我的手很尴尬。

杏花意识到话说重了，忙换了口气说，就这样唱露天戏啊？进屋啊。说着用手揭起门帘。但我却觉得杏花的手上不是门帘，而是一片铿锵的锣鼓声。

村里的戏台上正在演已经演过十几遍的革命样板戏。下着雪，雪水渗进我们的脖颈里，单布鞋里，却无法浇灭我们的一腔革命热情。铁梅的红灯照过来，照过来，直照到杏花的脸上。把杏花冻得通红的小脸蛋照成一盘月亮，把穿着花棉袄的杏花照成一个月亮树。

那盘月亮就挂在我当时直冻得打战的心上。

我的心里是多么甜啊，铁梅的红灯不左不右，偏偏照在杏花身上。那可是革命的光辉啊，就有无数金光闪闪的五角星鸽子一样在我心里啪啪啪地飞。

很冻，但我们没有谁希望戏快点演完。

但胜利的枪声还是不可抗拒地响起。

满腔的激动需要时间来消化。铁梅就月亮一样被我们带到回家的路上。路程走了一半，杏花才从刚才的幸福中喘过气来，给我说，你说共产主义一实现，我们的生活该有多幸福？我说，大概每个人都有一双新棉鞋吧？杏花显然对我的回答不满意，认为我的革命觉悟不高，说，把一双新棉鞋算个啥，是四个现代化，是点灯不要油，耕地不要牛，找媳妇不用愁，天天坐着飞机天上游。我就后悔得不行，本来这些我也知道，可是我怎么就说了那么一句没有水平的话？现在想来，肯定是我快要冻坏的双脚让我那样说的。到了杏花家门口，杏花像从前大多看完电影时一样说，不回去了吧。这当然是我求之不得的。到杏花家里，我忍着脚痛，无比夸张地添油加醋地给杏花父母讲铁梅的红灯是如何照到杏花身上，直讲得杏花脸上红梅花儿开，朵朵放光彩。又是给我端来热水，又是拿来饼子。直到两位老人的鼾声响起，我们还在兴奋地谈论着，谈论着那个密电码，谈论着那个扳道工，谈论着革命胜利之后的幸福美满生活。那时，我们是多么希望快点长大啊，长大过无比幸福美好的生活啊。

到了屋里，地生娘却没有在。我问地生你娘呢？地生一笑，说去他舅家了。我说你不是说你娘叫我给你姐写信吗？地生就抿了嘴笑。杏花的脸上也多少有些不自然。地生忙着给我倒茶，端油饼，还有我们从小就吃不够的“甜醅子”（用莜麦发酵而成）。我就端了一碗吃起来。那时，我们家很少做得起甜醅子，即使在过年的时候。杏花家做好了，就悄悄地来叫我。那个甜啊。当时我想，怎么就没有生在杏花家呢？要是成为杏花家的一口人就好了，要是让杏花做我的媳妇就好了，就可以想啥时吃甜醅子就啥时吃了。

一天，我拉着杏花的衣襟说，杏花杏花你做我媳妇吧。

杏花红了脸说，那要看你的心肠好不好。我就把上衣扣子解开，把肚子挺给杏花，让杏花看。杏花像侦察员一样左瞧瞧，右看看，然后拿出钢笔，无比庄严地在我的肚皮上写道：

抓革命，促生产

备战备荒为人民

经革命委员会检查：合格

接着，我又在杏花的肚皮上写：

日落西山红霞飞

战士打靶把营归把营归

就在我快要写到肚脐眼那儿时，杏花说，好了，把我的肚皮当本子写啊。我说，吃亏了你也写嘛。说着，嗵地一下躺在炕上，双手把衣襟揭开，看着房顶，等待着杏花在上面书写最新最美的画卷。

杏花拿起笔，却不知写什么好。自言自语地说，写个什么呢？

我说你就写“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吧。

杏花就写。可是她只写到“入”就把笔停下了。只见她的鼻子抽了抽。说，不对，差点上了阶级敌人的当，本大人要重新检查你的心肠问题。我虎地从炕上翻起来，盯着杏花问，为什么？杏花说，你闻，你的肚脐眼那儿有股馊味，像是什么东西坏了。听我爷爷说，每个人都是从那个地方开始变坏的，看来你也要变坏了。然后一脸的严肃。

我就把头弯到肚脐眼那儿闻，果然有股馊味。头上一下子冒出涔涔热汗来。

我腾地一下跳下炕，一口气跑到沟里的泉边，把肚脐眼儿洗了一百遍，直到闻不到馊味，再去让杏花闻。

差点没有把杏花笑死。

后来，杏花就不让我在她的肚皮上写字了。再后来，她又不让我和她同一个被窝写作业了。再后来，等我说杏花杏花你是我媳妇时，就要招打了。

杏花上完小学，她爹就不让她念书了，我的上学路上就少了一个伴儿。我上学早，加之身体单薄，常受外村孩子欺负。杏花就护着我。杏花一走，我的日子就不好过。父亲去给杏花爹做工作，却一直没有做通。为此，我把眼睛都哭肿了。父亲无奈，就让我住校。但杏花却没有就此死心，顽强地坚持自学初中课程，钉了几个大本子，一本一本地抄我的课本。我放学一回家，她就找我给她讲。为此，我每周放学后，都是跑着回家的。能够为杏花做点什么，我觉得很幸福。

谁想我们的两人课堂不久就夭折了。

杏花是我上初三那年的春天被人领走的。

等我从学校回来，杏花已经走了。

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

母亲给我转来一支钢笔，说是杏花留下的。我问杏花还说什么来着。母亲说什么也没有说。

从此之后，我再没有见到杏花，也没有听到杏花的消息。倒是那只英雄牌钢笔，我一直没有舍得用，到现在还存着。

地生给我用茶罐炖了几杯茶，就借故出去了，屋子里只剩下我们两个。又不知说什么好了。我没话找话地问日子过得还好吧。杏花说，还好，就是想家。我说，我也想，每天晚上做梦都在这个山沟沟里，都是我们在玩过家家，跳房子，唱革命样板戏。杏花说，我也同样，可是要回一趟家，实在是不容易啊，就是这次，也不知下了多少次决心。我说说起来惭愧，我比你近得多，但回家的次数也比你多不到哪里去。总想找个空挡，在老家，在父母身边多待几天，可是每次回来屁股坐不热就起身了，像我们小时候被狼追赶着似的，总觉得手边有干不完的活儿。杏花说，你说得太对了，我们都被狼追赶着。不过，你总算忙出名堂来了。我说，还不是瞎忙。杏花说，听地生说你都出书了，带回来着吗，让我看看？我说正好没带，到时给你寄吧。是的，怎么就没有想到给杏花寄本书呢？

我问孩子的学习怎么样？她说还行。我问她老公对她还好吧。她说还好，不打不骂就是好了。我说是啊，能遇上一个不打不骂的丈夫也真不容易呢。杏花的嘴角动了一下，像是要笑，却没有展开。

接着，杏花问我啥时走，我说明天就要动身了。杏花说，这么紧张？我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杏花的目光就重了一下，又重了一下，像是要说什么，却打住了。我说，正好，我们一块走，在我那里住几天。杏花说那还不给你把人丢尽。我说看你说的。杏花说弟妹长得肯定非常漂亮吧。我说还可以。杏花说一定很贤惠吧。我说不是母老虎就是贤惠了。

还真想带杏花到城里住几天，在这方面，妻子还算通达。就真诚地邀请。杏花说，不了，马上就要种地了，我得赶着回去。我说，看来，我们都放不下啊。杏花笑着说，如果能放下就好了。说着，起身从炕柜上拿下一个花布背包，犹疑了一下，放在我面前。说，这是我给你、你媳妇和你儿子带的一点东西，不要嫌弃。我说啥好东西？打开一看，是两包葡萄干，一枝雪莲，一条羊毛围巾，一个羊毛织花书包。我的心里突然一阵难过。那么我该给杏花送些什么呢，我总不能再给她送钱吧。

我拿起羊毛围巾，在脸上贴了贴，然后围在脖子里，身上不禁涌起一股暖流。

抬起头，正迎上杏花甘甜、满足而又潮湿的目光。心就变成一个舌头，一个童年伸向天空的舌头，任凭杏花目光的雪花，落下来，落下来。

剪刀

你得想办法给我看病，女人说。

知道，男人说，我这就给你叫医生去。

你再别哄我了，我再不想吃那些“牛饲料”（中药面）了。

那我怎么给你看？

你别给我装聋作哑，你给我把病看好，那些钱我能给你挣回来。

我知道，给你看病的钱，你早就挣回来了。

你把头抬起来，让我看看你的眼睛，我就知道你心里是怎么想的。

男人没有把头抬起来，男人蹲在地上编竹席，两条竹篾在手指间跳跃，像是两条飞鱼。

你得再想想别的办法，靠你打席，就算有十个我，早都死过手了，你听见没有？

听见着呢。

你白天上哪里去了，我让娃娃把村子的肠肠肚肚都找到了，就是找不见个你，如果你烦我，你现在就动手，把我阴治了算了。

你声音小点，娃娃刚睡着，明天还要去学校呢。

女人像是被什么吓了一下似的，侧过脸去看两个孩子，看着看着，眼泪就下来了，就再不说话。

男人把一顶席子打完，侍候女人吃药，女人不吃。我知道，你盼着我死，我就成全了你。

你可千万别吓我，我的胆小。说着，左手把女人的嘴捏开，右手把半杯汤药灌进女人嘴里。一边给女人用毛巾擦嘴，一边说，你就别嚷了，老实给你说吧，我没钱给你看，你知道，医院那鬼地方，是个专门吃钱的地方，上次我们才住了几天？七天，知道吗？就五千。不就动一刀子吗？就五千，五千，我们两个躺下吃，能吃五年，为啥要

把这么多钱给医院呢？

男人这样说时，女人的神情反倒好了一些。她帮男人脱下汗褂，脱下臭气冲天的袜子，揭起被子，把男人让进被窝，然后在男人背上挠。男人说，向上，向左，再向左，好。再说你要想开些，你都五十的人了，动上一刀子，再活上五年，花上五千元，值得吗？

男人的腰上就挨了一掐，又一掐。

富贵娘四十五就死了，吉祥娘也没有活到四十，和她们比起来，你都算高寿了，再活，还是这么个样儿，还能活出个啥名堂来？还能活成个黄花闺女？还能跟一次男人？还能上台唱戏？显然不行么。不行就凑合着，能多赚一年是一年，一天是一天，省着那些钱，我给你买吃，买穿，供给儿子上学，你总不愿意看着儿子失学吧，如果你是因为舍不得我，我们现在就说好，下辈子还睡一个炕，咋样？

想得美，下辈子我跟牛跟马也不跟你。

那我就做牛做马。

女人说，你真要气死我吗，那我现在就死给你看。

女人就真死了。

男人忙从箱子里取出老衣给女人穿。不想女人一把把男人打开。女人一看男人手里是一个枕巾，知道上了男人的当，说，把你想得美，我才不死呢，我还要活二十年，活到儿子上大学，上完大学娶媳妇，娶了媳妇生孙子，生了孙子过满月，把你老B干气死，你总不至于把我活埋吧，把我掐死吧，给我灌老鼠药吧，往头顶钉钉子吧？

那也说不定，如果等急了也说不定。

如果你真这样做了，还算一个孝子呢。

你以为我就不敢？如果我今天把你弄死，明天就可以出丧，后天就可以出葬，七天烧一七，十四天烧二七，二十一天烧三七，二十八天烧四七……七七之后，我就能出门了，我再不必每天给你倒尿壶，不必给你喂那些“牛饲料”，不必听你烦人的唠叨，你知道你的唠叨有多烦吗？能把鸡烦得不下蛋，把猪烦得不吃食，把牛烦得脱毛，把虱子烦得不咬人……

往出滚。男人的腰上就真挨了一重掐，又一重掐。男人感觉出女

人真的生气了，就有些后悔。这样拌嘴是他们夫妻几十年的家常菜，可现在女人病犯了，自己是不该这么损的，但他就是想说。他觉得只有这样说上一通才能轻松一下，要不他都快要支撑不住了。

我知道你为啥盼着我死，你以为我不知道？

男人提着的心就放了下来，女人接他的茬，就说明她没有把他的话放到心里去，这让男人再度轻松一下的念头又冒出来。我就是要让你知道，一过七七，我就可以出门了，说不定还有黄花闺女看上我，不是说男人五十一朵花吗？

我知道你老B篑胀了，你舍不得钱给我看病，原来就是省着买尻子。你也不怕把你老B挣死？

男人嘿嘿嘿笑，一边说，也没听说谁干那事给挣死了。

女人说，就算挣不死，就算有黄花闺女给你干，就算换上一百个，也就是那么二分地，还能是银尻子不成？还能是金尻子不成？还会是双眼皮不成？还会长舌头不成？还会开花不成？一次还得一百元。咳，咳咳。女人咳嗽。

男人在女人背上拍着。女人接着说，给别人一次你就舍得一百元，老娘呢？我们结婚都二十八年了。二十八年啊，你把老娘干了多少次？你也不算算？一月少算四次，一年就是四十八次，结婚二十八年了，算算，多少？至少一千次吧。你得给我多少钱？少说也得一百万吧。我动十次手术都够了。还不算刚结婚那几月，一晚上不停地拱，像个饿了几辈子的猪。那时你是怎么说的？

男人笑得把一根烟都捏成了沫沫子，说，你算得好，真是好，把这么简单的一件事，闭上眼睛都能做的事，我们竟然干了一千次。其实你算保守了，两千次都冒过了。两千次，就这么一件事，就和你一个人，就那么两下子，竟然做了两千次，你说傻帽不傻帽，寡味不寡味？再说干来干去，干了个啥结果呢？

这话把女人给惹笑了。

男人说，你叫我掏五千元把你治好，就是为了再干这个，我才不干呢。

我还真想再和你好好干一次呢。那事长人精神呢。干上一次，第二天干啥都是有劲头的。

还劲头呢，腰都伸不起来，就那一锅烟工夫的美，剩下的时间都是后悔。

儿子突然从被窝里把头伸出来说，娘，你刚才算错了，不是一百万，是十万，我爹应该给你十万。

原来儿子还醒着，夫妻俩就觉得把人丢大了，一时面面相觑。男人就索性给儿子说，你说有这十万是给你娘动手术呢，还是留着给你娶媳妇呢？

儿子说给我娘动手术。

为啥？

我不想和我媳妇干，干了腰都伸不起来。

女人睡了，可男人却无论如何睡不着。大前天，他去北集把一头猪卖了三百元；前天，他去南集把几根准备盖房用的檩条卖了六百元；昨天，他去东集把老黄牛卖了一千元，但离动手术需要的钱还差着一大截。这可怎么办呢？我总不能抢银行吧，总不能去偷人吧。如果是女人，我还可以卖身；如果是过去，我还可以卖水。而现在呢？上次动手术时，他把能借的亲戚邻居都借到了，这次实在是再也开不了口了，即便是两个出嫁的女儿。再说他们都在农村，还得过日子啊，总不能把嘴封起来给娘看病吧。但女人的病是不能再耽误了。看来只有卖口粮了。

就在这时，女人把男人搂进怀里。温存了一会儿，女人说，我想通了，你就把这五千元省下，供儿子上学，给儿子娶媳妇。

男人说，这才像个当娘的。

女人说，上次动手术时欠的账还有多少？

男人说那早还清了。

女人说你别骗我，我全知道。就像你说的，我就这样试着活，能活几天算几天，说不定老天爷一睁眼，还好起来呢。

男人说，那也说不定，世上的奇事多着呢。

女人说，你得早些给你寮访着找一个可心的，万一我这病好不了，好歹给你父子有个动锅动灶的。

男人说，对，我就按你说的办，要找，就找个和你一样的。女人说你就不想换个口味？

男人说我就觉得你顺口。女人说顺口你就再吃一次。

男人看了看儿子的被窝，轻声说，等你好了，我还像刚结婚时那样吃你。

天快亮时，男人醒来，发现女人坐在炕头梳头。男人惊异，女人今天的精神怎么如此好，平常下个地都十分困难的。接着，男人又发现女人给他将火炉生着了，这是女人几十年不变的功课。女人病了后，男人就自己生，却总是不得手，把个屋子弄得烟熏火燎的。几十年了，男人的火总是女人生，都成了习惯了。女人不像别人家的女人，早早地就将男人赶起来干活，自己却窝在被筒里睡懒觉。女人喜欢在男人还在炕上睡着时起床干活，喜欢男人从被窝里散发出来的带着汗腥味的梦的气息。女人从不主动将男人叫醒。农闲时节，等女人将早上要干的活干完，如果男人还睡着，她就上炕偎在男人身边做针线。有时不防就被男人扳倒，拉进被窝里，女人就将一双冻得冰凉的手伸在男人那个地方，把男人的火焰凉下去。其实女人也想，但女人疼男人。女人想，日子长着呢，不要将男人三下两下刮干。男人就将女人的两只手抓住，一边握着，一边寻找话头和女人拌嘴。农忙时，女人将火生着时，男人也就起来了。等男人喝完茶，女人已经将牛套好了。天还没亮，露水尚未散去，但有女人和牛伴着，男人就不觉得天有多黑，地有多湿。

女人病后，这事就颠倒过来，每天早上都是男人早早起来，给女人生火炖药，给儿子收拾吃喝。现在女人起来给他生火，倒让他觉得不习惯的。端起茶杯，手上像是有什么东西在蹿，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感觉。

女人将一把剪刀拿在男人面前，让男人一边喝茶，一边磨一下。

男人问女人磨剪刀干啥。

女人说她想做点针线。

男人说你就歇着吧，都做了一辈子针线了，又不在这两天。

女人说你以为是我给你表现干活？我是想做针线改个心慌，这样窝在炕上，都要把人闷死了。

男人就找磨石磨。

男人磨剪刀时，女人问男人今天干啥去。

男人说去集上。

女人说天天去集上干啥。

男人说眼看就要开春了，想买些菜籽。

女人说，也真到买菜籽的时候了。

男人说，大夫说你这病要多吃菜。

女人说，大夫还说什么了？

男人说，大夫还说，今年的气候潮湿，说不定你能躲过那一刀子。

女人说，是吗，如果能躲过那一刀子，也真把天叫喘了。说着把床头糖盒里的白糖全倒到男人茶杯里。

男人吃惊地看着女人说，那是给你喝药的，你怎么？

女人用勺子把糖搅化，双手递给男人说，你看你的嘴皮干的，都要成十八瓣桃花了，到了集上，还有谁家的女人看得上啊。

男人的心里就潮了一下，说，也好，今天再给你买些红糖，大夫说，红糖补血。

女人说，难得你有这份心，买就买些吧，买着备一些也好。说着打开地柜，拿出小铝锅，在炉子上打鸡蛋。

男人见女人一次打了两个鸡蛋，说，今天有胃口了？

女人说，今天有胃口了。

男人说，只要有胃口了就好。

女人说，开春了，鸡也到下蛋的时候了。

男人就再没有说什么，继续哧哧哧地磨剪刀。

炉火正着到旺处，鸡蛋不一会就打好了。女人盛在碗里，却端到男人面前。

男人说，你今天怎么了，你知道我不吃鸡蛋。

女人说，就学着吃一次吧。女人知道，男人是舍不得吃，刚结婚那几年，男人一次能够吃八个鸡蛋。

男人说，我最近胃里满，一点都不想吃，你就吃了吧。

女人说，正是春乏的时候，你把身子吊倒了，我们娘们子靠谁去啊，谁给我挣钱治病啊。说着，从男人手里拿过剪刀，把毛巾递给男人，让男人擦了手。男人端起茶杯，失神地看了看，喝了一口，显得有些不忍心。

女人已经端着鸡蛋碗等着了，看架势是不看着他吃下去决不罢休。男人只好接过去，吃了一个，将另一个放下了。

女人说，赶快吃了我洗碗。

男人说，如果你不吃，就留给得富和得贵吧。女人看了看还在熟睡的两个儿子，说，就剩一个鸡蛋，他们两个谁吃？再说，他们吃的时间还长着呢，你就吃了吧。男人的眼睛就湿了，端起碗，几下刨到口里。

男人把茶杯里的茶喝完，背上席出门。

女人送男人到大门口。天还没有亮透，背着席的男人看上去隐隐约约的。男人都到门口了，女人叫了一声三亿儿。男人一惊，三亿儿是他的小名，已经好多年没有人叫过了。按当地的习俗，男人有了孩子后，人们称呼男人都是用儿子的名字，包括自己的女人。女人今天却怪怪地叫了一声。男人心里一惊，回头看女人。男人想，女人肯定有啥心事。女人果然走上前来，一下子抓住他，拼命地亲。搞得男人一阵慌乱。结婚这么多年，他们还没有这样站着亲热过，这让他觉得有些生，有些难以适应。

男人觉得，女人都快要把他的骨头啃出来了。

路上，男人想，她这是怎么了？是病好转了，还是因为打春了？

男人出门后，女人就奔到厨房里打饼子，女人一口气打了七七四十九个大饼。

打啊，打啊，直打得瓷白瓷白的饼子整整摆了一面板。

看着眼前热气腾腾晃人眼扎人心的饼子，女人想，等他们父子把这四十九个大饼吃完，也就出了七七了。

女人是在儿子放学之前动手的，用的就是那把剪刀。

草场

桃花赶了羊出门时，娘说等一下她也去。桃花惊讶地说，你这身体能够赶山？娘说她试试。桃花看见娘手里提了一个包，知道娘是早就准备好了的。桃花说娘你提包干啥。娘说她拿了些针线。

桃花就在前面押住羊，等娘锁大门。

娘赶上来，笑着说，看咱家的人丁多兴旺啊。

桃花高兴地说，“八公主”眼看又要下（崽）了。

娘就在羊群里搜寻“八公主”，最后目光却落在“尕司令”身上。“尕司令”是公主群里唯一的男性公民，也是“八公主”的老公。现在，它不陪太太，却在“九公主”身边骚情。桃花瞥了一眼娘，娘的神情却在羊群之外。

过了会儿，娘说，你这“尕司令”也该到阉的时候了吧？

桃花一惊，说，好端端的为啥要阉人家？

娘侧脸看了桃花一眼，笑了笑，说，傻丫头。接着说，也没个人去赶了和群，你爷爷在时年年都要赶了去大山里和群。

为啥要到大山里去和群呢？

大山里有好羝羊。这年月近处连个好羝羊都没有。

桃花说，那我们去大山里啊？

你以为大山里就那么好去——看，那个羊吃人家麦子。

桃花正要扔鞭杆，那羊却乖乖地回到集体中。

娘笑着说，好个懂事的。桃花说啥懂事不懂事的。

吃了人家的麦子还躲掉了一顿打，怎么不是个懂事的。

桃花被娘的话击了一下。她觉得娘的话很远也很深，她琢磨了半天也没有琢磨出个底来，又觉得它分明是有个底的。

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就有两个羊抄小道走。桃花的鞭杆就过去

了。那两个羊挨了一顿打，很不情愿地回到队伍中。娘笑了笑，说，它们并没有错，你为啥要打它们。桃花说，天天从这儿走，它们又不是不知道。娘说，这个小路你走过吗？桃花说没有。娘说，那你怎么就认为从小路走不对呢。桃花说，这我倒没想过。娘说，你怎么就不想想呢。桃花又被娘的话击了一下。她好像能够嗅到娘话中的后味，酒干一样。桃花说，那么走小道？

娘说，不，既然走了大道，就走大道，现在小道上就是有再好的草，已经是回头草。

啥叫回头草？

回头草是一种惹人但不能吃的草。

桃花想，这是一种什么草呢？她放了这么多年的羊，还没有见过哪种草惹人却不能吃。

上到半山腰时，太阳出来了。回头看村子，村子一派氤氲。娘说，平时让人泼烦的那个家，现在看来还真好呢。桃花说，那是你第一次出来。娘说，算你说对了一半。桃花不解地看着娘。

娘说，不是第一次，是隔了些时间。你看，只隔了些时间就觉着它这么好看。桃花想了想，觉得还是娘的话更准确。

这时，桃花看见娘的气很虚，就问娘是不是很累。娘说，也不觉得。桃花说，要不就先歇歇。娘说，赶着羊，怎么个歇法。桃花想了想，也是，两边都是庄稼，的确无法停下来。娘说，人就是这样，一旦和啥牵连，就难以自主。就像现在，如果身边没有这群羊，你就可以闭上眼睛走这段路，就可以想在啥时歇就在啥时歇。桃花就抬头看娘，好像要从娘的脸上找出些什么来。

上笔架梁时，娘突然转入沉默，好像在记忆中翻捡着什么，又像是无法腾出多余的体力来和她说话。桃花想找一些话和娘说，可是娘的神情却是拒绝的，不容打扰的。桃花一时有些不知所措，就像时间凝固在路上，让她每前进一步都要设法推倒厚厚的时间之墙。桃花的呼吸都有些接不上了。桃花奇怪，自己一个人出山时，什么时候又有过这种感觉呢？怎么身边添了一个人，有时倒会让人觉得寂得慌呢？好在那个小羝羊不时给她找些事出来，可以让她借助制止事端暂时逃脱凝固了的时间地界，透上一口气。

总算翻过了笔架梁。

一过笔架梁，就到了主山的脖子处了，行进的羊群猛然顿了一下，同时得了秘密号令似的，一齐低下头吃起草来。娘也像重新换了一个人，软软地靠在坎子上，好像是从什么地方刚刚回来。桃花感觉得出来，娘要说话了。娘果然问桃花，喜欢放羊吗？桃花说，有时喜欢，有时不喜欢。娘又问，就说喜欢，你是喜欢放呢，还是喜欢羊？桃花想了想说，有时喜欢放，有时喜欢羊。娘笑了笑，像是对桃花回答的认可，又像是对桃花没有说出来部分的遗憾。娘又说，娘像你这么个年龄时，要是有群羊放就好了。桃花立即问娘，那么你那时干啥呢？娘神情含糊了一下，说，要说也在放羊呢。桃花愤愤地说，啥话么，一阵放一阵不放的。娘错了一下嘴角，桃花你说，咱们有啥道理要赶着这么一群羊呢？到底是谁让我们赶着这群羊呢？

桃花听不懂娘的话，侧了脸看娘。娘说，我咋觉得我们身后也有一个鞭子呢，桃花你说，这个执鞭子的人该是个谁呢？桃花发现，这时娘表面上是给她说话，其实是在自言自语了。桃花你说，到底是放羊的人快乐呢，还是羊快乐呢？桃花说，这个问题么，得问羊。桃花就真的问起羊来，绵绵，绵绵，我娘问是你们快乐呢，还是我们快乐？惹得娘笑起来。

这时，“尕司令”虎地跳到“九公主”的身上，差点把“九公主”压趴下。桃花跑过去用鞭子抽，可是“尕司令”却是一副轻伤不下火线的样子，好像那些落在身上的鞭子和它没有多大关系似的。桃花再打时，就看到了一双眼睛，桃花不由打了一个冷颤。那双眼睛是“九公主”的，“九公主”回过头来，极其不满地看了她一眼。这一眼把桃花给看愣了。桃花一时觉得无地自容。再看娘时，娘的目光又到了远处，如同一片秋天的树林。

几乎是在同时，山底下传来一阵花儿：

阿哥的肉哎，咋熟的呀

还不是自己把自己烤熟的

心里的火哎，咋起的呀

还不是老天爷点下的

阿妹的身子哎，咋扁的呀

还不是自己把自己压扁的

阿妹的日子哎，咋短的呀

还不是萝卜吃短的

……

桃花看见娘的眼里有泪花在打转。桃花想，不就一段骚花儿么，她天天听呢，也没听出个啥来，可是娘怎么就这么伤心呢？

桃花就赶了羊离开山脖子，向山顶走去。被山啃成一个月牙的天渐渐丰满起来，让人心里觉得宽敞。娘的头上虽然渗出许多汗来，气也有些喘，可是神色却比刚才好了许多。

当那个月牙变成满月时，她们到了山顶。母女二人坐下喝水。娘说，到山顶的感觉真好啊。说得桃花心里颤了一下。桃花就觉得娘简直在挑着拣着说早就放在她心里的话。她每天赶着羊上山，好像就是为了这一刻，每当这时，她的身体里就好像有花在开放。无边无际的开放中，像是有许多东西一下子涌进来，又像是有许多东西一下子涌出去，接着，她就觉得自己在溶化了，和天一起，和地一起，最后，自己就是天了。但平常，这些感觉都在心底的一个暗处，不想被娘一下子挑明了。

娘向山下看了一会儿，又说，平时我们觉得一个家就有多大多大，现在你看，还没有指头肚大。桃花想了想，觉得娘今天了不得，这些事情平时自己也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但是没有像娘这样说得钉是钉卯是卯。就说，娘你今天怎么句句都是语录。娘笑笑，娘今天心情好。

桃花看娘，娘脸上真的有一层往日没有的光彩。娘今天这是怎么了，天气一样，一会儿晴，一会儿阴的。

突然，娘定定地盯了她看，看得她心里毛毛的。接着，娘的目光恍惚了一下，说，当年娘把你带回来时，你还不会走路呢。那时，娘真担心带不大你呢，不想一转眼就成了个黄花闺女了，知道吗，已经有人来提亲了。

桃花低了一下头，就在娘又要开口时，倏地上前向娘嘴里放了一片杏干。

娘看着桃花笑了一下，说，这杏干还真比杏子味长呢。

桃花说，啥味长味短的，我只觉得它好解渴。

娘说，是的，它就是能解渴。

虽然是同一句话，但娘的口气和她不一样，桃花觉得娘把自己的意思给篡改了。

再看娘时，娘的目光已经在对面山上。娘说，看你爷爷睡的那个地方，多像个竹篮儿。桃花就觉得爷爷睡的地方真像个竹篮。自己平时怎么就没有看出来呢？娘怎么处处都高自己一筹呢？如果娘死了，你就把娘埋在你爷爷的脚下面。桃花说，你胡说啥啊。娘说，娘真觉得那地方好呢，如果不是给你做伴儿……娘打住了后面要说的话，再次盯了桃花看。把桃花的眼睛都看花了。

突然，娘收了目光，说，桃花你猜我今儿带啥来了？桃花说，你早说过是针线了。

娘摇摇头。

好吃的？

娘还是摇摇头。

桃花怎么也没有想到，娘竟带了一个很好看的风筝，竹子做骨，绸子做面，活像一个彩蝶。小时候，每当她哭闹时，娘就哄她说要给她拿风筝去，可是每次都说没找见。桃花问，这么好的做工，你从哪里弄来的？娘说，说起来，它还是你姥姥给娘的呢。那时每当娘去放时，你姥姥总是说，风筝上有一辈子人呢。当时娘还以为你姥姥在说胡话呢。

桃花问，那么现在呢？

娘说，等你嫁了人就自个儿明白了。

桃花说，娘你说的啥话么。

娘笑了笑，说，今天风正好，你去放。

桃花就去放。可是放了一会儿，总是放不起来。娘就又从包里拿出一团线拴在风筝上。教桃花怎么放。桃花就依娘教的放。果然越放越高。看着风筝乘风在天上飞翔，桃花高兴得像一个彩蝶一舞一舞的。连正吃草的羊都回头看着她。

等桃花放够了，娘问，好玩吗？桃花说，你怎么不早拿出来。娘说，我还真舍不得呢。桃花说，不就一个风筝嘛。

娘叫桃花。

桃花应。

你想想，风筝为啥要有个线？

没有线不就跑了。

娘说，当初没有线，它怎么没有跑？

桃花想想也是。

桃花说，为了让它飞起来。

娘说，算你说对了一半。

这时，娘把风筝又放起来了。桃花看见娘的神情有点异样。娘一直把线放到头。然后定定地看了一会儿风筝，叫，桃花，这线还有一个用处，你再想想看。桃花想了想说，是为了让风筝飞高。娘摇了摇头，难为你了，你就好好看着吧。说着，就把手中的线松开了。桃花大叫了一声。风筝已经上天了。

再也没有下来。

桃花看见娘的眼里闪着泪花。

桃花气愤娘把好端端的一个风筝给放走了，但是看着娘脸上挂了泪花，又觉得其中必有缘故，就小心地给娘递上手帕，说，不就一个风筝么。娘接过手帕说，就是，不就一个风筝么。说着，脸上换了笑容。

娘的气有些喘，桃花扶娘坐下来。再看天上的风筝时，已经和蓝天隐约难辨了。风筝上有一辈子人呢。什么意思呢？嫁了人就自个明白了。不嫁人怎么就不能明白呢？嫁人，不就是多了个男人么。

突然，娘振作了精神，说，咱们再玩个游戏，也是你姥姥教给我的。桃花问什么游戏。娘就教给她玩。

其实很简单，就是母女二人互相拉着手在地上转圈圈。桃花没有想到，平时病秧秧的娘这时竟变成了一个疯女孩子，拉着她，可着兴儿旋转。

旋转中，桃花感受到了一种借助别人把自己放开的快乐，一种放任自流的快乐。这种快乐让她眩晕，以至于忽略了从娘额上滚下的豆大的汗珠。

谁想娘却突然丢开了手。

桃花摔破了鼻子。娘忙从身边掐了几片青刺捏成团给桃花敷。桃花一把打开，把头扭到一边。娘并没有生桃花的气，又折了几片捏成团，一手按着桃花的额头，一手塞住桃花的鼻孔，然后说：

桃花，想想看，你的鼻子是咋破的。

桃花瞪了娘一眼，没有说话。

我知道，你会说还不是娘日弄的。可是，你再想想，这件事说明了个啥道理呢？

桃花用手捂着鼻子，表面上做出一副不理娘的样子，心里却在思忖着娘的话，她好像从中悟到了许多东西，却一时难以明确。冷静下来后，她不再认为娘是存心日弄她，她甚至为刚才对娘的鲁莽感到羞愧。

想到这里，桃花不由看了娘一眼，娘的目光又在远处。

好像黄昏中飞着的一只鸽。

就在桃花不知所措时，娘说话了，桃花，你要明白，在这个世界上，有时候，就是你最亲的娘也是靠不住的。转圈的时候，是多么开心啊，可是正是你最开心的时候，不知不觉把身子交给了娘。就是说，你已经失去了身子。说到这里，娘突然顿了一下。桃花发现，娘的神情中蓦然增加了许多山水。

接着，娘说，桃花，人活在世上，特别是我们女人，千万不能轻易失去身子。无论啥时候都不能让别人给你做主。只有这样，关键时候，才能自己把自己稳住。

讲完这段话，娘就沉沉地闭上了眼睛，显得特别累，让人觉得她把一生的力气都用完了。

娘的神情让她有些怕，她拿了水给娘，娘推开，只是一个劲地吸气。桃花放下水，坐在娘背后，让娘靠实在她怀里。娘的心跳就像战地鼓一样传过来。让她惊异、感动、慌乱，又伤心。

桃花，知道娘为什么不供你读书吗？

娘终于开口说话了。声音像是从地底下渗出来的。

桃花说，穷呗。

娘说，是，也不全是。

桃花问，那是为啥？

娘说，其实娘也很矛盾，娘不就是半个读书人吗？不也在城里混了半辈子吗，但最后还是回来了，知道为啥吗？

桃花说，是因为娘病了。

娘说，你是娘的女儿，娘不怕丢人，娘今天告诉你，娘不是病了，是脏了。

桃花惊得说不出话来，大睁着眼睛看娘。

桃花你别怪娘，娘现在觉得其实在山里做个羊倌真是挺好的。

娘的声音几乎小得听不见。桃花把水给娘，娘喝了一口，缓了缓，接着说，如果你听娘的话，就嫁给地生吧。

桃花生气地说，娘你胡说啥呀。羞得勾下了头。

娘说，娘已经盯了好久了，村里的小伙子差不多都到城里去打工，就他安心地种地。

娘是在为桃花订完亲的第七天走的。

娘上路时，“八公主”正在分娩。

下篇

水随天去

现在，我终于可以认定，事情恰恰是从那时开始的，尽管当时看来，那是一个不错的兆头。

一天晚饭后，母亲让父亲扫地，父亲说我没觉得地脏啊。母亲说真没觉得？父亲说真没觉得，大概是你的眼睛脏了。母亲说是吗，那你帮我打扫一下吧。说着，要把脸贴到父亲脸上。父亲一边躲开，一边说，都有股馊味了。母亲就去门背后拿了笤帚，往父亲手里递。父亲说，笤帚更脏，我不愿意与脏东西为伍。母亲就拧了父亲的耳朵，把笤帚塞到父亲手里，让父亲扫。父亲一边龇牙咧嘴地扫，一边念念有词：灵龟摆尾，扫其行迹，行迹虽扫，又落扫迹。一笤帚配一个短句，全然是小学生课诵时的那种调子，真能把人笑死。母亲说，我管你灵龟还是乌龟，只要你给我把地扫了就行。那是我第一次听他“灵龟摆尾”。后来的日子里，当母亲让父亲擦玻璃，让父亲洗锅，让父亲洗衣服，父亲同样会一边擦，一边洗，一边“灵龟摆尾”。

对于母亲来说，那是她最得意的一段时光。

我高三那年，一向被母亲称为“冷血动物”的父亲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脾气格外得好，好到母亲可以对他耳提面命，好到让人觉得不真实，就像一个几十年被关在黑暗中的人突然见到了阳光。那时，我压根就没有深想那段时间父亲常常挂在嘴边的那句唱诵的深意，只以为是他设法给大家找点乐子而已。直到事情发生，我才知一切都已经从那时开始了。

现在，当我终于能够接受这一事实，静下心来，坐在电脑前，准备为父亲，为母亲，也为所有关心父亲的人写点什么的时候，脑海中参差浮现出的一些片断，不知是他的“行迹”，还是“扫迹”。

印象中的父亲永远是一个坐姿。每天放学回来，老是看见父亲坐在阳台上的躺椅里，像是想心事，又像是什么都没有想，就那么坐着。一直那么坐着，直到暮色重重地落下来。直到母亲把饭做熟，直到我去喊他吃饭。以前，母亲回来，见父亲那样坐着，就会嚷，说，你出去看看，谁家的男人像你一样这样挺尸？你不会和面、蒸米，菜总会洗吧？你这样等着吃，和过去的地主又有什么区别？现在都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了，你还想当地主不成？出乎我们意外的是，父亲对

母亲的话竟然没有丝毫反应，好像他压根就没有听见。有时，母亲会拿上一把菜，站在父亲面前，一边捡，一边骂。让母亲气的是父亲依然没有丝毫反应，一副神游八极志在千里的样子。母亲气极了，就会腾出捡菜的手，在父亲的耳朵上拧一下。可父亲还是没有反应，好像那个耳朵压根就不是他的，而是别人寄放在他头上的一个摆设。母亲无奈，只好留下一声比日子还长的叹息，到厨房里生火做饭。不一会儿，油盐酱醋的味道就飘散到阳台上来。我敢肯定，父亲的鼻孔里也一定充满了油盐酱醋的分子和原子，但是父亲仍然一副老僧入定的样子。

母亲大概是想制裁一下父亲，一个周末，她让父亲做晚饭，父亲仍然没有反应，母亲就把我带出去，在外面吃。吃完晚饭，我们又去串门子，直到十点才回家，你想父亲怎么着，他竟然坐在阳台上的躺椅里睡着了。母亲定定地看了一会父亲，绝望地摇了摇了头，然后端了碗出去买饭。

母亲给我说，自从她进郭家的门以来，父亲就没有洗过衣服。父亲宁可把衣服穿得油光发亮，把白衬衣穿黑，把黑衬衣穿白，但绝不动手洗。在这一点上，母亲倒是早早地就妥协了。我想这大概是母亲为她的名声着想的缘故。父亲是个作家，被几所大中专学校聘请为客座教授，常常在人面前露脸。如果穿着已经发黑的白衬衣站在讲台上侃侃而谈，学生们肯定不会认为父亲是个懒惰的人，反而觉得这就是作家的风度，相反对母亲的印象就不大好。所以每每父亲穿着脏衣服往出走，母亲就抢上前把他的衣服扒掉，换上新的，还不忘给衣领上洒上香水。这时，父亲就会说，你就不怕出问题？母亲说，正吾所愿也，你今天挂一个回来，我明天就给你让位，让她侍候你，我实在受够了。就这样，父亲穿着母亲换的干净衣服，带着母亲洒的香水，无限风光地出入在一些大众场合。

一天，父亲下班回来，手里提着一个花书包。母亲问是什么。父亲说，六味地黄丸。我就知道老家又带东西来了。不知为何，父亲把老家带来的东西一律叫六味地黄丸。母亲从父亲手里接过花书包，一看，就皱了鼻子。父亲把一双眼皮直顶到额头，问母亲怎么了。母亲把书包给父亲，说，快去扔了。父亲白了母亲一眼，说，什么？扔了？一边把步子换成鸡步，身子夸张地前倾，一张长脸恐龙一样向母亲挺进。母亲一边像驱赶苍蝇一样厌恶地挥着手，一边后撤。父亲却紧追不舍，请问谢海棠阁下，你姓什么？母亲见父亲态度生冷，大概是动真的了，就缄了口，到厨房去盛饭。我从父亲手中接过书包，原来里面是一塑料袋咸菜。塑料袋显然已经不止一次地装过东西，都变成黑色的了。打开袋子，一种生萝卜和着塑料的味道扑鼻而来。父亲

见我掩了鼻，就像文物贩子听到别人说他的文物是假的一样，从我手里把手提袋掠走，放在茶几上，掏出里面的塑料袋，到厨房里拿了一个碟子，盛了一碟，就了饭吃，很可口的样子。刺鼻的生萝卜味弥漫开来，让人实在难以忍受。可是电视上正演一休的故事，我只好强忍着，背过身子，边吃饭边看电视。谁想正到好处，电视却关了。回头，遥控器在父亲手中。父亲用一种特别的目光看着我，像是恶作剧，又比恶作剧认真。过来，吃咸菜。父亲的目光像旧社会地主的手杖一样，在我面前划了一下，又一下，最后落在咸菜上，像是一个汉奸。我说我不吃。父亲说，那就别想看电视。无奈，我只好拿出一种英雄气概，硬着头皮去吃。每次象征性地用筷头夹一小片，更多的时候只将筷子在碟子里晃一下。这自然无法逃脱父亲的火眼金睛。父亲索性将碟子里的菜一分为二，让我吃完自己的那一份再看电视。母亲见状，把菜碟子端走。不想父亲发火了。父亲说你什么意思？母亲说报纸上明明说吃腌咸菜容易得癌症。父亲说你老爹吃了一辈子腌咸菜，怎么没有得癌症？母亲说胡搅蛮缠，一点科学精神都没有，还当作家呢。父亲说谁在胡搅蛮缠？父亲放下饭碗，到书房给我们拿来一本《奥秘》杂志，上面有篇文章《破烂王为何一生无疾》。父亲把杂志扔给母亲说，请学习一下，破烂王为什么一生无疾？他可是整天和垃圾打交道的。平时吃的什么，吃的是垃圾堆里的西瓜皮，坏水果。母亲不屑一顾地说，那你怎么不去做破烂王，你为什么要考大学，要当作家，要过文明的生活？父亲说，考大学咋了，当作家咋了，考上大学当了作家就不能吃老家拿来的咸菜？母亲说吃饭吧，饭凉了。父亲说你不把咸菜还给我，我就绝食。母亲说，你已经绝过九十九次了，我还怕你再绝一百次。父亲就放下饭碗，做出一副坚决生气的样子，向书房走去。母亲见状，只好把咸菜还给他。父亲就又回来，极投入极夸张地嚼着咸菜。父亲每嚼一下，母亲的眉头就皱一下，等父亲把一碟咸菜干完，母亲的脸已经和咸菜里的萝卜条差不多了。

说了大家不要笑话，我从来没有见父亲和母亲同床共枕过。父亲的书房里有一张单人床，每天晚上，父亲早早地洗漱一毕，就重重地关上书房的门，重得有点夸张，然后熄灯睡觉。时间一长，我还以为做夫妻的都是这样呢。可是我去姨母家，发现姨父和姨母总是睡在一张床上。一天早上，我和表妹莉娜起来，姨夫和姨母还睡着。表妹推开他们卧室的门，我看见，姨母的头在姨夫的左边，一只脚却在姨夫的右边。这是多么让人羡慕啊。回来后，我就建议父亲和母亲在一块睡。不想父亲说，夫妻分床睡，能活一百岁。我问为什么，父亲说等你长大就知道了。我说我现在就想知道。父亲说，你母亲打鼾，吵得我根本睡不着。母亲说，别诬蔑人。但也没见母亲有多恼。有一晚，我被一声门响惊醒，接着，听见父亲和母亲在说话，就悄声走出卧室，猛地推开客厅的门（我们是穷人，没有大房子，二室一厅，卧室

归我，书房归父亲，母亲就只好屈居客厅）。拉亮灯，可是床上只有母亲一个人。真让人纳闷。第二天上课时，我一直在想，昨晚明明听见父亲和母亲在说话呢，怎么进去却只有母亲一个人？

后来读了父亲的文集，才知这种生活方式并不是他的初衷。他曾非常神往地描述过古人："自起移灯为君照，绫罗帐里剪参差"，"胜游朝弹袂，妙语夜连床"及"红袖添香夜读书"的情景。那么，这种格局是从什么时候形成的呢？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每当母亲往死里打苍蝇时，父亲总要夺下母亲手里的家伙。父亲说请问你为什么要打死它？母亲说这还要问吗？父亲说既然你说不上来为什么，那就没有行凶的权利。母亲说那就请作家大人说一下为什么不能打死它。父亲说请你学学刑法，只有杀人犯才能执行死刑。母亲说原来你和苍蝇是一类么。父亲说我就和苍蝇是一类，咋了？说着，父亲会打开窗子，往出赶苍蝇，一边赶一边说，黑先生，既然我们太太不欢迎你，那就请你出去。可是黑先生却赖着不走。父亲并没有表现出多少不耐烦，反而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说，都怪当初圈地时，你来迟了，如果你来得早一些，说不定这地盘就是你们的。那苍蝇继续和父亲捉迷藏，总是不往窗口飞。父亲就把另一扇窗子也打开，给苍蝇更大的出路。可是苍蝇实在太顽固了。父亲往往为了赶走一只苍蝇要弄出一身汗。

父亲并不是没有动过杀戒。一次，父亲午休时受到了一只苍蝇的骚扰。也活该那只苍蝇命尽，总是赖着不走，全不顾父亲苦口婆心地劝说。情急之下，父亲失了手，竟把这位黑先生给打死了。当那只苍蝇粘在墙上时，父亲手里的蝇拍就定在空中。父亲无法饶恕自己。父亲就那么站了很久。最后，父亲带着一声听不见的叹息上床午休。父亲躺是躺下了，可是再也难以入睡。这从后来他写的一首诗可以知道：

一只苍蝇

因为打扰了诗人的午休

被钉在

墙上

诗的题目是《悼词》。

父亲因为午休可以对黑先生开杀戒（尽管这是被动的），对我们

母子就可想而知了。记忆中父母几次大的干戈都是因为父亲午休。来过我们家的人都知道，我们家有一则门告，是父亲用书法体在宣纸上写的：

各位上宾：

在下有午眠之嗜好，十二点半到两点半之间，请万勿敲门，得罪。

一天，我和父亲从外面回来，发现有人在门告上批了一行字：去你妈的。父亲立在批示下，给我说，知道吧，这位叔叔练过书法，而且是柳体。然后开门进屋。我不知是父亲真的没有生气，还是装的，他依然躺到阳台上晒太阳，看不出有什么不高兴。

据母亲说，在午休这个问题上，父亲现在的表现好多了。母亲说，那时他们还没有结婚，父亲还是一所乡下中学的穷教师。一次，她坐了一早上的车从县城大老远地赶去，父亲的门却在外面锁着。她想这天又不是休息日，父亲该到哪里去了呢？她去问父亲班上的学生，都说不知道。她就坐在学校门房里等。谁想就在打预备铃时，只见一个学生在开父亲的门。果然，不一会儿，父亲就从房子里出来了。母亲的心中自然又惊又气。居然还有这么严密的攻守同盟。可见，在这个问题上，父亲是向他的学生下了死命令的。后来，母亲把这件事向祖母告了状，祖母说，不要说是你，就是祖父也被父亲这样打发过好几次。祖母每次做些自己认为的好吃喝，总是舍不得吃，要让祖父给父亲拿一些。那次祖母给父亲带的是父亲爱吃的荞面碗坨。和母亲一样，祖父从老家走到学校，正好是中午，自然，父亲的房门是从外面锁着的。祖父无奈，就把那些东西从通风里扔进去。父亲肯定听见东西落地的声音，但是父亲没有起来看，也就不知道是祖父来。后来，父亲知道把祖父拒之门外，心中自然有些疼痛，就劝祖父今后再也不要来送东西了。可祖父还是来。父亲无奈，只好给祖父一个口令，让他到了门上，在发现门外没有人时，轻轻地咳嗽两声，一定要两声。可事实上祖父从此以后很少用这个口令。祖父心痛父亲，以后再要去父亲那里时，就半夜里动身，正好赶在父亲午睡前一刻把东西送到，然后迅速地撤离。

那时父亲还没有出名，自然就没有名片。后来，父亲有了些名气，也就有了名片。别人的名片上都打的是什么主席什么理事一类的头衔，父亲的名片背后却是门告上的那句话。我至今不明白父亲为什么那么喜欢睡午觉。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父亲绝对不是为了所谓的保证睡眠。

这从父亲对待我的睡觉上可以推断。早晨，父亲被冲厕所的声音吵醒。如果换了平时，父亲是不会理会那种声音的。问题是今天是星期天，我还在睡觉。父亲一想到我还在睡觉，就一骨碌从床上翻起来。再看我的房门开着，心里的火就从一丈一下子蹿到一千丈。他一把夺下母亲手里的拖把，把母亲劫持进客厅。母亲自然十分恼火，就连着踢了父亲几脚。对于母亲的那几下，父亲自然能够承受得了，父亲以一种大人不记小人过的姿态，准确些说是一种压根就没有把母亲的那几脚当回事的男子汉大丈夫的姿态对母亲说，今天我正式警告你，从此以后，如果我儿子还在睡觉，你就给我悄着。母亲说我偏要吵。父亲说那就别怪我不客气。母亲说我看你就把我吃了。父亲说那你就等着瞧。不想母亲没有等着瞧，而是立即做出来给父亲看。母亲抱了她客厅里的被子，要往我的房里放。父亲哪里会让得过她。母亲要强行通过，父亲当然不会放行。两人就在客厅门口展开拉锯战。这一战肯定是母亲告败。因为母亲已经开始向父亲撒泼。你今天就把我杀了，你还算不算个男人，谁家的男人一大早起来就对老婆动武？我辛辛苦苦地把你们父子供奉上，把你们全家供奉上，把你们全村供奉上，你们倒还觉不来了，倒还不知好歹了；等等。对于母亲的这一套，父亲从来不在乎，相反，父亲过去把阳台的窗子打开，把门洞开。说，你就“唱”吧，让大家欣赏一下你美丽的歌喉。母亲的声音就小了下来，切齿痛骂渐渐变为自伤自叹。

听见母亲在哭鼻子，我本来想起来劝一下母亲，可是我实在太瞌睡了。

接着，我就听见父亲穿鞋出去锻炼，我想今天的戏该结束了。

果然，父亲刚一出去，厨房里就有了响动，那响动平静、和气、安详。我知道，可怜的母亲又开始了她一天的功课，洗漱、烧水、扫地、做饭。现在，我还能看见，母亲先往脸盆里盛了四分之三凉水，再往里面兑了四分之一开水，然后挽了衣袖，把双手放进盆里，进入她的第一个“五步曲”：先手掌，次手背，再手缝，继手腕，当然不能忘了指甲，如此反复，大约三分钟。白色的肥皂花在母亲手上盛开，母亲的心里充满了“洗”的快感。接着是脸上“五步曲”，同样大约三分钟。完后把毛巾噌噌噌地洗一百遍，刷的一下抖开，双手托了，敷在脸上，先反时针方向，后顺时针方向，把脸擦干，折成绝对规则的长方形，搭在盆架上。然后打开煤气灶，给父亲打荷包蛋。

母亲说的没错，我们的生活用度全靠她。父亲的工资基本上都给乡下老家了。老家是个靠天吃饭的地方，一连七八年绝产是常有的事。父亲除了负责一家八口的口粮外，还得供给四个侄子上学。假如仅如此，倒还罢了，谁想问题要比这严重得多。在父母后来的一次争

吵中，我才知道，父亲差不多给村里所有人家借了钱。更为可气的是有一个叫牛缠的人把父亲的钱借去给别人放高利贷，并且数额高达六千元。父亲说，那是我帮人家从信用社贷的款。母亲就火了。母亲说，你不要把我们娘俩当傻子。父亲说借了又咋了？当初牛缠的儿子从拘留所出来，牛缠说只要给他找个媳妇就能把他拴在家里。现在，和他一起混的都二次进了监狱，牛缠的儿子却因为那六千元在家安安稳稳地过日子，这不很好嘛，六千块重要，还是一个人重要？母亲说问题是别人把你当大头待，都几年的事情了，当时说的年底就还，现在都几个年底了？父亲说可是我们也没有因为少了那六千元就过不下去啊。母亲全身的血就都到了脸上：说这话也不脸红，请你出去看看，别的不说，就看看对门，人家过的是什么日子，看看人家的家，再看看我们。父亲说那又咋了？母亲说和你这种人说不成，这样吧，从这月开始，米面油盐你买，电话费你交，暖气费你交，电视费你交，儿子的学费你出。父亲说你呢？母亲说我都出了十年了。父亲说那也不多啊。母亲说不多？一个人一辈子有几个十年，没有羞的东西。

母亲都进了卧室了，又出来，把脸贴到父亲的脸上说，知道村里人怎么说你吗？父亲问怎么说？母亲说傻B一个，然后迅速地逃离父亲。不想父亲丝毫没有恼怒，反而了然于胸地一笑，就像我们班主任平时看着我们恶作剧对我们笑一样。

由此看来，钱对父亲是多么重要。但了解父亲的人都知道，父亲的心里没有钱。

一天晚饭后，母亲给父亲说她们单位分了一个副高指标，让父亲托关系给她们领导说一下。父亲说有什么说的，轮到你就评，轮不到就别评，说什么。母亲说如果评上副高，一年就是将近四千元。父亲说四千元很重要吗？母亲说你是说四千元不重要？父亲说，说它重要就重要，不重要就不重要。知道四千元是个什么概念吗？是一次感冒，一次阑尾炎，一次失火，一次被盗。母亲说纯粹是混账逻辑。父亲说你就操心给学生把课上好就行了，别再整天钱呀钱的。老祖先早就说过，平为福。如果平顺，我们的那几个工资足够花了。如果我不嫖风，你不养汉，没有灾，没有病，儿子出息，日子太平，就我们现在的工资，我都觉得花不完了。母亲说，嗨，你吹牛真不怕把鼻子吹歪，把牙吹掉，把嘴吹豁，就你那几个瘦钱儿，还敢说够花了。如果不是碰上本大娘，如果换了别人，你怕连给人家买化妆品的钱都不得够，还敢说够花了。父亲说是啊，我也说的是这个道理啊，就是我命大啊，好老婆就是钱啊，就是职称啊。好儿子也同样，老人不是说过么，养下儿子比我强，要它银钱做什么，养下儿子不如我，要它银钱

又做什么。母亲说就你臭词多。父亲说这可是真理啊。假如你的儿子比你厉害，他会自己挣钱养活自己，假如你的儿子是个败家子，即便是你存下百万千万，他也会一晚上给你挥霍完。你说是不是这么一个理儿？母亲说如果儿子考上大学呢？如果儿子要出国留学呢？儿子总不能自己先给自己把学费挣好再去上大学吧？父亲说刘飞不是考上大学了吗，任利敏不是考上大学了吗，他们的父亲又出了多少钱呢？母亲说你的儿子能比上人家刘飞？能比上人家任利敏？（刘飞和任利敏是省上的文理科状元，学费被所招的大学免掉，另外当地政府还给他们奖励了几万元）也不瞧瞧自己。父亲说，那可不一定，我的儿子咋了？今年不是考上初中了吗，不是给你把一万元插班费省下了吗？一万元，不就是一级职称吗？既然今年能给我把一万元省下，谁说他就不会将来给我把几万元省下？父亲说这话时，嗓门特别大，我知道他是要我百分之二百地听见。母亲说那好吧，你就等着儿子给你把几万元省下吧，从今天起，我可是有几个花几个。父亲说对啊，就应该是这样啊，人挣钱就是花的，你也别太抠了，也买些高档衣服，也买些高档化妆品，再不要往脸上涂石膏（父亲一直把母亲的低档化妆品叫石膏）了，再不要为了一分钱和小摊小贩讨价还价了。

父亲这样说母亲，并不是说他就有多少“派”。但我不得不承认，父亲有些特别。

在他工作的那个机关大院里，谁不知道父亲是个土起来能够土得掉渣的土老帽，洋起来能够洋得让人胃里直泛酸的酷仔。有时候，父亲会把祖母从老家带来的棉袄、棉裤、棉鞋穿到单位上去，配以稻草一样乱糟糟的头发和胡须，纯粹一个农民；有时候父亲又会西装革履，风衣领带，白脸净面，俨然一个特派员；更多的时候，父亲则是一身深蓝色休闲服，没有一点特别之处。

写到这里，我的脑海中出现了一个黄书包。随着这个黄书包的到来，一个平时再枯燥不过的父亲多少有了一些诗意。在我的印象中，父亲是这个小城第一个背黄书包上班的人。别人肯定十分羡慕，但在当时当地的商场是无法找到那种黄书包的。因为父亲的那个黄书包是当年他考上大学时一个同学送他的。父亲一直没有舍得用，一直保存着。只是不时在母亲不在家时，把它拿出来看看（这是我的猜测）。一次被我碰到了，父亲很有意思地看了我一眼，一脸的甜蜜，然后用一个现在市面上同样找不到的、上面绣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手帕把它重新包好，放进柜子。不知为何，有一天，父亲终于把它拿出来，每天背着它去上班，上街，会友，转书店，参加一些文学活动，去他兼职的大学上课。想想，一个略带忧郁的诗人模样的中年男子，背着印有“红军不怕远征难”的黄书包有心没肝地在大街上闲庭信步，

在校园里款款而行，走进教室，走进会场，黄书包里装着一本杂志，因为书包小，半截杂志就露在外面，人们看不到杂志的全名，只看见露在外面的“人民”二字。想想，那该是多么酷啊。谁能保证父亲的这一佩饰不会让一些感情丰富的女同胞怦然心动？说不定还有不少女孩子因此喜欢上父亲，狂热地给父亲写过情诗呢。真是难说。

那时的父亲是多么好啊。

但是很快那书包就从父亲的肩膀上消失了。有人说是因为这个城市里有了第二个背黄书包的人，有人说可能是父亲不慎丢失了，当然还有许多带有攻击性的说法。对此，我都没有多大兴趣，我所关心的是，父亲为什么要把一个保存了多年的可能是一个“信物”的东西拿出来实用？

我相信，每一个有良知的人，看了以上的文字，没有谁不会认为母亲是一个有着非凡承受能力的人，事实上也是一个十分可怜的人。这些记忆来自我的小学和初中，那时我还不知道主动地帮母亲做一些事，整个家政都压在母亲一个人身上不说，她还要戴着父亲打制的一个个镣铐跳舞。但事情仅止于此，也还罢了。事实上这么多年已经过来了，母亲之所以没有和父亲分开过，说明她内心深处已经接受了这个“冷血动物”。但是母亲怎么也没有想到，事情会发展到那个地步。

事情变糟是在我上高一那年。父亲先是辞去了几所大学的客座教授，继而拒绝了几家杂志社专栏作家的约请，不再在公开场合出头露面，娱乐场合更是避之唯恐不及，一有时间就回老家。在城里的日子，除过应付上班，就是整天待在家里听音乐。不是贝多芬，也不是舒曼，更不是柴可夫斯基，而是《挂金锁》和《月儿高》一类。把传呼送人，把手机送人，家里电话根本不接，有人一打电话，父亲就给我招手，强烈地示意他不在，包括那些让别人垂涎三尺的当红美女作家（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

有一段时间，父亲给母亲建议把电话停机算了。母亲不同意。但从此我家的电话明显少了起来。一天，母亲回来，气冲冲地冲到电话旁边，拿起电话就看，才发现电话接头在外面。母亲就质问这是谁干的。我说发那么大火干嘛，不是我就是我父亲，而我显然没有干，那还能有谁。母亲就什么话都不说，嘭的一声关上卧室门，再也不出来。其实这一秘密我早就发现了。父亲常常趁母亲不注意把电话线拔掉。而我则等父亲走开又悄悄地把电话线接上。这次疏忽了。母亲的声音慢慢从卧室里出来，由低到高，从小到大，最后变为声讨。父亲书房里的音乐也随之从小到大，从低到高。母亲气得出来把书房门踢了两脚，然后进厨房做饭。父亲为什么就这么害怕电话呢？

从此之后，我们家里的怪事就一天天多起来。

一个星期天，我被一种奇怪的声音惊醒，起床，只见父亲在阳台上嗬嗬地叫着，兴奋像花一样在他身上怒放，口里不停地说，这才是音乐，这才是真正的音乐。一看外面，才知是下雪了。真是难得，已经好久没有见到这么大的雪了。这天的雪有一种霸道的温柔，悄无声息而又惊心动魄，用一种向下的姿势把整个世界揽进怀里，把人心熨平，把世界熨平。

就在这天，父亲把录音机和磁带装进一个纸箱子里。我知道他又要准备送人了。但凡他不喜欢的东西，他都是这样打进纸箱子里，带回老家，或者在适当的时候送给亲戚朋友。比如那些当年他视之为宝贝的书，比如那些收藏。我担心终有一天，他也会把他自己这样打进纸箱送人。我说怎么，又要送人？那就送给本人吧。父亲说全是垃圾你要它做甚。我说你怎么能这样说话呢？我把音乐老师对几位乐圣的评价搬出来驳斥父亲。父亲说那是你们音乐老师不懂音乐。我说这就奇了，音乐老师不懂音乐，这真是奇了。父亲说不要迷信老师嘛。我说不信老师再信谁？父亲说要信自己。

就是那段时间，夜深人静的时候，父亲的书房里会突然传出笑声，我原以为什么时候来了客人呢。不想进去一看，却是他独自在那里傻笑。

他在笑什么呢？

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更让我们母子难以接受。

一天，我和母亲回家，屋子里有一股呛鼻的气味。一进客厅，才知是从一个陌生人身上发出来的。父亲正和那人在客厅里聊天。那人破烂而又油腻的衣服让人无论如何也无法把他看成是父亲的客人。但他们的谈兴却是少见的浓烈，大有相见恨晚之感，丝毫没有要在晚饭前结束的迹象。父亲果然要留那人在家里吃饭。父亲到厨房吩咐母亲多做一个人的饭，母亲的脸就直吊到腔子上去了。但母亲没有在现场发作，这是母亲的风格。饭做好，母亲准备了两套餐具，显然是要实行分餐制，却被父亲重新倒进两个大盘子里去了。按照父亲的规矩，家里来了客人我们必须在一起吃饭，并且我和母亲要高度警惕，除了向客人劝饭，还要紧盯着客人的碗，一发现客人碗里没有饭就要马上去盛，不允许有时间差存在。而他自己则装得没事似的，继续和客人谈话，给人一种不屑于操心给客人盛饭，劝客人进菜这些小事的样子，父亲的意思再明白不过，这些小事他的好客的妻子和儿子已经做得很到家了，用不着他操心。

让母亲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父亲居然要让这个人留宿。这次父亲倒是没有像往常一样把他安排在我的房间，而是主动提出让我到他的书房去睡，他和那人共住我的房间，因为我的房间有两张床。母亲的眉头就攒成倒八字，铺床的动作明显地带了劲，有了响声。母亲先后找了两个旧床单铺在我对面的床上，又找了两个被套套在平常老家来人专用的被子上，然后特意把父亲的荞皮枕头放在我的床上，示意父亲睡我的床。可气的是父亲领客人过来，他却偏偏自己睡在客床上，把我的床让给客人。母亲就气得像一个风箱一样在客厅里扇起来，扇了一些时辰，开始打扫客厅，同时打开阳台上所有的窗户，目光警惕地搜寻着那人沾过的东西，一律扔进阳台上的大洗衣盆里，那里面有母亲从单位带回家的消毒液。她戴了塑胶手套，开始拖地，把地拖了一百遍，把茶几擦了一百遍，把茶杯洗了一百遍，把放过那人衣服的凳子洗了一百遍，然后躺在床上，做深呼吸。

也真难为了母亲，我不知道母亲是如何挨到天亮，又如何等父亲把那人送走的。还没有等父亲从门里进来，母亲就开火了。母亲说，这还算个家吗？和难民营有什么区别？和乞丐有什么区别？连我都听得出来，这后一句话是指父亲了。奇怪的是父亲并没有像平常那样接火。等母亲打完一个连发，然后父亲笑着问我，知道什么是乞丐吗？我说这还要问吗？父亲说，说别人是乞丐的人才是真正的乞丐。

之后，父亲就变成一个“植物人”，从单位一回来就往竹椅里一坐，目光或者盯在虚处，或者盯在一只正在偷果子吃的老鼠上，那是范曾仿八大山人的一幅画。看着枯坐在竹椅里的父亲，我的心里常常会出现一些奇怪的念头。比如坐在那里的不是父亲，而是父亲的衣服；比如父亲的体温正在从三十六度迅速地下滑，最终停在零度上；等等。

每天面对父亲没有温度的表情，我的心里就犯怵，我才知道真正的暴力其实并不是暴力，而是一种巨大的沉默。我在心里说父亲你去听你爱听的秦腔啊，去跳你爱跳的探戈啊，甚至去依红偎翠啊，去嫖风啊。我知道父亲是惹女孩子的。父亲曾带我参加过一次文学活动，穿着藏蓝色风衣的父亲往会场一走，真是掌声雷动。父亲致意之后坐下，那些女孩子的目光就百鸟朝凤似的向父亲哗哗飞来。如果父亲稍一摇尾巴，那些小母狗肯定有多一半会跑过来。可是父亲却对此单单没有兴趣。这真是怪事。父亲的尾巴哪里去了？按照常理，有这么一个从一而终的丈夫，守身如玉的父亲，母亲应该高兴，我也应该高兴，但现在，我宁愿父亲的尾巴像老家满山遍野的狗尾巴花一样盛开啊，怒放啊，惹得一村的母狗汪汪汪地叫啊。

但是没有，父亲的生活中既没有狗吠，更没有鸡鸣。没有。那

么，是谁弄走了父亲的尾巴？

这种情形大约持续了半年，父亲终于“活”了过来。不再把电话拔掉，不再说什么什么是垃圾，开始干一些家务，也参加一些社会活动，但神情终究在事外，像是专注在内心的一个很深的地方。当然，这个秘密只有我知道。和人跳舞，其实没有跳；在讲台上上课，其实没有上；吃饭，其实没有吃。像是有另一个他躲在暗处正在盯着吃饭的他，跳舞的他，讲课的他，看。不动声色地看。盛水，水都从壶里溢出来了，满了一地，流到客厅里来了，他却浑然不觉，母亲的指头都落在他鼻梁上了，他却压根没有看见似的，仍然在专注地听着什么。他在听水？难道他就不知道自己正在盛水？一次母亲不在，他给我们烧稀饭，直烧得锅里冒烟，差点没有把房子点着。每当母亲做他爱吃的“搅团”、“馓饭”时，他会十分热情地帮母亲剥蒜。而蒜早剥完了，可他的一双手却仍然在剥。似乎手中还有一个蒜，一个更大的我们看不见的蒜。

父亲到底是怎么了？

高三那年，父亲的情况大为好转，就像本文开头描述的那样，以至于母亲敢提着他的耳朵让他干一些家务。而且一边干着家务，一边“灵龟摆尾”，惹得大家乐。“灵龟摆尾”是劳动配乐，更多的时候，他会问一些莫名其妙的话（但对我们母子来说，这也比那种冰冷而又暴力的沉默好得多）。比如，你正在写作业，身后会突然传来声音，你知道你现在在干什么吗？这不是废话嘛。谁不知道是在写作业？我不屑地嗨嗨一笑。父亲说，别以为自己高明，写作业的时候，你知道自己在写作业吗？我说去吧去吧，别浪费人家时间，浪费别人时间就是图财害命知道吗？父亲说，你才整天浪费时间呢，连自己干啥都不知道，才是浪费时间呢。

和父亲一同去公园，对公园里的山色水光，父亲似乎没有多大兴趣。相反，让人扫兴的是就在你为某一处景色陶醉的时候，父亲则会打头里冒出一句，知道你在看风景吗？真是没有办法。以后，我就坚决不跟他出去了。但是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这不，好不容易等母亲做了一顿可口的饭菜，人家正沉浸在美味中呢，他又来了。知道你在吃饭吗？我连说知道知道傻子才不知道呢。父亲说，别把话说绝，说不定我们都不如傻子呢。一段时间，父亲简直像一个宣传战士一样把他的“传单”撒向凡是能够撒到的地方，空气一样缠着你。你正在睡觉，他会把门推个半开，探进头来，知道你正在睡觉吗？你正在打电话，他会把耳朵附在你耳后，知道你正在打电话吗？你正在撒尿，他会贴在你的屁股后面，知道你正在撒尿吗？真是烦死人了。一次，当父亲这样问我时，我说，知道你在问我吗？不想父亲定定地看了我好

一会儿，然后一连说了一百遍“问得好问得好，真是问得好”。

对此，母亲同样深受其苦。知道你正在做饭吗？知道你正在看电视吗？有一次母亲罵兴大发，对着父亲发火。不想父亲不但不恼，反而问母亲，知道你正在骂人吗？竟把母亲给惹笑了。后来，每每想起这个问题，我就想笑，我一直怀疑，他和母亲做爱时，会不会母亲正在兴头，他却来一句，知道你在做爱吗？

但是今天，我突然发现父亲问得还是有点道理，我们真的是不知道自己正在写作业，正在看风景，正在睡觉，正在吃饭，正在撒尿，正在做爱，甚至正在死亡。一点都不知道。这实在是一个危险的事情。

那年春天，父亲基本转入“正常”，性格也变得温和了许多。就以午休来说，如果我们母子不小心惊扰了他，他也不再像从前那样大发雷霆，而是兀自在书房里吟诗唱词，声调抑扬顿挫，大有舞台效果。什么“窗外谁来推绣户，枉教人梦断瑶台曲”，什么“惊残孤梦也无妨，待天黑日暮，再拣深枝飞去”，等等。一天，他居然还有兴致挥毫泼墨：“绿槐高柳咽新蝉，熏风初入弦。碧纱窗下水沉烟，棋声惊昼眠。微雨过，小荷翻。榴花开欲燃。玉盆纤手弄清泉，琼珠碎却圆。壬午仲春录东坡阮郎归水上行”，而且行笔不再像从前那样翩若惊鸿，矫若游龙，而是自在圆润，神闲气定（不想那竟成了他留给我们的最后一篇墨迹）。

如果说还有什么地方不太让人满意的话，那就是故意（当时我这样认为）说一些让人泄气的话。比如看着我拼命复习，他会说，我不希望你给我考个北大清华，只要能上线就行，假如万一上不了线，也没有关系。在对待我的学习上，父亲和别人有着很大的不同。父亲从不问我的考试成绩，对时下家长比较关心的考了班里第几名的问题似乎一点兴趣都没有。父亲心情好的时候，会偶尔问一下我们班里的同学哪一个可爱，哪一个有趣，甚至开玩笑说有没有女孩子给我递条子一类。一次被母亲听见了。母亲说你什么意思？父亲笑着说没有意思。母亲说没有意思就不要扰乱军心。父亲说，没有意思怎么能够扰乱军心。母亲说我看你怎么像个国民党策反特工。父亲说你才是正经八百的国民党特工呢，你才是最大的扰乱军心者呢，表情既顽皮又认真。母亲就再不说话，而是果断地把父亲拽出我的房间，然后哨兵一样把守在我的门口，不让父亲靠近一步。

庆幸的是，临考前那段时间，父亲完全进入常态，不再问那些低智商的问题，也不再说一些涣散军心的话，还一改平常的老爷作风，主动地帮母亲下厨，显然是希望我能够在很短的时间里尽早吃完饭休

息一会儿，尽管往往是帮倒忙，却令我非常感动。更让我难忘的是，看着我挑灯夜战，他会来到我的身后默默地站上那么一会儿，像是要说点什么，但最终什么也没说，但我却分明听到了千言万语，感到了一种来自父亲的温暖和力量。

父亲毕竟是父亲啊。

一个深夜，父亲再次站在我的身后。我突然转身，看见他的眼里汪满泪水。

去年秋天，一位笔名叫水上行的作家离家出走，为人们留下了无尽的猜测。这个人就是我的父亲。他送我到大学后，就再没有回家。在父亲出走一周年的时候，写下这些文字，算是对父亲的怀念，也算是对所有缘识牵肠的揖告。

陪木子李到平凉

吃过早饭，我们向平凉进发。

同每天出发时一样，木子李问平凉最好看的是什么呀。

我说那玉红。

木子李回过头看了我一眼，不解地问，平凉有这么一个地名？

我说是。

石书棋就在后面哈哈哈地笑起来。

一路上，我常常指鹿为马。在木子李就要相信了时，石书棋才站出来告诉他真相。平时，总是他欺负我们，老是压着我们可以获诺贝尔奖的稿子不发。现在也让我欺负一下他。比如到了山顶，他会指着山顶上一个个小土堆问，那是干什么的呀。我说，是国共两党打仗用的掩体。他就拿出本子写道：在平凉，国共交火的掩体遍布山头。这时，石书棋说，他骗你呢，那是他们平凉人讲迷信用的。木子李就再次嗨地笑一声，说，怎么个讲法？石书棋说他只知道是平凉人的迷信，却不知怎么个讲法。木子李就斜了眼睛，用目光的火钳往开撬我的嘴。看他可怜巴巴地看着我，我就一本正经地告诉他，这叫炸山头。我们这里常下冰雹，好不容易成上一年庄稼，还往往被冰雹打个片甲不留，当地人认为是雷公作怪，就每年二月二请喇嘛作法，在山顶埋上桃木犁铧，驱散恶云，挡住冰雹。木子李问，顶用吗？我说，当然顶用了。我亲眼看见，恶浪翻滚的云彩到了山头就绕到他们静宁地界上去了，就是因为他们不炸山头。石书棋就啪啪啪地拍着双腿，大笑着说，不可能的，不可能的，他骗你呢。我说，石书棋你可别混淆视听，我怎么能骗老师呢。

木子李接着问，那玉红在平凉城？

我说是，我们这里有句话，叫进了平凉城，先看那玉红。

木子李问是个什么景点？

我说，你猜吧。

木子李说，一种庄稼？

我说不对。

木子李说，树？

我说不对。

木子李说，花？

我说不对。

木子李说，石头？

我说不对。

石书棋又在后面哈哈笑起来，说，他说的是一个人，一个女人。

木子李才知道上当了，说，这么有名？

我说当然。

他急切地问，我们能见到吗？

我说这可得讲条件。

木子李说行啊。木子李让我给他讲讲那玉红。

我说，一说那玉红，我心里就难受。

木子李说，那就难受一次吧。

那时我在县一中上学。一天，我到对面门市部买东西，看见一个穿着一身邮电服的大姑娘也在买东西。一看，我的眼睛就再也放不下了。老实说，长了那么大，我还没有见过那么漂亮的姑娘。那是一种霸道的漂亮，或者说漂亮得有些霸道。她胸脯高挺，身体水直，像是一个经过特别训练的军统特务。特别是那对眼睛，又大又黑又深，被长长的睫毛掩映着，让你不敢多看一眼。那个大，让你觉得不是人的眼睛，而且甜，冷，既温暖，又寒冷。说起来有些不好意思，上课铃都响过好几遍了，我仍然没有力量离开她。我尾随她，走过一个胡同又一个胡同，直到她最终消失在一个院子里。之后，没事的时候，我就在胡同口等她。慢慢地，我就发现了她出没的规律，一般是上午课间操的时候出来买东西，另外是晚饭后，不过晚饭后多有小伙子陪着，并且常换常新。

但有一天，我发现她的眼睛肿着，显然是哭过。我想，这样漂亮的女人，还有什么不顺心的事？我的心里很难受。想上前问问，但她连看都没有看我一下，挺着长长的脖子，目中无人地从我面前走过。她的孤傲，让人觉得整个世界都是她家的后花园。

有好几天，我没有在胡同口等到她，我的心里好生难过。一天，我突然想起她不是穿着邮电服吗，怎么不去邮局去看一下呢？我当即跑到邮局去看，把前台后院，能看到的都看了，却没有看到她。一连好几天，我都去邮局找她，结果当然是失望。可见她并不在邮局上班。那么，她干什么工作？既然不在邮局上班，为什么要穿一身邮电服？而且总是穿着一身邮电服。我平时只穿一件衣服，是因为穷。但她是城里人，为什么总是穿着一身邮电服？我后来想，穿着邮电服的那玉红身上有种男人的东西。正是这么一种男人的东西更明显地把她从众多女人中区别开来，也许，好女人的身上大概都有一种男人的东西。

知道我一定要考上大学的志向是什么时候立下的吗？就是那时立下的。我给自己说，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为的是自己将来能够配得上她，能够有资本和她对等。而那时的我觉得自己连想一下她的资格都没有，更别说喜欢了。但又想，等我从大学毕业，她早已经嫁人了。说了你们不要见笑，那时，我常常做一个梦，梦见自己一夜间长大，手上举着一把毛主席亲自给我的三八大盖，从众人堆里找到那玉红，顶着她的后脑勺，把她押到一个没有人烟的地方，任我处置。要不就是有许多人找那玉红谈对象，她就是看不上，她只看上我。大家说他还够不着你的奶子呢，那玉红说，我就喜欢他够不着我的奶子的样子，我只要他够着我的腰就行了。

高二那年，她突然从这个小城消失了。我心里的难受你们肯定是能够体会的。我觉得整个平凉城都随之消失了，整个日子都随之消失了。每天，看着空空的胡同口，说了你们不要笑，我掉过大约两吨的眼泪。

再次见到她是在七年之后，也就是前年，我大学毕业，分配到一所乡下中学任教。你们猜我是怎么见到她的？木子李说，在胡同口守株待兔？我说不是。那是找上门去？我说不是。她嫁到你们那个乡上？我说不是。

我说，你们根本不会想到。

一天，我去县城出差，到招待所住宿。我到总台登记了房间，拿了通知单到西三楼，服务台上却没有人。我喊了一声服务员，有人在

卫生间应了一声“等一下”。等她出来，我就怔住了。那玉红！当时的那种感觉啊，真是难以形容。当然，我当时还不知道她的名字叫那玉红。那玉红是在她走近我之后我才知道的。在她的胸牌上，我无限幸福地看到了“那玉红”三个字，三个这个世界上最美好的汉字。她摔着手上的水珠，去服务室拿了钥匙，向我走来，仍然高挺着胸脯，仍然是制服，只不过把当年的邮电服换成了绛红色。当她和我近在咫尺的时候，当她把钥匙插进锁孔开门的时候，我的那个心里啊……

然后，她给我提来了一壶水，很客气地冲我笑了一下，当年的傲慢还在，但已不再锋利，相反有一种沧桑的温暖。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她的声音，第一次看到她笑。我板结的记忆开始活起来，被这一笑，被这一声“等一下”打开一个口子，新的东西争先恐后地涌进来。我伫立在窗前，望着当年那个多情的胡同，慢慢消化着这突如其来的幸福，发出许多人生慨叹。平静下来后，我想，她怎么在这种地方工作？每天给客人提水，给楼道保洁，打扫臭气熏天的房间？而且在专供平民住的西楼，到总台也好啊，到东楼为那些大官服务也好啊。可转念一想，如果她在东楼，我们不是就无缘相见了吗？

而我为自己住到西楼感到极没面子。西楼是个标签，它强制地体现着你的身份和地位。但后来一想，她压根儿就不认识你啊，所以这又有什么关系呢？

西楼房间里没有电话，我没事就到楼层服务台打电话。尽量找那些有地位的人聊天，尽量把事情说得十分重大。我牛头不对马嘴地给对方说，个人出差么，没有必要住那么贵的房间。

我是多么虚伪啊。

再后来，我向她要过针线包，要过无数次的电话本，没事找事地问过当地的一些情况。等等。她也一一作答，但骨子里还是不倒的傲慢。有时尽管做出那种职业的微笑，但从来不让微笑从眼角和嘴角走远一步。就是说她始终没有脱下那件高傲的紧身衣。但有一点必须声明，她的这种高傲和冷美是骨子里的，与生俱来的，就像贵族一样。绝不像有些女人一样是装出来的。

但时间一长，你就会发现她现在的高傲毕竟已经成为一种若隐若现的底色，你已经能够从她身上体会到更多的随和与经历一切之后的安详与平和。

自然，以后的日子里，我隔一段时间就要到县城出差，当然更多的是私差。同样每一次都要住到西楼，而且要求到三楼。如果当时三楼没有房间，那么我会在第二天换到三楼，我的理由是三楼安静。我是一个“作家”，需要安静。

有一天，我找了一个理由让县委宣传部的部长来我房间。我说我给他带了些特产，找不到家，到办公室又不方便。可以想象宣传部部长的到来为我增添了多少面子。将部长送走，上楼梯的时候，我特意留心了一下她，她的目光中确实有了几分重新打量的意思。我为此很得意。

一次我向她要墨水时，她比较深入地看了我一眼，说，你是个记者？目光中带着赏识。我说，小小不言。她像是没有听懂我的话，抿着嘴向我点了点头。但再没有第二句。而我已是十分的满足，十分的荣耀了，回去躺在床上，心里有一个巨大的甜蜜在融化，它的名字叫“实现”，叫“受宠若惊”。

第二天，我数了数身上的钱，只够买一张返程票了，不得不撤了。我无比精心地收拾了房间，把被子叠得方方正正，把床单拽得平平整整，把地打扫得干干净净，然后退房。

当我退了房就要离去时，没有想到她冲我微笑了一下，用一种很瓷的声音说，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

我的心一下子甜透了，问，什么地方？

她说想不起来了。

我说那就再见。

她说欢迎再来。

听得出来，这一次不是职业应付，而是真心的，我甚至从她的目光中，看到了几分依恋和类似于感情的东西。后来，我不止一千次地回想过那个片断，那个生命盛开的片断，不止一千次地陶醉。

我下到二楼，站在卫生间里，对着镜子，看见自己的每根头发上都落满了“欢迎再来”，我的心里波翻浪涌，高潮迭起。那一刻，我觉得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坐在回家的班车上，我一遍又一遍地给自己说，一定要把事情做大，做大，献给“欢迎再来”。

我有种感觉，只要再住一次，就能和她成为“朋友”。今年元旦，我还给她寄了一张漂亮的贺卡。

木子李着急地问，她回寄了吗？我说实在不好意思，没有。

我给木子李登记的当然是东楼，我不能让北京来的贵客住西楼。

木子李说，西楼吧。

我说，那不行，那不是给平凉人丢面子吗？

木子李说，西楼西楼，并且三楼。

这时，地方上的要员来迎驾，木子李多少有些不耐烦。我知道木子李和石书棋都想急于见到那玉红。但不行，宣传部已经把去震湖的车准备好了，我们只好出发。

车在斗折蛇行的山路上颠簸，不一会儿就到了震湖。

木子李问为什么叫震湖。

这次我居然忘了和他“正大综艺”，直接告诉他震湖是在举世罕见的民国九年海原大地震时形成的。想想看，在暴烈的阳光下，在连绵不绝的噼噼啪啪冒着火星的灼人眼睛的黄土丘陵群带里，镶嵌着那么一些眼睛一样的湖泊，该是一种什么样的景致。

木子李说，这哪里是山，这分明是一片凝固的黄土的海。

我为他的话叫好。

这样看时，那些点缀在海中的湖倒像是一些凹着的山了。

木子李说，它们很美，美得妖气，注视着这些水，你会觉得在生活之外有着深不可测的神秘和危险。而这样的格局，谁能想到它出自再造八十年前一个晚上的“节目”。那一刻，这里的山在走，湖就尾随着走的山炒豆子一样一个个跳了出来。再造用的是八点五度里氏的火力。那一刻，这片土地上，有二十三万人像庄稼一样被收割，其中有我的祖父，有我的众多亲人。用木子李的话说，八十年前的那个晚上，这片黄土的海曾沸腾，七分钟或者九分钟，然后在某一瞬间，涌动的浪猝然凝固。他在《天地翻覆时——海原大地震八十周年祭》中写道：海原大地震也许是世界历史上最少被人了解，被人记起的灾变，它不过是舞台吊灯几分钟的晃动。他说，那一刻，震波传动，如

同向水中投了一枚石子。这真是一个绝妙的比喻。只是他没有说向水中投下这枚石子的人是谁，他的动机何在。

但是这天，坐在湖岸上，看着周围茂密的芦苇，看着深不可测的湖水，我没有想到这些，没有想到我的祖父现在何处，没有想到那个扔石子的人是带着如何的表情做那个“扔”。请原谅，我想到的是那玉红，想到的是她的那双眼睛。我是多么的大逆不道。

当时，我一点也不知道，那个“扔”压根儿就没有结束。

非常有趣，在震湖左岸的靠北的山顶上，有一个十分雄伟的堡子。木子李问那是干什么的。我说那是胡宗南军队的营寨。木子李就来了兴趣，要去看。

爬到山顶，木子李一边将军一样雄视四方，一边说，你这个家伙，又在骗人，这哪里是什么胡宗南的兵营，这分明是当年防匪用的官堡。

我认账地笑笑。

木子李说，多可怕，每个山头整这么一个庞然大物。

我说是啊，小时候放牛时，每次坐在堡墙上，看着浮萍一样漂在山的黄色波浪上面的官堡，想到备受匪乱之苦的先人，我的后背就发凉，就觉得阴冷的匪气像烟雾一样笼罩着这片大地，就觉得共产党真伟大。

木子李赞同地点着头。

我说，听老人说，他们每晚睡觉时都抱着一个熟面口袋，一听到狗咬就抱上口袋往堡子里跑，一到堡子里，多数人怀里抱的不是熟面口袋，而是枕头。

木子李咧了一下嘴唇，做了一个表情，是一个半生不熟的笑。然后说，好玩，一堡子的枕头。

这句话显然是一个隐语，我却一时不能明确它的所指。接着，他说，这堡子管用吗？

我说，对于小股土匪有用。

木子李不再说话，陷入沉思。过了一会儿，他说，土匪围堡肯定

不是一天两天，一庄人在里面，水的问题怎么解决？

我说，听老人说，一次土匪围堡四天，大家都快渴死了，村里的私塾先生下山偷水，被土匪逮住，村里的男人下山营救先生，全被土匪打死。还有传说，一次土匪围堡七天，不少老弱都渴死了。那天晚上，只见震湖里腾起一条大鱼，然后独在堡子上方下起雨来，一村人得救了。

木子李说，离震湖这么近，怎么不在地下搞一个秘密的引水系统上来。

我说，临解放那几年，这里有两股土匪因为地盘火并，最后大土匪郭栓子得胜，一段时间盘踞其内，据说就搞过一个秘密的引水系统，但后人一直没有发现。解放平凉时，郭栓子的部下多在解放军的机枪下葬身震湖，而郭栓子一直下落不明，有人说他就是从那个秘密的引水系统逃走了，也有人说他在解放军到来的前一天晚上投湖自杀了。让人想不通的是，就在解放军到来的一个月前，他却把自己漂亮的压寨夫人偷偷送回娘家。

石书棋说，不可能吧。

我说这事倒是真的，前几年我还见过她，说不定她现在还活着。

木子李说，是吗，那太好了，明天我们就去找她。

过了会儿，石书棋说，北隐，你不应该告诉我们这些。

我说那应该告诉你什么。

石书棋说，你应该随便编造一个浪漫故事，比如你和哪一位小妹妹在堡子里约会什么的。木子李哈的一声笑出来。

石书棋的这个想法击了我一下，小时候，吃过晚饭，我们常结伴到堡子里玩，却没有谁想到进堡子里约会。

这时，木子李说，大家想想，这里的压寨夫人是什么样的？

石书棋看着我，以商量的口气说，就像那玉红吧？

说得我心里一惊。

我说那玉红还真应该是这里的主儿，不过不应该是压寨夫人，而

是女寨主。

木子李没有将一支烟抽完，就开始丈量堡子的长和宽，看着他十分认真地在堡墙上走来走去，我的心里有种十分特别的感觉。恍惚间，我觉得他不是在丈量堡子，而是在丈量一个概念，或者一条河流。然后，他又在不同的方向拍照，画图。接着，在一个向湖的门洞前停下来，猫着腰，东瞧瞧，西望望，我不知道他望到了什么。我发现，在这个堡子上，他花的时间比任何一处勘点都要多。

在木子李无比细心地把玩堡子的一个个细节，石书棋埋头写札记时，我的目光落在堡院内那片荞麦上，火星一样的荞麦花十分细密十分隐匿地开着，粗心的人会忽略它正在悄悄地绽放，我为自己目光的迟缓感到惭愧，同时，我的心里无端地生起一片怜爱。但就在这时，我的老毛病又犯了。我在想，这片荞麦和堡子又是一种什么关系？它为什么要盛开在堡子里？它是堡子的主人吗？如果是，堡子于它有什么意义？如果不是，它又为什么盛开在堡子里？

随之，一种十分滑稽的念头又从我心头升起，我觉得自己的这些想法简直可笑极了，简直无聊极了。但很快我就发现，我已经执著在这种无聊里了，不可救药了。因为一个念头才去，另一个已接踵而来，我在想，我们三人和这个堡子又是一种什么关系？我不知道，我们三人谁更看到了真。

随着木子李习惯地一声“嗨”，我们早上的工作宣告结束。天极热，我们坐在堡墙下面的阴凉里，打开行李，开始今天的午餐。堡墙下面的黄土很烫，但阴凉却厚实，受用。就在我一件件打开带来的午餐时，突然，木子李说，土匪来了。我和石书棋一惊，然后会心地附和，是，土匪来了。

下山后，回头再看山顶的堡子，又一种奇怪的感觉莫名其妙地从我心里冒了出来，我觉得那堡子不是别的，正是那玉红，或者说，那玉红本身就是一座堡子。这样想时，记忆中的那玉红的身上再没有任何东西，只有无数大大小小的堡子，包括目光。我不知道，这些堡子，和那玉红的身体的山水是什么关系，和她生命的山水又是什么关系，和那个看到这一切的“看”又是什么关系。最后，我隐约听到了雨点一样的枪声，我同样搞不清楚，它和那玉红又是什么关系。现在想来，那身邮电绿，那声“等一下”，那声“欢迎再来”也是一种堡子的感觉，包括我的心，包括我。

回家的路上，木子李让我给大家唱花儿，我没有推辞，十分投入地唱了我唱过不止一千遍的《白牡丹令》：

上去着高山望平川呀

平川里有一对牡丹

白牡丹白着照人哩

红牡丹红着是要破哩

看上去容易折去时难

折不到手也是个枉然

我没有想到，这曲花儿，把他们两人的眼睛给唱潮了。

晚饭后，我们就去西楼三楼。说实在的，我的心有些跳，有种就要见到亲人的激动。

但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却是另一张面孔。木子李和石书棋看着我。我问服务员，那玉红今天休息？

服务员疑惑地看着我，说，你找她有事吗？

我说有点。

她问，你是她什么人？

我说朋友。

她说，恐怕不是朋友吧。

我说你这话什么意思。

她说，既然是朋友，你不知道她的事？

我说不知道，我刚出了趟远差。

她讥诮地笑了笑，说，那你就再也见不到她了。

我的心里一紧，忙问怎么回事。

她说，死了。

我就一下子凉在那里。

必须承认，我喜欢那玉红，却从来没有想过“目标”，或者说是“结果”，只是喜欢。包括每年给她寄贺卡。我还承认，给除那玉红之外的任何一个女孩子寄贺卡，多多少少都是有目的的，但唯独对那玉红没有。或者说，对她，寄本身就是目的。假如一定要从中找个目的来，那就是：在想起要给她寄那张贺卡的时候，在往那张贺卡上写字的时候，在把那张贺卡投向邮筒的时候，有种难以言说的幸福。

此刻，我的眼前是一张贺卡，那是一幅旧年的图案。如果有人在场，他一定会看到，一个穷书生，在一个零星地落着雪花的冬天，在小镇破旧的邮局门口，从一堆贺卡中看到它时，目光像花一样盛开。

贺卡的名字叫：站台。

显然是冬季，很深很深的枫树林，一个深黑的枝杈间，独独地停着一片叶子，像是一个红唇。

不知多少次被这张贺卡感动过，不知为它写过多少首诗，现在，大多都记不得了，只有一些零星的句子还在脑海：

如果说

你是一片属于我的叶子

却为何

兀自凋零

如果说

你不是一片属于我的叶子

却为何，要落在我

晚点的目光里

但跑遍了所有的摊位，却再也没有找到“站台”。

人真是奇怪，但凡喜欢的东西，总是舍不得给别人。这张贺卡也同样。本来要寄给那玉红的，但下了几次决心，都失败了。心想着等再见到第二张就把这张寄给她。谁想一直没有遂愿。多少年来，它就一直在一个十分隐秘的相册里夹着，和许多隐秘的心情在一起。

不知为何，这年却轻易地把它拿了出来。

并且一想到把它交由她收藏，心里反倒有种大欢喜大轻松。

新年，其实是一种想念的理由

月满西楼的时候

你的钥匙

在打开

谁的房间

向西，那是一种幸福的方向

祝福树上最红的花

为你盛开……

如许句子，最终都否掉了，最后，任何祝福的话都没有写，只在其中夹了一张名片。

不知是什么时候，木子李在我肩膀上拍了一把，才把我拍回来。我问怎么死的？服务员生气地说，你问这么详细干吗，你是公安局的吗？

我们只好知趣地回去。

一直到房间，他们两人谁都没有说话。

打开电视，木子李却给石书棋说，让北隐一个人待一会儿，我们去街上走走吧。

我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想流泪，结果涌进心里的却是一种从未有过的东西。

有点像是那天把“站台”投进邮箱。

躺在床上，我在想，是谁收走了我的那张贺卡？

后来，我才知道，那玉红结婚正是我大学毕业那年。婚后那玉红应聘到招待所当服务员。前不久又开了一个茶馆，生意很红火的。但

就在她的生意最红火的时候，却不知因何服毒自杀了。

几年之后的今天，我坐在书案前，再次翻阅木子李的《岸边的日子》，当我读到第135页：我们被一条河拦住，河水汤汤，车子不敢贸然开下去，我和北隐下河，脱鞋，试水深浅……

站在此岸，用青草擦鞋时，我突然看到，河水以一种少见的从容向远方流去……

那玉红的名字再次从我的脑海中跳了出来，就像土匪。

世界上最好看的手

按照刘辉的意思，哪条线都可以去，唯独这条线不能去。但李北烛坚持，哪条线都可以不去，唯独这条线不能不去。喝了点酒的刘辉就火了。他说，如果出了事怎么办？这个责任谁负？李北烛说我负。刘辉说你能负得起吗？李北烛说我带来的同学我当然能够负得起。刘辉说但现在在我的地盘上呀，饭是我管的呀，车是我租的呀，心是我操的呀。李北烛说，要不要签一个生死合同？刘辉就叫服务员拿笔和纸。李北烛就果然写了一份说明，说明此行一切责任由他本人承担，和刘辉无关。尽管签字画押，但刘辉仍然苦口婆心，说，你明明知道左春玫的心脏不好，红鼻子外国佬的身体状况我们心里也一点底都没有，可你非要冒这个险。接着举了许多最近“没有下来”（从山上）的例子。说，这事可存不得侥幸，一旦有事，想撤都来不及。李北烛说，生死在天，在劫的难逃，如果没犯在青海，就没事，犯在青海，躺在床上也死人。再说，我们可以备足氧气，带够红景天口服液和救心丸。刘辉说，那当然，但我还是要给两位客人说清楚。李北烛说，你可千万别说，这样反而增加他们的心理负担，本来没事的都会出事。

李北烛知道，人家左春玫和导师这次就是冲着塔尔寺、可可西里和昆仑雪山来的。人家好不容易从国外回来，又好不容易到了西宁，这条线怎么能够不去。刘辉看了看李北烛说，真想不到，一个当年连跳蚤都不敢杀死的人，几年不见，竟天胆了。李北烛笑着说，不是说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嘛，何况这么多年了。刘辉说，你小子再表现，也是剃头挑子，别忘了人家现在可是吃西餐喝洋酒的。李北烛说，胡扯什么呀，你又不是不知道人家已经名花有主了。快安排明天的行程吧。

刘辉就极不情愿地给司机拨通了电话，说，七点半吃早餐，八点出发，准备备用轮胎，加足油，带够氧气和速效救心丸，带上猎枪和藏刀。

没想到天不作美，就像刘辉的脸色。司机说，你们赶的真不是时候，天气预报说，明天可可西里地区小雨，怕是看不到雪山了。李北烛说，先别这样说嘛。司机说，青海的天气预报很准的。李北烛说，但愿有次例外。

没想到青藏公路修得这么好。车在上面就像是在水面上漂行。让人觉得在这里开车是件极享受的事情。副座上的左春玫的导师已经举着相机不停地拍上了。刘辉在后排睡觉。李北烛和左春玫在中排聊

天。

突然，左春玫的导师叫了一声。顺着他指的方向，大家看到了一幅绝妙的色彩组合。上面是蓝，中间是黄，下面是紫，再下面还是蓝。左春玫问那是怎么回事。司机说，上面是天，天下面是油菜花，油菜花下面是格桑花，格桑花下面是青海湖。左春玫说，真美啊，比我想象的还要美。原来最伟大的山水作品被上帝藏在这里。司机说，美的还在后面呢。左春玫说，是吗？那我要晕了。左春玫的导师则用机关枪一样的快门表示着他的惊叹。

随着车子的行进，那片黄成为主调。想想看，在无边无际的高原上，渐次展开这么一片无边无际的黄，你的心里该是一种如何的感受？恍惚间，你会觉得有一个巨大的雾状的蛋黄向你裹来，让你有种被孵化的温暖。李北烛似乎明白了伟大的宗教改革家宗喀巴大师为什么会诞生在这里，明白了他为什么把他创造的教派称作黄教。

左春玫的导师让停车，左春玫跟了过去。左春玫站在油菜花里，一身深红正好派上用场，蝴蝶一样在抢眼的黄里做着造型，满足着导师相机饥渴的胃口。李北烛站在路边出神，左春玫招手让他下去拍照。他说不照了，你们照吧。左春玫就跑过来把他拉过去，然后向他歪着脑袋让导师给他们合影。照完，李北烛说那叫叫李辉，我们仨合个影？左春玫说，他这几天太辛苦了，让他好好补觉吧，下个景点再叫他，好吗？

快到青海湖时，前方出现了车墙。下车走到长长的车队前面，原来是蜚声中外的国际环青海湖自行车大赛终点段赛事马上要在这里举行。左春玫和导师就到向青海湖斜逸出去的一条公路上去拍照。公路中间有条黄线，一直连到天之尽头，像是这个世界和另外一个世界的一种神秘关系。左春玫站在那个黄线上，展开双臂，和黄线形成一个十字架，就像一架天线。拍完照，左春玫到路边采野花。这个动作大概出自导师的意外，只见他又如饥似渴地往相机里一阵猛装。

出阳光了，而且一下子就毒起来。左春玫说，不是说阴天吗？司机说，说的是可可西里。左春玫就拿过李北烛手中的地图，做了一个帽子戴在头上，导师同样一阵猛拍。左春玫导师的举动让李北烛觉得人家外国佬的心态就是年轻，在他们眼里，全是趣味，不服不行。

大约等了两个小时，车队过来了，外国人居多。左春玫导师激动得一边眉飞色舞，一边频按快门。李北烛没有见过这阵势。心想，不期然间竟看了一场免费的车赛。但和左春玫，特别是和左春玫的导师比起来，李北烛承认他的低调。他有点想不通，这些外国仔何以如此

大的热情，竟然跑到中国，顶着烈日，甚至冒着生命危险来参赛。于他，就是别人内定他拿第一，他也没有这个热情了。这样一想，又为自己这几天和刘辉的较劲自得。毕竟热血了一回，尽管是为同学。

开机，有信号，李北烛给女朋友路红发了一个短信，告诉她他们在青海湖边，因自行车环湖赛堵车，现在正喂太阳。路红来信问美吗？李北烛回信说满眼的油菜花黄，就像红。路红说那边的油菜花开得真晚，就像是第二春。李北烛说还是第一春。路红说想象不出高原上的油菜花，一向都去看江南的。李北烛说参差，接天，伤人。路红说，又险又美？李北烛说，对，宝贝，就像秘密。路红说，身边除了春玫，还有几个妖精？李北烛说，好多，但不是妖精，是仙子。路红说，哼，明明是青海湖的妖精！李北烛转移话题：天低得就要趴在地上。路红说，美死了，一个在办公室，一个在旷野，旁边还有妖精，还能伸手摘星辰，不公平。

这时，左春玫举着手中的鲜花向他走来，李北烛一阵紧张。果然，左春玫把花高高地捧到他鼻梁下，说，献给护花使者李北烛同志。李北烛有点认真地说了声谢谢。虽然这可能是左春玫的一个玩笑，但在他的记忆中，这样接受一个女生的鲜花还是第一次。李北烛发现，这一刻，也被左春玫导师的镜头永远地记下了。

解禁，一路的车像蚂蚁堆一样松动。李北烛心里掠过一阵厌恶。相对于油菜花，相对于青海湖，相对于蓝天白云，他觉得这些蠕动的铁玩意是那么的丑陋，那么的滑稽。但几乎在同时，他又觉得自己的这个念头也是丑陋的。

路红又来信：红对没到达的地方充满期待。艳羡！李北烛问，那素（路红对李北烛的戏称）算是你到达还是没有到达的地方？路红说，没到，远着呢。李北烛说，真会甜言蜜语，爱听。路红说，要走多长的路才能到达你呢，比格尔木远吧？李北烛说，你觉得呢？路红说，美景最怕打扰，不回了，好好享受，宝贝！李北烛心里的感动就像窗外接天的油菜花一样绵延。

左春玫见他一直在手里擎着鲜花，笑着说，舍不得扔啊。李北烛说，那当然。再看那花时，已经蔫了。李北烛的心里就掠过一阵难过，心想如果自己的手上有一汪水就好了。

车到戈壁，司机突然停下车，说，我怎么有些犯困，稍睡一会儿。大家附和说，我们也困了，一起睡会儿吧。李北烛没有睡意，就下去透风。不知不觉间，就进入戈壁腹地。在一丛红柳后边，他脱掉鞋，盘腿坐了下来。太阳白花花地照着。天像海一样倒扣在头顶。铺

天盖地的寂静水一样拥在身边。那种感觉真是美极。恍惚间，他觉得时间不存在了，他也不存在了，只剩下一种巨大而扎实的感动在心里。李北烛幸福得想流泪。他想起一个词“高空”。记得第一次坐飞机，当飞机在万里云海上飞翔时，这个词就跳出脑海。只有“高”，才能“空”。相反，只有“空”，才能“高”。当时，他激动得差点没有从飞机上跳下去。此刻，他再次想到这个词。

真想一直那样坐下去，忘为戈壁中的一块石头。

但是很快，他就想起大家是否已经睡醒，在等他上路。

往回走时，他想，有时间限制的自在是靠不住的。他的脑海里产生了这么一个句子。那么如何才能超越时间？第二个句子。才知道过去那些行者为什么要独自行脚。独自，超越时间的一种方式？第三个句子。假如自己一直这样坐下去呢？当然会死在这里。可见独自也不是超越时间的最完美方式。第四个句子。那死呢？死是超越时间的最完美方式吗？第五个句子。

抬头，左春玫在路边，向他这边看着，目光水汪汪的，有点艳羡，有点激赏，又有点怨。

你不困啊？李北烛说，不困，睡醒了？左春玫说，不是说有狼吗？你不怕？李北烛说，狼就站在我对面。李北烛就从左春玫的眼睛里看到了一个狼阵。

开始行车。李北烛第一次感到了什么叫“大”地。车子在公路上飞驰，但你觉得它实际上没有动，也许这就是戈壁的效果。李北烛突然想唱歌，却觉得所有会唱的歌都不能抵达他现在的心境，心里一阵憋。就在这时，左春玫拿出MP3，让他听一首歌。一听，心里就生出一个巨大的惊叹。真绝，哪里搞来的？左春玫笑笑，说，天堂。李北烛说，这话说得棒，就是，此曲只应天上有。过了一会儿，李北烛说，茫茫荒原上，一个人在行走，无始无终，既大忧伤，又大欢喜，既大无奈，又大自在。对吗？左春玫用滴水的目光表达了她的激赏。李北烛说，在这茫茫戈壁上，听它，有种宿命的和谐。回去发给我啊。左春玫说，喜欢现在就送给你。李北烛说，真的？左春玫说，我又不是送不起。

傍晚时，车子进入柴达木盆地。那种一望无际的平荡，陌生、神秘又夺人。左春玫说，如此寂静的行车，让人怀疑。李北烛知道左春玫是什么意思，赞同地说了声是。

再就无人说话，也说不出话。

不一会儿，海蓝色的暮色就鸟阵一样一层层落下来，温情、暧昧又霸道。不知为何，李北烛的心里突然涌上一阵忧伤。

一个梳着麻花长辫的女子踏着暮色向他走来。他的心里一阵莫名的疼。

那是一个周末的晚上，有人在中文系的女生楼下喊二一三宿舍的女生。大家好奇地到阳台上去看，原来是他们班的诗人。诗人站在楼下的月影里，手里举着一个笔记本。说是二一三宿舍的女生给了他灵感，让他写了一首可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诗。现在，他要在第一时间献给她们。

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夜色笼罩

姐姐，我今夜只有德令哈

戈壁尽头我两手空空

悲痛时握不住一颗泪滴

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

这是雨水中一座荒凉的城

除了那些路过的和居住的

……今夜

这是唯一的，最后的，抒情。

这是唯一的，最后的，草原。

我把石头还给石头

让胜利的胜利

今夜月光只属于她自己

一切都在生长

今夜我只有美丽的戈壁，空空

姐姐，今夜我不关心人类，我只想你

大家明明知道这是海子的诗，但还是非常的感动。不知谁说了一句，献给哪位姐姐的啊，也不报上名字，大家就齐声起哄。诗人说，哪位姐姐下来认领，我就献给哪位姐姐。宿舍门就响了一下，那是左春玫。紧接着窗子响了一下，那是路红。门响是因为左春玫约会回来，窗子响是因为路红跳了下去。幸亏是二楼，路红总算全着身子回来，并且带回来一个为她用热毛巾敷腿的诗人。大家一点儿没有因为诗人的存在觉得碍事，反倒公劝他留下来继续为伤员服务。诗人也不客气，就真留下来为伤员服务。

路红伤得不轻。当时他的心都要被感动撑破了，却没有现在这种莫名的疼。那么，现在让他心疼的到底是什么呢？是像这暮色一样的没有理由的茫然吗？还是因为自己的目光透过了茫然？李北烛的目光落在“疼”上，蓦然发现自己走神了。李北烛没有想到自己的思绪会滑出去这么远。好一阵自责。

再看车外，戈壁的苍茫、辽阔、荒凉已被夜的渔夫全部收进网中。眼前的车灯渐渐丰满，无言、狐魅、温暖、慈悲。车子渐渐沉入钢蓝色的海水里。李北烛能够感觉得到，有无数的鱼擦着他的身体飞来飞去。就有一尾自愿落在他的肩上。扫了一眼车内，除过他和司机，大家都在梦中。睡觉的鱼。李北烛的脑海里出现了这么一个偏正词组。他突然觉得这个“睡”是一个十分有意思的事情。现在，左春玫梦的触须就搭在他的肩上，散发着青草的芬芳。但车子却在行进。一辆车，载着一个人的梦，飞驰在茫茫戈壁。一个肩膀，做着梦的花架。这一切，是怎样的一个……李北烛没有把这个问题想完，另一个问题出现在他的脑海中：梦中的春玫在干什么呢？

司机停车让大家解手。男左女右。因为担心有狼，李北烛拿了藏刀，先陪左春玫到路右边去。李北烛有些莫名其妙的紧张。不知该如何完成这个艰巨又光荣的任务。离远了左春玫会害怕，离近了又不好意思。直到左春玫说李北烛你要走到天边去啊，李北烛才意识到自己走得太远了。说话间，身后的左春玫已经蹲下去了。没有任何思想准备，一串水声已经在他身后响起，酣畅、清脆、悦耳、自足，给茫茫大漠无限的温情和滋润。出乎李北烛意外，那一刻，他的心里没有任何男人的念头，只有幸福。

好了。英雄卫士。左春玫说。李北烛开玩笑说，这么简单啊。左春玫说，那你还让我马拉松啊。李北烛说，还真希望你马拉松呢。李北烛觉得，他心里一个高浓度的难题，被左春玫用她的轻松稀释了，这让他既感轻松又觉得有点淡淡的遗憾。

更让他没有想到的是经过水声响起的地方时，他的心里竟升起一缕格外的亲切。

回到车边，刘辉和司机拼命地抽烟，导师架着三角架拍夜景，左春玫到车上拿水。李北烛看着水声响起的地方出神。在茫茫宇宙，在漫漫人生长河，让他和左春玫有这么一次特殊的合作，这是谁的安排？在他的生命中，这一合作又有什么意义？这样想时，左春玫拿了一瓶绿茶过来，李北烛才意识到自己十分的渴。左春玫把茶给他。李北烛能够感觉到她动作里的温情。

左春玫说，怎么样，很幸福吧，什么时候喝你们的喜酒？李北烛没有想到左春玫在此时此地突然问这个问题。说，我也说不定。左春玫问为什么，出了什么事？李北烛说，倒没出什么事。左春玫说，那为什么？李北烛说，是我的问题。左春玫说，你小子要做陈世美？李北烛说，我怎么能够做陈世美。左春玫问那是什么问题？李北烛犹豫了一下，说，有一个立场一直没有达成一致。左春玫问什么立场？李北烛说，该上车了。左春玫说，别打岔啊。李北烛说，将来告诉你好吗？左春玫说，不相信姐啊？李北烛的心就漾了一下。他没有想到，左春玫会用姐来自称。他甚至忘了他们到底谁大。可心中高筑的那道防线已经叛变了，答案就眼看着从自己口中出去了，是饮食立场，李北烛对自己不满意极了。左春玫说，我知道了，你非要人家跟着你吃素是吧？干嘛非要那么形式啊？小问题，让了人家。李北烛说，是小问题吗？左春玫说，和婚姻大事比起来，当然是小问题。李北烛说，可我不这样认为。左春玫说，什么时候变得如此原则啊。大学时，你可不是这样。在同学们心目中，你是一个最没有原则的人。还记得那次我和路红叫了你去买裙子，她挑了一件灰色的，你说特好看；她挑了一件蓝色的，你也说特好看。接着她挑了一件红色的，就替你说了，还是特好看，对吧？她总是喜欢宽大的那种，你说宽大的不好看，穿着像个孕妇。她说，我就喜欢孕妇，怎么着？还记得你怎么说吗？你说，要说宽大的也好，让人看着心里也宽大。到面馆吃饭，我们要的是羊肉面，可服务员却上了牛肉面。我和路红要服务员换，你却说我们要的就是牛肉面。路红说，不会吧，就算我们两个说错了，你平时可是不吃牛肉的，难道你也说错了？你说没说错，你今天就是想吃牛肉面。坚持不让服务员换。现在，倒原则上了。李北烛不好意思地笑笑，说，有这事吗，我怎么不记得了？左春玫说，还有更精彩的呢。李北烛说，这事别给同学们说啊。左春玫说，我明天就发公告。

到格尔木时，已经半夜，几人在夜市吃了碗面，就早早歇了。

第二天一早向可可西里出发。果然阴雨。李北烛在心里说，不会

吧。但是越来越浓重的云层和不停摇动的刷雨器告诉他，这是事实。左春玫和她的导师神情有些沮丧。这让李北烛不快。但他又坚信事情不会是如此结果的。

海拔标志越来越高。李北烛的心事从能否看到雪山转移到安全问题上。他心里虽然有种大自信，但仍然禁不住留心左春玫的呼吸和脸色。不想左春玫一点反应都没有。中午时分，车到昆仑山口。海拔标志4767米。李北烛下意识地看了一眼左春玫。她还是一点异常都没有。

车在索南达杰纪念碑前停下。左春玫说，忘了在山下请个白色哈达。李北烛就把自己从塔尔寺请的一条白色哈达给左春玫。左春玫没有客气，自家人似的，双手举着，非常虔敬地向纪念碑走去。李北烛心的胶片上，就留下了一个背影，一个像索南达杰的名字一样潮湿的背影。李北烛到碑后，看到了如下碑文：

1994年1月18日，青海玉树州治多县西部工委书记索南达杰，带领4名队员在可可西里抓获了20名盗猎分子，缴获了7辆汽车和1600张藏羚羊皮，当他在押送中行至太阳湖附近时，遭18名盗猎分子袭击，不幸壮烈牺牲。当搜寻小组找到他时，已是冰雕般的索南达杰依然保持着半跪的射击姿势。

李北烛在心里说，海拔的高度，就是心灵的高度。

车到不冻泉动物保护站，左春玫要找一个名叫索南顿巴的站长。李辉问她认识吗。左春玫说，她在电视上看过，一个英俊的康巴小伙，事迹很感人。李辉就带她和大家进去找。不想索南顿巴正好在陈列室做标本。李辉向他介绍了左春玫、她的导师。顿巴没有表现出多少热情，但也不让人觉得冷漠，恰到好处的那种温度。倒是在介绍李北烛时，他的目光一亮。李北烛忙闪到一边。

顿巴开始讲解。李北烛才知道，犯罪分子之所以冒死猎杀藏羚羊是因为一条藏羚羊绒的围巾在香港等地要卖十万元人民币。当站长讲到犯罪分子为了省子弹，先打死一个羊，其余的羊就不顾一切地围了那只倒下的羊打转，犯罪分子就乘机开着车冲过去，把他们全部碾死的情境时，他有些听不下去了。他看见，左春玫和导师还有李辉的眼圈都红了。当顿巴说到有许多被猎杀的藏羚羊肚子里都怀着崽子时，声音是颤抖的。他说，许多志愿者为了巡哨，冻成终身残疾。有的同志，永远献出了生命。整个讲述过程中，顿巴是微笑着的。可那微笑落在大家心里，却是凄风，是寒雨，是承当，是悲壮。

顿巴讲完，陈列室的空气就凝固了。没有人能够说出话。

是左春玫先开口，我们可以捐一些钱吗？顿巴说，不用了，谢谢。左春玫说，如果没有什么规定，我们就捐一些，不多，一点心意。说着掏出两张美元，放在展台上。她的导师也掏出两张。李辉也掏出两张人民币。李北烛见状，溜出去了。

看完志愿者的住宿，大家到一些标志性的景点拍照。李北烛没有去。他借解手隐蔽在一辆北京吉普的后面，面对一个红色的风车出神。

在高远、荒芜、寂寥的高原上，那抹转动着的红格外让他感动。如果是从前，他会在笔记本上写下一些诸如：在伸手可触的天空下/在海拔五千米的地方我看见/风在轮回/不动的是蓝/动着的是红一类的句子。但此刻，他却没有在风里停驻多久。连他自己都没有想到，在风轮转动的地方，他看到了一组音符，一组闪着金光飞翔的音符。那是刻遍藏地的大慈大悲观世音的六字真言。那还是顿巴和他的弟兄们一个个昼伏夜出的日子。烈日酷暑，冰天雪地，寂寞孤独……接着出现在他眼前的是一个宁静的浩瀚的星空，那是可可西里最美的梦，也是昆仑神最美的梦。星空上面，布满了藏羚羊的眼睛。假如这个世界上没有枪声？

李北烛的思绪被李辉喊走的声音打断。

他从吉普车后面出来，看见大家已经上车了。他就不好意思地往车边跑去。李辉厉喝他不要跑。他才意识到这是在海拔五千米的地方。上车，李辉问他怎么回事。他说有点闹肚子。左春玫说，北烛还没有和顿巴合影呢。李北烛说，不用了。左春玫说，这地方，也许此生就来这一次，还是合张吧。还有刻着不冻泉保护站的昆仑石造型，也挺好的，去吧。李北烛说，真的不用了，天不早了，上路吧。左春玫说，等一下顿巴，他回去接电话了。

李北烛意识到，他今天的表现有些不好。既然陪人家来，就应该有个陪的样子。结果倒让人家客人招呼他。他能够感觉到刚才左春玫劝他去和顿巴合影时口气中的公事味和隐藏在背后的不快。

这时，一个小伙子跑过来，隔窗递进四张收据。左春玫问是什么，小伙子说是捐款收据。左春玫看看李辉说不要了吧？小伙子说，这是纪律，你们必须收下。左春玫接过收据。看了看，说，怎么多了一张？小伙子说没有吧。左春玫把票拿出窗外，指着一张票说，这张没有捐款人，是不是弄错了？小伙子眼睛向车里扫了一圈，指着李北

烛说，他的。左春玫的目光就很重地打在李北烛脸上。问小伙子，怎么上面没有他的名字？小伙子要说。李北烛挥手阻止。但小伙子还是说出来了。他坚决不留名，我去问站长怎么办，站长说，名可以不留，但收据必须开。左春玫看了一眼李北烛，翘了翘嘴角，说，我替他收下吧。

顿巴走来。大家下车和他一一握手告别。

司机打火时，左春玫突然记起什么似的要下车。李辉问落东西了？她说，她要一下顿巴的电话和地址，到时好给他寄照片。不想顿巴说他有她的名片，待会发到她手机上。左春玫有点不放心地说，那我等着啊。顿巴说没问题。

在顿巴和他的弟兄们深情、忧伤而又隐忍的目光里，车开了。

突然，顿巴招手让停车。他跑过来，到了窗前，却一言不发。李辉问顿巴站长有事吗？顿巴做了一个抱歉的表情，然后把手上的两挂念珠摘了下来，绿色的给左春玫，暗红的给她的导师。左春玫把念珠戴在手腕上，目光潮潮的。李北烛的脑海里就出现了一个打马飞奔的康巴汉子。那是池莉《心比身先老》中的情节。飞机就要起飞，带着太多离愁别绪的女主人公就要出发了，马背上的康巴汉子像箭一样射来……

此刻，他就站在她面前，她是多么幸福啊。

谁想就在这时，顿巴的目光落在了他的身上。出乎李北烛意外的事情发生了，顿巴的手伸进衣领，从脖子上摘下一个东西，端详了一下，双手举给他。

是一个玉观音。

往回走时，天还阴着。李北烛心里有些着急，就在心里举着一把顶天立地的大刀从天空划过。让他感动的是，过了昆仑山口，他的愿望实现了，前面的云层出现了一道亮光。他指给大家看，大家齐声叫绝。沿着那道亮光，厚重的云彩的冰山缓缓分裂，不一会儿，在冰山的裂缝里，隐约可见一位披着哈达的仙女，侧身躺在云海里，像是做着一个美梦，又像是一个千年回眸。

冰山的大幕以非常快的速度拉开，仙女渐次从云层里剥离出来。不同于川西的四姑娘雪山那么严实地包裹着自己，也不同于滇西的玉龙雪山那样半裸着自己，而像一个气质绝佳打扮得体的大家闺秀，该

露的露着，该裹的裹着，既超尘，又烟火。

车停到一条河边。左春玫的导师一下车就举着相机向雪山方向猛拍。刘辉、司机到车对面解手。李北烛叫左春玫下车，左春玫没有吭声。回头一看，她的脸上挂着泪水。李北烛从包里掏出一袋面巾纸给她，什么话也没有说。

左春玫的导师拍够了空镜头，在远处喊左春玫。

左春玫突然记起什么似的，从包里翻东西，最后手里是那条在塔尔寺请的黄色哈达，两手举成一个蝴蝶，向雪山飘去。

大家拍照时，李北烛向身后的河边走去。他不知道这条河的名字，也不想问司机。就当它是恒河吧，李北烛给自己说。这是他此生见到的最高的一条河，也是最从容的一条河。他不知道是因为高成就了它的从容，还是从容成就了它的高。太阳的碎银撒在上面，闪闪烁烁。李北烛想。如果自己这时是一条鱼就好了。李北烛突然想在水上写字，就蹲下写了起来。但他发现，没有一个字能够在水上面留得住。可他不仅没有沮丧，反而为自己的这一发现兴奋得想跳进河里。

看了一眼身后，他们还在变换着角度拍照。心想，这么难得的美景，他们会拍一阵子的，就往前走了一下，找了一个可以隐身的河湾，脱了鞋，临水坐了，闭上眼睛，倾听河水。涛声就鲜花一样开放在他心里，然后把他填满。最后，连自己都是一片涛声了。没有时间，没有空间，包括自己，包括刚才的胡思乱想。他才知道了观自在为何在涛声中悟道。

有声音。侧脸，身边坐着一个人，和他同样的姿势，盘着腿，双手结着空心印。李北烛不知该如何形容他的感动。

真想一直那样坐下去，地老天荒。

可是不久就有刘辉喊上车的声音传来，像一块巨石落在他心中的水面。他没有理会，继续坐着。不约而同，左春玫也没有理会，继续坐着。李北烛就理解了一个词，心心相印。

直到刘辉站在他们身后。

但不同于以往，李北烛对刘辉没有任何厌恶，反而觉得他是那么可爱。临风喜悦，御风同样喜悦。坐着美好，上路同样美好。爱那射出的箭，也爱那静止的弓。谁说的？现在想来，真是智者之见。他看见，他的心里也有一条河，左春玫、刘辉，包括他刚才写下的那句

话，都是水面上阳光的碎银。

临行，李北烛用中指蘸水，抹在自己的前额上。左春玫也学李北烛的样子，用中指蘸水，抹在自己的前额上。李北烛觉得，他们把河带在身上了。

中午已过，大家都喊饿。但司机说再坚持一会儿，这些路边小饭馆都没法吃。下午两点时，车到一家叫宝银的餐馆前停了下来。坐定，司机悄声说，这条线，就这家有湟鱼。左春玫说不是说一级保护吗？司机说，是，所以只有这一家卖。左春玫说，他们怎么就这么特权，为什么？司机示意左春玫声音小点。说，不知道，反正就他们有得卖。左春玫说，我们不要鱼了行吗？司机说，来青海不吃湟鱼就等于没来青海，要一盘尝尝吧，真好吃，没听导游说湟鱼十年才长一斤吗？左春玫问多少钱一斤。司机说，一百。左春玫说，太贵了，不要了不要了。刘辉说，贵贱的问题我们就不要讨论。你们一辈子能来青海几次？就算来了青海又能到这地方几次？

对啊，是这么一个理儿啊，我们一辈子能来青海几次？左春玫幡然醒悟的样子让大家有些诧异。接着，左春玫问司机，是活鱼吗？司机说，是。看看好吗？我还没有见过湟鱼是啥样子呢。司机叫来老板，说，自己人，可以看看黄姐吗？老板说不行。左春玫说，黄姐，什么意思？刘辉悄悄地说，湟鱼的代号。李北烛和左春玫面面相觑。左春玫说，那我们可以买一些活的吗？老板说，不行。左春玫说，两倍的价钱？老板还是说不行。左春玫说，三倍？老板还是说不行。李北烛说，春玫别开玩笑了。左春玫像是没有听到李北烛的话，说，四倍？老板看司机，司机说，自己人。老板想了想，说，要多少？左春玫说，有多少要多少。老板说，我们每天就能进十斤。左春玫问，还剩多少？老板说，大概六斤左右。左春玫就拿过包数钱。李北烛说，春玫别闹了——老板，她是跟你开玩笑呢——刘辉点菜吧。

刘辉说，鱼还是要吧？左春玫说，你们就发扬一次风格让给我好不好，你们想吃随时可以再来啊，剩下的六斤黄姐我全要了。刘辉说，你真要啊。安检过不了关的。左春玫说，带回西宁，让人做成鱼干总可以带出去吧？刘辉说，这倒可以。左春玫说，我突然想起，湟鱼能够治风湿，我爸风湿病可严重了。刘辉说，还有这一说？左春玫说，你竟然不知道啊，还青海土著呢。刘辉说，惭愧，真没听说，那就全留给你吧。可怎么带呢？司机说，这倒好办，我有一个备用水桶。

可钱不够。李北烛见状，过去问缺多少？左春玫说，一千。李北烛身上正好还有一千，就全给她。

海拔下到三千米时，左春玫和她的导师有了反应。左春玫最严重，备用氧气终于用上了。刘辉就让司机不要停车，开飞车往西宁赶。李北烛多少有些后怕，才理解了刘辉当初为什么要坚持取消这条线。不久，刘辉也开吐，脸色蜡黄蜡黄的。

李北烛一边掐着左春玫的合谷穴，一边在心中默默地祷告。

那天，左春玫打了水往宿舍走，一个男生提了水壶迎面过来。近前，她说，去提水啊。男生不说话，却挡住去路，盯了她看。她说，犯什么神经啊。还是不说话，盯着她看。她说，讨厌，干嘛啊。还是不说话，盯着她看，脸都贴着她鼻梁了。突然，啪的一声，胶一样的目光就惊飞了。是路红，从他的后脑勺上给了一本子。他又转过身去，盯了路红看，左春玫就在那儿开心地大笑。但路红不同于左春玫，当着她的面把他的鼻梁揪住了，直揪得男生大喊春玫姐救命。

是春玫救了他吗？现在，春玫就在他身边，但他却觉得她是那么不真实，那么不能让他相信。李北烛、路红、左春玫……是那所大学让天南海北的他们到了一起。也是那所大学让他们再次天南海北。然后有那么几对又把天南海北变成结巢而居。那么他呢？假如他不和路红结婚，他将要和她分手吗？假如他和她分手，那他们的这么多年又是为了什么？假如他和她结婚，他们将要相守着一天天变老吗？然后呢？然后的然后呢？假如他和她结婚，那这个世界就是他们两个人吗？那么其他人呢？春玫呢？如果说他和路红是烟雨楼台，那么春玫是什么呢？是楼台上空的月吗？这月和楼台又是什么关系呢？又为何要照着楼台呢？月光不是楼台，但它照着楼台。楼台不是月光，但它却在月光里。而楼台和月光哪个更真实呢？他更需要那个住还是照呢？李北烛的眼前就有无数的水墨画在翻飞，但他却不知道那个画者藏在何处，用心何在，也不知道自己到底该选哪一幅。这背后有着太深太深的水，让他看不透。

这时，车子一颠，左春玫就整个到了他的怀里，这一意外，让李北烛的心一酥。他才意识到，现在的左春玫是这么孤弱，这么需要依靠，他却没有体察到。在此之前，楼台的门窗是一直紧紧关闭着的。他的脑海里闪过一个词：冷月无声。现在看来，冷的不是月，而是他的心。这一发现让他大吃一惊，也羞愧万分。他突然觉得这两天莫名的忧伤和纷乱的思绪不但无聊，而且无耻。这样想着，一直端着的身子就松开了，就变成了一个摇篮，左春玫的身子就舒服地陷进来了。一种来自左春玫身体重量的美好把他的心填满了。接下来，李北烛的所有心思都在保持和维修那个摇篮上，忘了困顿，忘了烟雨楼台，也忘了危险和担心。

傍晚时分，车到青海湖。一直昏睡的左春玫突然醒来，问到了什么地方。李北烛说青海湖。左春玫就坐起来，给师傅说，我们到湖边去一下好吗？引来大家不解的目光。司机说，还去？左春玫说，我想换一桶青海湖的水。我看过资料，湟鱼在别的水中最多只能活两天。司机不解地看了左春玫一眼，说，有这个说法吗？左春玫说，绝对，《动物世界》放的，赵忠祥亲口讲的，我记得清清楚楚。司机有点不高兴地说，那就去吧。

车到停车场。刘辉说他帮左春玫去换。左春玫说，你就好好歇着吧，让李北烛陪我去，他精神。李北烛说好的，说着，打开后备箱提了桶往码头去。

路上，李北烛问，头还痛吗？左春玫说，还有点，让你担心了。说着举起右手，看着被李北烛掐肿的地方。说，谢谢啊。

到了湖边。左春玫说，这水怎么换啊。

李北烛说，需要我帮你换吗？

左春玫说，当然需要啊。

李北烛就弯腰掬了一捧湖水，举在左春玫面前，说，鱼呢。

左春玫说，桶里呀。

李北烛说，它明明在你心里。

左春玫说，绝，真绝，那就替我换吧。

李北烛说，好，请把你的旧水先倒掉。

左春玫怔了一下，说，找不到出口啊。

李北烛说，找的那个便是。

左春玫一怔，说，我现在好像能够看到你的那个立场了。

李北烛没有想到左春玫会想到这一路，有些意外，又有些感动。

左春玫说，时间不早了，北烛诵咒吧。

李北烛一惊，说，诵咒，什么咒？

左春玫说，当然是放生咒啊。

李北烛的心里就被感动填满，有种把左春玫揽入怀里的冲动，但最后还是忍住了。他从兜里掏出念珠，在湖水中蘸了一下，一边往桶里的鱼身上洒，一边诵咒。

诵毕，左春玫说，我可以补充一句吗？李北烛说当然啊。你也可以送给它们一个祝福。左春玫说，下世做人，去吃他们。把李北烛惹笑了。

李北烛说，春玫你放吧。左春玫就蹲下去，却不动手，只是盯了鱼看。李北烛顺着左春玫的目光看去，就迎着那些婴儿一样乖顺的目光。李北烛的身体打过一个颤，心里突然一阵痛，他清楚地记得，他是在哪儿见过它们的，却一时想不起来，目光就再不敢到桶里去了。

左春玫仍然盯着那些鱼看，不动手。

李北烛担心大家等，说，春玫，该动身了。她才从愣怔中回过神来。

桶子慢慢地在左春玫手中倾斜。

李北烛第一次发现，左春玫的手是那么好看。他的脑海里甚至出现了一个此刻最不应出现的词：性感。

2006年8月5日草稿

2006年10月1日成稿

2007年3月3日改定

上岛

李小鸥给程荷锄打电话时，程荷锄正在办公室枯坐，享受下班后那种人去楼空的美好。程荷锄问李小鸥在哪里？李小鸥说就在他们办公楼下面。程荷锄说你怎么知道我在办公室？李小鸥说，因为我吃了一礼拜素。程荷锄心里一阵热，笑着说，小鸥真是个好孩子。李小鸥说，今晚请你听钢琴，怎么样？程荷锄问在哪里。李小鸥说上岛。程荷锄说，如果我说晚上有事呢？李小鸥说，那我将会很沮丧。程荷锄说，女孩子沮丧容易变老。李小鸥说，那就快点下来，迟了就没座了。

程荷锄下楼，看见身着黑皮夹克，紫底红格短裙的李小鸥背靠大门站着，马尾辫被微风轻轻地掠动，有种特别的味道，心里不由温暖了一下。但几乎在同时，他就追问自己，你动心了？程荷锄自嘲地翘了翘嘴角，轻手轻脚地出去，绕到李小鸥面前，把李小鸥惊得叫了一声天。李小鸥戴着大口罩，只把亮亮的额头和潮潮的眼睛露在外面，有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效果。程荷锄说能不能一睹庐山真面目。李小鸥就听话地把口罩拿下来了。程荷锄发现，几个月不见，李小鸥变得有些清瘦，却有一种清瘦之后独有的简约和美丽。

李小鸥盯着程荷锄看。程荷锄说，怎么，政审啊？李小鸥没有搭理程荷锄，又看了一会儿，说，今天还算正常。程荷锄说，难道哪天不正常了？李小鸥没有回答他，问，想吃什么？程荷锄说，面，哪里的好？李小鸥说，北塔那里有一家新开的素菜馆。程荷锄激动地说，太好了。

等待上菜时，李小鸥说，你要出家了？

程荷锄笑笑说，我本无家，何以出家？

李小鸥对程荷锄说，准备什么时候剃度？

程荷锄说，空手把锄头，步行骑水牛。

李小鸥说，太深奥了。

程荷锄意识到自己走得远了，忙说，帮你做一会儿脑力体操。

李小鸥不解地看着程荷锄说，不可思议。

吃完晚餐，李小鸥说我们打个的去吧，就两个小时，耽误了好可

惜的。

程荷锄说，只要你心里有钢琴，钢琴也在路上嘛。

李小鸥看了程荷锄一眼，再没有坚持要打的。

李小鸥说，你变了。

程荷锄说，怎么个变法？

李小鸥说，你从北京回来，我就发现你变了。

程荷锄说，说说看。

李小鸥说，那天在大街上，其实我早就看到你了，但我很久喊不出你的名字，我好像被什么魔怔了。

程荷锄笑着说，你什么时候学会夸张了。

李小鸥说，真的，你知道是什么把我定在那里吗？

程荷锄说，不知道。

李小鸥说，是你的目光。

程荷锄说，是吗？

李小鸥说，你那天的目光让人觉得大街上只有你一个人，换句话说，好像这大街只是你一个人的，那么目中无人地从人群中穿过，不，是飘过。

程荷锄心里一震，停下脚步，不由深情地看了李小鸥一眼，面前的李小鸥一下子变得贴心贴肺起来。

程荷锄说，是目中无人，还是视而不见？

李小鸥说，既目中无人，又视而不见。

程荷锄略作沉吟，说，其实你看到的不是我。

李小鸥说，那是天外来客？

程荷锄冲李小鸥笑笑，说，知道你看到的是什么吗？

李小鸥说，什么？

程荷锄说，是你的心。

李小鸥吃惊地看了程荷锄一眼，像是要说什么，又没有说出来。

程荷锄既高兴又遗憾，高兴是因为茫茫人海中终于有了这么一个知音，遗憾是因为他觉得李小鸥把他曲解了。

程荷锄和李小鸥的交往有些传奇。十年前，他们在基层城市有过一面之缘之后，就音讯全无。十年后，他调到这个城市工作。那天早上，办完调令，刚一出人事局的大门，就碰到了她。就是说，她是他落脚在这个城市之后碰到的第一个“熟人”。激动之后，彼此通报了近况，留了电话。然后就有奇迹频频出现，说来有些让人难以相信，但事实确实发生了。就像这次从北京回来，第一天去单位的路上，他们又是不期而遇。

但是，到这个城市已经三年了，他们的近距离接触却总共只有三次。一次是她请他去参加她的生日聚会。一次是她请他去听俄罗斯乐团音乐会。一次是他从北京学习回来在街上碰上她。不知为何，对于这个别人眼里的绝色美人，他的心里总是有种强烈的排拒。她的许多约请，他都婉言谢绝了。

程荷锄说，那么今天呢，还是那样的目中无人吗？

李小鸥说，有点，但今天好像还有一个人。

程荷锄说，你是说，我那天的表情非常漠然？

李小鸥说，是目光。

程荷锄说，你以前没有见过这样的目光吗？

李小鸥说，如果见过，就不那么震惊了。

程荷锄说，你觉得那种目光好吗？

李小鸥说，反正我喜欢。

程荷锄说，那你说说我以前的目光是怎么样的？

李小鸥说，有点杂质。

程荷锄说，今天呢？

李小鸥说，不同于那天，也不同于以前。

程荷锄在心里说，这女人真厉害。

上岛到了。程荷锄没有想到李小鸥已经订了最里面靠窗的一个咖啡座。李小鸥问程荷锄喝什么。程荷锄说，听你的。李小鸥说，那就要台湾香榭吧，我喜欢那种甜中微苦的味道，还有它的颜色，像是悼词。程荷锄说，好，我也喜欢悼词。

第一个曲子是《梅花三弄》。

曲终，李小鸥说，可以问一个唐突的问题吗？

程荷锄说当然。

李小鸥说，你这辈子真心爱过一个人吗？

程荷锄怔了一下，说，我们今天不是来听钢琴吗？

李小鸥说，你既然同意了，就得回答我。

程荷锄沉默了一会儿，说，我觉得“爱”这个字太高贵了，为卑贱者不配，只有高贵的灵魂才有资格享用。

李小鸥说，你说一个人不能和自己最爱的人在一起，这样的生命有意义吗？

程荷锄把目光投向茶杯，双手紧剪，顶着下颌，什么也没有说。

李小鸥见状，低了头，以手衬额，良久。

过了一会儿，她又换了轻松的语气说，以后呢？以后你会真正地去爱一次吗？

程荷锄定定地盯着李小鸥看了一会儿，说，过去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

李小鸥抬起头，眼睛里蒙着雾，看着程荷锄，说，太深奥了，我不懂。

程荷锄说，一得永得，一失永失。

李小鸥似有所悟，但程荷锄从她的目光里能够看得出，她又曲解了他的意思，李小鸥很绝望。

又一曲终了时，李小鸥说，你说一个人一辈子没有真正爱过，算不算过了一辈子？

程荷锄略作沉吟，说，爱不是这辈子的事，爱是你的前世，也是你的来世。

李小鸥的神情漾了一下，说，你说真有来世？

程荷锄说，你觉得有来世不好吗？

李小鸥说，可以问一个不该问的问题吗？

程荷锄说，当然可以。

李小鸥说，你体验过高潮吗？

程荷锄一惊，心想李小鸥今天是怎么了。但随即，他又否定了自己的这一念头。他觉得自己刚才的不适真是荒唐。

程荷锄说，你呢？

李小鸥几乎没有怎么思索就说，没有。

程荷锄说，知道为什么没有吗？

李小鸥说，不知道。

程荷锄说，高潮是爱的代名词。

李小鸥赞同地看着程荷锄，有种想靠过来的感觉。但程荷锄十分强烈地觉得，李小鸥又把他曲解了。

程荷锄说，知道龟是怎么受孕的吗？

李小鸥说，还真不知道。

程荷锄说，用目光。

李小鸥说，是吗？

程荷锄说，一旦雄龟被人杀死，所有孵化中的子龟都将死去。

李小鸥神情一暗，接着说，没想到你这么专业，那前天的性学讲座你为什么不去？

程荷锄笑笑，说，傻瓜，性是能够靠一二三来讲的吗？

李小鸥说，那为什么有性学专家？

程荷锄说，既然能够讲出来，请问最高级的爱是怎么做的？

李小鸥说，你肯定是说用心吧？

程荷锄说，是，也不是。

李小鸥追问，愿听高见。

程荷锄说，诞生，或者死亡。

李小鸥一下子提高了目光的湿度，盯了程荷锄看。程荷锄从李小鸥的眼睛里看到了一个水乡，或者说她的眼睛就是水乡。

随着一个强音，又一首曲子弥漫开来。两人立即同时进入状态，有点斩钉截铁，早就约定好似的，不说一句话，不制造一丁点声音。对此，程荷锄十分满意。音乐里，他觉得对面坐着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十分抽象的东西，或者说，就是音乐本身。

一曲结束，李小鸥问程荷锄听到了什么。

程荷锄说，你说。

李小鸥说，你先说。

程荷锄说，一个人背着行囊，行走在苍茫大地上。

李小鸥兴奋地举起酒杯，程荷锄没有急着和她碰杯，说，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接着，他又说，但不是文学课上老师讲的那种“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然后同饮。

李小鸥激动地说，一切都在音乐里。

程荷锄说，知道他的名字叫什么吗？

李小鸥陷入深思。程荷锄害怕李小鸥再次曲解了他的意思，抢先说，行者。

李小鸥对程荷锄的答案十分赞赏，目光里闪着水花，再次把杯子举向程荷锄，程荷锄端起杯子，接受了李小鸥的激动。

但很快，李小鸥就陷入忧伤，说，知道我平常在家里是什么时间听音乐吗？

程荷锄说不知道。

李小鸥说，要么等我那口子不在，要么在梦里。

程荷锄翘翘嘴角，想说一句话，却打住了。这一点没有逃出李小鸥的眼睛。她说，想说什么，就说嘛。

程荷锄说，烦恼也是音乐。

音乐再次响起。出乎他们意料的是，这次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杯子。他们发现，就连杯子的把都在同一个方向，还有伏在杯子旁边的小勺，也是出奇得一致。这种一致让人觉得两个杯子是有过某种约定的。玻璃杯中梅子色的台湾香榭，被摇曳的烛光一映，让人容易想起爱和忧伤，两个小巧的不锈钢勺静静地趴在坐着杯子的碟子旁，像酣眠中的猫一样，无比安详。

服务员要添水，两人不约而同地举起手阻止。只不过李小鸥举起的是右手，程荷锄举起的是左手。服务员不解地看了一会儿他们两个，带着一丝嘲笑离去。

曲终。李小鸥问程荷锄看到了什么？

程荷锄说，你先说。

李小鸥说，你先说嘛。

程荷锄说，什么都看到了，什么也没看到。

李小鸥说，这次你错了。

程荷锄说，请你说出对的。

李小鸥说，我看到了一种美。

程荷锄说，我看到了两个杯子状的心，两个勺子状的等待。

程荷锄说这话时，李小鸥的神情出现了一个明显的落差，她说，我没有看到心，但是我看到了等待。

程荷锄笑着说，其实我们说出来的都不对。

李小鸥说，什么意思？

程荷锄说，过去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

李小鸥这次理解地点了点头，脸上洋溢着觉悟的喜悦。看得出来，她自认为对这句话彻底理解了。

但程荷锄仍然觉得她在曲解。

李小鸥把手伸过来，让程荷锄给她看手相。程荷锄已经很久不给人看手相了。但李小鸥已经把手伸过来，他就看了一下。他的心里吃了一惊，李小鸥的生命线是断着的。这时，李小鸥说，你不用骗我，我知道我的生命线是断着的，就是说，我在这个世界上活不到老。

程荷锄什么也说不出来，定定地看了李小鸥一会儿，说，我可以给你唱《心经》吗？李小鸥说，当然可以。

程荷锄承认他唱得非常投入，投入得让他觉得已经没有了那个唱的人，只有那个“唱”。

还没有唱完，李小鸥已经泪流满面。

这次是程荷锄先举杯。杯子举起来时，程荷锄觉得，在他手里的却不是杯子。

是什么呢？

这时，李小鸥泪眼迷蒙地说，你说真有来世？

程荷锄笑笑。没有回答。他觉得他今天说得太多了，他表面上笑着，但心里却无端地对自己今天的夸夸其谈非常厌恶。他不想再多说一个字了。但随之，他觉得自己的这个想法过于自私，这时，他看到他的心中有一团火升起，就像大海。

李小鸥如果留心，肯定会从程荷锄的目光里看到这个厌恶，以及由此生出的一种坚硬，一种柔软的坚硬。但是没有，此刻的李小鸥正沉浸在自己的心事里。

就在程荷锄心里的那团火升起的刹那，李小鸥说，如果真有来世，我来这里等我要等的人，如果等不到，我会伤心死的。

程荷锄的心里一阵疼痛。几乎在同时，程荷锄意识到自己走神了，他的心里一阵羞愧。沿着羞愧，那团火走过来，款款地坐在他的心上，安详又狞厉地看着他，父亲一样。

恰似你的温柔

木荫给我讲这个故事时大概已经料到了他的结局，现在想来，多少有些预知时至的意味。让我想不通的是，有关美人钟楚儿的事他应该托付唐无可办才对，可他却把它交给我，这让我有些纳闷。

中午，夏木荫到精舍，见苏曼殊和宋瓷瓷在，就觉得自己昨天的苦心白费了。本想把这个晚上留出来，让无可单独和子莲在一起。前天听子莲说，无情难种菩提，密宗还讲男女同修呢，就以世俗常情度之。尽管自己也非常想回精舍。

一进门，苏曼殊就说，你昨晚没有回来，姐连饭都不吃了。夏木荫连说罪过罪过，不过，是真的吗？苏曼殊说，不信你问瓷瓷。宋瓷瓷甜甜地看着他笑。夏木荫说，早就听姐夸瓷瓷呢，果然是个小仙子。子莲说，这孩子根器不小呢，进入得可快了。听子莲这样夸瓷瓷，夏木荫又高兴又有些淡淡的失落，他已经听惯了子莲说他的好。但瓷瓷确实可爱，看上去纯纯的，善善的，又觉得子莲这样夸她还是应该的。再说，自己跟一个孤儿争什么宠呢，就觉得刚才的心念太小气了。子莲接着说，说起真实来，你们几个都比不上她。夏木荫说，那还用说，不然怎么能显示出老师的高明呢。子莲说，就知道嘴甜。知道她为什么进入得快吗？夏木荫说，不知道，请老师开示。子莲说，她小时候把苦行的课都上完了，也把脸皮关过完了，不像你们，养尊处优。突然，话锋一转，老实交代，昨晚干什么去了？夏木荫说，姐不是让学生随处结祥云嘛。子莲就白了夏木荫一眼，正要说什么，瓷瓷问夏木荫，听说佛山发现瘟疫了，是真的吗？夏木荫说，还没查明，但和记载中的瘟疫症状都不一样。子莲叹口气说，在劫难逃啊。夏木荫说，姐的意思是？子莲有些神秘地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菜上来了，比往日丰盛许多。夏木荫说，今天这是怎么了？子莲说，给瓷瓷加点营养，让她给咱考个重点。瓷瓷说，我的压力好大啊。子莲说，你的压力不大，他们的压力大，让他们每人给你准备一万。夏木荫说，那我从今天就要开始攒钱了。苏曼殊说，再不敢随处结祥云了吧？夏木荫说，还有你的一万呢。子莲说，人家曼殊好几个一万都花过了。夏木荫说，是吗？苏曼殊说，没有那么多。子莲说，怎么没有？从小学到高中，操心受累，加起来你算算。夏木荫想，曼殊姐能做到这一点，还真不容易。换了自己，拿出两万元可以，但要受十几年的烦，还真做不到。

米饭盛好后，几人围了餐桌坐定，开始会供。

量彼来处，计功多少

念己功德，全缺应供

……

子莲领，大家在心里随和。每次餐前供养，夏木荫都会赞叹，释家创造的这一仪式，真是妙极，它时时提醒你众生的供养来之不易，收受这些供养，是要以勇猛精进的修行为承诺的，否则就没有资格享用。他觉得这一仪式不应该仅仅限于梵门，还应该把它推广到社会，让大家都知道每天供我们生活的一切，都来自造化的慈悲，而我们回报于造化的又是什么呢？等妻子和儿子回来，他首先要把它引进到自己的家庭中。

虽说是给瓷瓷增加营养，但子莲的筷子往夏木荫碗里去的次数却远比瓷瓷多得多，这让夏木荫很难堪。最后只能反攻为守，不停地给大家夹菜，特别是瓷瓷，以转移大家的视线。谁想，子莲的筷子就突然停了。夏木荫转头，子莲的脸果然快吊下来了。唐无可救急问夏木荫，咱们这边暂时还没发现吧？夏木荫问没发现什么。唐无可说，瘟疫啊。夏木荫说，医院还没有接到病人，但据广东过来的消息这种病有潜伏期。苏曼殊说，那你平时可要小心点儿，还有瓷瓷，可不要到外边乱跑。宋瓷瓷说，学校已经布置了。子莲的脸色有所缓和，说小心是要小心，但也没必要杯弓蛇影，该你的躲不过，不该你的毋须躲。夏木荫忙附和说也是。

送走苏曼殊和宋瓷瓷，夏木荫也要走。子莲说你不是有午睡的习惯吗？就在这睡一会儿。唐无可也帮腔，夏木荫就留下来。子莲让夏木荫在她床上睡，说着把被子拉开。夏木荫问你呢？子莲说她在对面床上打一会儿坐，夏木荫就睡了。唐无可在地铺上伏案抄经。那天唐无可带他到这里来时，他就纳闷，这精舍里就两张床，摆在一个大屋子里，平时他们三人怎么住啊，难道同居不成？今天，虽然是白天，却“同居”了，他的脑海里就出现了一些不该出现的画面。

吃完晚饭，唐无可要给夏木荫去存自行车，夏木荫说他要走。唐无可问晚上没什么事吧？夏木荫嘴里嘟囔了一下，说有事。子莲说，别听他瞎说。夏木荫说真的。子莲说，你有事，我还有事呢。唐无可出门，夏木荫跟了出去。唐无可说你聪明过头了，苏曼殊今天不在，你走了不方便嘛。夏木荫笑了一下。回屋，子莲在厨房洗碗，夏木荫要帮手，其不让，就站在一边悄悄地说，其实我不想走。子莲说，那你为什么这么虚伪。夏木荫说，我是想让无可弟独自享受一下温馨嘛。子莲不好意思地说，你真坏。

唐无可一回来，就把茶海搬到地铺中央泡茶。刚坐定，子莲就说，你昨晚上没有来，我想了半晚上，你知道是什么吗？夏木荫说不知道。子莲问唐无可，你说？唐无可说，担心木荫在外面没干好事？子莲不高兴地说，这就是你们的自觉水平。木荫你知道吗？你这两天就出了两个大课。夏木荫说不知道。子莲说，前天，我说你昨晚来把师父的开示读了，结果你没有来，你知道是多大的错误吗？还有，今天中午，我说什么时候能够见师父一面，你说不见也可以。夏木荫忙接上说，我刚说出口就觉得错了，但我不是存心冒犯师父，我的意思是见到子莲姐就等于见到师父。子莲说，这我知道，好在你是这个意思，师父才不怪你，不然，你知道师父是冒犯得起的吗？师父对我们来说，不要说给予，就是祝福一下，别人都会改变。说这话时，夏木荫心里有些逆反，但嘴上还是称是。子莲说，我们如此看重你，你竟然找理由不回来。夏木荫说，我申明，昨晚可是出于好心。唐无可说，只不过是愚昧的善良。夏木荫没有想到，唐无可会这样帮子莲说他，心里有些不快。

唐无可斟好茶后，夏木荫端起来笑嘻嘻地对子莲说，诚恳接受棒喝。子莲十分高兴地接过，说我太高兴了，没想到你的这一课过得这么轻松，我以为你平常高高在上惯了，听不进姐的话呢。然后给唐无可说，他比你过得好，还记得我第一次给你过课吗，我说了你还吊脸子呢。子莲这样说唐无可，夏木荫心里有些不好受，觉得自己不应该这样在子莲跟前讨欢心，似乎把给唐无可的欢心不道德地分了一份似的。子莲接着说，早上，我给无可说，今后你如果惹我生气，我就住在曼殊家不回来了。你猜这家伙怎么说？夏木荫问怎么说？子莲说，他说你不回来，我只要把木荫叫了来，你保准回来。

今天这茶真香啊，子莲喝了一口茶说，怎么这么多天就没有喝出它的香呢。唐无可说，不是茶香，是心香。夏木荫用目光向无可表达了自己的激赏。子莲说，我太高兴了，没想到木荫的课过得这么顺利。我给咱们唱歌吧。你们猜我唱什么？唐无可说，《恰似你的温柔》。子莲说，算你猜对了，就唱了起来。

某年某月的某一天

就像一张破碎的脸

难以开口道再见

就让一切走远

……

接着，唐无可唱了《观音灵感歌》。唐无可唱得非常投入，眼睛都潮了，让夏木荫心里一阵酸。夏木荫唱的是《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他承认自己唱得很动情，特别是第三段。果然，刚一收唇，子莲就说，哎哟我的妈哟，这歌以后可不许再唱了，本来就这么勾女孩子，如果再唱这歌，这情感课可怎么过啊。

茶已七泡。子莲拿出平日唐无可不愿意拿出来的好茶还要泡。唐无可说，还能泡两泡。夏木荫说，留着吧，留着改日再享受吧，说着拿过自己供养的那盒铁观音。结果一泡，大家都赞美奇香，平日大家可是说这茶并不好的，就连喜欢说好的唐无可，都说这茶不好，不想今天居然连连称好。喝完这泡，子莲拿出师父从丛林寄的极品要喝，唐无可说，别拆了吧，不是说师哥要来吗，万一真的来了，没什么招待。夏木荫帮腔说，是，如果人家来了，一看是打开的茶，就不好了。但心里还是有些隐隐的不快。记得首次得法，中午他和唐无可午休，师哥打来电话，唐无可那种甜得过头的语气，就让他不快。在他的意识里，那种声音似乎只应是给自己的，他难以接受这个世界上还有另外一个人比他更应受到唐无可的尊重。这么多年来，唐无可为了求法，走南闯北，把几百万元的公司扔掉，导致家庭解体，亲人反目，只有自己坚定不移地支持他，供养他。但马上又意识到，自己这是落到有求心里去了，忙把这些俗念从心头扫去。

收了茶具，唐无可打开电视，坐在子莲身边，一边给子莲擀腿，一边看新闻。夏木荫已经多年不看电视，就在地上收拾茶具，子莲也下来帮他收拾。夏木荫感觉得到，在自己干活时，子莲总是要帮一手，而唐无可干时，她则老太爷似的在那里安坐。收拾完，子莲上床坐在暖气片跟前，叫夏木荫过去坐在她身边。夏木荫距离而坐，子莲拉夏木荫贴着她坐，夏木荫的身体热了一下。唐无可在对面双盘，子莲也盘了。夏木荫效仿，不想坐的时间比他们二人都长。

下坐，子莲让唐无可给她按摩，唐无可按了几下，就草草结束了。子莲把背转向夏木荫，夏木荫按摩时，子莲说，啊，好舒服，一上手就能觉出是在用心，不像有些人只是应付。夏木荫说，不要这样说无可嘛，人家可是每天给你按。子莲说，是每天按，但是没有一天是用心，无可你说对不对？唐无可承认说是。夏木荫给子莲按摩时，身体有些反应，就立即用神觉死死照住。子莲一个劲地叫舒服，说，这家伙手上全是舒服。一会儿，子莲说行了。然后让夏木荫躺下，她给按摩。夏木荫觉得，搭在他身上的不是手，而是一颗手状的心。这让他感动，长了这么大，还没有享受过如此待遇。就情不自禁地说，我好幸福啊。子莲说，没想到这家伙这么瘦，要赶快把身体补上来。说着，让唐无可热一袋牛奶。

收拾睡觉。唐无可抱了被褥铺在地上。夏木荫说，我们两个睡一个床嘛。唐无可说你明天要上班呢。夏木荫看到唐无可脱得只剩下背心，膀子都露了出来。他却做不出来，和衣卧了。子莲说脱掉羊毛衫睡嘛，那样不难受？夏木荫复又脱掉毛衣，只留了秋衣秋裤。夏木荫看见，子莲把毛裤也脱了，剩下一条粉红色的秋裤。

躺下后，夏木荫睡意全无，听上去子莲也没有睡着。房子里只弥漫着唐无可的鼾声。夏木荫就起来打坐。子莲也起来打了，向着他。月光从外面照进来，让屋子有些恍然。夏木荫不知子莲是否完全进入神定，是否在看着他。他只觉得这样和子莲姐面对面地坐着，十分美好。一会儿又想，假如唐无可不在他们面前躺着，他们是否能够像这样完全守住自己？

唐无可早早起来，给夏木荫热好牛奶，煎了锅贴。吃完，唐无可给夏木荫往楼下扛自行车。夏木荫穿好外衣，进去和子莲告别。子莲还在被筒里躺着，一只胳膊垂在床沿前。夏木荫十分自然地进去抓住她的手在自己额上贴了一下，然后说再见。子莲的开心像花一样盛开在脸上。

到了楼下，唐无可穿着单衣在下面等他，让他心里一阵难过，他给自己说，得管住自己，决不能伤害无可。但在前往单位的路上，他的思想却不由自主地往精舍跑。又想，他走后，无可是否会钻进子莲姐的被窝？但转念一想，自己的这个想法真是庸俗极了。

到办公室，夏木荫发现唐无可给他包里装了好多供果。

上班不久，钟楚儿就打来电话，说她先生带孩子回乡下了，约他中午到家里吃饭。对于夏木荫，这应该是一个特大喜讯。苦苦地追了钟楚儿这么多年，她从未给过他这种机会。但让夏木荫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的是，到了这个平时让他朝思暮想的美人儿家里，他竟了无兴致。

说到钟楚儿，木荫给我说，说了老兄不要见笑，当年犯浑时为了讨她欢心，他曾多次冒险收病人的红包，真是把能送的都送她了，但至今他们的关系还停留在无色界。就是说，还没有到色界。我问什么叫无色界和色界。他说，勉强说无色界是头部，色界是胸部。我说，这么绕干吗？他说，应该说，那天是发生故事的一天，他能够感觉出来，钟楚儿那天是准备好给他的，但他就是没感觉。

这天，夏木荫一到精舍门口，门就开了，是唐无可。子莲在厨房做饭，说你还在楼下，唐无可就知道你来了，你们两个啊，如果是一

男一女，这感情课可真不好过。唐无可说，是上辈子的作业没做完。夏木荫说，谁留的作业？唐无可说，你说谁留的？唐无可端饭时，子莲说，没想到在这里会遇到你们两个宝贝，让人把什么都忘了，只剩下乐。夏木荫说，是啊，我们无可多有福气啊。子莲暗了脸色说，难道你就没有福气？说这种话，让人伤心。夏木荫说，我不是那个意思嘛。子莲还要说什么，唐无可端了饭进来。

吃完饭，学习师父的开示。子莲叫夏木荫坐在身边，腿挨着腿，夏木荫需要调动很大的定力才能把心意收到师父的开示上来。

听完开示，子莲说她后背胀得难受，让唐无可按摩。唐无可按了几下，就下床了。子莲又转向夏木荫。夏木荫让子莲趴下，从脖颈处按到背，到腰，到臀，到两腿，最后至脚心。之后子莲又仰着躺了，让夏木荫按摩膝盖。因为穿着紧身裤，私处就无异于裸着。夏木荫动用全部的定力守着自己，最终赢得了胜利。那一刻，他觉到了一种守住的美好。

唐无可去卫生间洗头，子莲借机给夏木荫说，这么多年过了许多情感课，但像你这样走得近的，还没有。夏木荫心里一惊，不知道说什么好。用目光向子莲表达了惊恐和感激。接着，子莲拿出自己的电话号码本，说过来看我夹在号码本里的照片。夏木荫过去，半躺在子莲的腿上看，又想唐无可会随时进来，就又起来。从照片上看，那时的子莲，看上去十分的妩媚，但透着沧桑和老相，丝毫没有现在的光华照人。夏木荫感叹，是师父让一个半老徐娘变成一个光彩照人的新娘。现在的子莲红光满面，透着无限的魅力和诱惑，是一种来自内在的魅惑。夏木荫说，很漂亮，但看照片的人更漂亮。子莲说，就你会哄姐高兴。接着，收起照片，叹了口气，说可我现在，又要扮演母亲，又要扮演半个师父，又要扮演坏人，还要扮演情人。夏木荫好像明白她说什么，又好像并未明白。

单位有应酬，夏木荫到精舍时已经很晚了，是苏曼殊给他开的门。夏木荫说是曼殊姐啊。苏曼殊说，怎么，不欢迎吗？夏木荫说哪里，太欢迎了。苏曼殊说，累了，来精舍充充电。夏木荫说，你们老头子什么时候解放你啊？苏曼殊说，就说，这次赖着不走了，都急死我了。子莲和唐无可正在喝茶。夏木荫要学习泡茶，唐无可就让出来，挨了子莲坐了。子莲剥了一个橘子，分成三份，先给夏木荫喂，夏木荫说折煞我也。接着，又分别喂给苏曼殊和唐无可。到唐无可时，他把身体扭了一下，做了一个撒娇的动作把橘子叼到嘴里。夏木荫发现，唐无可自从搬到这里住后，就变成了一个小孩子。比如喝茶，不用手端了杯子好好地喝，而是趴下把嘴搭在杯沿，往嘴里吸。吃完水果，站得远远地把果核往垃圾箱里扔，投篮似的。让他多少有

些看不惯，但又觉得这其中肯定有一个秘密。子莲说，我把这家伙宠坏了，下辈子转生为他女儿，体会一下被宠的感觉。夏木荫说，那我就转世为他亲家的儿子。惹得苏曼殊笑。唐无可说，你们都发愿，我不发。夏木荫才知道刚才的玩笑开大了。修行人是不能随便发愿的。

苏曼殊要走，夏木荫和唐无可挽留，子莲说她老公在家，就别留了，人家难得回来一次，别让守空床。

苏曼殊走后，夏木荫擦洗茶具，唐无可用擀杖给子莲做全身按摩。子莲说你虽然天天擀，但没有用心。唐无可说，我虽然没有用心，但天天在擀啊。子莲一下子火了，天天擀怎么了？驴天天拉犁，能觉悟吗？你看你木荫哥，一搭手我就知道他在用心做。一句把唐无可说得呆在那里。夏木荫见状，给无可帮腔说，姐，我说一句你别不高兴，我觉得无可之所以给你擀让你觉得没有用心，是因为他的心里还有女相，不像我们过来人。他给我擀我觉得就是用心的。子莲说，如果是这样还有情可原。

擀完，开始做晚课。唐无可读师父开示。夏木荫和子莲静听。

下课，唐无可泡了药水，让子莲和夏木荫泡脚。子莲叫夏木荫一起泡。夏木荫心里有障碍，说姐先泡。子莲说，水很烫，我们两个换着泡，口气不容商量。夏木荫就过去，坐在对面，换着泡。一个下去，一个上来。夏木荫不时抬一下头，正碰上子莲热烈的目光，有种要被融化的感觉。夏木荫叫唐无可快来泡，唐无可进来，一下子就把脚放在子莲的双脚上，盆子里就有两对脚。子莲说，看见了嘛，你可要向无可学啊。又给无可说，刚才你哥不敢把脚放进来，等我出来他才进去。唐无可说，不就泡个脚嘛。

睡觉时，唐无可把秋裤脱了，露出双腿。子莲看着说，你看你弟，人家放得多开。夏木荫说，是啊，他今天又脱掉一层。说着也把秋裤脱了，光着身子钻进被窝，心里一阵轻松。夏木荫给自己说，原来这轻松来自于脱啊。夏木荫问，拉灯？子莲说，行。就拉了。刚一拉过，夏木荫说，我刚才掉觉了。子莲姐问怎么啦？夏木荫说，我拉灯时不知道在拉灯。子莲姐说，只要你知道掉觉了就没有掉。夏木荫说，但拉的那一刹那，我不在觉上，或者说我的觉不在手上，我是凭着机械把灯拉灭的。子莲姐给无可说，你看你哥，如果像这样修下去，得果还会远吗？

夏木荫开了床头小灯，屋里很温馨。接着，夏木荫看见子莲也把秋裤脱了，把胸罩解了。唐无可说，我一勾引，你们都脱。子莲说，女人羞怯一点还可以，大男人就不应该这样羞羞答答的了。唐无可

说，对于女人羞是一种美德。夏木荫说，美德也是相啊。子莲说，哎呀，木荫今天怎么啦，句句是禅机啊。夏木荫说，如果我听了你的表扬感到高兴，那也是相啊。子莲又哎呀了一声，无可，你听到了吗？唐无可说，今天木荫是厉害。子莲说，这就是参禅。你说过去的那些禅机，当事人不在场怎么参？就像我们今天谈的，如果当事人不在场，你说参什么？就算当事人在场，如果不投机也没办法参，如果档次不在一个层面上，也没办法参啊。今天假如曼殊在，我们就没办法参。夏木荫觉得是这么回事。

夏木荫都迷迷糊糊睡着了，不知为何，子莲突然哼了一句杜十娘的歌词。接着说，我前生可能是杜十娘，一听她的歌我就想哭。又说，要不就是青楼名妓，欠了许多男人的情债，这辈子才有这么多的男人课要过。夏木荫说，过去的青楼名妓都是名流啊，你看苏东坡总是和她们在一起。子莲说，无可你怎么不说话？你是不是一听我说青楼名妓就不爱听。夏木荫说，越是名妓越能超越，因为她最容易把性和情厌倦。苏东坡把一个妓女几句话就度了，但自己却没有把自己度得了。子莲说，说不定我就是那个妓女，转世来度你这个苏东坡的。唐无可说，那我就是东坡的书童。夏木荫说还真像呢，还记得当年吗？我中午睡觉时怕人打扰，你不就从外面把门给我锁上，等我睡起来再来开。还有，我平时想看的书都是你从书店给我买回来的。唐无可说，对，还给你洗臭袜子，炒土豆丝，包括给女孩子送信。子莲说，别说了，嫉妒死人了。又说，我一高兴又睡不着了。夏木荫说，那是因为你想睡着，是有求。你为什么不享受你的睡不着呢？我这几年睡不着从来不焦虑，你只要静静地躺着，享受那种躺的感觉就行了，有时觉得比睡着还美。唐无可说，是啊，我们就应该躺在那个“睡不着”里。子莲说，木荫你真行啊。

尽管睡得晚，但夏木荫还是早早就起来打坐。坐到无呼无吸时，全身舒畅极了，不愿意动。他才知道，只有坐到没有了呼吸，才能真正地入定。但是他必须下坐，因为上班的时间到了。

夏木荫洗漱时，唐无可飞起来到厨房给他做好了早点。等他从卫生间出来，已经端到饭桌上了。子莲还在床上赖着。夏木荫走时，子莲叮嘱，中午回家吃饭啊，你不知道无可给你做饭时的那个乐啊。唐无可说，说句不好听的话，做饭比做爱美。夏木荫被唐无可的话很重地打击了一下，只觉得心里有许多东西一下子都给震碎了。回头看床上的子莲，子莲的表情没有任何意义。

师父云游到近省，师兄让子莲前往。夏木荫就和唐无可在精舍里过神仙一样的日子。但子莲不几天就回来了。当天晚上，子莲非常正式地给他们每人一个锦囊，说是师父让交给他们的，不到她离开他们

的那天，不准打开。

情人节前一天，夏木荫忙完已经太晚，没有来得及去花店买花，就顺路买了两斤开心果，拿到精舍。唐无可打圆场说，这是多少枝玫瑰啊。子莲说，这个玫瑰特别。夏木荫说，借个名字，开心果嘛。子莲说，你姐还就贪这个开心。和往常一样，三人继续喝茶。夏木荫有些进入不了状态，觉得心被什么蒙着似的。子莲的状态也不大好，把头发扎起来，像个中年妇女，老了许多。夏木荫一坐下子莲就说，难怪过去的神仙不愿意下山来，原来是受不了啊。下午我们两个去商场，差点窒息在里边了。说着，让唐无可躺到床上她给敲打，打得唐无可嗷嗷直叫。这时，夏木荫的心里对学法多少产生了一些动摇，他觉得法应该是一种十分严肃的状态，包括传法的人。而子莲姐的所作所为，正好相反。这样一想，情绪一落千丈，但很快就意识到应该学学无可的周到，于是在唐无可收拾茶具时到厨房打了洗脚水过来，让子莲泡脚。子莲没有客气，把脚伸到盆子里说，趁水热，你也泡啊。夏木荫就坐在地铺上，把脚伸进盆子里，贴到子莲的脚上。

做完功课，子莲说，明天就是情人节了，姐让你看一封信。夏木荫接过来，一看是唐无可的字。就用目光向唐无可征询，唐无可没有反对。夏木荫没有想到，是无可写给师父的。信写得如饥似渴，千呼万唤，感人至深。他才知道了什么叫一心皈依。难怪他的心不在他的身上，随之又是一阵惭愧，和无可比起来，他纯粹是跟上玩儿呢。子莲看到了夏木荫的心事。说无可心里没有姐，但他心里有师父，作为一个弟子，修到最后，联谊师父就是最重要的课程，也可以说是唯一的课程。在这一点上，你要向你弟弟学习。夏木荫说诺。

躺下，子莲给唐无可说，别忘了给曼殊发信息。唐无可说，好，明天给她发吧。子莲笑，你又掉了。唐无可猛吸一口气，问我掉什么了？子莲说，说明你心里还有啊。唐无可说，是你说要发的嘛。子莲说，可是我没有说明天啊。为什么今天不发，后天不发，偏偏明天发，不是说明你心里还有个“合适”吗？又说，想想曼殊多可怜，想给无可发个信息都不敢。夏木荫想起子莲曾给他说，刚开始唐无可和苏曼殊有些黏乎，她曾警告过他们，苏曼殊略有收敛。一次，她从厨房进来，发现苏曼殊和唐无可坐同一床上。看她进去，两人迅速闪开，一个说他的脚心凉，一个说她的肚子疼。

早上，夏木荫先起。穿衣服的时候，他有一种冲动，想过去钻进子莲的被窝里，忙用神觉把这个念头照住。子莲说，一想今天是情人节，我一夜没睡着。夏木荫说，我倒是睡得特别好，说着出去洗漱。进来，唐无可躺在床上替子莲给大师兄发短信。子莲不会发，让大师兄带去她给师父和同修的祝福。

唐无可到厨房做早点时，子莲抓了一把开心果给夏木荫。夏木荫却拿出去给了唐无可，说这是子莲姐赏你的玫瑰。唐无可一数，正是十四个。子莲又给夏木荫抓了一把，一数十三个半。子莲说，那第一次是给你的。夏木荫怕唐无可听见。悄声说，好。子莲说，一想玫瑰，我心里就难过。夏木荫说，想起当年的相好了？子莲沉了脸说，人家就说你呢。你这个家伙，让我怎么过这个课啊。夏木荫就觉得事情严重了，什么都没有说，瞥了子莲一眼，低下头。子莲说，可不能进入，这样挺好的，是吗？夏木荫说，是。然后给子莲说，你把头发放下来好看。子莲说是吗，当即就动手放了下来。夏木荫剥了几枚开心果递过去，子莲反给他喂。夏木荫接时，子莲突然在他额头上亲了一下，说有没有真情实感就是不一样。你看无可，就是一副没心没肺的样子。夏木荫说人家只不过是不愿意说罢了。子莲说，他就是没有那个心。

夏木荫感觉到今天气氛有些不正常，决定不吃早点了，提前出发。但子莲话匣子打开了，说唐无可刚来时，苏曼殊还怕我过不了关呢。当时我说，这个不怕，我指着无可拿给你俩的合影说，倒是这个人是我的大课。现在看来，我当时的预感是对的。当时，我也借唐无可考过我，前段时间，我让曼殊去乡下替我办事，留无可在家，故意设置了一个考场——夏木荫改了话头说，我倒觉得你们两个挺般配的，我想师父也会同意你们的。子莲说，那要看他小子的福报，我们两个都倔。夏木荫说，那不挺好，生活才有声响。子莲说，那天上楼时，我走不动了，他伸出手来拉着我，我的心还真动了呢。我就想要是老了，有个人照顾也好。夏木荫说是啊。子莲说，但他要比我小八岁啊。

这天特别累，夏木荫在办公室给妻子和钟楚儿发了短信，同时给子莲转发了一位女同学发来的短信：请把手机横过来，你就可以看到一朵十分漂亮的玫瑰。愿爱你的人更爱你，你爱的人更懂你，祝你幸福。亦把此信发给唐无可，附加“记住，多表现”。然后关机回家睡觉，一直到下午五点。开机，有无可的短信：佛在灵山莫远求，灵山只在汝心头；人人有个灵山塔，好向灵山塔下修；佛在世时我沉沦，佛灭度后我出生；忏悔此生多业障，不见如来金色身。还有三个子莲的呼叫。夏木荫回短信说，洗完澡就回来。

路上，想给子莲买束玫瑰，又想可能会使无可不舒服。想叫无可给子莲买，也觉得不对头，就忍住了。回去，才知子莲和无可一直在等他，饭都凉了，忙说对不起。尽管子莲和唐无可没说什么，但他能够感觉到他们的遗憾。子莲烙了十分好吃的饼子，因为凉，就有些硬。菜也丰盛，好吃，可见是她精心做的。子莲说，刚烙好饼时，本

来打电话叫你早点回来吃饭，一听你说去洗澡，我就什么都没有说。接着说，木荫你说说，人家都甜甜蜜蜜地过情人节呢，他倒和我顶上嘴了，打了一天嘴仗。夏木荫给唐无可说，我中午觉得你要犯事，忙给你发短信。唐无可说，短信是人家接的。夏木荫说，你怎么能把我发给你的短信让姐看啊。唐无可说，我现在每件事都要接受政审。

唐无可出去洗锅，子莲说，我今天一天都在等你。夏木荫就感到有大麻烦要来了。

喝茶。当然是好茶，仍然夏木荫泡。供养过后，子莲说，第一件事：送礼物。从身后拿出一个用黄布缝的枕头。说这是我今天一针一线缝的。虽然做工不好，但是我的心意。夏木荫接过，心里涌上一股暖流。问，给无可缝了吗？子莲说，他不配。夏木荫心里一疼。唐无可出去给壶里添水时，夏木荫给子莲说，我现在给你帮忙，我们两个给无可缝枕头好吗？子莲说，不，他不配。但唐无可进来，子莲又给他说，你猜木荫刚才说什么了？唐无可问说什么？子莲说，他说他现在给我帮忙，让我给你缝枕头。但你想想，你配吗？你配枕我亲自缝的枕头吗？昨晚吃茶点时，我注意到木荫把好剥的开口最大的开心果全给我们，把最小的最难剥的留给自己，这是一点；还有，我昨天盘了发髻，他说没有现在这样好看，等等。凭这些，就说明他配。而你呢，管你吃，管你住，还顶我。那晚去西宁，早就让你联系买票，不想最后却弄了硬座让我坐。你倒好，枕在我的腿上睡着了，我的腿都压麻了，也不忍心拿下来，就那样疼你，你懂吗？这样的一个人配枕我亲自缝的枕头吗？唐无可十分平静地说，不配。

子莲接着说，我今天下午有小悟，我要讲话。夏木荫给唐无可说，准备做笔记吧。子莲说，有点小爱也好，因为一个人只有在小爱的境界，嫉妒、嗔恨才能出来，才能发现它，赶走它，清除它。当一个你爱的人被别人爱时，你不嫉妒，说明你的爱已是大爱了，否则就是小爱。为什么师父有那么多人爱着，我们却不嫉妒，因为师父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爱都是真实的，是大爱。假如这精舍再进来一个人，我非常喜欢他，你们却不嫉妒，那你们就成了。所以此生能够碰到一起太不容易，要惜缘。懂吗？唐无可和夏木荫齐声唱诺。

这天的晚课对夏木荫很重要。看完师父的行脚花絮，夏木荫一下子对他的法乘生起信心。什么都不用说，什么都不用听，只要看一眼师父就够了，就信了，就服了。他本身就是所有的理由，他本身就是法，只要看着，就在成就。那么安详，那么高贵，那么深邃。深到无，大到无。活活泼泼，又如如不动；似乎处于阴阳两界。既像小孩，又像老人。既像男人，又像女人。是火山，又是海洋。是金子，又是花朵。特别是到西域的那次，让人觉得在哪里见过，熟悉得要

命。那种面相，绝非人间所有。是真，是善，是美。只有美。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眼神，都是那么美。人在讲话，但眼神里始终有一个不动者，那个不动太迷人了，太让人向往了。当时想，这么美的法相，真应该让全世界的人都看到啊。可是师父却明示，他此生只收十八位徒弟，他们将要成为其中之一，他们是多么幸福啊。夏木荫的眼里含满了泪水。

这天是星期六，几个人都睡了懒觉，九点才起来，一起看师父的行脚花絮。课间休息时，夏木荫当着唐无可的面头枕在子莲腹部，小孩一样。但他马上意识到和无可比起来，自己毕竟是兄长了，忙翻起来给无可说，过来啊，听姐的心跳和我们不一样呢。唐无可没过去。夏木荫有点尴尬。

晚上，唐无可说他累，早早打了地铺躺下了。夏木荫想起早上子莲说她儿子给她寄来的生日礼物是一本画册。就叫子莲拿出来看。子莲果然很高兴。因为不是开示，子莲躺下看，叫夏木荫也躺下。夏木荫说我不敢啊。唐无可说你累了就躺下看嘛。夏木荫说，只要无可给了口话，那我就躺下了。说着钻到子莲被子里，却是特别的清静，身体没有丝毫的反应。夏木荫的手握着子莲的手，子莲是回应的，幸福的。看完画册，又看《再世情缘》。夏木荫叫唐无可坐上来，三人同拥一被，子莲坐中间，唐无可和夏木荫围坐两面，就像她的两个儿子。子莲的右手在夏木荫的脚上握着，左手放在外面，夏木荫觉得子莲姐的确是偏自己的。看完一盘后，唐无可说累，子莲就让大家做回向休息。

夏木荫从卫生间出来，子莲正打唐无可，唐无可这几天光腿睡，捂着被子说，被子掉了，被子掉了。子莲说，掉了就掉了，谁怕。揭过被子，在唐无可屁股上一顿巴掌。夏木荫因为累，就早早睡了，并且装作很快就睡着了。子莲对唐无可说，你说这是怎么回事？看碟时，你给木荫毛巾被，说，把腰围上，我心里就嫉妒。唐无可说，可是你对木荫好，我怎么不嫉妒。子莲说，是啊，就是这个问题，说明你的爱力够。唐无可说，那是我们哥俩的事，你为什么嫉妒？子莲说，可能是我们前世有过感情课吧。唐无可说，在我们三个人中，有一个人不知道。子莲说，你说什么？唐无可说，我什么都没有说。子莲说，不说算了，你猜我现在想什么。唐无可说，不知道，你想的我不知道，我想的你不知道，睡觉吧。

因为加班，夏木荫到精舍时已经十点半。门开着，宋瓷瓷探出头来迎他，子莲的声音跟着出来，等了你一天，今天出来的东西太多了，一直等你呢。进门，围了茶海坐着的子莲、唐无可、苏曼殊一齐把头扭向他笑着，如同三朵向日葵，夏木荫很开心。子莲让再泡一泡

茶。夏木荫说算了吧。子莲说，我还要受我女儿一敬呢。接着说，我今天太高兴了，瓷瓷要成为我女儿了。夏木荫说，是吗？那太好了，祝贺啊。不想子莲的话头却开到昨晚去了。说昨晚发现夏木荫睡不着，那种牵挂，就像当年在南方，儿子被蚊子咬醒，她要起来打尽才睡。这时，唐无可挑最大的葡萄给大家喂。给瓷瓷喂时说，给你一个最大的。子莲生气地说，闭嘴，没听我在说话吗？以后我说话时你再这样我就不客气了！唐无可说，我听着呢，说到蚊子了。子莲说，那也影响效果。又接着说，你看看唐无可那小脸儿，现在多好看。我今天下午整整收拾了他一下午。如果没有下午的课，他的心里有这么美吗？小脸有这么好看吗？我今天给他摊牌了，他的事我不管了。他也知道我把心撤出来了。以前骂是骂，说是说，但心还在里面，一旦我把心撤出来，他就知道他什么都没有了。他看到我骂累了，就把手捂在我嘴上说，你就歇歇吧，是我错了还不行吗？喝了一杯茶接着说，我给你们常说，当年大师姐用鞋子打我，让我滚，骂我老妓女，我都忍下了。因为我知道，一旦离开就永远没有机会再回来了。我去见师兄，因为在他讲话时上了一次厕所，他就让我跪下，跪了整整一天，膝盖都跪肿了。一边跪一边哭，心想水火不饶人，难道要把人憋死啊，后来还是发现自己错了。因为自己还有情绪。不管师兄罚得是否有理由，但自己的情绪出来了，觉得冤枉了，就说明自己错了，说明那个“我”还在。

突然停了话，离开蒲团，坐到床上，面向大家双盘，说，好，现在我接受我女儿的初礼。夏木荫示意宋瓷瓷磕头。宋瓷瓷磕得十分投入。子莲说，我替师父受了。不想宋瓷瓷一个头下去，差点晕了过去。大家急着扶她，她却甩开大家，执意磕完了三个头。夏木荫提议说，快去拥抱你娘啊。宋瓷瓷投到子莲怀中，叫了声娘，像是失散多年的女儿找到母亲一样。一阵抽泣。子莲紧紧地搂着，眼睛也潮了。

接着喝茶。夏木荫举杯祝贺。说我好嫉妒啊。子莲说，她和我的缘分太殊胜了。女儿啊，听娘说，你能进来真好，不然你这丫头十分招男孩子，在这方面会受许多苦。就像娘，我经过的男人一大车，但我从来没有失恋过，因为我对每一个人都是全身心地去爱，当他不配时，我就离开他，一旦离开，他就永远从我心中消失，一点也不藕断丝连。蒋全和我离婚时，给办事的人说，现在我就不请你客了，等将来我们两个来复婚时，我再请你。他当时多自信，但他想错了，一旦是我放下的，就没有再拾起的可能，你不珍惜，就会一失永失。所以，当你以有求心去爱时，就会苦。如果你不是以有求心，你就不会以交换的心去爱他，就不会在乎别人对你如何。你只要全然地去爱，无怨无悔。他怎么待你，那是他的事情。你只要完成你的爱就行。我和蒋全好那会儿，有个一直追我的人要给我买一栋别墅，但因为当时

我爱着蒋全，就拒绝了他。可蒋全呢，大年三十不回家，给他打电话，他说和几个好朋友打麻将，离不开。我就从家里搬出来，再也不见他。不知为何，夏木荫今天的情绪有些不好，子莲说这些时，多少有些厌烦，就沉默着，盯着眼前的柿子，驻在神觉里，只是听。

睡前，宋瓷瓷给子莲按摩胳膊，夏木荫给按腿。唐无可正好有机会给苏曼殊擀。擀完，夏木荫示意唐无可也给子莲擀，自己侧身躺在左侧给子莲按摩胳膊。夏木荫问，今天谁最用心？子莲说，都一样。已经是子夜时分了。夏木荫觉得子莲的声音太大了，已经开学，邻居家孩子要早睡上课。但子莲正在兴头上，他不能提醒她声音小点。最后，自己提高嗓门说，哎呀，幸福死人了。接着说，呀，邻居家孩子开学了，我的声音太大了。子莲说，没事儿，他们带娃娃到北京看病去了。

宋瓷瓷和子莲睡一床，夏木荫和唐无可一床，苏曼殊只好打地铺，夏木荫突然一阵难过，苏曼殊为了宋瓷瓷，什么委屈都能受。现在，虽然躺在床下，但他觉得要比他们高许多。子莲让宋瓷瓷脱掉衬衣，宋瓷瓷不肯，子莲就不高兴了。苏曼殊说，都是自家人，你娘让你脱你就脱了呗。宋瓷瓷就脱了。子莲一声惊叫，举起宋瓷瓷的胳膊，让大家看上面的伤痕。苏曼殊说，现在好多了，当年把她从街上领回家时，都不敢看。子莲问怎么回事？苏曼殊说，一帮小流氓要调戏她，她不从，他们就把她绑在一个电杆上，用刀子划，腿上还严重呢。子莲说，一帮挨千刀的，一把把瓷瓷拉进怀里，眼泪就下来了。

早上，夏木荫抽空出去取了一千块钱，买了两份礼物。因为宋瓷瓷要参加高考了，今后一段时间不再来精舍了。

说起礼物，我蓦然记起，夏木荫临行前曾送我一个笔记本，很有年代的那种，当年红旗印刷厂印刷的，封面上是铁梅和红灯。他说是钟楚儿送给他的，一直没有舍得用。现在就送给你吧。打开扉页，上面有夏木荫写的一句话：拈得三潭湖上月，兴来可种菩提花。

吃午饭前，夏木荫拿出钱和礼物给宋瓷瓷说，我昨天和你无可叔商量了一下，为了祝贺你做新女儿，祝贺你娘做新娘，同时希望你金榜高中。我们给你娘俩一人买了一个真皮钥匙链，希望你早日打开理想之门。子莲说，你看，我说木荫要给瓷瓷带礼品来，你看如何？苏曼殊说，姐早晨真是小声念叨呢。夏木荫觉得这种可能是有的，但因昨天延续下来的心情，基本上不怎么说话。

苏曼殊和宋瓷瓷要走，子莲姐说要去就早点去。宋瓷瓷哭了。子莲姐说，记着，不要主动吃肉。夏木荫说，是啊，如果你不吃肉，身

上就会散发出一种清香味，男孩子远远地就能被吸引过来。惹得大家一阵笑。唐无可说，如果他们请你吃饭你就让他们到素菜馆；如果约会，你就带他们去寺院。子莲让唐无可把她们送到车站。夏木荫说他也去，子莲说你就不去了。夏木荫就感觉到有事情要发生，但不好抗拒。他们走后，夏木荫到对面床上躺了，向子莲眨了眨眼睛，做了一个睡午觉的提示，把眼睛闭上。子莲过来躺在他身边。夏木荫说，姐要在这床上睡？那我过去。说着到对面床上躺了。子莲笑了一下，说你能睡着吗？夏木荫说，姐能睡着我就能睡着。子莲说，我睡不着。接着说，无可对你还可以，给了这么一个机会。夏木荫说，他是多聪明的人。我觉得你骂无可太厉害了。子莲说，不骂不行啊。昨天，他和我顶嘴时，我就一遍又一遍地唱《恰似你的温柔》，不理他，他知道这是你喜欢的。我就要让他知道我的心已经全部在你身上。下午给你打电话时，都有种不顾一切的冲动了。你说该怎么办？夏木荫笑。子莲说，反正我是认真的，你怎么待我，是你的事。说着，往床里挪了一下身子，把枕头让出半截拍了拍，说过来，躺一会儿。夏木荫没有动。子莲说，你不愿意？夏木荫说，我觉得对不起无可。子莲好像说了一句他也愿意什么的。夏木荫没有听清，把眼睛闭上，睫毛眨啊眨的。夏木荫躺在那里，把神觉调动出来，思维在剧烈的运转，寻思该如何妥善处理这个因缘。他有些后悔吃完饭没有找个理由马上离开。最后，决定以一种孩子的心态过去，跪在子莲床头。他能够感到子莲心里的火焰。只见她的眼睛在飞速地眨动，像是身体里有一万只剪风疾飞的燕子。她伸出胳膊，环住夏木荫的头。夏木荫说，你是有使命的人，我不能破坏你的道心。子莲说，这我知道。夏木荫把脸贴在子莲脸上，然后，吻了吻她的眼睛。子莲说，我们总算一体了。夏木荫心想，此刻不知道师父是否知道这件事，如果知道，他该如何处置他的这一对弟子。

这时，门响了，夏木荫快速地离开，躺在对面床上。唐无可进来，悄悄地坐在地上看书，神态有些不自然。夏木荫装着睡。子莲也装了会儿，夏木荫能够听见感情的马达被强行灭火的声音，空气格外紧张，好在不多时子莲就开口了。子莲说，你把他们送到几站？夏木荫悬着的心放了下来。唐无可说，四站。子莲说，我们千万别误导，让曼殊觉得是我爱木荫了，把你让给她了，那样你小子就完了。唐无可说，我中午不是说了嘛，爱，但不要爱上。子莲说，如果爱上呢？唐无可说，那是你的权利。子莲问你说什么？唐无可说没说什么。声音很轻。夏木荫想，还是子莲老辣，在这种时候还能应付。这时，也觉得自己能够稳住情绪了，就翻了个身说，刚睡着，被你们吵醒了。然后给唐无可说，你考姐一下，钻到她被窝里去。唐无可说，我才不上当呢。接着说，我还真想睡。夏木荫一边让位，一边说，昨晚你也没有睡着，躺会儿吧。子莲说，别钻一个被窝，我心里难受。可唐无

可已经钻到夏木荫被窝里了。夏木荫觉得自己的呼吸有些异常，二人躺在一起，身子挨着身子。夏木荫的心里一阵难过，犯了很大的错误似的，偷了人家东西似的。

去上班。太阳非常的刺眼，夏木荫以近于静止的速度骑着自行车，感觉里自己就像是滑行在另一个星球上。

夏木荫说，那段时间，他常常有一种感觉，觉得眼前的世界是不真实的，电影一样，确切说，灯影一样。看着马路上蚂蚁一样穿行的车流和人流，他常常会生出一种滑稽感。他在想，这些东西都在忙乎什么呢？他们知道他们在忙乎什么吗？他们的目光能碰到那个秘密吗？他们的心里有一线空隙能够透进躲在忙背后的那个东西吗？我说，你是不是着魔了？他笑着说，说别人着魔的人才真正着魔了。

晚上，夏木荫想多在办公室待一会儿，处理一些病例，就给子莲打电话说他八点回去，让他们先吃，给他留一点就行了。回到精舍时，已经八点半了。不想子莲和唐无可还在等他。吃饭时，子莲问夏木荫，你觉得今天的场态和往日一样吗？夏木荫说，不一样。子莲说是。吃完饭，子莲说她想喝茶，馋茶，就像半年没有喝了。夏木荫说，不就昨天没有喝嘛。子莲说，但我已经觉得半年没有喝了。其实有时并不是我们想喝，而是那个想喝，你知道吗？夏木荫觉得他心的窗户纸被子莲突然拉了一刀子，蓦地透进一片亮来。

刚喝上，子莲就开始骂人，今天我问他，你到底有没有这份情感？他说，没有。我问他要不要这份爱，他说不要。当时我的眼泪就下来了，我把脸转过去，他没有看见。我的心算是白费了。你知道你错过了什么吗？不同的因缘打开不同的开关，如果是父子关系，就打开父子关系的开关，如果是恋人关系，就打开恋人关系的开关，夫妻关系就打开夫妻关系的开关。知道吗？如果那个开关不打开，因缘就没有办法产生作用。你做饭不打开煤气灶的开关行吗？开车不启动马达行吗？笨蛋。我告诉你，我对你是丈夫的感觉，对木荫是恋人的感觉。你总在拒绝，你就是不懂，只有这种情感才能帮你上层次，懂吗？木荫不是常说“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满衣”吗？我并不要你什么，只要你能够进入状态，并不耽误你什么。请问木荫哪一点不比你，无论是世俗地位还是人格本身，但我却不抓他，而要你，就是因为你和我有这种因缘，懂吗？你问问他爱不爱我，如果说一个不爱，我这就一脚把他踢出门去。你问问他。一个人只有进入这种情感，才能细心地体会对方需要什么，就是练习他心通，将来放大，用在别人身上——这时，唐无可说，老师告个假，我要上卫生间。子莲说我不是你老师。唐无可说，这已经由不得你了。

唐无可回来，子莲接着训示。你看木荫，进来才几天，别看是一个小小的枕头，你就是不配枕，它是一个象征懂吗？一个人只要真心爱另一个人，就是要命他也给。师父不是说过吗，一切都要从情感入手。

一泡茶已经喝败，子莲的气已发到强弩之末，夏木荫觉得不会打扰她时，说，老师，我可以谈两点我的意见吗？子莲说你说。夏木荫说希望老师不要生气。第一，我倒觉得无可今天下午的举动应该让老师高兴才对。因为无可在老师这么魅力四射的人面前都能心如磐石，说明他将来在任何女孩子面前都能做到安处。这正说明了你这个老师的高明，教育有方，师父知道你有这么大的成果，会不额手称庆吗？所以为姐教育成功敬一杯。子莲说，别用这些甜词哄我高兴。但听得出她的心是被此话打动了。说，是啊，人家已经成了。夏木荫说，第二，我们觉得你现在已经是师父的人了，所以心里即使有一百万个爱，也不能有一点不敬的想法和举动。我觉得无可之所以这样做，说明他心里有师父。还是姐教育有方，为此，我再敬姐一杯。

子莲上卫生间时，夏木荫看着唐无可一笑，悄悄说，好，我支持你。唐无可说，没事。

夏木荫被子莲的一声大叫惊醒。子莲说，她刚才做了一个梦。梦见被一帮强盗拖到一个工棚里。说着朝地下的唐无可瞪了一眼，都是这小子把我气的。过了一会儿，又说，我今天好脆弱，想在谁怀里躺一会儿。夏木荫的心一下子提到嗓子眼。他听得出，唐无可的呼吸也开始僵硬起来。夏木荫感到自己都有些不会呼吸了，空气变成一个引着信的炸药包。又过了会儿，子莲下床，夏木荫的心都停止跳动了。夏木荫感觉得出，子莲朝他走来，碰到他的脚了。那一刻，夏木荫觉得脚下有一万只老虎。但子莲拉开门，去了卫生间。夏木荫的心还悬着。直到子莲回来躺到床上，心才放下一半。这时，他从未有过地感到第三者的美好。如果没有第三者，他们任何一个人大概都无法抵挡子莲的心魔。

子莲不停地在翻身。夏木荫觉得她每翻一个身，都像是要钻进他被子里来的前奏一样。好久，有响动，睁眼一看，子莲的被窝空了。他的心里一阵疼。每当子莲毫不留情地羞辱无可时，他的心里就非常的疼。这就是修道吗？

还是夏木荫先起，子莲说，今天不打坐了，睡吧，到八点起来上班，睡不好打坐也没用。但夏木荫不想睡了，他到卫生间洗漱已毕，渴得厉害，就到子莲床头拿水喝。子莲说，疼死我了。夏木荫问哪儿疼？子莲说，全身疼。夏木荫说，我给你按摩吧。唐无可拉亮灯，也

给她擀。子莲说，哎呀，这小子气死我了。夏木荫问，谁在气？子莲认识到自己掉觉，说，我的这个课真难过啊。我知道我要闹人。真是一念嗔恨起，八万账门开啊。你知道，昨晚只要你们任何一个人把我搂在怀里哄一哄，就能让我的心安妥，气就不会偏，就不会着魔，身体就不会这么疼。

子莲让唐无可给夏木荫做早餐。唐无可去做时，子莲起来抱住了夏木荫的腰。夏木荫今天的心态是，要么他是父亲，要么她是母亲。这样想时，心里平静了许多。子莲说，你没有睡好，还要给我按摩，像个哥哥。夏木荫努力稳住自己。继续给她按摩，尽管手法比唐无可在时放肆了一些，但终久是没有越过雷池。他对自己的表现很满意。为了让唐无可不要有想法，他尽快结束了按摩，迅速叠好唐无可地铺上的被子，然后到卫生间，这样唐无可就能在厨房看到他。

唐无可到夏木荫办公室时夏木荫既意外又兴奋。虽然分别不到两个小时，但他却觉得就像几生几世似的。夏木荫给助手交代了一下，带唐无可到院子里的休闲亭要了两杯酸奶边喝边聊。夏木荫问唐无可今天怎么能够出来。唐无可说子莲让他出来买茶。这段时间，他们两人都憋坏了。夏木荫说，这种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唐无可说我能忍。夏木荫说，你能以苦为乐，我心里也就不那么难过了。再说，姐这样打你，还是说明他看重你，把你当响器敲，当玉琢。她对我客气，显然是把我当外人。唐无可说，没错，但我们自己不能把自己当外人。现在的唐无可音色十分好听，磁磁的。面相也好，坐在他对面，就像冬天里的一缕阳光，让人心生温暖和安详，他想，每天和这样的一个人能在一起呆一会儿，什么病都会消失的。也许，这就是医学的最高境界，不医而医。

一杯酸奶的工夫，唐无可就急着要回。夏木荫说这么急干嘛。唐无可说，姐给我规定了时间。夏木荫说，这姐真是把你当她的家奴了。

吃完午饭，夏木荫想起好长时间没有回家了，花该干死了吧。就回家给花浇水。然后在沙发上困了会儿，就去上班。到办公室门前，一抬头，面前站着一个穿风衣的女人，背对着他。

是我？有段日子我老是失眠，就去找夏木荫。你猜他给我的处方上写的是什么？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上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我说，开什么玩笑，我是认真的。他说，我也是认真的。奇怪的是，当天晚上，我还真就睡着了。

夏木荫说不是你，是钟楚儿。他边开门边问她怎么在这儿，病

了？钟楚儿没有回答。夏木荫倒了一杯茶给她，问她到底怎么了。她还是不说话。夏木荫意识到，自己最近一直没有给她打电话，也没有发短信，更别说是请她吃饭，送礼物给她了。但还是装作无辜的样子问，怎么啦？平常惯用的那个“贝”却没有说出口。钟楚儿终于开口了，我离婚了，你娶我吧。夏木荫一怔，接着说，别闹了，最近没事不要往医院跑。钟楚儿说，谁跟你闹，说吧，一句话，答应不答应？夏木荫这才发现事情不妙，定定打量了一会儿，看不出她是在恶作剧。正好有病人进来，就说，晚上一起吃饭，好吗？

应付完钟楚儿，已是深夜。夏木荫回到精舍洗完脚即上床打坐。子莲又开骂了，只知道个打坐。懂个什么呀，就算你每天打上四个小时，其它二十个小时还在乱中，要学会在事中定。说着连连打嗝，像要吐的样子，接着去了卫生间。唐无可悄声给夏木荫说：蒲团坐破无他事，看穿三十三重天。夏木荫似懂非懂。

回来，子莲一改刚才训斥的口气，换了一个人似的说，木荫啊，你今天是不是又进酒场了，姐怎么这么难受，恶心，全身透心凉。说着，钻到唐无可被窝里取暖。带有打情骂俏的成分。夏木荫在对面床上面向他们躺着，心里非常清静。在子莲和唐无可“缠绵”的时候，夏木荫还给他们讲了几个关于非典的故事。子莲把被子下面的动静做得非常夸张。然后问夏木荫，害怕吗？唐无可说，把人家夏木荫吓坏了。子莲说，木荫你说你怕吗？夏木荫说，我的全身也是凉的。这时，唐无可的被子里响起歌声。刚擒住了几个妖，又降住了几个魔，魑魅魍魉怎么就这么多。白：先吃俺老孙一棒。哇，掐死我了。杀你个魂也丢来魄也落，神也发抖，鬼也哆嗦，打得那狼虫虎豹无处躲，刚翻了几座山，又越过了几条河，崎岖坎坷怎么它就这么多。白：俺老孙去也。哇，木荫救命啊。去你个山更险来水更恶，难也遇过，苦也吃过，走出个通天大道宽又阔。子莲有点拿唱歌的唐无可没办法，终于出来，回到她床上去。

明天是周末，夏木荫借苏曼殊要来不想到精舍去了，给唐无可打电话。唐无可一个劲地说苏曼殊没有来，他听出来唐无可求他过去。夏木荫说那他晚点过去。没想苏曼殊却在。夏木荫说，无可说你不来啊。苏曼殊说，不来想你们啊。夏木荫说，老头子走了？苏曼殊说，刚走，我就跑过来了。夏木荫说，想我还是想无可？苏曼殊说，既不想你，也不想无可，是想姐。夏木荫看子莲，子莲的脸上是一个夹生的笑。

吃饭时，子莲说，刚才电视台报道，中央领导亲自到广东非典前线，真是难得。夏木荫没有想到子莲还如此关心国家大事。子莲接着说，官要做好了也是修行呢，而且做起功德来，比我们容易得多。他

们的一个举动，一个文件，就可以让几亿人受益，这些功德，如果让我们一件一件去做，得做无量劫。这些道理你们懂吗？大家齐声唱诺。

晚课还是学习师父的开示。夏木荫记住了这些话：一个出色的行者，应该是事多了不怕累，事少了不怕闲，人多了不怕闹，人少了不怕静。简直是说给自己听的。

我们处在神觉中还不算，还要找到知道自己知道的那个知道。手拿杯子的是一个，知道手拿杯子的是另一个，知道知道手拿杯子的是什么呢？真是好。师父就是这样把我们要找的东西一层层剥给我们看。

不知为何，姐今天不让大家给他按摩，早早就安排睡了。子莲姐和苏曼殊各睡一床，夏木荫和唐无可睡地铺。以前，大家都以苏曼殊的到来为不和谐，但是这晚，正好相反。正是苏曼殊的到来让大家睡了一个好觉。

楼是在夏木荫打坐时塌了的，有无数的石板掉下来，他带着父亲好一阵躲，总算幸免于难。却有无数的蛇追着母亲，他带着母亲飞，飞到一个没有人烟的星球上，不想春天就到来了，大地上唰的一下长出一片金灿灿的头颅来，青草一样，冲着他们笑。夏木荫惊醒，奇怪自己怎么做了这么一个梦，而且最近老是这类的梦。而且多是村里去世的一些老人和少亡的伙伴。就想许是他们求度于他？就起来打坐。直打到唐无可起来上卫间。唐无可说，就要像这样精进。

然后吃早餐。继而喝茶。子莲说，过几天师父来。唐无可听说师父要来，一改平时的沉闷，兴奋地说，定了吗，哪天？子莲说，看把你们高兴的，姐就这么讨厌？夏木荫在心里说，幸亏自己没有张口。

过了一些日子，失眠又开始折磨我。又去找木荫。木荫像是早就知道我还要找他似的，从抽屉里拿出一个药方给我：从会漏的路回到不会漏的路上来，途中休息；如果它吹风，就让它吹风；如果它下雨，就让它下雨；尽管没有墙，风却吹不到他；尽管没有屋顶，雨却淋不到他；尽管没有梯子，白云却能爬上天空；当你看见，那个最真实的人坐在那里，你就进入梦。老实说，我有些看不懂。我说，能不能通俗一些？他说，晚上睡不着时，就默诵，你自会懂得。

夏木荫的哥哥从老家打来电话，说父亲小便出血，县医院说可能——哥哥没有往下说。夏木荫说，赶快送到市上来。放下电话，他想这就怪了，前天做了那样的梦，昨天子莲姐说师父过两天要来，今天

就有了父亲的事，莫非事出有因？如果能让父亲见上师父一面，那该是多么殊胜。父亲已经八十岁的人了，这种机会几乎没有了。

晚上早早回到精舍中。供养时，夏木荫说，我可以供养一下我老爸吗？我哥说他病了。子莲没有表示丝毫的关切，冷冷地说，供养不行，晚课后给他做个回向吧。

吃完饭。子莲说，今天我们四人全了，好好喝泡茶吧。夏木荫仍然双盘，腿痛得厉害。但他一直忍着。大家夸他盘得可以啊。他说，愿以此功德，回向我老爸。子莲说，晚课时，我也给他做个双盘吧。接着厉了脸色说，我今天有课要给你上。夏木荫点头。子莲说，昨天你说苏曼殊来你就不来了，你以为我们真是要你来给我和唐无可作伴吗？一肚子的俗情。如果我们真有什么事，白天难道不能做吗？就是想用这个善巧方便把你引进来，让你在这里成长。只有天天厮磨在一起，我们的情感才能达到和合，你才能得到东西。才能抓住你的过错，让你改进。傻瓜。还有昨天，你回来我说头上有酒气，你就吓跑了，然后说，以后有了这样的应酬之后就不回来了。你认为自己对吗？你俗心是为我好，但是你是否知道作为师父最大的心愿是让他的孩子成长，你这样躲出去，能成长吗？你是否知道作为师父愿意为他的弟子承受一切，如果我怕受苦，我带你们干啥？哪一个做父亲的害怕自己受苦而不让孩子回家？你说对吗？夏木荫说对，愿人以此功德，回向我老爸。把大家惹笑了。

四人坐在床上做晚课，子莲说我发过愿要给木荫父亲双盘，就盘了。当唐无可读到关于冒犯的问题那节时，子莲突然叫停。给夏木荫说，我刚才本来还要给你说个课，但怕你当时心态不到位，现在说给你，我平时宠你，惯你，那是你的福报；我们平时需要一点你的玩笑，给大家提一下兴致，调节一下气氛，但你要把握一点，把握好度。夏木荫心想，自己只是为了搞笑，为了提醒大家处在神觉中。子莲接着说，还有把师父的神觉用在一些自作聪明的事情上。你知道什么是师父的神觉吗？夏木荫的自尊心受到极大伤害，但他马上想到，这样受训不正可以检验自己的“那个”动了吗？知道自己不应该因此起情绪，一阵法喜充满心头，扑哧一声笑了。接着，子莲问，大家体会一下现在谁最进入状态？夏木荫以为子莲要表扬自己呢。但子莲说，不用猜，最曼殊进入状态。这个宣布出乎夏木荫的意外，也多少让他有些不舒服，从唐无可抬起头来打量苏曼殊看，他的心理和自己差不多。子莲接着说，尽管有时因为感情我对你们两个偏爱，但是在理上我任何时候都是一个黑脸包公，我们精舍吃的用的都是她供养的，工作也是她干得最多，但她始终是一种无求心。而你们两个每天吃着我的用着我的，可是情感真正归位了吗？夏木荫觉得自己受到污辱，但

是因为他处在神觉中，仍然没有起情绪，反而有些着急。想，今天读开示本来是为了回向给父亲，而大家这样的心态能回向吗？因为是双盘，腿疼得厉害，但孝心让他紧咬着牙坚持着。

听完开示，夏木荫什么话都没说，下床先向西方顶礼，然后给大家顶礼。期间仍然紧咬着牙，一句给谁顶礼为谁顶礼的话都没有说，那一刻，只要自己一开口，肯定会哭出声来。最后一个头磕完，夏木荫已经无法控制自己，就上了床，面墙拉过被子，一阵抽泣。这是近年来少有的。他听见，唐无可和苏曼殊也向西方顶礼。最后，子莲也向西方顶礼祷告，求佛保佑。夏木荫的心里既感动又委屈。子莲又换了感叹的口气说，木荫这小子真是个孝子。就凭他的这份孝心，他父亲的福报也非常大。一个不孝顺老人的人是不会待别人好的。百善孝为先。夏木荫听着，眼泪越多了。

晚上，夏木荫在是否仍然回到精舍犹豫了很久，最后还是决定去。为了父亲，他不能耍这个脾气。一进门后，子莲就用探究的目光看着他。他把表情保持在微笑以下，情绪以上。既让人看得出他是有情绪的，又让人说不出他是有情绪的。

晚餐是生芹菜做的吉祥三宝，生西红柿做的佛光四射，外加一个八大罗汉烩。子莲又开始滔滔不绝。今天的饭可能不好吃。如果吃的人中间有一个人功德不具足，饭就吃着不香，如果做的人不配，也不会可口。我当年给师父做饭，用心做了两天，他都不吃，但有一天我随意做了一顿，他却吃得非常香。你看，如果有求，连饭都不香。一次，师父也是为做饭的事说我，我发火说，如果再这样，我就不要你这个师父了，现在想来，都浑身打冷战，你说我那时怎么那么傻，那是多大的冒犯啊，但师父不但没有打我香板，而且打趣地说，呵，你不要师父了，那师父只得下岗了。夏木荫始终不说一句话，唐无可不时地看看夏木荫。夏木荫头有些疼，自己按摩太阳穴，被子莲看见，说，来，我给你按。夏木荫说不用。子莲说过来，夏木荫就到子莲床上。子莲按着说，这就说明你的感情还没有归位，把姐当外人，如果归位了，就会像曼殊一样，第一次到精舍就说，我饿了，给我下两碗面。就会说，姐，我头疼，你给我按按。夏木荫说，这件事我自己能够做嘛。唐无可也给他擀，比往日更用心。

哥送父亲来，夏木荫没有急着送他去医院。而是立即沐浴更衣，带他到精舍。因为父亲平时不信这些，夏木荫提前给子莲压底，别急着说什么，只让他看看师父的照片即可。子莲说，这不用你操心。

出乎夏木荫意外的是，父亲一进门，子莲像见了久别的亲人似的高兴。把最好的东西拿出来招待一通后，即给父亲说病。准确程度让

夏木荫这位远近闻名的名医吃惊，不同的是她不借助任何器具，就像是管家向主人一一报告家产一样，娓娓道来。不是看，也不是诊，是说。接着，非常巧妙地把话题转到法上，说得父亲连连称是。父亲是一个倔强的人，从来不信这些，不想今天却如此接受。子莲接着说，本来师父说好这几天要来，不想早上师兄打电话说师父又闭关了，而且要闭六年。也是我们的功德不够。念你重病在身，来日无多，我就破例传你师父的秘法，心法部分按照门规可以普传，随后让木荫传你。我现在代师父传你秘法，但你绝不能对任何人讲，包括你的儿孙。然后，她让夏木荫和唐无可出去。

天晚了，夏木荫要带父亲回家，子莲却说不要回了，让老人家在精舍住一夜，正好晚上大家一起做个会供。第二天，子莲用不容商量的口气让无可把师父寄来的那包好茶拿出来，泡给大家喝。夏木荫知道子莲的意思，这让他感动。期间，他借故出去买了最好的水果和茶点，这茶就一直喝到中午。果然，在一种十分轻松的气氛中，子莲又向夏木荫父亲讲了许多法理。下午，子莲让夏木荫父亲在她的床上休息，她亲自给他包饺子。晚饭后，大哥多次来电话催促，他们只好告别。

临行，子莲姐从墙上摘下师父的照片，给父亲。郑重地叮嘱：牢牢记着师父的眼神，来世再来找他。夏木荫父亲像个得了宝贝的孩子似的说，请你转告师父，我一定去找他老人家。父亲说这话时，子莲姐的眼里升起一袭淡淡的哀伤，说，不过要快，师父也老了。他都八十多岁的人了。父亲怔了一下，说，弟子明白。

夏木荫说，以前曾听人说孝顺有三个层次，一是养父母之身，二是养父母之志，三是养父母之心。一是说在父母身边侍候，那是一种孝顺，但是浅层次的；二是说你有出息，让父母高兴，就上一层；三是说你能够让父母心有所归，没有对死亡的恐惧，那才是真正的孝顺。木荫说那几天他就体会到了后者，因为从精舍出来他发现父亲脸上的迷茫和哀愁没有了。他才知道了什么是真正的孝顺。

回家的路上，父亲问夏木荫在国外进修的妻子什么时候回来。夏木荫说，年底。父亲说，怎么这么长时间。又问上大学的孙子暑假回来吗？夏木荫说，你若想见，我就让他回来。父亲没有表态。接着说，这几年收成还可以，你哥的日子比前几年要好过多了，你也不要太节省，注意点自己的身体。夏木荫说，爸，你放心。夏木荫怪自己疏忽，没有提醒儿子给父亲写信过去。回到家，哥着急地问怎么样。夏木荫说，是县上误诊了，没事。哥半信半疑地看着他说，你不接我电话，我还以为怎么回事呢。蹊跷的事情发生了。父亲刚一坐定，电话就响了。夏木荫一看，是儿子打来的。高兴地说，你小子修成千里

眼了啊。说着，就把电话给父亲。不想父亲说了几句，就哽咽了。接着，夏木荫又拨通了妻子的电话，说父亲在市上，妻子还不相信呢，直到他让父亲和她说话。也难怪，因为在妻子心目中，要把父亲接到市上来，简直是天方夜谭。

接完电话，夏木荫把父亲带到各个房间看了看。到儿子房间，父亲要看孙子近年的照片。夏木荫就把儿子的影集拿出来，一幅一幅给父亲讲。当看到孙子在布达拉宫前的留影时，父亲问，从这里到拉萨需要多长时间？夏木荫说坐飞机几个小时，坐汽车需要三天，不过火车马上要通了。父亲问他去过西藏吗？他说去过，九十年代随援藏医疗队在拉萨呆了一个月。父亲说，那你怎么吃饭？你又不吃肉。他说，糌粑和酥油吃惯了也顺口。父亲说，我年轻时到过格尔木。说着，起身看墙上的地图，找到格尔木，然后手指顺着青藏线翻过唐古拉山，到拉萨，停了下来。藏族人说话你能听懂吗？夏木荫说，一些常用的可以。不过现在拉萨外地人很多，大多说普通话。父亲说，好远啊。夏木荫说，说远也不远，你好好养病，你孙子说他今年还想去，等你病好了，让他带你去。父亲笑笑。

夏木荫提议父亲晚上和他睡，让哥休息休息。不想父亲说想打打坐，让哥和他睡。夏木荫感叹父亲一进门就这样精进，就依了父亲。心想他们兄弟二人好久不见，正好聊聊天。哥问夏木荫父亲怎么突然打起坐来了。接着问他昨天带父亲去什么地方了。夏木荫说，去了一位朋友开的私人诊所。哥有些犹疑，也有点不太高兴。夏木荫想明天还要带父亲去医院，就早早地睡了。

多年来，夏木荫一直不能把这些细节组合成一种意义：很大的风，却有一个人在脱衣服，衣服花瓣一样落了一湖面。几十条船在上面等着，有的放赤光，有的放橙光，有的放黄光，有的放绿光，有的放青光，有的放蓝光，有的放紫光，有的放黑光。那人在黑光面前犹豫了一下，不知为何却被另一个扇了一巴掌。他就一个猛子扎进湖里去。等待他的是一个隧道，像一个人其大无比又其小无比的嘴。隧道中没有一丝光，只有水泥浆一样的滞重，人的腿一进入，就立即凝固。要想从中出来，那就一瞬都不能分心，只要你有针尖的十万分之一那么大的一个杂念，你就立即会凝固在里面。这人晕了一下，接着是一束黄色的光，却有手，拉着父亲，在针尖里射，最后，只听那人说了一声，这针尖原来是一个巨大的海啊。黄色说，不对，它不是海。接着是飞速转动的电影胶片，上演着那人的故事。嗨嗨，原来我是一个演员啊。四顾，黄色不见了，手也不见。这时，夏木荫听见远方有一个婴儿叫了一声，又一声。声音非常的熟悉。却又一时想不起来。是谁呢？

惊醒，哥正在打鼾，但他却分明觉得这打鼾的和正在看打鼾的是在梦中，而刚才的那些情境才是真的，他想找一个人印证一下他现在的感觉。却发现这是不可能的。梦怎么能够证明梦呢？那么，是谁知道你现在在梦中？夏木荫像一个深陷悬崖的人突然抓到了一个救命稻草似的抓住这个“谁”，再也不敢入睡。

夏木荫做好早餐，叫父亲来吃，却没有人应，心里就咯噔了一下。推开门一看，父亲盘腿在炕上坐着。他又叫了一声爸，父亲没有答应他。他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安葬了父亲后，夏木荫留在老家陪母亲。一天，接到唐无可电话，说子莲让他马上回来。夏木荫问什么事。唐无可说回来再说。原来是邻居家的女孩雪儿患了血癌，需要去北京治疗，可父母是下岗工人，拿不出所需的十几万元医疗费。子莲就让他们几位弟子布施。并且划定金额，她和唐无可一万，苏曼殊三万，夏木荫六万。对他们三人来说，这都是一个天文数字。唐无可是个无产者，苏曼殊家底他知道，积蓄仅够供女儿上大学。他的妻子在国外进修，儿子又上大学，平时还要接济老家，还要还购房贷款，维持日常生活已是捉襟见肘，怎么能够拿出那么多钱。但子莲的答复是，没有条件可讲，就是变卖家产，也要完成任务。

结果是，苏曼殊和夏木荫以无能如数完成任务被逐出师门。

好久没有唐无可的消息了。夏木荫已经把心回到工作上，以拼命治病救人来冲淡对这段日子的记忆。谁想对面却来了一位特殊的病人，是唐无可。夏木荫问他身患何病。唐无可带着哭腔说，有人要逼他结婚，否则他的下场将和他们一样，这辈子就永远见不到想见的人了，问他该怎么办。夏木荫想了想，关上门问唐无可有没有师父或者大师兄的联系方式。唐无可说，没有，这些子莲姐从来不给他。平时他和师哥通话，都是子莲姐用她的电话拨通，我们才聊几句。夏木荫又问，如果离开姐，你能找到师父和师哥吗？唐无可说，九华山那么大，几乎没有可能。夏木荫说，那你就别无选择。去乖乖地做你的新郎吧。唐无可说，你真是个庸医。

更加可怕的事发生了。夏木荫在外出差，接到唐无可的电话。问夏木荫什么时候回来，夏木荫说还得两天。唐无可说，能快回来就快回来，他没地方去了。夏木荫问怎么回事。唐无可说他被子莲姐赶出来了。夏木荫给子莲打电话，却是空号。夏木荫加紧把事办完，提前回来，一见唐无可，吓了一跳，唐无可被子莲揍得面目全非。夏木荫问怎么回事，唐无可说还能是什么事。夏木荫说，你从了不就得了。唐无可说，你愿意从，那你去。夏木荫无话，就安排唐无可先在自己

家里住了。晚上，夏木荫说，不过你也要替姐想想，一个人待在精舍里。唐无可说，你心软了？那你今晚去陪。夏木荫说，你也别起嗔恨，无论如何，我们还是受益多。出差时我还在想，如果不是姐，我们身上的这些毛病，还真没人能盯得住，我们的骄慢，还真没人能打杀。唐无可说，这话没错。但是我就是不愿意，如果你不愿意收留我，那我再去寺里住。夏木荫说，什么话。蓦地，夏木荫想起师父给他们的锦囊，现在，何不打开一看？和无可商量，无可同意。

打开锦囊，二人都傻了眼：

假如你们离开，不管以什么形式，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你们的认定力不够，也说明你们的法缘不具足，非常遗憾，你们知道，师父不是来传普法的，他的法承没有二次缘起，一失永失。

夏木荫说，我们上当了，她是故意逼你结婚，故意打你，包括以前的一些课考，都是她精心设计的课程，快，穿上衣服，去给姐认错。

二人打的来到精舍，敲门，没有人应。再敲，还是没有人应。唐无可以为是子莲生他的气，就在门外轻声说，姐，还有木荫。不想邻居的门却开了，是雪儿，她说你们找子莲阿姨吗？她昨天已经搬走了。夏木荫说，你知道她搬到哪儿去了吗？雪儿说，不知道，她让我把这封信交给唐叔。唐无可小心翼翼地拆启，却是一个空信封。

讲完这个故事不几天，木荫就出事了。医院组建抗击非典突击队，木荫主动请缨。不想此去，竟是永别。按照木荫的嘱托，我给钟楚儿送去一本书。是一本名叫《点灯时分》的诗集，作者叫郭文斌，一个无名之辈，我弄不懂他为什么要选这么一本没有名气的书和她诀别。还有扉页上的那句艳诗，也让人费解：

频呼小玉原无事，只要檀郎识得声。

代跋 以写作感恩

郭文斌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老师、各位朋友：

早上好！

首先，请允许我以鞠代拜，表达我最真诚的谢意和感激！向你们，向所有为《吉祥如意》投来关注目光的领导、师长、同道、同事和朋友，也向所有为我的成长洒下心血和汗水的父老乡亲、老师、领导、同道、同事和朋友。刚才领受了市委市政府的奖励，领受了冯剑华老师代表自治区文联和歌平书记，余光慧老师代表自治区作协的祝贺，聆听了各位领导、老师和朋友的恭喜和鼓励，真是既感动又惭愧。

拙作《吉祥如意》能够获得“人民文学奖”、“小说选刊奖”和“鲁迅文学奖”，对我来说是三个接踵而来的意外。已经好几年没有给《人民文学》投稿了。2004年7月，在民意测验的基础上，市委推荐我负责市文联的工作，这对一个作家来说，无疑是一个全新的课题。为了不辜负市委的重托和推荐者的期待，也为了证明市委没有选错人，这一年，我可以说是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之中。在市委市政府的亲切关怀下，在宣传部的直接领导下，在上级文联的热情指导下，在同事和方方面面的支持下，我的一些想法得以实施，而且在网络、期刊签约等诸方面取得进展，受到市委市政府和自治区文联的肯定和表扬。经过一年的观察、酝酿，2005年9月，市委决定召开文代会，进行文联换届。市委以保证我的创作为前提推荐配备了文联班子人选。自治区党委常委、市委书记崔波先生给我说，市委选拔一个正处级干部容易，选拔一个文联主席难，培养一个成熟的作家难，希望你能够理解市委的意图。时任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的刘立言同志则就崔书记的期待对我们班子成员一一作了叮嘱，特别强调两位驻会副主席罗云飞、郭可峻同志配合我的工作，支持我的创作。尤艳茹部长到任后，作为顶头上司，更把这种美意具体化。我的两位搭档给我说，尤常委告诉他们，除非文斌出面不可的事情，尽量不要打扰他，让他安心创作。事实证明，市委的决策是英明的，正是我的搭档出色地分担和积极作为，让我能够从一些事务中解放出来。

两年之后，我可以抽空写一些东西了。2006年初夏，我把电脑打开，发现有一篇写自鲁院非典期间的毛稿，一看基础还不错，就抽空

改定，给了《人民文学》。8月初的一个晚上，我收到《人民文学》副主编李敬泽老师的来信：“刚刚看了《吉祥如意》，写得好啊，有如天籁。”那种惊喜是难以用语言表达的。我才知那个“能写的”郭文斌还在，还没有被两年的非写作生活“废”掉。后来回想，也许正是这种非写作生活帮了我的忙，让我能够从原来的惯性写作思维中跳出来修改那篇稿子。两年的经历不算长，但也足以改变一个人的心态，期间经历的一些事，让我对这个世界多了一份理解和宽容，也对生命有了新的体悟，心里充满了对大地、人和万物的由衷感恩和祝福。

10月，我收到了《吉祥如意》的样刊，位置排在小说栏目末篇，留言内也没有提到该篇，心想敬泽老师的信肯定是见我许久没有写东西了，有意“套”一下我，让我不要放弃写作。因此，在北京开文代会期间，当责任编辑程绍武先生告诉我本篇获得2006年度人民文学奖，并且短篇只有这一篇时，我还以为是他在跟我开玩笑。直到2006年11月16日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从中国作协副主席陈建功老师手中接过获奖证时，才觉得自己真是获奖了。而小说选刊奖来得更加突然，12月23日接到电话通知，12月27日就在贵州颁奖，让人更加有种在梦里的感觉，心中的喜悦和激动是不用说的。颁奖会上，乍一听在十篇获奖短篇中，拙作是唯一获得全票的时，才知道什么叫受宠若惊，因为是四个年度的全国短篇择优，真有点不敢相信是真的。《小说选刊》主编杜卫东老师鼓励我说，《吉祥如意》让大家评得很开心，十一位评委意见非常一致。让我再接再厉。当时，我都有点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接着，中国小说学会排行榜等评优活动相继揭晓，《吉祥如意》忝列第二。虽说此时，我已收到《小说选刊》和《小说月报》的样刊，收到《新华文摘》和阎晶明、刘书棋、林建法、李建军、吴义勤等老师和一些出版社关于年选本的用稿通知，但我还是不敢彻底说服自己接受一个实事：《吉祥如意》是成功的。

不久，我从一些老师和朋友口中知道，陈建功、雷达老师在多个场合夸奖本篇；从鲁院的师弟师妹口中得到消息，胡平老师在鲁院的课堂上给同学们讲解本篇；从媒体上知道谢有顺、李建军老师在许多文事活动中把它作为范例推荐；从一些作者口中得知邵燕君、孟繁华、何向阳、施战军等老师向他们的学生介绍该篇，等等。在这些绵密、温暖的鼓励和好消息在心里增加到一定厚度时，我才给自己说，也许《吉祥如意》的确写得不错。

尽管如此，自己还是没敢想它能够忝列鲁迅文学奖。说真的，对于这个中国文学的最高奖项，以前只是想想都觉得有些奢侈，都为之惭愧得不行，何况侥幸获得。记得柳萍获得梅花奖之后，当时任自治区党委常委、银川市委书记的王正伟先生在银川市举办的嘉奖会上

说，如果谁能为银川市摘得茅盾文学奖和鲁迅文学奖，我加倍地奖励他。当时，只觉得好一阵脸红心跳，心想，书记给我们出了一个多难的题啊。如果我没有记错，那是2001年。六年之后，没想到这个天大的荣誉降临到自己头上，而且市委市政府给予我更加隆重的迎接、祝贺和宣传，怎不让人百感交集。

因此，领受祝贺的日子，也是感恩的日子。对中国作协，对评委老师，包括天地君亲师、领导、同事、朋友，连同一餐一饮，心里充满了对他们的深深感念。在收看一个个祝贺短信的时候，在接听一个个祝贺电话的时候，这种感念越发强烈。

古人说，量彼来处，记功多少，念己功德，全缺应供。意思是想想它的来处，饱含着多少人的心血，想想你的功德，配享有它吗？2007年10月28日，当我在一位伟人的故乡，捧到烫金的获奖证书的时候，我看到了“鲁迅”两个大字，我更看到了一串串亲切的身影，一束束深情的目光，他们来自我成长的每一个风雨历程。他们是：养育我的亲人，培育我的恩师，关怀我的领导，支持我的同事，鼓励我的同道，关心我的朋友……

心中的感激，不是感激二字能够表达的。

2006年年底，我在日记上写下了这样一段话：这一年的寒冬很冷，但我的心里却春暖花开，因为《吉祥如意》，更因为一串吉祥的名字，他们是让《吉祥如意》得以面世、行世的编辑老师，是“两奖一榜”的评委老师，是给他以培养和偏爱的所有师长和朋友，为此，我知道了什么叫“如意”。2007年10月25日，当我打开中国作家网，看到第四届鲁迅文学奖揭晓的消息，看到自己忝列短篇第二名时，我是那么急切地想知道评委的名字，想知道这一程是哪路贵人在培护着《吉祥如意》，最终把它送到中国文学的最高荣誉殿堂里。

回首往事，心潮澎湃。

在各位启蒙老师的鼓励下，在张贤亮等前辈的感召下，我的心中暗暗萌发了文学梦想。在赵彤、李世锋、马存贤等老师和兄长的帮助下，通过尤屹峰、郭宁、吴志明等老师和朋友的张罗，我在西吉县的葫芦河文学社里，开始了最初的文学涂鸦。在李振声、屈文焜、陈彭生等老师，包括固原日报、宁夏日报、银川晚报、宁夏青年报等各位副刊编辑老师的帮助下，在固原师范、将台中学、教育学院、西吉教育局的老师、同事、领导和家人的理解和支持下，我磕磕绊绊地走过了自己的文学幼稚期；是李振声老师在西海固的纯文学杂志《六盘山》上给我发了第一篇散文，并且评奖；是冯剑华老师、吴善珍老师

在省刊《朔方》上先后给我发了第一篇散文、第一篇小说。受其鼓励，之后陆续在各家刊物上发了一些作品。正是这些作品，使我能够在1993年调入《六盘山》杂志从事专职编辑工作，从此和文学结下不解之缘。在固原文联的那段日子是让人难忘的，因为在那里我得到了两任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刘俊德、李克强的关心和提携，得到了三任主席王铎、马吉福、火仲舫的赏识和器重，得到了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袁宗杰，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郭干文，行署专员尤兆忠和孙熙雍、尹文博、李广民、张铎、王耀臣、马国兰、张光全、杨明堂、赵宗文、刘登科、马占山、蒙会林等老师和朋友在生活上的照顾，得到了各位同事的理解和支持（就像我在西吉得到了王国璧、刘富荣、马秀珍、田振业、吴玉琪、张进贵、吕志义、张忠显、张映华、杨志荣、云生元、薛维民、李明珍、海正生等领导、老师和同事的理解和支持一样）。得到了火热的文学圈和同样火热的写作伙伴的鼓励和熏染（今天在座的朱世忠老师就是一个狂热的文学煽动者）。得到了固原师专、固原师范，包括六县教育界朋友的认同和欢迎。而钟正平先生则直接地支持了我关于西海固文学的推动计划。

1998年之后，在以上领导和朋友的帮助下，我在固原的生活稳定下来，开始进入比较纯粹的写作状态。我的第一本散文集在闻玉霞、钟正平等同事和朋友的帮助下出版，在李乃杨、火会亮、王冀、李军等朋友的帮助下，得到了社会的接纳和认可，让我成为当地一个小有名气的作家，也第一次体会到了拥有“粉丝”的美好，更加坚定了我写作的信心。

那几年，也正是宁夏文联竭力拼打文学牌的时候，通过《朔方》倡议，由宣传部、文联支持组织的几次笔会，我们得以聆听国刊名编韩作荣、李敬泽、冯敏、杨志广、崔艾真，大刊名编王占君等老师关于文学的讲座，得以和著名作家毕飞宇、红柯、红孩等交流，也增加了向全国大刊冲刺的信心。通过作协组织的雷达、陈忠实老师的讲座，我们得以听到大家诞生的过程。同时在陈继明、石舒清等出色编辑和作家那里，得到了关心、激励和引领。非常怀念当年和他们在被窝里谈文学的情景。今天石舒清的讲话，我觉得也是当年那种情景的延续。

随着2000年的到来，我的一些幼稚的文字开始走向全国。那一年，由闻玉霞责编发在《六盘山》上的小说《开花的牙》被《小说选刊》转载，由李敬泽老师修改并责编，我的短篇《呼吸》在《人民文学》发表。也是在这一年，在《朔方》主编冯剑华老师的倡议下，由李克强部长出资，在宁夏当时最气派的国际饭店召开我、火会亮、李方、了一容四人作者研讨会，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朱昌平副部长、宁夏

文联主席杨继国等领导和众多评论家赏光到会。通过宁夏各大媒体，使我们在宁夏人民面前美美地光彩了一回，从此下定了努力做一个优秀作家的决心。

第二年，通过冯剑华老师推荐，由杨继国主席主持党组会拍板，在杨宏峰先生的关照下，我拿到了调往自治区文联的调令。就在这时，我接到了银川市文联高耀山主席的电话，说新到任的自治区党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正伟先生点名让我到市上来，说实话，我当时既感动，又难为。感动的是正伟书记和两位老师、双方领导对我的器重，难为的是我怎么选择。我给冯剑华老师说，如果你同意我到市上，我就到市上；如果你不同意，我还是到《朔方》去，尽管高主席答应我十分诱人的条件。也是那一次，让我从冯剑华老师身上切身体会到了什么叫慈悲和大气。就在我左右为难的时候，冯老师打来电话，说，这几天，她站在我的角度想了想，还是同意我到市上去，因为作为一个山区出来的穷孩子，要在银川生活，是得考虑许多生活上的实际困难和问题，市上答应给你许多条件，你就先到市上去发展，今后想过来再说。说实话，当时我都不知道如何向冯老师表达心中的感激。

到市上之后，我更加得到了市委领导的关心提携，得到有关部门领导的重视支持。这些，我曾在多种场合讲过，也多次对媒体介绍，在座的大家也都知道。

在此，我要特别感谢老主席高耀山先生。他对我的关心、期待，是一个父亲对他的孩子的关心和期待。从他对我的众多关爱中，我只挑一件讲给大家听。2003年，鲁迅文学院决定举办主编班，并将宁夏的这个名额明确给了《朔方》主编冯剑华老师。高主席觉得我也应该到鲁院学习，就给继国主席、肖川副主席和余光慧老师打电话，给鲁院雷抒雁院长打电话，终于又给宁夏争取了一个名额，最后等于把我“赶”到鲁院去。在我启程的时候，他给我一千块钱，说，知道我困难，这是他自己给我的一点心意，拿到北京零用。回来之后，我一直想把那一千块还给高主席，但几次都没有拿出手。我想，这一千块，怎么能够还得了呢。现在回想，鲁院对我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在10月28日代表获奖作家发言时，我特别提到了鲁院，由衷的。因为它不但让我得以聆听到各位名师的教诲，结识许多优秀的同学，留下许多终生难忘的记忆，更重要的是让我进入一个可以以心相寄的师徒传承，这对我这样一个对传统师道精神有着偏执认同的迂腐之人，有着特别的情感意义。现在想来，如果当年放弃，那该是一件多么遗憾的事情。我还要特别感谢沈德志、吴善璋等长辈对我的关心和支持。尤其是吴老师，他对我的关心是细致的，入微的。

我还要特别感谢哈若蕙老师和在我的作品社会化过程中给予支持

的所有老师和朋友。2005年，由哈老师策划，宁夏人民出版社在市场调查的基础上由贺秀红女士责编出版了我的小说集《大年》，反响不错。后由《小说选刊》冯敏老师倡议，在秦万里、崔艾真等老师的张罗下，在中国作家网胡殷红等老师的帮助下，在北京召开研讨会。会议得到了中国作协领导的格外重视（金炳华书记专门宴请我们，并派车送我们到机场），得到银川市委的高度重视（崔波书记亲自写了感人的贺信），得到了宁夏人民出版社的高度重视（高伟社长亲自到会），得到自治区文联的高度重视（当时正值酷暑，我说宁夏文联发个贺信就行了。继国主席说，这么大的事发个贺信怎么行，一定要派余光慧老师代表宁夏文联和作协出席会议。在北京，余老师替我操了不少心，使研讨会得以圆满），得到了银川晚报社的特别关注（于小龙社长知道消息后，主动要求把晚报作为协办单位，并辟大量版面给予支持），得到了中央和地方媒体的大力宣传。研讨会上，张胜友、葛笑政、艾克拜尔·米吉提、雷达、白烨、贺绍俊、牛玉秋、吴秉杰、张水舟、李敬泽、阎晶明、张陵、胡平等出版集团领导和著名评论家老师先后就我的创作给予出乎我意外的肯定和鼓励。而在同一天，关于拙著的另一个研讨会由著名评论家汪政和丁帆先生指导，在丁帆先生的博士李兴阳先生的主持下在南京召开。南北两地评论家老师的鼓励和教导在我的创作信心树立、道路选择上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也为《吉祥如意》的修改提供了重要参照和理论依据。

接着宁夏人民出版社又出版了我的散文集和诗集。对于一个当地作家，能够受到宁夏社如此优遇，恐怕没有第二人。不收一分钱的出版费，又用顶级的材质做工。而宁夏电视台经济频道读书时光栏目、宁夏大学的李生滨师徒、宁夏师范学院的徐安辉先生，银川晚报、新消息报、现代生活报跟踪推荐和研讨，所受优遇，在宁夏恐怕同样没有第二人。散文集《点灯时分》出版后，高洪波、林非、周明、王宗仁、李晓虹、王剑冰、甘以雯、徐春萍、郭红、徐虹等老师和朋友或者写信鼓励，或者向媒体推介，或者写入论著，让人感动不已。

昨天，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到，这个奖不是授给我个人的，它是授给我心里那些最温暖的土地、最美好的岁月和最难忘的恩人的，是授给宁夏文学原始推动力的，是授给宁夏文学生态的，也是授给宁夏青年作家群的。在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陈建功老师答记者问中，他以非常赏识的口气提到了宁夏青年作家群，而且是唯一被提到的，并重提石舒清，且是唯一被重提的。没有宁夏的文学大气候，就没有《吉祥如意》；没有宁夏那么一些文学热心人，就没有《吉祥如意》。

我还给记者说，这个奖也是授给银川的。对于我这个从西海固出

来的作者，银川不但没有拒绝，而且非常友好地接纳了我。而且在这块土地上，我受到了空前的重视、关注和呵护。在宁夏获得这个奖的我不是第一人，但受到如此隆重的祝贺和奖励，我是第一人。刚才高主席谈到，王正伟先生当年为我破例给有关方面签署批示，并且给予多方面的关心和汲引。林稚阳、刘小河部长给我许多细节性的关心。在经济适用住房的申请中，房管局的常慧女士感于我在创作方面取得的小小成绩，积极替我争取指标。在我的孩子转学等问题上，市教育局的孙汉林、李志强，一中的尹向阳老师，教育厅的张治荣、王思旭等朋友主动帮忙。在各种具体待遇、荣誉方面，市委组织部、宣传部、人事局，宁夏党委组织部、宣传部，宁夏文联，宁夏人事厅专家处、职称处等上级单位多次给予倾斜。而张怀武、张克洪、马汉文、何改民、马晓黎、米建国、石银芳、李鸿儒、张晓宁、韩宁国、刘燕、张晓沛等领导和朋友，不但在工作上支持我，还全程关注我的创作，随时给我一些十分有益的建议。尤其让我感动的是，作为宣传文化口的行政长官，李东东部长能够在她的文章中具体引用拙作。

在我挑起市文联担子之后，市委市政府，四套班子领导，给予我特别的支持。无论是在政策上，具体工作上，还是生活方面，崔波书记都给了我格外的关怀。比如前年，知道我爱人还没有调过来，他亲自给刘立言常委打招呼协调解决（而此时，郭正祥、李世锋两位长兄已经给我联系好了接收单位），等等。这几天，我从尤艳茹常委那里知道了崔波书记得知《吉祥如意》获奖后的开心，知道了许多让人为之动容的细节，包括到机场迎接，包括对这次奖励的部署，等等。正如我在绍兴的发言中所说，我所领受的优待，在西北是没有的，在全国也是少见的。两届分管副书记李文章、孙荣山，副市长马云海、王久彬对我也非常关心。李文章书记在我到任后的第三天就到文联调研，向崔波书记汇报了文联的困难，经由崔波书记的批示，马云海市长协调，新时期制约文联发展的许多硬件困难得到解决。而白雪山市长更是在刊物双改月、工作用车和专家待遇等方面给予了特别关照。而人大曹服业主任、政协洪梅香主席，包括几任分管副主任、副主席在文联举办大型活动、申请专家待遇等方面多次给予照顾。两任组织部长刘立言、郑震在文联人才引进和整合中同样倾力支持，各位副部长也给了我同步的关心。在我上任伊始，面对管理这个全新的课题，刘立言部长给了我让人难忘的教导和帮助。几年来，机关党委的姚新民书记、编办的马为群、杨军利主任，人事局的金忠华局长、高银东副局长，财政局的孙畅遂局长、杨杰副局长，机关事务局的关琪局长，民政局的王立新局长等部门负责人，能够站在推动银川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高度，理解、支持我的工作。特别让我感动的是，去年，财政局的杨杰副局长、李旭华科长感于《黄河文学》编辑部同仁的办刊精神，感于杂志在全国迅速取得的影响力，在亲自率领调研组到文

联调研，到读者和有关方面调查后，会同畅遂局长主动替我们争取，在刊物双改月等过程中，和宁夏新闻出版局一道，写下了让我们十分感动的一页。还有精捷印刷公司的陈庐海董事长，在我们申请改版的关键时期，在新定价已向全国发布，而经费问题因为尚未研究预算一时无法明确，我们顶着巨大的风险和压力，寝食难安的情况下，主动表示愿意以成本价格支持我们改版，给了我们很大的精神支持。当然，作为主管我们的宣传部就更不用说了。前两任部长齐岳、王玉明和各位副部长，还有部里的同志都对我不薄。尤艳茹常委到任后，关心力度进一步加大，速度更快，态度更鲜明，措施更具体。只要事关文联发展的事情，她都不惜花时间和代价为我们争取。比如不久前，在她的成功争取下，经过崔波书记的批示，园林局要把文昌阁永久性地交给我们使用；比如，她刚刚表态，要给我们出版文学丛书，要把对文艺的奖励纳入制度，等等。而这个庆功会，大家更加感受到了她的重视。正如刚才几位老师说的，如此及时、如此盛大的美意，在全国都是鲜见的，而一方面奖励个人，同时由宣传部拿出钱奖励单位的做法，在全国肯定是没有的。

我说银川人民接纳了我，还在于我们文艺界的同道。在2005年的文代会选举中，代表和委员们以差不多全票的善意给我了无比的感动。两年来，他们在各个文艺门类的战线上，以无比理解、支持的态度，支持着我的工作和创作。十大协会在丁波、张治军、袁媛、马冬雅、黄智、苏德友、徐明智、姚新宁、徐保林等主席的领导下，工作大有起色，捷报频传。两县一市文联也是佳讯不断。这几年，我们和报社、文化局、团委、教育局、妇联、宁大文学院等单位处得特别好，可以说是水乳交融。我们联手举办的一些活动，比如现场作文大赛，比如创作基地，比如诗歌节，得到了崔波书记的高度评价。而在我的创作过程中，多年来，各大媒体不惜版面和平台，给予了极大的倾斜和偏爱。正如刚才大家说的，这次获奖消息传来，宁夏媒体的反应在全国是最及时的，最有热情和深度的。

我说银川人民接纳了我，还在于我十分优秀的同事。前几年，在我初来乍到困难重重的时候，大家帮助了我；这几年，在我凭着一股冲劲拼命工作的时候，大家以同样拼命的工作姿态配合支持了我；在我提出构建和谐文联，建设“一部两院三网”阵地的时候，我的同事认同并成全了我；在我工作和创作发生冲突的时候，我的同事主动地分担了我，默默地，不计报酬地，无怨无悔地。尤其让我感动的是，在我因为行政经验不足，也由于书生意气留下许多管理和待人接物的遗憾的时候，我的同事包容了我。昨天，银川晚报在头版位置发了尤艳茹常委代表市委市政府到机场接我，转达崔波书记、王儒贵市长问候和祝贺的照片，常委的开心是由衷的，罗云飞书记的开心也是由衷

的。他俩站的位置不同，一个在前，一个在后，但开心却是相同的。当我看到照片的时候，我的眼里涌满了泪水。我的泪水来自常委，也来自云飞书记，来自照片背后的许许多多的人和事。我知道，常委的开心是她个人的，也是党委政府的，是银川这片土地的；书记的开心是他个人的，也是所有同事的，所有文艺界朋友的。因此，我让苏勇把那张照片发给我，供我永远珍藏，因为在我看来，它不单单是一个照片，更是一个象征，一个无比美好的内容无限的象征。

我说这个奖是授给银川的，还在于这几年我市的作家队伍得以迅速壮大。崔波书记在六次文代会上说，银川的艺术已经走在全区前面，但文学偏弱，文联要下大力气抓，特别要从青少年抓起。这几年，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有许多年轻作家成长起来。我们作协主席团的葛林、韩银梅、平原、曹海英、张涛、闵良等中青年作家，包括黄河文学签约作家，文学院签约作家，大都具备了冲刺全国文学赛事的潜质，希望他们为我们争来更多的全国性奖项。

最后，我要再次深深地感谢中国作协领导（无论是建功老师的答记者问，还是让我代表获奖作家发言，还是在绍兴几位作协领导以不同的方式向我表示的关心和祝贺，都使我倍感温暖），感谢各位评委老师，感谢所有让我的作品面世、行世的编辑老师、评论家老师。在我代表获奖作家在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剪彩仪式上的发言中，在接受上海新娱乐、《中国青年报》等各大媒体的采访中，我讲了党和国家对我们的无比厚待，讲了中国作协对我们的无比关爱，讲了各大文学期刊和所有为我们成长付出心血的师长和朋友的重视和呵护。中国作协及其主办的各大文学报刊，所辖院、馆、部、会、网，对我们的倾斜是大家熟知的（举例略），《十月》《收获》《天涯》《钟山》《花城》等大刊对我们的倾斜也是大家熟知的（举例略），《新华文摘》《小说月报》《中篇小说月报》《散文海外版》《散文选刊》《读者》《诗选刊》等选刊对我们的倾斜也是大家熟知的（举例略）。还有《西部华语文学》《长城》《上海文学》《北京文学》《作家》《佛山文艺》（举例略），等等。

这一刻，我再次想起他们。想起那些在窗前灯下不辞辛苦修改、编发、签发、校对我的文字的各位编辑老师，心中的感激同样不是感激二字能够表达的。十余年来，辗转迁徙，许多东西都丢失了，但是一些编辑老师写给我的改稿信却永远珍藏着。这其中，有二十年前《六盘山》的李振声老师写给我的，有十年前《人民文学》《收获》的李敬泽老师、钟红明老师写给我的。在当时，能够收到他们的一封回信，心里的满足感似乎不亚于发表。尤其让我感动的是，他们做到了每稿必复。说实话，我也是编辑，但我没有做到，他们做到了。作

为一个大刊编辑，这怎不让人油然而生敬意。正是这种每稿必复，让我没有由于碰壁或者泥牛入海而轻言放弃，而是像一个小孩子一样，被他们手里的糖果粘着，忘了路程的遥远和辛苦。而敬泽老师更是像一位导游一样，一次次地告诉我路程和方向，像一位园丁一样修剪着我的旁逸斜出，使我一次次警醒，一步步走到目前的这条写作道路上来。

时间关系，我的发言该结束了。此刻，请允许我再次向《吉祥如意》的责任编辑程绍武先生和评委陈建功、李存葆、张陵、马津海、艾克拜尔·米吉提、杨黎光、吴俊、何建明、汪政、汪守德、章仲锷先生送上深深的敬礼。

纸短情长，还有许多许多我没有提到的老师、领导和朋友，这不等于我稍敢忘记。之于我，能够做的，唯有真诚地写作和深深的祝福。以写作感恩，以写作祝福。

当我得知尤艳茹常委要代表市委市政府去机场迎接我，要为我开这个庆功会，我怎么推都推不掉。常委说，你的这个成绩不单是你个人的，更是银川的，这个庆功会不单是开给你个人的，也是开给广大文艺家的。我们要通过这些，激励大家，激励更多的艺术家为我们银川争光。因此，在此，我也要说，我的这个发言是我个人的，也是代表广大文艺家的；我的感激，是我个人的，也是代表广大文艺家的。

谢谢大家！

2007年11月1日

（该文系作者在银川市委市政府举办的《吉祥如意》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庆功会上的发言）

附录

小说集《大年》研讨会（北京）摘引

2006年6月（以发言先后为序）

读完郭文斌的小说让人大吃一惊。没想到还有这么美的短篇小说。没想到还有这么美、这么纯粹、这么含蓄、这么隽永、这么润物无声的小说。他的小说你要作理论上的概括可能不容易，但是你可以被陶醉。郭文斌的小说感动得我掉泪。郭文斌给我们提供了罕见的审美体验，其作品提供的美学价值，那种罕见的美，尤其是值得我们珍视的。

——原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著名评论家 雷达

《大年》（短篇小说）是2004年中国乡土写作最重要的收获。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著名评论家 白烨

谈到乡村文学，我要力推最近由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郭文斌的小说集《大年》。有人说都市文学之所以还没有超过乡村文学，还没有出现令我们叫好的作品，就是因为作家对都市的经验消化得不够。其实也不能说完全就是对都市经验消化得不够，有些作品，比如表现都市情感生活的作品，有些固然是矫情、滥情，但仍有不少作品真实地传达了都市情感生活的经验，不仅相当丰富，而且体会得也相当深刻。可是我们仍对这样的作品感到不满足。为什么？因为我们读小说不是为了学习生活经验的，我们还有其他的诉求。这种诉求隐隐在我们心头，这是一种精神的诉求。郭文斌的小说中就充盈着这样的精神诉求。这首先是说，作为作者，郭文斌本人就有强烈的精神诉求，他把精神诉求看得比经验更重要。

——沈阳师范大学教授、著名评论家 贺绍俊

（摘自《文学不应成为进化论的奴隶》，刊登于（《中华读书报》2005年7月13日）

在今天，读郭文斌的小说有些奢侈。看完郭文斌写都市部分的小说，真是显示出作者的不得了，让人有种特别想和别人交流的欲望，现在有很多东西看完也就看完了，但看完郭文斌的作品确实有一种交流的欲望。读郭文斌的小说需要静下心来，旁边放上一杯茶，慢慢地

看，慢慢地品。

——中国作协创研部研究员、著名评论家 牛玉秋

我觉得郭文斌的小说有一种非常独特的风格面貌，但风格面貌的背后是有一种独特的精神上的面貌，要不然他的这种风格面貌是不可能真正有力量的，能打动人心的。前面说过了，他的小说有一种抒情诗风格。这种抒情诗以前汪曾祺说过，他说写民俗就是一个民族的抒情诗。他前面写民俗的部分非常多，这确实有一种生活抒情诗的味道，既温情又酸辛，而且有的作品使人感到震撼。

——原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著名评论家 吴秉杰

读完《大年》后感到作家具有多种可能性和多面的色彩，他更愿意表现一种原始的、本色的、本真的东西，他没有被浮躁的社会所影响。他写了许多童年视角小说，用不懂的目光看懂的世界，如看侦探小说，先看到结果，再看过程，这其实是非常难操作的，但他操作得非常好，这是郭文斌小说中不可替代的元素。

——中国作协办公厅副主任、著名评论家 阎晶明

《大年》（小说集）是2005年中国文坛最好的两部短篇集之一。

——作家出版社副总编辑、作家 张水舟

郭文斌的小说我是一向比较喜欢的，他能够在小说中保持对经验、对心灵的直接性，在他敏感、温厚的书写中，生活难以言喻的复杂况味，乡土的残酷、坚硬、温暖、柔软和美，同时被看到，同时被表达。

——《人民文学》副主编、著名评论家 李敬泽

（摘自《不“西部”与“不隔”：读〈大年〉》 新浪网读书频道2005年7月7日）

如果把郭文斌的小说放在西部文学来考察，显得特别有价值，郭文斌用艺术的手段使西部的生存严峻性变成了一种诗一样的东西，他把小说写得值得玩味的地方很多，他小说的风格非常安静，这种安静在乡土文学中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风格。

——《文艺报》副总编、著名评论家 张陵

郭文斌是一位对文学有敬畏感的作家，是一位有哲学意识的作家。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乡土小说比城市小说好看，更有文学性，看了郭文斌小说集的序和跋，才明白是怎么回事。郭文斌能够把事物的表面剥离开来，表现出最本质的东西，所以人们都爱看。他能够用最简单的词表达最丰富的意义，我很佩服也很喜欢这种风格。他的小说节奏非常慢，这种慢把人的精神和感受写得真是无以复加。慢，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宝贵的文学品质，非常适合于文学。因为他掌握了这几点，所以写出来的作品非常有力量。

——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著名评论家 胡平

作者以对汉字表意空间的心领神会和白描手法的纯熟运用，使其作品诗意地表达了乡土和都市经验，还有对生死轮回的形而上思考和时间观，也在文坛独树一帜，从而形成了个人化的叙述风格。

——《小说选刊》副主编、著名评论家 冯敏

郭文斌中短篇文情要目

《吉祥如意》

获得2006年度“人民文学奖”（是当年唯一获该奖的短篇小说）

获得2003至2006年度“小说选刊奖”短篇小说第一名

获得第四届鲁迅文学奖（2004至2006年度）短篇小说第二名

获得中国小说学会2006年排行榜短篇小说第二名

本书所选作品进入跨世纪文学集成篇目

《大年》选入《新世纪优秀短篇小说选》（阎晶明推荐，中国小说学会主编，朱小如选编，花城出版社2007年版）

郭文斌部分中短篇创作年表

2000年

1.《呼吸》原发《人民文学》2000年12期。

2.《小城故事：之二》原发《朔方》2000年12期，《短篇小说选刊》2001年2期转载。

2001年

1.《开花的牙》原发《六盘山》2000年1期，《小说选刊》2000年5期转载；选入2000年《小说选刊》；选编《2000中国年度短篇小说》（漓江出版社2001年版）。

2002年

1.《三年》原发《雨花》2002年11期，选入中国作协创研部选编《2002年中国短篇小说精选》（雷达主编，胡平选编，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

2.《小城故事：之一》原发《创作》2002年4期，《小说选刊》2002年12期转载。

3.《开春》原发《中国作家》2002年5期。

4.《爱情故事》原发《朔方》2002年5、6合期，《短篇小说选刊》2002年7期转载。

2003年

1.《雨水》原发《长城》2003年5期，《新华文摘》2004年2月下半月转载，《小说月报》2003年12期转载；选入中国作协创研部选编《2004年中国短篇小说精选》（雷达主编，胡平选编，长江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选入《新世纪编年文选2003年短篇小说》（陈思和主编，何向阳选编，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版）。

2.《秘密》原发《西南军事文学》2003年6期，《小说月报》2004年2期转载；选入《西南军事文学优秀作品选》（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

2004年

1.《剪刀》原发《上海文学》2004年12期，《小说精选》2004年12期转载；选入人民文学出版社选编《二十一世纪年度小说选2004短篇卷》（刘稚选编）。

2.《大年》原发《钟山》2004年2期，《小说选刊》2004年5月下半月转载，《作品与争鸣》2004年5期转载，多次争鸣。《文艺报》《文学报》等媒体评介；入围《文艺报》作品推介榜；选入《2004中国年度短篇小说》（《小说选刊》选编，漓江出版社2004年版）；选入中国作协创研部选编《2004年中国短篇小说精选》（雷达主编，胡平选编，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选入中国小说学会编选《2004中国短篇小说年选》（洪治纲选编，花城出版社2004年版）；选入《2004年争鸣小说精选》（红孩选编，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选入《中国小说年鉴》（白烨主编）；选入《新世纪优秀短篇小说选》（中国小说学会主编，朱小如选编）等多家全国性选本。

3.《水随天去》原发《天涯》2004年6期，《散文海外版》2005年3期转载；《作品与争鸣》2005年11期转载并争鸣；选入2005年《我最喜欢的散文100篇》（红孩选编，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年版）。

4.《小城故事：之三》原发于《北京文学》2004年2期。

5.《甜根》原发《青年文学》2004年1期。

2005年

1.出版小说集《大年》（宁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2.《最上面的一只梨》原发《长城》2005年3期，《小说选刊》2005年8期转载；选入《2005中国年度短篇小说》（《小说选刊》选编，漓江出版社2005年版）；选入中国作协创研部选编《2005年中国短篇小说精选》（雷达主编，胡平选编，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等多家全国性选本。

3.《我们心中的雪》原发《钟山》2005年第2期，《散文海外版》2005年4期转载；选入《2005中国小说经典》（吴义勤主编，山东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

4.《睡在我们怀里的茶》原发《作家》2005年7期，入围《文艺报》作品排行榜。

5.《瑜珈》原发《芒种》2005年3期，《中华文学选刊》2005年7期转载。

2006年

1.《吉祥如意》原发《人民文学》2006年10期，《小说选刊》2006年11期转载；《小说月报》2006年12期转载；《新华文摘》2007年2期转载；《中华文学选刊》2007年6期转载；《中篇小说月报》2007年12期转载。获2006年度“人民文学奖”（是当年唯一获该奖的短篇小说），获2003至2006年度“小说选刊奖”短篇小说第一名，中国小说学会2006年排行榜短篇小说第二名，第四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类第二名，还进入“中国最新文学作品排行榜”等各种榜目；选入《2006中国年度短篇小说》（2006年《小说选刊》选编，漓江出版社2006年版）；选入《21世纪年度小说选2006短篇小说》（李建军选编，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版）；选入《〈小说月报〉2006年精品集》；选入小说学会齐鲁晚报编选《2006年中国小说排行榜作品集》等多种全国性选本。

2.《一片荞地》原发《十月》2006年4期，《小说选刊》2006年8期转载；《散文海外版》2006年6期转载；《散文选刊》2006年11期转载；选入中国作协创研部选编《2006年中国短篇小说精选》（雷达主编，胡平选编，长江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选入《2006中国最佳短篇小说》（王蒙主编，林建法选编，辽宁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选入《2006年短篇小说新选》（阎晶明主编，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6年版）；选入《2006中国短篇小说经典》（吴义勤选编，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选入《散文海外版2005—2006年散文精品集》。

3.《陪木子李到平凉》原发《天涯》2006年1期，《小说月报》2006年3期转载；《中华文学选刊》2006年4期转载；《小说选萃》2006年2期转载；《作品与争鸣》同年6期转载并争鸣。

2007年

1.《大生产》原发《收获》2007年3期，《小说选刊》2007年6期转载；《小说月报》2007年6期转载；选入《中国短篇小说年选》（中国小说学会主编，洪治纲选编，花城出版社2007年版）等多种年选本。

2.《点灯时分》原发《人民文学》2007年8期，《小说选刊》2007年9期转载；《新华文摘》2007年22期转载；选入《2007中国年度短篇小说》（中国作协《小说选刊》选编，漓江出版社2007年版）；选入《2007中国最佳短篇小说》（王蒙、林建法主编，辽宁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选入中国作协创研部选编《2007年中国短篇小说精选》（雷达主编，胡平选编，长江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等多种年选本。

3.《世界上最好看的手》原发《西部华语文学》2007年7期，《小说月报》2007年8期转载；选入《〈小说月报〉年度精选》等多种年选本。

4.《门》原发《上海文学》2006年12期，《小说月报》2007年3期转载。

5.《恰似你的温柔》（中篇）原发《十月》2007年6期。

6.《清晨》原发《中国作家》2007年9期。

7.《草场》原发《花城》2007年4期。

8.《小人鱼的故事》原发《朔方》2007年5、6合期。

郭文斌中短篇评论要目

一、作家专论

《如何看待郭文斌作品中的性》（《小说评论》2005年1期）张晓峰

《西部生命的多情歌者——郭文斌小说散文艺术论》（《文艺报》2005年2月1日，《中国现代西部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10月版）李兴阳

《西部城市知识者的精神迷遁》（《黄河文学》2005年5期）李兴阳

《从混沌的理念到澄明的诗境》（《文艺争鸣》2008年2期）李建军

《诗性而唯美的经验》（《当代文坛》2008年3期）范晓棠吴义勤

《天高云淡的意境里阅读郭文斌》（《当代文坛》2008年3期）贺绍俊

《别致在童趣》（《当代文坛》2008年3期）白烨

《郭文斌论》（（《六盘山》2008年1期）王佐红

《郭文斌和于丹的区别》（《孔子到底离我们有多远·序》宁夏人民出版社2008年5月版）哈若蕙

二、小说集《大年》专论

《小说集〈大年〉北京研讨会发言》（《中国作家网》2005年6期，《黄河文学》2005年5期）雷达等

《小说集〈大年〉南京研讨会发言》（《中国作家网》2005年6期，《黄河文学》2005年5期）李兴阳等

《小说集〈大年〉宁夏西吉研讨会发言》（《黄河文学网》2005年6期）李义等

《小说集〈大年〉宁夏大学研讨会发言》（《黄河文学》2006年3期）

李生滨等

《不“西部”与“不隔”：读〈大年〉》（《中华读书报》2005年7月13日新浪网2005年7月7日）李敬泽

《文学不应成为进化论的奴隶》（《中华读书报》2005年7月13日）

贺绍俊

《郭文斌小说集〈大年〉因何被大家喜欢》（《文艺报》2005年12期）

刘新锁

《乡村精神是一种文明积累》（新浪网读书频道）贺绍俊

《〈大年〉是对乡土的再认识》（新浪网读书频道）白烨

《宁夏本土作家第一本宁版市场书〈大年〉编辑花絮》哈若蕙贺秀红

三、短篇小说《吉祥如意》专论

《人民文学奖授奖词》

《小说选刊奖授奖词》

《鲁迅文学奖授奖词》

《答记者问摘要》陈建功

《〈小说选刊〉关于〈吉祥如意〉稿签》（《小说选刊》2006年11期）周志新

《世界是人心的镜像》（《小说评论》2007年2期）谢有顺

《唯美的书写》（《中篇小说月报》2007年12期）汪政

《人性本真的诗意描写和审美观照》（《名作欣赏》2007年9

期）徐安辉

《美、善、和谐及小说的诗》（《银川晚报》2007年1月5日）牛学智

《乡土抒写的另一种审美传统》（（《黄河文学》2007年11期）李生滨

《送你一份吉祥如意》（《黄河文学》2007年11期）杨森

四、短篇小说《大年》争鸣

《郭文斌小说〈大年〉：含泪的微笑》史佳丽

（《文艺报》2004年6月8日，《作品与争鸣》2004年5期，2004年《中国争鸣小说选》）

《画外人》（《作品与争鸣》2004年5期，2004年《中国争鸣小说选》）

王清淮

《是评者误读还是作者张冠李戴》（《作品与争鸣》2004年10期，2004年《中国争鸣小说选》）运沂

《西海固人生存精神的写照》（《作品与争鸣》2005年3期）王佐红

五、短篇小说《水随天去》争鸣

《生命真意与人间真情——郭文斌〈水随天去〉论析》（《作品与争鸣》2005年11期）李兴阳

《生命的自适与对他者的关爱》（《作品与争鸣》2005年11期）

李社教

六、短篇小说《陪木子李到平凉》争鸣

《历史的旧痕与心灵的幻象》（《作品与争鸣》2006年6期）李向阳

《历史的多样性与自我的深度》（《作品与争鸣》2006年6期）李社教

《每个人心中的那玉红》（《中华文学选刊》2006年4期）李铁